

纪念爱伦·坡诞辰200周年

EDGAR ALLAN POE

一个人的现代主义者

ONE-MAN MODERNIST

爱伦·坡评传

廉运杰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Annabel Lee.

By Edgar A. Poe.

It was many and many a year ago,
In a kingdom by the sea,
That a maiden there lived whom you may know
By the name of Annabel Lee; —
And this maiden she lived with no other thought
Than to love and be loved by me.

She was a child and I was a child,
In this kingdom by the sea,
But we loved with a love that was more than love —
I and my Annabel Lee —
With a love that the winged seraphs in Heaven
Coveted her and me.

And this was the reason that, long ago,
In this kingdom by the sea,
A wind blew out of a cloud, chilling
My beautiful Annabel Lee;
So that her high-born kinsmen came
And bore her away from me,
To shut her up in a sepulchre,
In this kingdom by the sea.

The angels, not half so happy in Heaven,
Went envying her and me —
Yes! — that was the reason (as all men know,
In this kingdom by the sea)

ISBN 978-7-205-06394-8



9 787205 063948 >

定价：25.00元

纪念爱伦·坡诞辰 200 周年

一个人的现代主义者

——爱伦·坡评传

廉运杰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 廉运杰 20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现代主义者: 爱伦·坡评传/廉运杰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205-06394-8

I. 一… II. 廉… III. 爱伦·坡 (1809~1849) —评传
IV. 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63517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4 (邮 购) 024-23284321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网址: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6mm×210mm

印 张: 9½

字 数: 220 千字

出版时间: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 放 王阳春

封面设计: 刘 俊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刘再生

书 号: ISBN 978-7-205-06394-8

定价: 25.00 元



自序

笔者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接触到了爱伦·坡的小说。那是被收进一本上个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美国短篇小说选》中的一篇，篇名叫《莫格街凶杀案》。小说中那种离奇的情节、恐怖的气氛、逻辑的推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在大学读的是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在美国文学作品选读课程中，就有爱伦·坡的小说和诗歌。这使我有机会通过阅读原文了解和欣赏爱伦·坡的作品，从此便产生了想阅读更多的爱伦·坡作品的愿望。

至今，我当大学英语专业教师已有二十个年头了。在教学和科研中，始终没有淡漠对爱伦·坡的兴趣。我认为爱伦·坡不是一位寻常的作家，而是一位对世界文学，尤其是对美国文学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作家。

受兴趣的驱使，我认真地阅读了爱伦·坡的全

部小说和诗歌作品，以及大部分的随笔和论文。此外，还尽量多地查阅有关爱伦·坡的生平和研究方面的著作和文章。十几年下来，可以说对爱伦·坡其人其作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开始考虑在爱伦·坡的研究方面作点文章。

鉴于2009年1月19日便是爱伦·坡华诞200周年纪念日，从国外报道看，届时，欧美文坛定有较大的举动以示纪念和张扬。我不想放过这一难得的契机，打算在这次世界性的纪念活动中，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拟写一本爱伦·坡评传。决心已定，便着手运作。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写了改，改了写，终成书稿。仅书名就改了五六次，直至付梓前，才把书名定为《一个人的现代主义者》。

书是写出来了，亦即将出版，至于写得如何，还有待于读者臧否。笔者学养不丰，底蕴不厚，见笑于方家之处，在所难免，恭请赐教。

廉运杰

2008年5月20日
于沈阳五彩园寓所

总 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界和文艺界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热潮，这股热潮几乎将所有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有关的文学活动和文化现象都纳入了不断扩大的研究领域。作为 19 世纪前半叶美国文坛举足轻重的文学家，乃至对后来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一些文艺流派的兴起产生巨大影响的文艺批评家埃德加·爱伦·坡，毫无疑问也被卷入这股文化研究的大潮。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及文化研究热潮的一浪高过一浪，对爱伦·坡的研究也更加广泛而深入。

过去，对爱伦·坡的研究只是局限于文艺范畴，认为与政治和文化无多大关系，这种观念现在已少有立足之地。人们开始将爱伦·坡的作品与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结合起来看，从中挖掘其内在的文化精神特征，找出与现实世界的各种联系，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文化透视。

美国的爱伦·坡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19 世纪 30 年代，欧洲的爱伦·坡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19 世纪 50 年代。但真正意义上的爱伦·坡研究直到 19 世纪末才开始，到 20 世纪中后期才达到鼎盛。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受俄国形式主

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影响，爱伦·坡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作家、作品的研究。研究者致力于分析爱伦·坡作品的语言技巧，挖掘作品的美学内涵，探讨作品的文学性。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曾使爱伦·坡的研究陷入踟蹰不前的境地。

新历史主义者正是在这种研究趋于封闭和僵化的情况下，发出“历史——文化转型”的呼声，呼吁研究者将作家的作品从单一的文本分析中解脱出来，将其置于同时代的社会实践中，对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剖析，注重文学与历史与人生的关系，使爱伦·坡的研究走上超越文本，开始艺术与历史对话的轨道。

作为美国新兴资本主义时期的一名作家、新闻工作者、杂志编辑和评论家，爱伦·坡终其一生在商品经济的洪流中颠簸沉浮，在出版行业的竞争中奋力打拼，在理想与现实间挣扎取舍，以多重身份穿梭其间。因此，研究爱伦·坡及其创作就不可能与他所处的政治文化背景分割开。1999年，美国学者特伦斯·惠伦所著《埃德加·爱伦·坡与大众》的出版，便开了这种新型研究取向的先河。该书从当时美国社会的经济环境出发，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对美国新兴民族文化的影响，揭示了爱伦·坡这样一个穷酸文人的凄苦生活。特伦斯·惠伦认为爱伦·坡对周围世界的物质力量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他能敏锐地意识到物质文化对精神文化的侵蚀作用。他第一个把爱伦·坡评价为“文学企业家”，广泛展示了爱伦·坡在文学和批评领域踊跃创新的社会意义。

爱伦·坡的文学生涯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当时美国的资本主义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南北经济发展不均衡，在先进的北方爆发了一场精神上的革命。这场革命涉及到宗教、

哲学和文学三个方面，持续了三十多年，史称“新英格兰文艺复兴”。这场革命的中坚力量，是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作家集团。在这一集团之外，新英格兰的另一个较有影响的文化人组合是以朗费罗为代表的“婆罗门”。此外，还有散兵游勇的霍桑。

这一时期，在新英格兰轨道之外只有两个重要的作家，一位是爱伦·坡，另一位是麦尔维尔。麦尔维尔后来皈依霍桑门下，所以严格地说，爱伦·坡是当时唯一独立于新英格兰轨道之外的美国重要作家。

爱伦·坡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827—1834）：1827年4月，一文不名的爱伦·坡在波士顿印行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帖木儿及其他诗》。这本诗集共收十首诗，除了《金星》和《死者的来访》两首外，其余八首都被认为是自传性的。这十首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便是倾向于梦的色调和死的神秘，音乐性和技巧性较强。这种特点也是日后爱伦·坡作品特色的发轫。

《帖木儿及其他诗》的发表，并未给爱伦·坡带来预期的名声和收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爱伦·坡化名、谎报年龄参军。他在军队服役一年多便退伍。1829年12月，他在巴尔的摩出版了第二本诗集《阿尔·阿拉夫、帖木儿及其他小诗》。其中除《帖木儿》一诗外，其余六首皆为新诗。这本诗集被认为是爱伦·坡对美国诗歌的第一次具体的贡献。

《阿尔·阿拉夫》一诗宣布了诗人可以用想象力再创造出被科学和经验知识所摧毁了的东西。在这首诗中，爱伦·坡的某些个人特点已经强烈地表现出来。他力图抓住无形的

东西，力图固定逐渐消逝的东西，力图发觉超感觉的东西。这首诗的音乐性很强，字句不见雕琢，神韵妙不可言。

1831年初，爱伦·坡在纽约出版了他的第三本书《诗集》。与前两本诗集不同的是，在这本书里爱伦·坡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诗论《致B——的信》。在这封信中，爱伦·坡赞赏了柯尔律治的非凡智力，并重复了柯尔律治的观点：“诗与科学作品不同，它的直接目标不是真实，而是快感。”他认为，对于诗来说，“音乐是根本性的，音乐与快乐的想法结合起来便是诗。音乐若没有这种想法，便只不过是音乐；这种想法若无音乐，便是散文。”他还表明诗的批评者自身应该是诗人。

由于生活贫困，爱伦·坡于1832年决定转向，投入赚钱更多的小说创作，发表了《梅岑格斯坦》等五篇小说，都是一些不甚成熟的作品。1833年10月，巴尔的摩《星期六游客报》刊出爱伦·坡的获奖作品《瓶中手稿》。1834年1月在《戈迪淑女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梦幻者》。在这两年间，爱伦·坡只发表了两首诗《古罗马圆形竞技场》和《科利西姆》。

在爱伦·坡创作的第一时期，他的文艺思想是沿袭柯尔律治的，他的诗歌和小说，虽已初步露出自己独特风格的胚芽并暗示出日后的发展趋向，但大多都是不很成熟的。他的创作进入多产期和成熟期，是在1835年之后。

第二时期（1835—1841）：1835年，爱伦·坡经人推荐，赴里士满任《南方文学信使》月刊的助理编辑，直至1837年。在此期间，他共发表七篇小说、五首诗歌和几十篇评论文章。1838年，爱伦·坡发表了她的长篇小说《阿瑟·戈登·皮姆的历险叙事》。这篇小说与他在1840年写成

的《罗德曼日记》，是违反爱伦·坡在其效果理论中对故事长度的规定的两部作品。前者写海上冒险，后者写陆上探险。《阿瑟·戈登·皮姆的历险叙事》在风格上与爱伦·坡的大部分作品不同。它写了死的感受，但更强调求生的欲望。在人物形象上也更为丰满。他们不是不见物质形象的冥想者自身，也不是没有性格发展的冥想的对象，而是敢怒敢言、敢作敢当的生活气息浓郁的人。

后来，爱伦·坡移居费城，任《绅士杂志》编辑，撰写书评，直至1842年。在任期间，爱伦·坡显示出其编辑天才，使该杂志的发行量从5000份剧增到35000份，成为当时美国首屈一指的和世界上销量最大的月刊。在这段时间里，爱伦·坡发表了包括他的小说代表作《厄舍古屋的倒塌》在内的19篇小说和大量的评介文章。在第二时期的七年里，爱伦·坡的诗歌基本上停留在第一时期的水平。在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精力转向小说创作，共发表小说28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几乎都谈到了死，或者主题的本身就是死。

执著于写死，固然与爱伦·坡的病态的、躁狂的头脑有关，但也与1837年至1842年美国发生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不无关系。他虽然不直接采用失业为题材，但却用瘟疫、毁灭、美女之死，曲折而变态地表现这一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悲惨现实。

在第二时期，爱伦·坡开创了美国的心理分析小说、航天小说、航海小说、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的写作，从而进入小说创作的成熟期。在这一时期，爱伦·坡的评论文章虽然不少，但大多是一般性的评价，缺乏深度，在理论上也不成体系。

第三时期（1842—1849）：在早期的作品中，爱伦·坡已热衷于死的主题，但那时爱伦·坡作品中的死，只不过是“睡”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从一种存在状态向另一种存在状态的诗意的过渡。但从1842年元月底的一个夜晚，他的爱妻弗吉妮亚美妙的歌声因胸部血管破裂突然中止，大量鲜血从她口中喷出。从这天起，爱伦·坡的精神开始崩溃，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此，死在他的作品中不再是诗意的睡，而是一种梦魇的恐怖；死在爱伦·坡笔下不再饶有诗意，而成为一种难以忍受的酷刑。死的内涵也与前两个时期迥然不同了。这时，死在他的笔下，与其说是一种美的理想，不如说是一种丑的现实。

1843年至1844年，爱伦·坡发表了剖析人性恶的《黑猫》等15篇小说，两首诗，出版了他的第七本书《埃德加·A·坡传奇故事集》，但无分文收获，家境异常窘迫，只好去纽约当职业撰稿人。1845年1月29日，爱伦·坡的《乌鸦》一诗在《镜晚报》上用笔名柯尔斯发表，受到热烈赞赏，随后用作者真名在多家刊物上转载。这首诗使爱伦·坡誉满一时，人们纷纷认为这只鸟简直会取代作为国鸟的鹰。在美国还没有任何诗受到这样的欢迎。

尽管《乌鸦》振翅高飞，爱伦·坡却仍旧一贫如洗。不过，名气倒有所提高，生活的圈子也扩大了。这一年，爱伦·坡出版了他的第八本书《爱伦·坡故事集》和第九本书《乌鸦及其他诗》；这也是他的第四本诗集。但收入甚微。

妻子死后，爱伦·坡写了冗长而杂乱的散文诗《我发现》，阐述了他的纯粹出于想象的宇宙观，并将它单独出版。这是他的第十本书，也是最后一本书。

这一时期，爱伦·坡除了发表遐迩闻名的《乌鸦》一诗之外，还发表了《乌拉卢姆》、《安娜贝尔·李》和《钟》等音乐性特别强的诗，也都是感情真挚、脍炙人口的佳作。在这一时期，爱伦·坡写的小说多达34篇。除第二时期所采用的梦的形式和死的主题之外，又加进了罪与恶及非梦的形式和社会性主题，值得注意。

爱伦·坡在第三时期最大的成就是他的比较系统的文学理论的形成。他在总结自己和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之上，先后发表了《评霍桑〈重述的故事〉》、《诗歌理论》、《美国戏剧》、《创作哲学》和《诗歌原理》等著名的严肃的文学论文，表达了他对诗歌、小说、戏剧和文学批评的一系列独到的见解，使爱伦·坡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也正因为在这一时期爱伦·坡完全自觉地按自己的理论进行创作实践，所以作品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爱伦·坡作品的梦、死、恶的病态风格，除了有其社会根源之外，也与他患有狂躁抑郁症有关。爱伦·坡自己曾写道：

“我生来敏感，有着非同寻常的焦虑不安。长时期恐怖的精神健全之后，我变得精神失常。在这些完全无意识的发作期中，我嗜酒成性，天晓得我喝了多少，或喝了多长时间。实际上我的敌人把我的精神失常归咎于酗酒，而不是把酗酒归咎于精神失常。”

许多人都把爱伦·坡当成酗酒作家的典型代表。在讨论酗酒与作家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提及他，或者菲茨杰拉德、海明威，他们都患有抑郁症或狂躁抑郁症。这就引起了有关忧郁的源泉是否也是口渴的源泉的复杂问题，即作家和

艺术家是否通过酗酒或服用其他药物来减缓痛苦的抑郁和焦虑的躁狂状态。这些是否会造成情绪的波动，是否会被用来激发或捕捉更加自由、更加不受抑制的心智和情感状态；或者他们是否会出现所有这些情况中的一部分。

一个传记作家福斯特·达蒙写道：

“我们现在得知，促使爱伦·坡进行创作的东西也是使他酗酒的东西。酒精与文学，是心灵的两个安全阀，而心灵最终要分崩离析的。”

爱伦·坡研究学者 W·R·贝特在他的著作《埃德加·爱伦·坡：俄狄浦斯情结和天才》一书中写道：

“爱伦·坡的放纵，是他的方法之一，他借此与思想中的躁狂抑郁状态——那无法忍受的病态搏斗，并寻求暂时忘却他似乎命中注定的不幸和挫折。如果这是他缓解令他不堪忍受的抑郁的唯一武器，他将会像其他数以千数的类似染病者一样，一生默默无闻，不被后世所赞颂。但是他还有第二种武器——他手中的笔。”

爱伦·坡自己也曾对这“无法忍受的病态”进行过描述，他也解释过为什么有一次他不顾一切，甚至带有自杀倾向地试图借助鸦片酊来使自己摆脱心理上的剧痛。1848年11月16日，他在致南希·里士满的信中写道：

“你曾看到，你曾感受到我与你分别时的悲伤和痛苦——你记得我言及一种抑郁——一种可怕骇人的疼痛的预兆。确实，在我看来，死亡甚至在那时就接近了我，我被卷入死亡降临之前的阴影里，我什么都记不清了，从那一刻直到我发现自己身处普罗维登斯。我上床睡觉，并在一个漫长、骇人、绝望的夜晚哭泣不止。当白天来临，我起床，在寒冷刺骨的空气中快速走动，努力以此平息我的心灵——但

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用，魔鬼依然折磨着我。最后我买了两盎司鸦片酊。我病得如此厉害，在生理和心理上病得如此恐怖和无望，以至于我感觉自己没法活下去了，直至我控制住这一可怕的躁动。这一躁动如果继续下去，不是要了我的命，就是让我陷入无可救药的疯癫中。”

爱伦·坡的一生，除了他的作品之外，很少有他生活的真实记录。但他的同时代人，乃至他的最早的传记作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具有病态心理的人。有人称他为文坛怪杰，有人称他是来自诡异王国的黑暗使者，有人说他是疯狂的天才。千百年来，天才与疯癫之间的纠葛一直是个不解之谜，许多有心境障碍的天才恰好在一生中最健康的时期创作出了最好的作品。究竟天才是由疯癫激发的呢，还是疯癫因天才爆发？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爱伦·坡具有遗传的艺术气质，是个才情俱佳的人，生活的遭遇和精神压抑让他染上躁狂抑郁症，使本来不幸的人生更加不幸，英年便死于非命。

我们研究和评价爱伦·坡以及他的作品，其目的不仅要了解作者，还要了解他的作品，更主要的目的是要通过与爱伦·坡及其性格的比照，了解读者，也就是我们自己。同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爱伦·坡不会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他在想什么，但是他会向我们呈现情境、人物、主题与架构，让我们自己去看，去想。他告诉我们想法，但却不会同我们辩论，据理力争。在这个过程中，读者不只是个观察者，而且也是个参与者。故事由我们重新编造，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领会。研究爱伦·坡以找出他的作品中问题的答案，是具有很大挑战性的，答案必须靠我们自己去寻找，对于读者来说，爱伦·坡的每个故事或每首诗都是个难题。

目 录

自 序	1
总 论	1
第一篇 爱伦·坡生平	1
1. 两岁失父，三岁丧母的孤儿	3
2. 留英五年后返回故园	13
3. 萌动了写诗的激情	22
4. 初涉爱河	29
5. 再次堕入情网	38
6. 大学时代	48
7. 第一本诗集出版	58
8. 军旅生涯	62
9. 成功的开端	73
10. 贫困潦倒	85
11. 有情人终成眷属	91
12. 生活的观察家	100
13. 侦探小说	107
14. 每况愈下的费城岁月	117
15. 进入创作高峰期	122

16. 沉溺情海·····	130
17. 死不泯情·····	142
18. 赢得生前身后名·····	152
第二篇 爱伦·坡评论·····	161
1. 爱伦·坡的小说·····	163
2. 爱伦·坡的诗歌·····	180
3. 爱伦·坡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	194
4. 爱伦·坡的美学理论·····	210
5. 爱伦·坡的幽默·····	219
6. 爱伦·坡的女性理想·····	228
7. 一个人的现代主义者·····	237
8. 爱伦·坡与大众文化·····	247
9. 爱伦·坡对世界文学的贡献·····	256
附录一 埃德加·爱伦·坡年谱·····	265
附录二 爱伦·坡主要作品英汉对照表·····	281
参考文献·····	287

第一篇

爱伦·坡生平



1. 两岁失父，三岁丧母的孤儿

本书的主人公埃德加·坡于1809年1月19日出生在美国的波士顿，父亲戴维·坡和母亲伊丽莎白·阿诺德是同一个剧团的演员。埃德加·坡出生时，正值这对年轻演员落魄的时期，但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伊丽莎白·阿诺德9岁时被母亲从英国带到美国，11岁时就成为职业演员，她在短暂的一生中，曾经扮演过很多角色，包括莎士比亚剧中的人物，是一位著名的主角演员。她的母亲伊丽莎白·史密斯·阿诺德在早期的美国戏剧界也很有名。1802年，伊丽莎白·阿诺德与剧院的年轻演员查尔斯·霍普金斯结婚，两人在许多剧目中同台演出，一直到1805年12月底霍普金斯去世。

1806年，伊丽莎白·阿诺德与戴维·坡相结合，但婚后并没有使她原本多舛的生活得到什么改善。

戴维·坡19岁时离家出走，违抗父命辍学演戏，1803年加入流浪艺人剧团。1806年与剧团中丧夫不久的伊丽莎白结婚。1810年夏天，戴维·坡全家随着剧团辗转来到纽约，7月还有人见过戴维·坡在当地演出，然而不知哪一天，他就不告而别，走得无影无踪，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妻儿身边。

天有不测风云，就这样，不知为何原因再次守寡的伊丽莎白，只好从纽约返回里士满老家，从此她便带着孩子开始

过起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的漂泊生活。单身的伊丽莎白为了养活儿子，不得不经常抱病登台演出，苦命的她此时已身患肺病，每天都感到非常劳累。不幸的是，这年冬天，埃德加的妹妹罗莎莉又来到了人世间。体弱多病的妈妈如何有能力抚养三个孩子，只好把大儿子威廉·亨利·坡送到公公吉恩·坡家中。

时乖命蹇的伊丽莎白怎么也不会想到里士满会成为她悲悯苦难一生的最后一站，其实她已被病魔纠缠多年，如今已病入膏肓。在这一点上，她心中还是有数的。怎奈不懂事的孩子如何能知道死神在一天天地逼近他们的母亲呢？孩子当年的智力也无法洞察母亲心里的痛苦。每到夜幕降临时，那些流浪艺人们总喜欢围坐在壁炉前休息。当时还不满三周岁的埃德加总是被他妈妈的朋友们抱在腿上，他常常一边听着大人物的说笑，一边凝视着炉里的火焰，沉浸在属于自己的孩童世界的神思中。

里士满喜欢看伊丽莎白演出的一些热心妇女经常关心和来探望伊丽莎白的病情。其中有两位女士格外热心、善良，她们就是爱伦夫人和麦肯西夫人。其实她们早就知道这位年轻美貌但已病入膏肓的女演员将不久于人世了，她们也不可能看不出那充满倦意与绝望的眼神中，每每流露出来的无声的乞求。由于她们二人来得比较频繁，两个孩子也渐渐同她们处熟了，已习惯于爱伦夫人和麦肯西夫人的经常探访。

由于伊丽莎白的结局她们彼此都心照不宣，爱伦夫人也总是有意无意试着抚摸埃德加那一头毛茸茸的卷发，试着亲切地鼓励这个身在莫名的恐惧不安中的小孩，尽量多地对他表达善心和爱意。这一切埃德加当然是不可能正确理解的，但他看着母亲那惨白的面容时的表情却是忧伤的。麦肯西夫

人则总是把还不懂事的罗莎莉紧紧地搂在怀中，不停地讲一些小猫小狗的故事给她听，也不管她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只要不哭不闹就好。

大家担心的时刻果然到了。1811年12月8日，年仅24岁的著名女演员伊丽莎白终于撒手人寰。里士满所有喜欢她、崇拜她的戏迷无不前来与她告别。一年里经常来关照伊丽莎白的爱伦夫人和麦肯西夫人，在伊丽莎白弥留之际，几乎就没有离开过她的病榻，在悲痛之余，她们二人义不容辞地承揽了全部料理后事的工作。

母亲去世的时候，埃德加年纪尚幼，长大后的记忆里未必能保留住这一悲痛往事的全部细节。但从失去妈妈的那一天起，他就被迫在大街上和自己的妹妹罗莎莉分手了。一直哭闹反抗着的罗莎莉被麦肯西夫人抱走，他自己则被领进一辆马车的车厢里的情景，多年来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而且还时而重现。也就是在那一天的那一刻，埃德加生平第一次经历到不曾有过的恐惧与孤独。这对他后来孤僻性格的形成，不能说不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正当小埃德加坐在马车车厢里独自发愣的时候，一位容貌端庄、举止优雅的年轻女子走进车厢，她不是别人，正是爱伦夫人。

见到熟人，埃德加开口说话了。

“爱伦阿姨，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呀？”

“回家，回我们的家。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妈妈了。”这位爱伦阿姨一边这么回答，一边温柔地抚摸着小男孩蓬松的头发。埃德加虽然对她的这份温情不感到陌生，但阿姨突然变成妈妈，还是让他觉得不能理解，有点别扭。从此，埃德加的姓氏就要由原来的坡改为爱伦·坡，全名就是埃德加·

爱伦·坡。

这样一来，弗朗西丝·爱伦夫人就成了爱伦·坡的养母。他的养父约翰·爱伦是烟草商，祖籍苏格兰，幼年时也是个孤儿，辗转到美国里士满后，投靠到在这里发了财的舅舅门下。多年经商，使他练就一套老成持重的处事态度，只要于己有利，再为难他都能让他那钢铁般的意志隐藏在暂时的虔诚之中。

这对暂时还无儿无女的夫妇，虽然没有在法律上办理领养埃德加的手续，但还是替他改了姓，并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抚养。

女主人弗朗西丝·爱伦夫人是里士满出了名的大美人，她不但性情温柔，心地善良，人缘又好，可惜膝下无子，加上身体孱弱，经常生病，所以她总想做点功德，希望能以慈善之举来感动上帝。当伊丽莎白在世的时候，每当她看见伊丽莎白带着漂亮的小埃德加步行去剧团的时候，年逾 27 岁的弗朗西丝·爱伦夫人便油然而生一种羡慕之情。

在伊丽莎白病重期间，弗朗西丝·爱伦夫人就已形成了自己的打算。在伊丽莎白弥留之际，她要帮助护理和照顾病人，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一时间没法亲近埃德加，是不是同伊丽莎白谈过孩子的事情，就不得而知了。但在处理完毕伊丽莎白的后事，弗朗西丝·爱伦夫人便顺理成章，毅然决然地收养了小埃德加。为了要让埃德加成为自己丈夫约翰·爱伦的遗产继承人，弗朗西丝还和他展开了长期的争执。

在伊丽莎白贫病交加的时候，约翰·爱伦先生并没有阻拦妻子常去探望那位女演员，当妻子把那位女演员的遗孤埃德加领回家时，他也没有对这种善行表示异议。因为当时的美国上流社会正被一股强烈的慈善风气所席卷，约翰有他自

己的盘算，认为这是一举两得，一来对爱妻是一种莫大的宽慰，二来定会引来里士满上流社会对他爱伦家刮目相看，因为行德积善是最得人心之举。

约翰·爱伦先生也曾一度和妻子，还有她的姐姐安妮一同沉浸在天伦之乐中。看着小男孩骑在木马上活蹦乱跳的样子，以及有时爬到他的膝盖上跟他喃喃说话的神情，约翰·爱伦先生不由得也曾滋生过暖意。

然而，商人毕竟是商人，当他看到妻子对养子的母爱，尤其是看到小男孩已经占据了妻子的全部爱心时，约翰开始意识到，一个不是自己亲生骨肉的男孩将来要和自己的亲生儿女平分家产的严重性，这绝对是他不能接受的。当时的约翰其实已有外遇，也就是说外面已有女人在为他养育着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孩子，约翰已拥有了自己未来家产的继承者。这才是他迟迟不肯在法律上办理过继手续的真正原因。

把埃德加领到家里还不到半个月的光景，里士满剧院发生大火，73条人命葬身火海。爱伦夫妇恰好应朋友邀请到乡间过圣诞节而侥幸躲过这场劫难。这让约翰觉得为人还是有点善心好，弗朗西丝更为自己当初收留了埃德加而感到庆幸和欣慰。

这对夫妻由于幸运地躲过了这场大火劫难，他们更加相信收养埃德加乃是天意。经过这次类似上苍的暗示，约翰终于答应妻子要使埃德加成为爱伦家养子的要求，遂把埃德加·坡更名为埃德加·爱伦·坡。

从那场大火以后，弗朗西丝唯恐有人会把埃德加从她手中夺走，以致埃德加的住在巴尔的摩的祖父母写信来央求告诉他们孙子的下落时，爱伦夫妇竟然索性不加工理。

到了第二年5月，埃德加生了一场病，这可让弗朗西丝

领教了关怀养子的健康的滋味，弄得她寝食难安。由于治病要请医生和吃药，也使约翰开始把埃德加视为一种经济上的负担。因此，约翰对妻子要求公开把埃德加立为养子并办理合法手续的愿望，总是找各种借口一拖再拖。埃德加有幸成为养母的精神寄托，但同时也不幸地成为养父的精神负担。

埃德加的生活总算有了着落，但他的童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幸福可言。在生活中，养父有意无意地总想让埃德加明白自己的“孤儿身份”，这无疑地是完全剥夺了埃德加所极需要的安全感，也使他从心里感觉到自己所处的地位并不可靠，只能是个暂时栖息之地。他开始对养父总是摆出一副需要他感恩戴德的大恩人的架子感到莫名的敌意，甚至觉得养母对他的关爱也未必都是真心的。这种不踏实的情绪，甚至多少带有恐惧和不安的成分，久而久之，使他形成了一种特殊而残缺的性格：孤僻、倔强、狂傲。这种近于病态、畸形的人格是长期处于寂寞状态下滋生起来的，使人精神不能得以正常的发展，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神经过敏。

埃德加5岁时便被送到学校读书。没多久，同学们就开始为他的聪明伶俐而感到彻底折服，人们都把他看成是神童，有人甚至对他的聪明感到不可思议。

在家里，埃德加漂亮的长相和过人的智力，大大满足了爱伦夫妇的虚荣心，爱伦夫人还常常得意地领着埃德加四处访亲拜友，以体验自己孩子被人夸奖的那种滋味。埃德加也非常替她作脸，在客人家中，他也像大人一样稳稳当当地坐在沙发上，严肃而煞有介事地打量着客厅里的女士们。当这些终日无所事事的女人们觉得喝茶聊天已经乏味时，她们就会把小埃德加抱到高背椅子上，让他站在那里唱歌或表演节目。埃德加的歌唱得非常动听，他的表演也格外精彩，常常

让这些闲极无聊的太太小姐们兴奋不已，开怀大笑。最后，连那老成持重、不苟言笑的生意人约翰，也很难无动于衷，不得不承认这孩子的特殊天分。

弗朗西丝有个侄儿叫艾德瓦尔德，是个专爱搞恶作剧的顽皮鬼。初次见面时他就教会了埃德加不少玩意儿，其中之一是在他人不注意时，撤走其座椅，让那人闹个大屁股墩儿。偏偏埃德加竟狂迷上了这个恶作剧。每当他成功地完成操作，看到某位女士跌坐在地板上的那种窘态时，就会哈哈大笑一番。

但是养父约翰就体会不出作为一个孩子的幽默情趣，这主要是因为他缺乏一份亲情，其次是缺乏一种人情味。他认为这是一种不懂规矩的放肆之举。有回，他一气之下，就当着客人的面狠狠地修理了埃德加一顿。这可把弗朗西丝心疼坏了，赶紧过去安慰自己的宠儿。

除了同那些太太小姐们朝夕相处外，埃德加还有机会接触家中的黑人女仆。这使他除了接受上流社会的一些习俗外，还能了解一些奴隶世界中种种稀奇古怪的传说和文化。每当埃德加受到养父训斥后，他不是立刻被弗朗西丝紧紧搂在怀中，就是被安妮阿姨带到花园里去玩。当两位保护神因有事无暇顾及他时，他就会被黑人女佣带到厨房里去。

女仆会一边干活，一边给他讲述各种神奇恐怖的童话故事，埃德加非常爱听她讲的故事，以致后来他宁愿跟黑人女仆呆在一起，也不愿跟随养母外出交际应酬。这个黑人女仆特别疼爱主人家这个聪明伶俐的小男孩，有时还会带他到她们黑人姊妹聚会的地方去。这位未来的小说家从小就从那些自遥远的异国他乡被贩卖到美国南方来的黑奴的口中，得知了许多有关他们的悲惨遭遇和漂洋过海的经历。

有一年夏天，埃德加随爱伦夫妇去乡下探亲。一天，淘气鬼艾德瓦尔德带着埃德加到野外骑马，回家时为了抄近路，竟从一个布满坟丘的墓地旁策马经过。突然，艾德瓦尔德觉得身后的埃德加在打哆嗦，立刻勒住马，回头一看，只见小表弟嘴唇发紫，双手打颤，吓得他马上把表弟放到自己的身前坐着。可是埃德加依然大声嚷道：“他们会追上我们的！”

回到家后，艾德瓦尔德把路上发生的事对家里大人说了。大家都觉得奇怪。养母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埃德加承认道，家里的黑人女仆有一回讲了一个十分恐怖的故事，说一个死人从坟墓里爬出来，要和欺负过他的活人算总账。很多人都相信，因委屈而冤死的人，随时都有可能复活，因为他们死不瞑目，不甘心就那样永远躺在坟墓里。儿时听来的故事，深深印在埃德加的记忆里，时刻在浇灌他的灵魂之树，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的。埃德加·爱伦·坡后来果然成为写恐怖小说的高手，尤其对死人复活的题材特别热衷，文思发挥得淋漓尽致，匠心独运。诸如大师笔下的恐怖小说《厄舍古屋的倒塌》、《红死病的假面具》都写了死尸复活的情节。

在《厄舍古屋的倒塌》这篇曾被列入世界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中，一间古屋里，躺在棺材里的死亡少女挣扎着要爬出棺材，只见棺材突然裂开，一个少女身穿血淋淋的寿衣猛地拽住他的哥哥，想与哥哥同归于尽。她恨哥哥在她尚未断气之前就强行把她装到棺材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本来就有一道裂逢的厄舍古屋突然倒塌崩毁，并从地面上完全消失。像这种挑战人类神经极限的恐怖故事情节，和埃德加从黑人女仆口中听来的幽灵故事，显然有其必然的脉络关系。

《红死病的假面具》的故事更是骇人听闻。一种叫“红死病”的瘟疫在一个国家逞凶肆虐，只要被传染上这种病，不到半个小时的光景就会全身毛孔溢血而死去，这瘟疫令国人惶恐不安。当全国有半数的人死于此症时，还没有引起国王的重视。

为了躲避瘟疫的侵袭，他带领一千多名骑士和贵妇躲到一座城堡式的修道院里。依然过着淫逸放荡、逍遥快乐的生活。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死亡的情况下，国王还像平时一样，在修道院里举办盛况空前的化装舞会。参加舞会的人皆依照自己的口味化妆，他们的奇异风格各有千秋，呈现出光怪陆离、如梦如幻的场面，有人模仿疯人的造型，有人模仿野兽的造型，但美丽、放荡、怪异还是主流，其中也掺杂着恐怖、令人作呕的成分。这将近千人在大厅里跳来跳去，无异于一群梦游者。随着乐声的起伏，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涌动着生命的活力。狂欢的人们不停旋舞，直至午夜的钟声响起，音乐戛然而止，成双成对跳舞的人才安静下来。周遭的一切陷入不安的死寂。

就在这时，人们注意到一个从未见过的蒙面人。大家开始窃窃私语，这人引起了人们的惊异和恐惧。

由于国王对舞会的化妆没有任何约束，很难想象会有什么独出心裁的装束可以引起人们的惊讶。但事实并非如此，舞会上所有的人都强烈地感觉到，这个陌生人的装束有点太出格了。此人身材瘦长，形容枯槁，从头到脚裹着寿衣。一张面具隐藏了本来面目，这面具做得与僵尸面孔相差无几，即使凑近细细打量也很难辨出真伪。若仅如此，狂欢的人虽不满尚能容忍。可更为过分的是，他竟扮成了“红死病魔”的模样。他的衣服上溅满了鲜血，整张脸上布满了可怕的红

斑。

当国王的目光落到这幽灵似的人身上时，国王气得涨红了脸。口中喊着：“谁敢这样大胆。”可对方竟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地直奔国王而去。他的疯狂举动使人感到莫名的敬畏，竟无人敢去阻拦。因此，他畅通无阻地走到国王跟前。见状国王大怒，他迅速拔出短剑向那人刺去。随着一声惨叫，倒下的不是对方，而是国王自己，国王立刻气绝身亡。那帮狂欢作乐的人见此情景才于绝望中迸发出勇气，一把抓住那人。可让人不可理解的是，他们抓住的只是一件寿衣，一个僵尸面具，里面竟然没有躯体。由此人们才知道这是“红死病魔”降临了。

2. 留英五年后返回故园

约翰·爱伦先生在里士满虽属名门大户，但他的烟草生意经营得并不兴旺，这迫使他开始考虑新的出路，他想到回原籍英国再开办一家分行，碰碰运气。

在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之后，约翰·爱伦先生带着全家，当然也没有留下养子爱伦·坡，于1815年6月17日启程赴英国伦敦。经过34天的海上航行，于7月下旬抵达利物浦港，然后前往约翰的故乡苏格兰的欧文城。

在那里，埃德加强烈地感受到苏格兰人淳朴的民风，虽说他只是爱伦夫妇的养子，但他仍被视为来自远方的亲人，给予亲切的接待。最初，约翰·爱伦先生的打算将是将埃德加安顿在欧文城上学，不想把他带到伦敦去。但弗朗西丝和她的姐姐安妮看破了约翰的心思，于是怂恿埃德加配合他们一起反对约翰的这种安排。最后，约翰还是尊重大家的意见，同意带孩子和他们去一趟伦敦，然后再回欧文城上学。

到伦敦后，约翰·爱伦先生在那里建立起他的贸易公司的分行——爱伦和埃利斯商行。

从伦敦回到欧文城以后，爱伦·坡进入由杜布尔格姊妹办的寄宿学校读书。养父养母在伦敦，只有他自己被留在欧文城，他想念养母，所以心里日夜总是在构思用什么办法才能去伦敦的计划，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就天天在放学之后跟小姑梅丽小姐闹着要见妈妈，时间长了，弄得姑姑梅丽小姐六神无主。最后，她索性在事先没有通知约翰的情况

下，把爱伦·坡送回了伦敦。这下可让约翰沮丧极了，他只好接受这个既成的事实，但却让弗朗西丝和安妮喜出望外了好一阵子。

1817年，爱伦·坡进入伦敦郊外斯托克纽因区一座庄园学校，这座庄园学校是由里维雷恩德·约翰·布兰斯比牧师创办的。这座学校后来成为爱伦·坡创作的小说《威廉·威尔逊》中学校的原型。

这时，已到爱伦·坡所谓性格特征形成的时期，对外界环境的任何启发都具有一种空前敏感的接受力，自我意识也开始空前的活跃。少年的爱伦·坡显然在这个学校遭遇过不少惊心动魄的事情和无数次奇特的感情变化。否则日后他怎么能多次地提到这段少年岁月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呢？

爱伦·坡在这座庄园学校里读书，不但经历了心智的成长，也得到了体魄上的锻炼。当年在美国里士满上学时，他还曾一度因体质纤弱而让老师担心呢。如今，没几年工夫，已使爱伦·坡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这样的变化，得归功于英国学校重视体育运动的风气。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儿，约翰·爱伦一家人到英国已经5年了。爱伦·坡已经完全适应了这异国风光的生活。但事与愿违，约翰原本打算在英国开拓新的市场，实际上他在伦敦的商行是屡屡受挫，已经到了很难再坚持下去的程度。他当机立断，决定重返美国。遂于1820年6月中旬带领全家人从英国利物浦港乘船，经过36天的海上航行，7月中旬抵达纽约港。

爱伦·坡站在马莎号客船的甲板上，以热切的目光注视着岸上的远景慢慢地呈现出一座大城市建筑物的模样。他们乘坐的马莎号客船在海上经过一个多月漫长的航行，现在正

缓缓驶入纽约港。船在慢慢靠近码头，11岁的爱伦·坡手扶栏杆，月光正在探寻岸上繁忙街道上的每一个场景，并把它们深深留在记忆之中。

爱伦·坡是个头脑不寻常的男孩，他似乎知道这些捕捉到的细节、感受以及对那些人的印象，对他的将来是有用的。爱伦·坡在英格兰度过了5年的时光，那些在校读书的日子，尤其是在古老的庄园学校读书的日子，是令他终生难忘的，那狭窄的走廊、昏暗的教室，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如今，爱伦·坡已经是一个拥有5年留学阅历的少年，比当年从美国出来时更加懂事。在大西洋上从美国到英国，再从英国到美国往返一次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也会永远留存在他的记忆之中。两次海上航行让他有机会亲眼目睹水手们与大海搏斗的壮观场面，这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生动的素材。正是由于爱伦·坡有在大西洋的惊涛骇浪中穿行的亲身经历，加上天生无人能比的观察与想象力，日后才会出现有如《瓶中手稿》那样逼真出色的海上描写。

尽管当年他第一次乘船的时候才只有6岁，但在他的头脑中却储存了那次英格兰之行的许多记忆：弗吉尼亚詹姆斯码头上的繁忙景象，到处笼罩着烟草的气味，犹如头顶上覆盖着一块阴云。高高航船的桅杆上悬挂着四方形的大帆。当他怀着一种恐惧而好奇的心情同里士满告别的时候，船便慢慢沿河而下驶进了大海。

如今，爱伦·坡又返回了故土。他的养父约翰·爱伦先生站在他的身旁，凝视着港口外面的这个大城市。

“你会发现纽约与里士满是很不相同的。”约翰·爱伦说。他说话的声音虽然粗犷，但对爱伦·坡一向还是比较温

和的。

爱伦·坡的注意力完全被船驶近码头的航行吸引住了。当他听到养父同他说话，才抬起头来看看被他学着叫“爸爸”的人。约翰提到了里士满，这勾起了爱伦·坡对往事的回忆。那个温暖的南方城市不是他的诞生地，而只是他能记住的家。在他的记忆中，只有一些模糊的房子，一些小溪，广阔的田野，以及一些黑奴的印象。

尽管他竭力去回忆有关里士满的一些生活情景，但他实在是记不住什么太多的事情。再往前，他的印象就更模糊了。在没有来到约翰·爱伦的家之前，他能记住的事只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的动荡不安的生活。

爱伦·坡对他的生母还有一点印象。她的眼睛又大又黑，一头黑色的卷发，在这方面，他也继承下来。但他对于生父，没有能记住的任何事情，也可以说毫无印象。现在，爱伦·坡虽然已经 11 岁了，但还是没到能理解他母亲的苦楚和忧伤的年龄。

经过远隔重洋的航行，马莎号船终于停泊在终点码头。爱伦·坡和养父还手扶栏杆站在甲板上。爱伦·坡的养母爱伦夫人同她的姐姐安妮还在下面的一个小船舱里面等着。伴随着对自己生母的模糊的记忆，爱伦·坡总是希望能多得到养母的爱怜和理解。当年，自从弗朗西丝·爱伦夫人来到埃德加死去的母亲的家，看到两岁多的埃德加和刚刚出生不久的妹妹罗莎莉那刻起，他们就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埃德加继承了他母亲许多高雅的特征，表现出了像他母亲在剧团深受大家喜爱的那种魅力。两个孩子虽然被两个不同的家庭所收养，但实际上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地分离过。收养罗莎莉的麦肯西一家人也住在里士满，埃德加可以经常去看望他的

妹妹。埃德加有一个名叫威廉·亨利·坡的哥哥，比他大两岁，同他的祖父住在巴尔的摩。

旅客开始准备离船上岸。爱伦先生领着爱伦·坡说：“我们得先到下面去接你母亲和安妮阿姨。”

爱伦·坡手松开栏杆，转过身去问：“母亲感觉好些了吗？”

“她还有点虚弱，”爱伦先生回答，“女人多数都晕船。”他看看爱伦·坡，微笑着继续说，“甚至有些小伙子一到海上也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爱伦·坡也笑了。他依然记得5年前去英国时，在34天的航行中，一开始那几天晕船的情形。

没过多久，爱伦一家人便上了岸。那是1820年7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一想到马上就会看到纽约城了，爱伦·坡非常兴奋。在回里士满之前，爱伦先生打算在纽约逗留几天。没想到一直呆到7月28日，全家才得以动身。因为爱伦夫人已经病得需要看医生了。这期间，爱伦·坡多与安妮阿姨在一起，她几乎也像妹妹一样地爱着爱伦·坡，爱伦·坡也很喜欢她。

爱伦·坡的出国留学以及海上航行终于结束了。从此他再也没有乘船跨越过大西洋。但对于像他这样敏感的一个孩子来说，有趣经历的一些细节，对于他未来的写作已经算是形成了。

大西洋汹涌的波涛、船只、海员都进入了他的脑海。他的继父及其合伙人查理·埃利斯都是商人，他们什么生意都做：小麦、茶叶、咖啡、酒，以及有名的弗吉尼亚烟草。这些东西从别的城市运来，然后装船出国。爱伦·坡对这一切都颇感兴趣。

1838年，一本奇异的恐怖故事小书出版了，书名是《阿瑟·戈登·皮姆的历险叙事》。

在书名标题之下，有这样的说明：

本故事详细记述了，1827年6月美国双桅船“逆戟鲸号”在驶往南半球海域途中发生在船上的一次叛变和残杀。

记述了幸存者夺回船只，船不幸失事，随之而来的可怕的饥饿。遇险者被英国商船“简·盖伊号”搭救。这艘商船在南极圈内洋面上的短暂航行。该船在南纬84度线上的群岛间被土著居民抢夺以及水手们被杀戮的经过。

另外还记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继续向南的冒险和发现，及其导致的巨大不幸。

爱伦·坡借用他童年时的经历，使他所讲述的故事变得真实生动，所不同的是他让他的故事发生在南半球的海域。

在讲述故事时，爱伦·坡显示出在装船方面的一些令人惊异的知识。由于他从小长期与商人埃利斯和爱伦在一起，经常看着他们在码头上装货卸货，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观察家。爱伦·坡能够写出装载烟草或面粉上船的正确方法，包装要紧，但又不能太紧。他说明了船运粮食的危险。他曾目睹不少船只，由于装载粮食的方法不正确，而导致沉船的事故，多数都是因为船只在水上颠簸时货物倒向一侧引起的。

1820年8月2日，爱伦·坡离开了喧嚣的纽约城回到了里士满。对于一个离开家已有5年，当时只有6岁的孩子，这里的一切在他的眼里都是很新奇的。他们乘坐马车先去了查理·埃利斯的家，打算在那里小住一段时间。

里士满与英国是多么的不同呀，这里有富饶的南方生活，有高大宽敞的房屋，有河流，有树林，还有一望无际的田野。这里与爱伦·坡所能记住的伦敦大不一样。那里到处

弥漫着从工厂的大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遮得天空昏暗不明，街道肮脏、狭窄，房屋陈旧。

当他们一行人到达埃利斯家的时候，爱伦·坡在他的家中没有发现什么能使他的想象感兴趣的東西。那是一座普普通通的木制房舍，但房子的前面有一座爱伦·坡非常喜爱的花园。园中有高大参天的树木，鲜艳的花草，围墙上爬满了藤萝。这座花园为他提供了一个思想任意驰骋，随时都可以做白日梦的好地方。

爱伦·坡开始恢复几年前在里士满结下的那些友谊。然而与可爱的小凯瑟琳·波伊蒂克斯的友谊却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消逝了，尽管她还曾不止一次地给他往英国写过信。现在已找不到她了，可能是随家搬到了其他城市。

爱伦·坡与阔别5年的儿时玩伴重逢，大家都异常高兴，又开始了重新交往。但今非昔比，爱伦·坡以他的聪明、学问和胆识，很快就吸引了很多崇拜者聚到他的身边，他甚至常被推举为孩子王，因为他是大家心目中最有谋略的，也是最具大将风度的领军人物。

在诸多玩伴中，爱伦·坡与之来往最多的是一个名叫埃比尼泽·伯林的小男孩。他们俩经常到小溪中去玩耍，是埃比尼泽教会了爱伦·坡游泳。

1820年秋天，爱伦一家人搬到五马路的一幢新房子里。埃比尼泽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两个孩子由于志趣相投，经常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成了极其要好的朋友。有时他们成天地在詹姆斯河的一只小帆船上玩耍。但爱伦·坡最喜欢的还是他们坐在篝火旁，读着冒险的故事书和谈论着有朝一日能到遥远奇异的地方去旅行的美好时光。

有一天晚上，两个孩子在翻阅一本一百多年前出版的

书，他们看得投入极了，以至于他们觉得自己正在经历着这些危险，而不是在看书。他们看的那本书就是英国作家笛福写的《鲁宾逊漂流记》。两个孩子脑袋挨着脑袋，借着火光看了几乎一夜，丝毫没有困倦的感觉。

爱伦·坡从来没有忘记那些难眠的美好的夜晚，他逐渐发现书中描写的那种狂野的冒险精神在他的身体内部燃烧起来，使他总有一种奇特的冲动感。

爱伦·坡在游戏时称得上是个善良开朗的伙伴，但同时也是一个有着病态敏感和惊人孤僻的小孩。他会不时地发愣，而且还时常找机会孤单一人的把自己的感受与幻想，用文字或图画表现出来，但他一定会把自己的这些作品藏起来，因为他预感到，如果同伴看见了，必定会嘲笑他。如果大人看见了，则会是一副冷漠不解的表情。

随着年龄的增长，所有那些青春的美好时光永远离他而去，爱伦·坡开始有了忧虑感。

留学英国时在学校体操房里那些刻苦的训练，使爱伦·坡成为运动健将。英国古典学校还让他养成了对格斗与拳击的兴趣。加之留学之前，表哥艾德瓦尔德早就在他身上培养了恶作剧的嗜好，而他自己的想象力又超人的丰富和奇特。所以，在那天真烂漫、尽情玩耍的少年时光，爱伦·坡的日常表现中，已经开始出现许多让人不理解的举动和言行自相矛盾的特征。

爱伦·坡经常到麦肯西家去做客，因为他的妹妹罗莎莉生活在那里。虽然她只比爱伦·坡小一岁多，但罗莎莉什么事都依靠爱伦·坡来指导，需要尽可能多地同他在一起。这样一来，麦肯西的家就成了爱伦·坡的第二个家，而且他同他们的儿子杰克成了好朋友。

在里士满的这些日子里，爱伦·坡过得幸福、快乐。邻里和学校中的男孩子们都喜欢他，所以他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最要好的朋友除了埃比尼泽·伯林外，还有一个叫罗布·萨利的小男孩，他的父亲曾同爱伦·坡的生母同台演出过，他的叔叔是美国当年很有名的画家汤姆斯·萨利。罗布·萨利比爱伦·坡稍小一点儿，但总是跟在他屁股后转。爱伦·坡在他的朋友们眼里，不仅想象力比谁都丰富，而且体格比谁都壮。尤其在游泳和射击方面无人能比。平时他还很有耐心地向朋友们传授游泳和射击方面的技能。

3. 萌动了写诗的激情

狂玩了一夏一秋之后，爱伦·坡于12月进入一所英式的古典中学就读，课程有拉丁语、希腊语和数学等。这所学校相当重视文学，这正好鼓励了爱伦·坡天性中对文学的莫名的偏爱。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好动好玩的孩子已变得越来越文静，身上那种离群索居的倾向越来越严重。

在里士满的这所学校读书时，爱伦·坡时常忆起他曾读过书的那座伦敦近郊庄园学校的生活。对往昔生活的回忆，为他后来创作的描写在庄园学校读书的两个同名同姓的学生的奇异故事提供了场景。这两个学生都叫威廉·威尔逊，但品行却不同。一个善良，一个邪恶，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

在描写庄园学校生活的时候，爱伦·坡发挥了自己强闻博识、记忆力强并善于想象的奇妙能力，把故事写得生动而奇异。

爱伦·坡写道：“我暂且自称，威廉·威尔逊吧，何必拿自己的真实姓名来糟蹋摆在我面前的这张白纸呢？它已经让我的家族受尽嘲笑、厌恶和憎恨。

“我的家族一直以富于想象和容易激动的性情而闻名。还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显示出我完全继承了家族的这一特征，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性情也变得更加突出。

“我对学校生活的最早记忆，总是和一大片凌乱的、有些腐朽的、农舍式的建筑物联系在一起。它坐落在一个雾蒙

蒙的英国村庄里，那儿有许多长着疙瘩的参天大树，所有的房子都特别古老，异常的高大。学校的场地很开阔，一道高高的砖墙把一切都圈在里面。墙头上涂着一层灰泥，上面插着碎玻璃。这道像监狱一样的围墙圈定了我们活动的范围，我们每周只有三次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一次是星期六的下午，在两个助教的带领下，我们可以集体到附近的田野里散会儿步。另外两次是星期天的早上和晚上，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到村里唯一的教堂做礼拜，我们的校长就是教堂的牧师。

“我们的教室是整幢楼房里最大的一间屋子，我不禁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间屋。它很长，很窄，很低，很沉闷，装有哥特式的尖顶窗子和橡木天花板。在远远的那个令人恐惧的角落里，围出了一块八九英尺见方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校长兼牧师布兰斯比‘授课时间’的圣地。”

爱伦·坡以他自己的特殊方式，根据自己的记忆创造了这座伦敦奇妙而古老的庄园学校的一切，他把它看成是一个充满了神秘的地方。那恐怖而充满了神秘的环境，给爱伦·坡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过去的情景经常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致使20年后他还要去写它。

在《威廉·威尔逊》故事的结尾，威廉·威尔逊在他的良心的激烈斗争中，邪恶的威尔逊把另一个威尔逊逼到墙根，用剑刺穿他的心脏而获胜。

垂死的威尔逊告诉另一个威尔逊：

“你赢了，我输了。不过，从今以后，你也死了。对于这个世界、对于天堂、对于希望，你都已经死了！你存在于我之中。看看这个影子，它就是你自己，你是多么彻底地杀死了你自己。”

爱伦·坡没有留下自传，更可能是还没来得及留下自传。但读完了《威廉·威尔逊》这篇小说，你就会觉得这是一本带有很大自传体成分的小说。小说不仅讲述了他的生年月日、成长的环境、读书的学校，更主要的是暴露了他性格方面的特征。性格的自相矛盾贯穿了他的一生，这也许就是他痛苦一生的根本原因。

在英格兰充满了幻想的时光，给爱伦·坡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忆，使之成为他日后创作的一个源泉，那个年代经历过的场景经常在他的笔下出现。

到了1822年，爱伦·坡发现自己仿佛被某种内部的巨大力量推向一种新颖而振奋人心的活动，他开始喜欢读诗、朗诵诗。很快，最初的创作冲动出现了，他开始写诗了。

令人不解的是，爱伦·坡常常就在和同学玩到一半时，他会突然抛开其他人而自己钻到一个僻静处沉思，可见他对文学创作的渴望和热情已到了有点走火入魔的地步。甚至于有一段时间，爱伦·坡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把游戏、功课都丢在一边，一心一意地投入写作之中。

有时，他坐在他养父公司的办公室里，呼吸着浓郁的烟草气味，凝视着窗外码头上干活的工人。有一次，他发现桌上有一张纸片，那是一张填废了的价值为3万美元的账单。爱伦·坡把纸翻过来，在背面的空白处写下：

埃德加·爱伦·坡 著

下面便是一首诗的开头。

爱伦·坡常常想到他喜欢的一个美丽的姑娘，于是便写了一首有关她的诗。但是即使在早期，他的思想还是摆脱不了恐怖和死亡的阴影，可怕、阴郁的字眼经常出现在他的文字里。

在家里，爱伦·坡的思想也总是萦绕在幻想之中。有时爱伦夫人悄悄走进他的房间，静静地站在他的身后，看着他写出一行一行的诗。

“你在写什么？”她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问道，“是写给一个姑娘吗？”

爱伦·坡的脸一下子变红了。他非常爱他的养母，马上把写好的诗递给她看。

她感到爱伦·坡具有非凡的写作能力，为他而感到骄傲，并给予鼓励。每当爱伦·坡有新作时，她都让他朗读给她听，她非常欣赏他的诗。

不久，爱伦·坡开始对里士满一所时装学校里的女学生发生了兴趣。这所学校是爱伦·坡的妹妹居住的那家主人威廉·麦肯西的妹妹简·麦肯西开办的。爱伦·坡不仅给那些他喜欢的女孩子写诗，还给她们画肖像。在这两方面他显示出惊人的才华。

罗莎莉很愿意为哥哥做事情，其中包括帮助他传达信息。由于哥哥正与那些整日被困在高墙深院里的妙龄少女们秘密通信，于是罗莎莉便担当起哥哥和那些女学生中间密使的角色，而且乐此不疲。就这样，爱情的诗篇一首一首地从爱伦·坡的笔下涌出并献给时装学校里那些迷人的少女。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罗莎莉为哥哥和那些女学生互传信息的事情很快就让校长简·麦肯西小姐知道了。她气得几乎要动手打罗莎莉一顿，由于事情败露，罗莎莉的具有浪漫情调的穿梭也就此中断。

爱伦·坡的中学时代，不仅是运动和写诗的高手，而且学习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

在爱伦·坡就读的那所学校里，他非常喜欢的是他的班

主任老师约瑟夫·克拉克。克拉克是爱尔兰人，脾气急躁，有时对学生说话粗鲁，但他很有思想，而且善解人意。

一天，克拉克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他一抬头，惊奇地看到爱伦·坡的养父约翰·爱伦站在他的面前，他注意到爱伦的胳膊下夹着厚厚的一个纸包。

“爱伦先生，我们欢迎你光临敝校！”他客气地说。

约翰·爱伦也报以微笑说：“我来这里是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您也许已经知道，爱伦·坡已经开始写诗了。”他说话的声调虽然很平淡，但听起来似乎有一种自豪感。

“是的。”克拉克说。他知道有关爱伦·坡写浪漫诗的事，知道他到时装学校一些女孩子感兴趣的事。

“他可能有某种写作能力，”爱伦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想看看它们？”

克拉克接过纸包，他对它的厚度感到吃惊。

“我从没想过爱伦·坡能写出这么多的诗。”他说。

“我把它留给您。”爱伦说。他犹豫了一下又说，“我妻子和我都认为这些诗写得很不错，完全可以达到发表的水准。请把结果告诉我们。”

约翰·爱伦走后，克拉克坐下来思考有关爱伦·坡的事。他感到高兴的是，一个年轻人会有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兴趣。在学校里，他是很难看到具有这样能力的学生的，尤其是在写诗方面。他读了一些爱伦·坡写的诗。

他非常欣赏这个孩子的遣词用句，但他认为有些句子雷同于那个时代的英文诗中常用的句式。

克拉克意识到爱伦·坡在很多方面都比普通的男孩子强得多。他似乎既具有孩子贪玩的一面，又具有成年人善于思考和判断的一面。爱伦·坡喜欢运动，他经常同其他同学在

一起玩各种游戏，同学们都喜欢他，他往往表现出一种卓尔不群的姿态。

克拉克认为爱伦·坡的性格不同寻常。他自尊自爱，却不傲慢。他对同学的态度非常有正义感，他有雄辩的能力，如果你不能证明他错在什么地方，他是从来不肯让步的。此外，爱伦·坡的记忆力超人，什么东西一学就会。

克拉克认为这个男孩子具有两种重要的品质：在写作中具有极其丰富的想像力；他那颗温柔而敏感的心决不允许他在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离开他。

对于爱伦·坡来说，1822年至1823年这两年中，在里士满过得还算愉快。生活循规蹈矩，似乎非常正常。无论是学校里的功课，与朋友之间的交往，还是同他妹妹罗莎莉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什么不顺理成章的地方。但他还是经常希望爱伦先生能更爱他一些。那时爱伦·坡可能是忘记了一种常常烦扰他的思想——他毕竟没有生身父母。

爱伦·坡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孩子，现在他开始感到自己正在逐渐失去爱伦先生的关爱。但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个他一向称之为父亲的人，实际上从来都没有对他表示过作为一个父亲的真正感情。爱伦先生是一个很顽固的人，他那一对小眼睛，以及那长长的鼻子，给他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外观。爱伦·坡知道，过去有很多时候，爱伦先生对他都是很和善的。他还能记得爱伦先生是怎么同他谈话的，对他在学校的表现很满意，为他的学习成绩感到骄傲。

现在爱伦·坡发现，他的继父几乎总是同他生气，不仅对他，对家中的其他人也总是没好气。常来看爱伦·坡的一些同学发现爱伦先生的脾气很坏，缺乏耐性。家中经常发生争吵，爱伦先生对自己的养子几乎从来没有一句客气的话。

现在爱伦·坡不太愿意邀请他的朋友到家里来做客了。他开始常到麦肯西家去，同他的朋友杰克和他的妹妹罗莎莉在一起。

爱伦·坡并不知道他养父之所以这样，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同埃利斯合伙经营的公司赔了钱。1822年，公司几乎赔光了。由于爱伦富有的舅舅威廉·高尔特及时给予帮助，才使他们的生意勉强维持下去。

爱伦·坡与约瑟夫·克拉克的师生关系发展为深厚的友谊。克拉克非常欣赏他，对他从来都非常客气，因为爱伦·坡从来没有让他不高兴的时候。

1823年秋，爱伦·坡听到了令他黯然的消息。约瑟夫·克拉克决定返回故乡巴尔的摩，要来一位新教师接替他的位置。

对于这位新来的教师——威廉·伯克，爱伦·坡始终未能同他建立起友谊和感情。但他仍然是一个优秀的学生，还是男孩子们的领袖人物，他们崇拜他，因为他在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出色。他同罗布·萨利、理查德·安布勒和克里德·汤姆斯组织了一个男孩子剧团。他们经常在一座旧木房子里演出，通常会有四五十人来观看他们的表演。

然而，爱伦·坡并不总是那么严肃的，他喜欢开玩笑和捉弄别人。就是在他后来生活陷入坎坷和烦恼的时期，爱伦·坡也从来没有丢掉自己的幽默感和爱开玩笑的习惯。作为一位成功的作家，爱伦·坡一生写了不少幽默的小说。他的著名的文学笑话《汉斯·普法尔历险记》，读之逗人捧腹，回味无穷。

4. 初涉爱河

爱伦·坡的同学们最欣赏的还是他在运动方面的能力。他是同学中最优秀的运动员，尤其是在游泳和赛跑方面。

有一天，一大群学生和家长集聚在詹姆斯河岸。

“你认为他能得第一吗？”一个男孩子问。

“肯定能。”罗伯特·卡维尔说，他是爱伦·坡的一个朋友。

站在他们附近的一个身材修长、容貌漂亮的男孩说：“爱伦·坡是全镇最优秀的游泳运动员，只要他承诺的事，他总能兑现。”说话者是爱伦·坡最要好的朋友罗布·萨利，是一个有艺术天分、敏感的男孩。他喜欢爱伦·坡，爱伦·坡也经常在做功课方面帮助他。

“他来了！”有人喊道。学生们都转过身去看着爱伦·坡朝这边走来。爱伦·坡准备在詹姆斯河里从里士满逆水游到沃威克沙洲，这段距离有6英里远。消息马上传开了。

罗伯特·梅奥跑过去迎接他，激动地说：“我同你一块游。”

罗布·萨利握着爱伦·坡的手说：“我告诉他们说你一向都是能实现诺言的。”

爱伦·坡微笑着说：“我试试看吧，我已做好了准备。”

他走到河边，看了看下面的河水，他的老师威廉·伯克正坐在一条小船里。这是爱伦·坡万万没有想到的。

威廉·伯克抬头看看他，微笑着说：“我划船在后面跟

着你，如果你感到体力不支的时候，可能会需要我。”

爱伦·坡仰头看了看天空，那是炎热的六月天，没有风，太阳像火球一样。他的胳膊和肩膀都能感到阳光的灼热。爱伦·坡为自己的游泳能力感到骄傲。他确信自己能在詹姆斯河一口气逆流游上6英里的距离。

他下了水，并且看到罗伯特·梅奥正准备跟着他游。

他刚一游起来，就感到水流有阻力，其阻力比他原来想象的要大。不过水里非常温和，阳光照在水面上，反光非常耀眼。

河岸上，罗伯特·卡维尔和罗布·萨利高高兴兴地跟着走。还有不少同学也打算跟着走，他们表示爱伦·坡能游多远，他们就跟多远。还有不少好奇的人站在河岸上看热闹。威廉·伯克划着小船在后面慢慢地跟着。不多时又有几条小船被推下水，一些学生跳上船在后面跟着，他们连喊带叫地为爱伦·坡加油。

爱伦·坡体力充沛，游得轻松自如。但他心里明白，顶着这样有力的水流游6英里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游了不多时，他便感到阳光晒得他的脸和后背很难受。他的皮肤开始有疼痛的感觉，但他并没有感到累，游得还很轻松，没有觉得吃力。游了约有一个小时后，他看见了“树山”，那标志着他快游完了一半的距离。他身后有人游泳的声音，提醒他罗伯特·梅奥还在跟着他游。

他转过头去笑着问：“怎么样？”

罗伯特·梅奥摇了摇头，他呼吸困难，看样子是累了。“你努力游吧，我累了。”

“祝你好运！”爱伦·坡边说边继续游着。罗伯特·梅奥开始落后了。

几分钟之后，他游到了“树山”。爱伦·坡知道，自己已经游完了一半的距离。他的肌肉感到有点累了，但还有相当的体力，认为自己有把握游完全程。他还不知道罗伯特·梅奥在“树山”的地方就不再游了，被人拉到一条船上。

阳光还是那么灼人，爱伦·坡感到脸和脖子火辣辣的。他还在与逆流拼搏着，他几乎听不到岸上人们的呼喊声，他的两腿和双臂已经感到有些沉重了，但他还是不允许自己放慢速度。不多时，他就能远远地望到沃威克沙洲了。距离虽然还很远，但是已在视线之内，这给予了他勇气和力量。

这时，爱伦·坡在城里的一些朋友也赶来助阵。罗布·萨利越发兴奋了，因为他看到爱伦·坡胜利在望。“不要停！爱伦·坡，不要停！”他在岸上大声疾呼。当爱伦·坡快要到达终点沃威克沙洲时，罗布几乎忘记了自己在做什么，“扑通”跳进水里，继续高喊：“快到了，没多远了！”罗布的下半身全湿了，上半身也溅得到处是泥水点。

现在爱伦·坡距离终点只有几百码了，他已经看到集聚在那里等待着他的的人群。他感到疲乏和疼痛，但他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6英里的游程，多少还剩点体力，并没有达到精疲力竭的地步。几分钟之后便游到了终点，朋友们帮他上了岸。

爱伦·坡对罗布·萨利报以微笑。随后听到罗伯特·梅奥喊他的名字，他转过头去听到梅奥说：“你真行，爱伦·坡，游了6英里。”然后摇了摇头说，“我游到‘树山’时就再也游不动了。”

“别灰心，”爱伦·坡说，“有机会再试一次。”他用手揉搓了揉脖子，感到脖子酸疼。

“你被晒苦了，”梅奥说，“脸也被晒得通红。”

爱伦·坡陷入极度的幸福之中，几乎没有感到被晒的痛苦。“让我们进城吧！”他对梅奥和萨利说。

威廉·伯克老师也过来夸奖爱伦·坡游得非常棒。“你还有体力走回家吗？”老师关心地问。

“有。”爱伦·坡说，“我不十分累。”说完他就同朋友们一路说说笑笑高高兴兴地进城去了。

这次爱伦·坡顶着滔滔的詹姆斯河的流水一口气游了6英里，创下了全校男子游泳的最高纪录。最后由校长亲自颁奖，里士满街头巷尾到处传颂着有个孩子王在詹姆斯河上神乎其神的表现，爱伦·坡也因而一下子成了无人不知的少年英雄。

又几个月过去了，爱伦·坡越来越不爱呆在家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度过。他记忆犹新的那种与爱伦先生的友好关系，似乎在慢慢消逝。这个他竭力把他想象为父亲的人，总是同他过不去。由于在家中经常争吵和不愉快，促使他频频去找罗布·萨利和杰克·麦肯西谈心，有时也去看望其他一些朋友。他发现爱伦夫人和安妮阿姨很能理解他的心情，所以每当他陷入苦恼或者需要劝告的时候，他就去请教她们。

爱伦先生生意方面的事还没有得到改善，他之所以还能维持下去，完全有赖于他富有的舅舅威廉·高尔特的帮助。1824年，埃利斯和约翰最后达成协议，关闭办公室停止营业，各干各的。与此同时，爱伦把家搬到里士满的另一座房子里，这是他舅舅威廉·高尔特的房产。

有一天下午放学后，爱伦·坡和罗布在街上慢慢地走着。罗布突然问他：“为什么你不到我家呆一会儿呢？”

爱伦·坡犹豫了片刻。许多天以来，他的父亲一直在生

他的气，因为他认为爱伦·坡与同学们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我不知道，”爱伦·坡说，“或许我不该去。”

“但你是答应过我的，”罗布说，“你还从来没有去过我家呢。”

爱伦·坡喜欢罗布，他不想挫伤他的那份友情。“我去就是了，”他说，“但不能久呆。”

当他们进了屋时，罗布说：“我去告诉妈妈，我同她提过你。”

他们没有听见脚步声，也不知道有人正站在他们的身后。随后便听到一个女人柔和的笑声，像音乐一般。“我来迎接爱伦·坡，我常听人说起他。”

爱伦·坡转过身去凝视着这位站在他们面前的女人。那是他终生都不会忘记的时刻。他听罗布介绍说：“这是我的母亲。”爱伦·坡回答说：“见到你我很高兴，斯坦纳德夫人。”

斯坦纳德夫人同他握了握手，还向他笑了笑。

“欢迎你到我们家来做客，”她说，“罗布常提起你，以至于我觉得早就认识了你。”

爱伦·坡认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人像她这样漂亮，他的那颗敏感的心几乎立刻就感到了在她的内部有某种异样的东西——在她那美丽的面庞和微笑之下有某种东西，以某种奇怪而奥妙的方式传递出来，爱伦·坡明白了，在斯坦纳德夫人那里他将找到一种他过去从来不曾拥有过的友谊和同情。在那一时刻，两个人都感到有某种暗藏的力量在把他们俩拉向一起。对于爱伦·坡来说，这种感觉来自他的灵魂深处，这种感觉将指导他一辈子的生活。

在接下来的一些日子里，每当他在家里发生不愉快的事

情时，他就去看她。她劝导她，安慰他，还倾听他朗诵诗。在给她写的诗中，爱伦·坡说他对她拥有最纯真的爱。作为一个15岁的男孩子，他对这位31岁的守寡少妇所感到的爱是一种崇拜而高尚的爱。对于一个永远是美妙和纯情的爱恋者的男孩，这种爱的类型肯定会在日后的生活中反复出现，他将总是崇拜各种形式的美。

斯坦纳德家的花园成为爱伦·坡最喜欢的地方。他、罗布和斯坦纳德夫人，在晴朗的日子里就常坐在里面。“朗诵一首你的诗吧！”她会说。

爱伦·坡立刻就会接受她的提议，朗诵一首诗，通常都是最近的作品。他以一种平静而自信的声调朗读着，他的目光还不时地搜寻她的表情变化。当看到她有愉快的表现时，他就感到幸福。从斯坦纳德夫人那里，他既能得到鼓励，又能得到修改诗作的建议。

在这些会晤的时刻，敏感的爱伦·坡注意到了斯坦纳德夫人的变化，看出她有内心斗争。她并不总是高兴的，有时表现得非常平静，但还是能透露出一种忧郁的心绪。当他给她读诗的时候，他常常发现她心不在焉，现出一种似听非听的表情，有的时候她似乎很痛苦。

“你母亲不舒服。”爱伦·坡告诉罗布说。

罗布皱起眉头说：“是的，近来她一直感觉不太好。”

“医生是怎么说的？严重吗？”爱伦·坡追着问。

“我也说不太准，”罗布说，他说话的声音很低，似乎十分忧伤。“我认为他们有什么事背着，我担心……”

“担心什么？”爱伦·坡立刻问他。他注视着罗布，自己突然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他木然地站在那里，不愿相信他崇拜的这个女人有病。“那不可能，

根本不可能……”这话他是在心里说的。

爱伦·坡觉得这位孀居的少妇，不仅姿色出众，气质高雅，而且拥有一颗敏感诚挚且善解人意的心。在这个女人身上，爱伦·坡初次体验到那种近乎崇拜的感情，仿佛在她的目光中总能捕捉到一种发自心底的呼唤，他好似在历经万水千山之后，终于觅到一位知音。

爱伦·坡已经割舍不下这个知音，开始经常借故到斯坦纳德夫人家去。少年与少妇遂成为一对挚友。由于两人天生都有不同于他人的细腻的审美感受，使得两人很快就一拍即合，徜徉在他们所想象的世界里流连忘返，在那神秘而幽静的若干个黄昏里，两人双双沉浸在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的心神交往之中，这种交往自然而然地把人推入更加亢奋、神魂颠倒的状态。他和她的手也会自然而然地紧紧握在一起，爱伦·坡体验到毕生只有一回的绝对幸福与欢愉。爱伦·坡与斯坦纳德夫人这般神交的时光，可以说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幸福时刻，甚至是绝无仅有，而且不会再有。

在斯坦纳德夫人患病的日子里，爱伦·坡去的比较少了。有一天，当他实在忍不住去看她的时候，他发现斯坦纳德夫人的仪表和举止都有了变化。她的话也比从前少了，即使开口说话，也是语无伦次，内容极不连贯。这种明显的变化使爱伦·坡十分震惊。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他还是相信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毁掉她的美丽。

自那以后，爱伦·坡就再也没有去看她。不久，他就从罗布那里获悉了可怕的消息：斯坦纳德夫人疯了，并于1824年4月28日因抵挡不住病魔的攻击而与世长辞，享年31岁。

爱伦·坡为此悲痛了许多天。死神夺走了斯坦纳德夫人

宝贵的生命，使爱伦·坡失去了最亲爱的朋友，失去了能给予他莫大帮助和鼓励的人。但作为一个15岁的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孩子，最大的、最难以忘怀的悲痛还是他失去了所崇拜的、所钟爱的漂亮的女人。

后来，有人说有一个男孩每夜都到斯坦纳德夫人的坟前站着哭泣，不知是不是真情？对于像爱伦·坡这样多愁善感的男孩子来说，到他所钟情的女人的坟前哭泣完全是有可能的。她的死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似乎漂浮在一种无助的梦幻之中。

爱伦·坡的好朋友杰克·麦肯西已经注意到了他的悲伤，但并不知道他因何而悲伤。有一次对他说：“你似乎远离了你自己的思想，好像你被埋在了阴郁之中。”

爱伦·坡静默不语。多少天来他一直睡不好觉，总是被一些恶梦缠绕着。这些梦反复出现：他发现自己迷失在黑暗之中，感到有一些不知名的动物正向他移近，近得他已经能够听见它们的呼吸声。他被阴冷的空气包围着，前面是潮湿的坟墓。有的时候，他半醒半睡地躺着，凝视着房间内的黑暗，试图打破这缠绕着他的梦幻的锁链。

爱伦·坡在描述他的梦境时对杰克说：“善于想象是极为可怕的事情，每当我在夜间独自呆在屋子里的时候，就感到有一只冰冷的手在摸我的脸，我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一张邪恶的脸在近处盯着我。”他颤抖了一下之后接着说，“我吓得用被子把脑袋蒙上，憋得我几乎喘不上气来。”

在经历了这种刻骨铭心的创伤后，爱伦·坡的多愁善感变得更为严重。由于受莫名的幻觉的支配，有时他竟会用一种含情脉脉的目光凝视着养母弗朗西丝，这让养父约翰突然警觉到爱伦·坡已经在用一种男人的眼神打量对象，于是本

能地感到浑身不自在，而面对养父动辄得咎的无理指责，爱伦·坡只是一味地以高傲的沉默回敬，父子二人步入了真正的对立局面。

对于爱伦·坡来说，死亡、恐怖、邪恶总是挥之不去。但没有过多久，他就成功地摆脱了郁郁寡欢的心情，栖身九泉之下的斯坦纳德夫人给他留下的激情也随着时光的逝去而日渐淡化。逐渐，斯坦纳德夫人变成了一个美丽的梦境和回忆。

在学校里，爱伦·坡正在学习古典文学。他认为希腊诗人荷马的作品以及特洛伊的海伦的故事，是他读过的最为迷人的作品。由于那个女人美貌绝伦，从而引起了特洛伊战争。他就把海伦当成了斯坦纳德夫人的名字。

有那么一段时间，爱伦·坡意识到有必要写一首诗来纪念她。他写了改，改了写，一直到他认为满意时才搁笔。

《致海伦》一诗表达了一个15岁男孩对一个完美女人的全部感情。这首诗一直到1831年才得以正式发表。在诗中，爱伦·坡把她描写为“我心灵第一个纯理想的爱”。

5. 再次堕入情网

在诗中再现斯坦纳德夫人的美貌帮助爱伦·坡从忧伤中走出来。他每天的生活——上学、拜访朋友，使他觉得很忙。在家中，他与养父的紧张关系还是没有得到缓解。尽管生意上的挫折给爱伦先生带来很大压力，但爱伦·坡还是难于理解为什么他对自己那样不友善。在家中的日子之所以还能忍受下去，那完全是由于爱伦夫人和安妮阿姨还对他十分同情和爱怜。

每当爱伦·坡不与杰克·麦肯西、埃比尼泽·伯林，或其他一些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孤零零一个人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作为一个少年，他曾爱过约翰·爱伦，现在他开始讨厌他了。有一个事实对于他来说变得一天比一天明确，那就是他不属于爱伦的家庭。他应该明白他寄生在这个家庭只能是暂时的。

1824年秋天，在里士满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法国领导人拉法耶特访问了这个城市。爱伦·坡向来喜欢军事表演——行军、操练，特别是五颜六色的军人制服。士兵在城里行军欢迎拉法耶特的来访。这给予一些男孩子一种新的提示：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队少年士兵去游行来欢迎拉法耶特的访问呢？

男孩子们聚在一起商议，他们说干就干，结果推选出自己的领袖。他们选约翰·莱尔为队长，爱伦·坡为副队长。爱伦·坡喜出望外，他认为这不仅是一种荣誉，也认为这是

大家对他的—种拥戴。

1824年10月26日，拉法耶特来到里士满，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第二天，士兵举行阅兵式。爱伦·坡穿着副队长的制服，腰间挎着闪亮的宝剑，带领他的一队人马列队而行。他是特别的高兴，因为拉法耶特还记得爱伦·坡的祖父吉恩·坡。他曾勇敢地在美国革命军中与英国人战斗过。

爱伦·坡发现军事活动很能让人耀武扬威，对这一段经历倍感振奋，以至于在拉法耶特离开这个城市之后，他仍然作起里士满童子军的上尉来。也许他对军队生涯并不感兴趣，只是一时地想享受一下自由的感觉和权威的地位。

在很早的时候，爱伦·坡就显示出自己对同龄女孩子的特殊兴趣，他曾为她们写过不少的浪漫诗。现在他开始注意到住在他们家马路对过的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叫萨拉·埃米拉·罗伊斯特。她与爱伦·坡年龄相仿，他认为她那黑眼睛和黑头发，还有那温柔与快乐的性格让他着迷。

两个人开始接触，在一起谈笑，一起散步，或者坐在埃利斯家的花园里，当年爱伦·坡刚从英国回到里士满的时候就住在那里。在这古老的墙垣内，在这静谧的树阴下，埃米拉和爱伦·坡坐在那里谈论着他们对未来的畅想。在这种时刻，爱伦·坡觉得墙外的一切烦恼似乎都消逝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身边的像梦一样的花园和可爱的人。

初识花季少女埃米拉所体验到的爱情滋味，以及埃米拉所给予他的专注与热情，温暖了爱伦·坡因失去斯坦纳德夫人而悲怆了多日的心。也因为这些青春热烈的约会，使得爱伦·坡对人生又有了新的向往。多年以后，爱伦·坡每每陷于不安与痛苦的时候，就常会回忆起这些昔日的时光，而在献给埃米拉的若干诗中，则抒发了他对这位清纯少女诚挚的

感恩。

有一天，当爱伦·坡回到家里时，他听见母亲叫他。

“出了什么事？”当他看到母亲脸上那种悲伤的表情时不禁问道。

“你父亲的舅舅高尔特先生，昨天夜里去世了。”他母亲说。

“真没想到，太可惜了。”爱伦·坡说。他知道富有的高尔特先生已经很老了，他的死是预料之中的事，但却没想到来得这么突然。

“是啊！”安妮阿姨说，“我们大家都为他感到惋惜。”她迟疑了一下又说，“但还有别的事。按照高尔特先生的遗嘱，你父亲会得到一大笔钱。”

爱伦·坡对这个消息感到很振奋，这样可以结束家中因经济拮据所带来的一切烦恼。但当他随安妮阿姨走出房间的时候，他又想到了另外一个缠绕了他很长时间的烦恼。他的母亲弗朗西丝·爱伦，身体一向虚弱。爱伦·坡还清楚地记得，在英国的时候，在船上的时候，她都病得不轻。爱伦·坡注意到母亲一天比一天消瘦，脸色越来越苍白，什么时候看到她都会让人感觉她很疲乏的样子，医生三天两头来家给她看病。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助母亲一下？”他问安妮阿姨。

她握住爱伦·坡的手说：“我希望她能慢慢好起来，你不用太挂念了。”

想到斯坦纳德夫人的病和死，爱伦·坡感到很痛苦。现在高尔特先生又离他们而去，爱伦·坡感到死亡是一个可怕的幽灵。它总是离得很近，随时准备攫取他所爱的人的生命。他担心他的母亲会被列在死亡名单的下一个。

约翰·爱伦一下子富起来了，他在五马路街口买了一幢大房子，全家搬了进去，如今约翰·爱伦已经跻身于里士满的上流社会。爱伦·坡高兴极了，他们家的房子是里士满最大的房子，爱伦·坡住楼上顶头的一间。房间里有书架、桌子和舒适的椅子，他还穿上了最新款式的衣服。

爱伦·坡的房间的窗口正对着詹姆斯河，从房子的门廊能看到城市的全景，但他最喜欢做的事还是用他父亲从英国给他买的那架望远镜观看星星。他也常常邀请他的朋友到家里来，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轮流观测天空。在这个时期，爱伦·坡开始阅读他能找到的每一本关于天体的书籍。对于他来说，月球是最有吸引力的。阅读有关月球知识方面的书籍，他就从来没感到有厌倦的时候。

后来，在《汉斯·普法尔历险记》中，爱伦·坡写了一次到月球的充满了幻想的旅行，在书中他就发挥了他的有关天体的各种知识。在《气球骗局》中也是如此。

汉斯·普法尔在他的奇异的冒险旅行中，从荷兰的鹿特丹消失了，五年来一直没有听到有关他的任何消息。故事中，爱伦·坡做了大量的嘲讽。作品中的人物都起了荷兰人的名字，因为爱伦·坡认为荷兰人的名字听起来很有趣。尽管爱伦·坡所写的有关汉斯·普法尔的故事类似于笑话，但他还是将旅行的所有细节做了尽可能科学的描述。

1825年这一年，对于16岁的爱伦·坡来说，生活过得非常优越和幸福。他有漂亮的居室，有望远镜，有许多朋友陪伴，此外还有埃米拉·罗伊斯特的爱情，可以说是很理想了。

但爱伦·坡并没有感到真正的安全和高枕无忧，他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似乎让爱伦先生感到不愉快。这样一来，

爱伦·坡多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去，免得惹是生非。但爱伦夫人和安妮阿姨对他还是一如既往，很爱他。爱伦先生对此也很不高兴。

“有一个陌生人找你，”一天下午，安妮阿姨告诉他说，“他正在楼下等你。”

当爱伦·坡下楼时，他看到一个身着海员制服的小伙子，便兴奋地喊道：“亨利！”

那是他的哥哥威廉·亨利·坡，他们多年来一直通信，他们的祖父吉恩·坡是一位民族英雄，已经去世了，抛下祖母伊莱札和亨利，生活相当窘迫。

“跟我讲一讲大海吧。”爱伦·坡说，他一向羡慕自己的哥哥，他认为海上的生活一定很有趣。

亨利向他讲述了他在一艘商船上工作的经历，以及他所到过的一些国家和地区。18岁的亨利长得并不很强壮，他实际上长得又瘦又小，在运动方面也远不及爱伦·坡。但他却像爱伦·坡一样，从当演员的双亲那里继承了创造和想象的能力。亨利也写诗，而且非常喜欢读爱伦·坡的诗。

两个孩子上了爱伦·坡的房间，亨利很欣赏房间的装饰和陈设，更欣赏那架望远镜。“告诉我，”亨利说，“有多少姑娘在追求你？”他用一只胳膊搂住了爱伦·坡的脖子。

爱伦·坡的脸刷地一下变红了，急忙说：“只有一个，她叫艾米拉·罗伊斯特，过一会儿我可以带你去见她。”

两个孩子先去找亨利也认识的埃比尼泽·伯林，然后三个人一起去了艾米拉的家。

艾米拉记得爱伦·坡同她提起过亨利，埃比尼泽曾来过她家几次。他们谈了一会儿话之后，亨利说：“为什么我们不听一会儿音乐，我听爱伦·坡说艾米拉的钢琴弹得很

好。”

埃米拉的脸红了。“如果他想唱歌，我愿意弹钢琴为他伴奏。”

爱伦·坡向来喜欢音乐，几个人沉浸在歌声和琴声的交融之中。时间过得很快，到了该分手的时候，谁都不愿离去。

“我会再来看你的，”亨利对弟弟说，“我会给你寄来我写的一些诗。”

当他的哥哥走了以后，爱伦·坡突然变得不愉快起来，他觉得家中没有一个亲人，与父亲的争吵充斥了他的脑海。他尽力排遣孤独，但怎么也走不出孤独的领地。他甚至想到也到海上去。可临行前他哥哥的话犹然在耳：“相信我，海上的生活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有趣，那不是旅行！”

爱伦·坡变得一天比一天悲伤，他感到自己很不幸，这样一来，他就更不愿意出屋了，孤独笼罩了他。他总是想念埃米拉，为了表达自己对她的思念之情，他又开始写诗了。

有一天晚饭后，爱伦先生看着爱伦·坡突然对他说：“有些事情我们得谈谈了，那是关于你的教育问题。”

“是的，父亲。”爱伦·坡说。当他的母亲欠身向前抓住他的手时，安妮阿姨也冲他笑了。

“该是考虑你的未来的时候了，”爱伦先生说，他在注视爱伦·坡的时候，脸上毫无表情。他踌躇了一会儿后接着说，“我打算让你进弗吉尼亚大学读书，你看如何？”

爱伦·坡又惊奇又兴奋。弗吉尼亚大学！太棒了！

“你应该感谢你父亲为你所做的这一切，”安妮阿姨说，“不是每个孩子都有上大学的运气的。”

“是的，我很感谢。”爱伦·坡谢过父亲之后对安妮阿

姨说。

“试试看吧，”爱伦先生急忙说，“你不能再像从前那个样子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该在家的时候从不在家，而且还乱花钱。”他生气地看着妻子说，“我想这都是你母亲惯的。”

“约翰，”爱伦夫人说，“我们不要争吵了，今天是在讨论爱伦·坡前途的事。”

约翰·爱伦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说：“现在他还不能上大学，还需要准备一段时间，我将给他请一位家庭教师指导他的功课，学校不必再去了，什么时候去办一下退学手续。”

爱伦·坡既感到高兴又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不知是凶是吉。离开家他倒是可以躲开爱伦先生，但他还有另外的考虑。爱伦·坡看着母亲，抚摸着他的手。他非常爱她，不想离开她。她变得一天比一天瘦弱，说不定哪天就会病死。如果真的发生了那种事，他该怎么办呢？

“他必须得到那么远的地方上学吗？”爱伦夫人问道，她的眼圈湿润了。

“是的，他得去，”他的丈夫说，“他马上就17岁了，他不能永远呆在家里，我认为他将学习法律，将来成为一名律师。”

她瞥了一眼爱伦·坡，她同她丈夫的关系比爱伦·坡想象的还坏。这种状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她了解自己丈夫的性格和态度，她有理由担心，当爱伦先生去世时，爱伦·坡是不会得到一点钱的。她的丈夫曾经告诉过她，他并没有把爱伦·坡考虑成自己的儿子。她曾劝丈夫尽可能对爱伦·坡好一点，但她的全部努力最后都白费了。实际情况是，她和安妮越爱这个孩子，爱伦先生就越不高兴。

爱伦·坡最先想到的是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给艾米拉，他急忙去了她的家。

“我就要到弗吉尼亚大学读书去了！”一见面他就大声说。

“太好了！”听到这个消息后艾米拉笑着说。可是她的脸马上又阴沉下来。“这么说你就要离开里士满了，那我该怎么办呢？”

爱伦·坡突然意识到也应该为她有所考虑。“我不会马上就走的，我们还会在一起呆很长一段时间。”

说着，他们俩就手拉着手到外面去散步，最后还是来到那座爱伦·坡非常喜欢的树木茂密的花园。他们坐在那里又开始谈论起未来。

“艾米拉，你得答应我，”爱伦·坡说，“等我回来，我肯定会回来的，我绝对忘不了你。”

他搂着她亲吻，对于像爱伦·坡这样孤独而敏感的男孩，她在他的心目中就是一切。她做了承诺，一定等他回来，嫁给她。

爱伦·坡于1825年3月提前结束了他的中学生活，开始一个人呆在家里自修。每天他都要跟家庭教师学习几个小时，然后自己还要自修几个小时，苦苦用了一天功之后，他总习惯在傍晚时到艾米拉家去，听艾米拉弹钢琴，有时爱伦·坡还会拿起长笛来即兴吹奏一会儿。和艾米拉在一起的这段纯真的爱情，也许是爱伦·坡一生体验过的所有爱情中最自然质朴的一种。

虽然当年爱伦·坡只有16岁，艾米拉才15岁，但艾米拉却决定等爱伦·坡毕业后就嫁给他，她的家庭也同意了。

爱伦·坡注意到，他母亲一想到他将离开她就暗自伤

心。但他父亲的态度却一如既往。约翰·爱伦尽管很富有，但他对爱伦·坡却十分吝啬，不情愿给他钱花，而且经常因为他花钱的事跟他发火。

1826年2月，爱伦·坡接到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马上就要离开家上大学了。这一走，他的主要乐趣就没了。他很不愿意离开埃米拉。他母亲及安妮阿姨所表现出来的悲伤也感染了他。

在他与埃米拉告别的那一天，他们一起坐在他们常去的花园里作最后一次谈话。他搂着她说：“我会永远爱你的，答应我，一定等我回来。”

“我等你，”她柔情地说，“我一定等你。”

在家里，爱伦·坡想方设法让母亲高兴起来。他不明白她的脸怎么会变得如此苍白和瘦削。他把双臂搭在她的肩膀上不安地问：“母亲，你病了吗？”

她握住儿子的手说：“不必担心我，我只是想象不出家中没有你会像个什么样子。”

“我会回来看你的。”爱伦·坡说。

“我相信你会的。”她笑着说，并且尽量使说话的声音听起来让人感到愉快些，“我将一直坐车把你送到学校。”

那年1月19日爱伦·坡已年满17岁了。运动和锻炼使他身体变得很健壮。在这方面，他像多数同龄的男孩子。但在性格方面，他的严肃和孤独是极为少见的，尤其是在奇妙的想象力和写作兴趣方面，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在离开家去大学的那天，爱伦·坡同他的母亲上了马车。他父亲的告别很简短。当他注视着爱伦先生那张丝毫没有笑容的脸时，爱伦·坡看出了他对他的离去稍有些后悔之意。他希望这样，也应该是这样，那个他学着称他为父亲的

人会想念他的，有一天会再次欢迎他回家。

马车开始动了。爱伦·坡转过身去默默地目送爱伦的家逐渐从视线中消逝。他感到他母亲的手紧紧地握着他的胳膊，他冲她笑了笑。弗朗西丝在想，15年前爱伦·坡还是个两岁的孩子，如今她的儿子就要成为一个大学生了。而爱伦·坡此时的心情非常复杂，过去几天的想法在他心中同早年对里士满及英格兰的回忆混合在一起，不知该悲还是该喜。但对埃米拉的想念没法使他额头舒展。

不知是一股冷风使他打了个寒战，还是可怕的等待的突然感觉使他哆嗦了一下，片刻之间，他对未来似乎有一种很暗淡的感觉。尽管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与埃米拉只是生活在年轻人的梦的世界中，一种只有年轻人才有的温柔的世界中。

在爱伦·坡和埃米拉之间还是有相当大的阻力的。女方的父母对爱伦·坡的家庭还是了解的，他们支持这门亲事。但约翰·爱伦却持另外一种态度。但埃米拉的父母也并不是一点担忧没有，因为他们从约翰·爱伦那里了解到，爱伦·坡并不可能成为一个他们的女儿有所依靠的富有的年轻人。此外，他们还听说爱伦·坡的性格怪癖，是一个靠不住的人。

马车在冰天雪地里奔驰着，转眼，里士满城里的房屋便隐没在白雪皑皑的山岗后面。往事如烟，詹姆斯河上游泳的壮举，和斯坦纳德夫人神秘的幽会，还有和埃米拉纯情的罗曼史……

爱伦·坡凝视着身边紧紧握着自己双手的弗朗西丝，怅惘地思念着他心爱的女孩埃米拉，他从她那里获得了非他不嫁的许诺，她则从他手中接过一个镶着珍珠的手饰匣，上面刻着她姓氏的开头字母，她给了他一个深情的吻……此时此刻，他就要带着这份甜蜜直奔弗吉尼亚大学了。

6. 大学时代

弗吉尼亚大学虽是一所十分年轻的高等学府，甚至连校舍建设都尚未全部竣工，但却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同时也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所一手建立的“新大陆的牛津”。爱伦·坡在这所大学读书时，还能有幸在校园里看到高大且驼背的老杰弗逊视察工地的身影。

然而，杰弗逊一系列理想化的教育改革措施，最后均不幸以失败告终。所谓的“民主化”变成了无政府状态，大学生一个个只会聚宴豪饮，打牌赌博，斗殴滋事，甚至开枪决斗。当地的商人们巴不得这些大学生整天泡在消费性的活动中，以便增加自己的收入。

爱伦·坡开始在古典和现代语言系学习，他对外国语言尤感兴趣。他在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方面显示出特殊的才能。

爱伦·坡一向善于交朋友，在大学里也不例外。他也属于富家子弟之列，他们相信约翰·爱伦去世以后，爱伦·坡也会成为富人。

但他不能把真相告诉他的同学，他的父亲把他送到大学读书，每年只给他 110 美元，尽管在大学读书的费用每年要超过 350 美元。爱伦·坡不得不把带来的 110 美元全部交出，50 美元食宿，60 美元上课费。因此他从入学起就欠下了债务。他给约翰·爱伦写信，回信说没钱，有的只是一些气话。

爱伦·坡住的宿舍的门窗几乎和地面一个高度，是名副其实的“半地下室”，因而它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阴冷潮湿。

除了经济方面的苦恼之外，爱伦·坡还有另外一个烦恼。那就是他给埃米拉写的信始终没有回音。爱伦·坡不知道她有什么想法。其实是埃米拉的父亲截留了所有写给他女儿的信件，他决定为自己的女儿选择一位富人嫁出。埃米拉也有误解，她认为爱伦·坡一直不来信是因为他已经把她给忘了。怎奈爱伦·坡和埃米拉谁都没有想到，双方家长一开始就没准备让他们在一起生活。

爱伦·坡在里士满的社会生活没有为他提供适应大学生活和与那些年轻人打交道的能力。一开始，他觉得他们都很奇怪，不理解他们。许多南方的富家子弟都已经学会了打牌，他们热衷于这种游戏不仅仅是为了娱乐，而更主要的是为了赢钱。有不少学生输了许多钱。在当时的学生中，喝烈性酒也是比较普遍的，他们常常喝得烂醉如泥。

爱伦·坡见到在学生们中间争吵、打斗也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爱伦·坡描写了一次学生打仗的情景，这次打仗致使一个学生伤了胳膊，不得不送回家中治疗休养。爱伦·坡目睹了那次殴斗，因为它就发生在他的寝室门口。他看到那个学生的胳膊被砍掉有手掌那么大一块肉。

在大学附近的夏洛茨维尔小镇上，所有的旅店和娱乐场所都成了学生们过放荡生活的地方。那些旅店的老板放任学生在那里喝酒、赌博，他们知道这些学生的父母都是有钱人，怎么能看着有钱不挣呢？

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这样的环境中，爱伦·坡能不受

其影响吗？弗吉尼亚大学的注册费为 149 美元，也就是说，爱伦·坡从踏入校门那天起，就欠下了 39 美元的债务。因为他父亲只给他带了 110 美元。他没有办法摆脱陷得越来越深的债务。约翰·爱伦拒绝给他汇款交付正常的学校费用，他为此感到很羞愧。不敢与同学说出实情，结果，他只好从放贷者那里借钱。为了还债，爱伦·坡也开始赌博，他指望能赢点钱还上债，结果适得其反，输的时候多。

爱伦·坡没有喝酒的经历，现在他看到同学们几乎个个喝酒，仿佛那是男人理所当然的事。于是他也开始喝起酒来。他不常喝酒，喝的也不多。但欲望的滋长逐渐就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有时他就纵情痛饮起来，结果酒精在他身上产生了神奇的作用。

他常常手持酒杯，喝起来没完。他感到郁郁寡欢，不喝完最后一滴酒是不会放下酒杯的，酒喝多了，自然会引起极度兴奋，他开始胡言乱语，说出的话没人能听得懂。

虽然爱伦·坡饮酒、赌博，但他从来不参与争吵和殴斗。他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他最迷恋于文学，各个时代有创造性的思想，各个时代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他都涉猎。

爱伦·坡在学业上优异的表现与丰富的精神生活，简直就和他在生活上的困窘与经济上的拮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弗吉尼亚大学的图书馆馆长威廉·沃滕贝克与爱伦·坡交上了朋友，他从来忘不了那个大约有十七八岁的漂亮的学生，他经常到图书馆来寻找古老的法文书籍，主要是有关历史方面的。沃滕贝克能记住爱伦·坡是因为他长有一双乌黑明亮、表情丰富的眼睛。爱伦·坡穿得庄重得体，他是一个很乐观又很会处人的伴侣。正如沃滕贝克所描绘的那样，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经常参加体育运动了。

同学和教师都很欣赏爱伦·坡的学习能力，他的同学们学习外语都觉得很吃力，可他却能轻而易举地在很短时间内就学会。他在学习意大利语中显示出了惊人的能力，他的拉丁语和意大利语的学习成绩是全校最优秀的。他也喜欢在公众面前讲话，别人的注意更能刺激他的创造热情。

人穷往往志短，在养父拒绝给他汇钱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爱伦·坡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坐到铺着绿呢子的牌桌前，企图靠自己的心智和运气来掩盖眼前的拮据。但他的赌运实在不佳，旧债未还清，新债又缠身，这样的窘境让爱伦·坡试图一赌再赌，试图以此克服物质生活上的不遂顺以继续维持绅士风度，但此举对绅士风度的践踏又让他不得不去承受某种巨大的心理压力。

诸多无人能知的苦楚，加上对杳无音信的埃米拉的思念，还有对养父指责和斥骂的恐惧，都在挤压爱伦·坡脆弱的神经，正是这种苦不堪言的境况，才会让他沉湎于饮酒所带来的短暂轻松，牌桌上唯恐输钱引起的神经紧张、情绪波动，也只有饮酒才能帮他寻得片刻的解脱。

当然，玩牌和饮酒倒也不是他业余生活的全部内容。他的一位大学同窗回忆道：

“爱伦·坡在他住的 13 号小房间里，经常给他的同学朗读和讲故事。有时朗诵别人的诗，有时也朗诵他自己作的诗。在朗诵过程中，有时他会突然神情大变，只见他拿起一小块木炭，以一种惊人的熟练在墙上画出一些奇怪的图画。我们不禁会纷纷猜想：这个人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在他宿舍的小房间里，他创作了不少后来才得以发表的诗。壁炉里火光的阴影落在墙上，给予爱伦·坡所需要的那种奇异故事中的气氛。每当他的同学们听到他所讲述的那种

恐怖和死亡的故事时，常常会想象有一双冰冷的手向他们伸去。

爱伦·坡常常感到有必要到外面去单独思考，每逢这时，他就会迅速地离开大学，到附近的凹凸山去。在那里，他就像进入了一个美丽而平静的世界，可以尽情地遐想。他从来都没有忘记那个给他以平静和惬意的地方，后来他写了《凹凸山的故事》。这篇小说直至1845年才得以发表。在荒凉的山上独自漫游已成为爱伦·坡想象的一部分，这种想象影响了他未来的奇异小说的创作。漫步在那凹凸不平的山岭上，使爱伦·坡暂时忘记了每天的忧患。

圣诞节和新年就要来临，平日热心诱惑大学生们消费的商店老板，这时猛把一叠借据寄给这些年轻人的家长们。可想而知，当一叠借据突然出现在约翰面前时，这个吝啬的苏格兰佬会疯狂到什么程度。他统计了一下，总共有一千多美元。他才不管爱伦·坡玩牌和酗酒的背后原因，爱伦·坡出类拔萃的学业成绩也不能给他以任何慰藉，他只认定大学生喝酒、玩牌、写诗就是堕落的象征。这个做养父的，甚至只打算偿还他对校方所必须支付的数目，至于他在赌桌上所欠的债务，以及在城里商店赊欠的债务，他一概拒付。

在愤怒之下，约翰·爱伦已经丧失了理智，他不想妥善地解决儿子出现的问题，而做出了因噎废食的决定，不再供他读书了。

气急败坏的约翰·爱伦不得不亲自到学校来处理这件事。

“我不打算为你还这笔债！”他郑重地告诉爱伦·坡。

约翰·爱伦不想听儿子的解释，爱伦·坡的抗议只能使他气上加气。“你别再念书了，”他声嘶力竭地喊道，“这学

期结束你就回家。”

尽管爱伦·坡在拉丁语和法语的学习方面成绩极其优秀，被老师认为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学生，爱伦先生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他对儿子缺乏理解是致使爱伦·坡烦恼的真正原因。

爱伦·坡由于付不起债务而被迫离开学校，他遭受了很大的羞辱。按照当时弗吉尼亚州的法律，他有可能被送进监狱。

爱伦·坡由于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得离开学校，让他感到很不开心，他认为自己浪费了许多时间，失去了很多机会。在他的有歉疚的感觉中，他把自己想象成是威廉·威尔逊——一个后来他所创作的一篇小说中的人物。尽管人物所处的环境是英格兰的牛津，但爱伦·坡似乎比谁都清楚，他写的是弗吉尼亚大学的情景：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恰恰是在这所大学里，我彻底从绅士阶层堕落为下流的赌棍。我之所以坦然放荡是因为我违背了良心，丧失了德行，如果说这不是唯一的原因，那也是主要的原因。在我那帮自甘堕落的同伙中，有谁不愿意替他辩护，说他头脑不正常，怀疑这个快乐、率直、慷慨的威廉·威尔逊——牛津大学最高贵、最磊落的自费生。他的荒唐不过是年轻人的荒唐，是放荡不羁的幻想所产生的荒唐。他的错误不过是突发奇想的错误。”

小说《威廉·威尔逊》完全是爱伦·坡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经历创作出来的。

在他离开学校的最后一个晚上，他独自坐在房间里会想到什么呢？当然他会想到埃米拉，也会想为什么她不给他回信，她已经把他忘了吗？

他知道埃米拉会在家里等着他。约翰·爱伦告诉他，他可以到他的公司来工作。但爱伦·坡已暗下决心，一有机会就离开爱伦的家。

1826年12月，当学校开始放假的时候，爱伦·坡回到了里士满的家，他的母亲在等着他。

见到自己的儿子回来，她满脸喜悦之情，即使这样，爱伦·坡还是从她喜悦表情的后面看出疲倦的感觉。爱伦·坡用手摸摸她的脸问妈妈：“你病了吗？”

她勉强笑了笑说：“不用为我担心，你在家好好休假吧。”她搂住儿子，“爱伦·坡，我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明白母亲这句话的意思是双关的，因为她已知道约翰·爱伦的打算，她也在为爱伦·坡担心。

“爸爸现在怎么样？”他问。他知道约翰·爱伦的脚疼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走路得拄拐杖了。“安妮阿姨好吗？”

“他们俩都很好。”她说，“你父亲今天回来可能要晚一点。”她以一种忧虑的表情看着他说。

他回来的一路上都在想着埃米拉，现在他突然感到得去见她，不能再等下去了。

“妈妈，”他说，“我要去看一个人。”

她看着他，眼中充满了理解的表情。“为什么不能等到明天呢？你父亲回来后会有话同你说的。”

“我马上就回来。”爱伦·坡说。

在去埃米拉家的路上，爱伦·坡思绪万千。他感到离那心爱的姑娘的家越近，他的担忧越重，他似乎觉察到他母亲看他的眼神有些异样。会不会是曾经答应嫁给他的埃米拉已经移爱别人了呢？

在罗伊斯特家门前，他发现了更令他感到疑惑的事情。

埃米拉不在，没人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也没人请他进屋等候。从前他备受欢迎的地方，如今似乎成了陌生人的家。

爱伦夫人料到他会失望地回来。

“我不明白，”他喃喃自语道，“我不明白。”

母亲把她知道的情况告诉了他。埃米拉的父母没收了他的所有情书，想另择豪门，最后把她嫁给一个上了年纪的有钱的商人，埃米拉也随之离开了里士满。这消息不异于晴天霹雳，实在让爱伦·坡难以忍受。

同父亲刚刚见面的时候，爱伦先生还是很客气的。爱伦·坡也尽量表现出友谊。早年爱伦先生对他的善良又浮现在他的脑海。爱伦·坡始终弄不明白毛病出在哪里，是什么事情使这所有的感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呢？他不能明白，自己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学生那样，由父母出资让他念大学。

短短10个月发生的一切，回想起来就像一场噩梦。当1827年的新年钟声敲响时，它提醒爱伦·坡就要满18周岁了，满18岁就代表已经成年。但对于他的将来有什么安排，他父亲只字未提。但他们还是经常吵嘴顶撞，他觉得这样下去太没意思，只是浪费时间。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爱伦·坡逐渐意识到，他的父亲根本就不关心他的将来。他打算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计划。

“我准备做一名律师。”有一天他对母亲说。但他父亲拒绝同他讨论这件事。

爱伦·坡的麻烦事越来越多。威胁的信件从那些他欠人家钱的地方一封接一封地邮到家来。当他求他父亲给予帮助的时候，回答总是拒绝。爱伦先生不明白这不单单是爱伦·坡的耻辱，这对他来说也是十分不光彩的事，但他宁肯忍受不荣誉的骂名，也不愿替儿子还债。逼得爱伦·坡只好向别

人去借钱，但他一时还借不到那么多的钱还债，只还了一小部分。

2月份也没有给爱伦·坡同他父亲的关系带来什么变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爱伦·坡向费城的一家公司写了一封求职信，怎奈这封求职信辗转又到了约翰·爱伦手中，反而变成了这个年轻人企图远走高飞的一个证据，也给了养父责难他的机会，并因此下了最后通牒：

爱伦·坡若是还想寄居在爱伦家中，就必须听从养父的一切安排。只给爱伦·坡一个晚上的考虑时间，去留与否由他自己抉择。

爱伦·坡彻夜未眠，最后，孤傲的他决定出走，从此漂泊四海，也要以自己的才华换来可以抬头挺胸做人的荣誉，而不必屈服于养父的意志之下。

1827年3月19日清晨，爱伦·坡平静而坚定地告诉养父：个人的意志自由应是至高无上的，他不可能放弃自身的天赋与才华。

这让约翰暴跳如雷地命令爱伦·坡立刻滚出家门，爱伦·坡也没多做停留，当下回房拎起自己装有手稿的小箱子，就此不回头地告别了16年来寄人篱下的生活，义无反顾地出外开创属于自己的天下。

他去了里士满的县政府招待所，他身上只有一点钱。在那里他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他写道，他所有的痛苦都是由于他父亲对他缺少关爱造成的。他说他已下定决心离开家，他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他一定能找到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不会像他父亲那样的对待他。

爱伦·坡决定尽快离开里士满，在镇里他找不到工作，也没人帮助他。他写给父亲的第一封信没有回音。在绝望

中，他又给他写了第二封信，求爱伦先生把他装有衣服和书籍的箱子寄给他，再给他去波士顿的旅费。

在信中爱伦·坡写道，他已经一天多没吃饭了，夜里没有住处，只好在大街上徘徊。在信的末尾，他心酸地写道：“我连一分钱也没有了。”

到波士顿的船票只有 12 美元。爱伦先生没有给他寄去这笔钱。爱伦·坡说他打算在 3 月 24 日星期六离开。当他徜徉在里士满的大街上，感到不幸和饥饿的时候，他心怀恐惧，他有可能由于债务而突然被捕入狱。他认为自己改个名字则比较安全一些。由于他喜欢法语，于是便想到了起一个法国人的名字。他给自己起的名字是：亨利·勒·雷内。

他准备动身的时间——星期六，马上就要到了。当他觉得已经完全失去可能收到钱的希望的时候，他接到母亲派人送来的一封密信。信中包含着他需要的那笔钱，她还寄予了深深的爱意。

第二天，这个不幸的“亨利·勒·雷内”登上前往波士顿的船。那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的作品首次问世的地方。

7. 第一本诗集出版

早在弗吉尼亚大学读书时，爱伦·坡就知道素有美国“文学之都”之称的波士顿，是美国几个大的出版中心之一。在那里，出版一本诗集可以用最快的时间就受到评论家和读者们的注意。

1827年4月的一天，爱伦·坡走在波士顿的一条大街上，他偶然往一家不大的印刷厂的窗户里面看，他看见里面有印刷机。然后他发现站在门边的一个年轻人正朝着他微笑。

“你有什么需要印刷的活吗？”那个年轻人问。

爱伦·坡迟疑了一下说：“没有，现在没有。”

“我这里什么活都能做，而且价钱也便宜。”那个年轻人热情地说。

爱伦·坡摇了摇头。“我倒是想印点什么，但现在还不成。”

“你想看看这个地方吗？”那个年轻人问，“为什么不进来？”他的热情几乎近于拉爱伦·坡进去。

爱伦·坡进去之后环视了一下四周，看到一切都井井有条，便问：“您是老板吗？”

“是的，你认为这里怎么样？”他说，“你住在城里吗？”

“我从里士满来，”爱伦·坡说，他想了一会儿又说，“我叫亨利·勒·雷内。”

他们笑着握了握手，“亨利，”那年轻人又重复了一遍，

“你就叫我卡尔文吧！”

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坐下谈话，卡尔文说：“请原谅我的冒昧，我有一种感觉，我认为你有什么东西要印刷。”

“是的，”爱伦·坡说，他看着卡尔文，脸刷地一下变红了。“但我也得跟你说实话，我没有钱付印刷费。”

爱伦·坡从家里出来时只带了不少东西，其中主要是他的诗作手稿，有些诗还是他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写的。他最喜欢的是关于一个名叫帖木儿的国王的一首充满了想象的长诗。

“或许以后你有机会印它。”卡尔文说，“我愿意在任何时候为你效劳。你打算找工作吗？”

“是的。”爱伦·坡阴郁地说。他觉得自己不容易找到雇主单位，他也不敢奢望自己的诗有印刷出版的可能。但听了卡尔文的话之后，他的心立刻充满了希望。他开始憧憬在印刷的纸页上看见他自己写的诗，看见用大号字母印刷的标题《帖木儿》。

爱伦·坡受到鼓舞，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得找到一种把自己的诗印成书的办法。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经常到卡尔文的印刷厂去。但寻找工作的努力还是没有成功。有一天，他认为他不能再等下去了，便带着诗稿去了卡尔文的印刷厂。

“什么时候你能开始给我印诗？”他问。他们讨论过价钱，他知道他的朋友只会向他收取比成本稍高一点的印刷费。

卡尔文愉快而惊异地注视着爱伦·坡，他心里明白，爱伦·坡只能付给他一点钱。“你真的很需要它出版吗？”他问道。

“是的，”爱伦·坡说，他把诗稿递给卡尔文，“请开始印吧，越快越好。我可以事先付给你钱。”

卡尔文笑了。“那倒没有必要，明天早晨我就开印，先给你印 50 份。”

“我来帮你干活！”爱伦·坡兴奋地说。

第二天，卡尔文就开始印爱伦·坡的第一本诗集。诗集中包括《帖木儿》和其他几首短诗。在诗集的序言中，他写道：“构成这本小书的大部分诗均写于 1821 年至 1822 年期间，当时作者尚不满 14 岁。这些诗篇当然不是为了出版而创作的，为何现在出版这些诗，这只与作者本人有关。对于那些小诗，需要说的只有一句话：它们也许具有太多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意味，不过这些诗毕竟出自一名少年之手，这名少年对这个世界尚一无所知。诗只能出自他的心底。”

当诗集《帖木儿及其他诗》的铅印本拿在爱伦·坡手上的时候，他的兴奋程度可想而知。但美中不足的是，书中没有出现他的名字。在该印作者名字的地方，只印上了“一个波士顿人”。

为什么诗集没有印上他的名字呢？为什么作者只是简单地称他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居住在波士顿的人呢？亨利·勒·雷内是怕警察局认出他的名字，因付不起债务而捕他入狱吗？这种可能也是有的。

在《帖木儿》这首诗的一开头，我们就发现这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国王，在垂死之际，把他一生的故事讲给教堂里一个神圣的人听。这个故事对于一个虚度了一生的人来说是一个悲哀的故事。帖木儿出生在一个卑贱的农民家庭，后来变成一个残忍的国王。垂死的人已经意识到，在他的疯狂的一生中为了争权夺利，而失去了一个年轻姑娘的纯粹的

爱，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损失，但现在为时已晚。

爱伦·坡还在为失去了埃米拉·罗伊斯特而懊悔和悲伤。这首诗他是在责怪因攫取权力而毁掉了爱情呢？还是在责怪他自己？他认为自己是由于离开里士满去大学读书而冷落了埃米拉，所以才失去爱情的。正像帖木儿为了权力欲而失去了纯真的爱情一样。

1827年5月，《帖木儿及其他诗》印装完毕，那是一本只有40页的小册子。印了50册，售价只有12.5美分。

这位贫困潦倒一生的诗人，若是能看到未来，他该会有多么的兴奋和欣慰啊。如今，第一次印刷的那本小册子，现在只剩下四册。1919年它的售价就是每册1.1万美元以上。在今天，在诗人诞辰200周年之际，这本小册子该是价值连城了。

诗集自费出版的结果是让他更加潦倒。他用口袋中最后几个硬币买下两册寄送出去，拜托别人写书评，但反应不佳，最后，他连支付住宿的费用都快要拿不出来了。

欲以这本薄薄的诗集问鼎美国诗坛的计划落空了。评论界对诗集毫无反应，没有销路的诗集把他原本不多的钱掏个精光，连房东也渐渐失去耐性。

现在他只好接受现实，除了钱没有了之外，他什么希望都没有得到。他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埃德加·爱伦·坡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军队。尽管他明明知道军队的生活是根本不适合他的，但他除了参军，再没有其他的选择。他的处境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8. 军旅生涯

1827年5月26日，爱伦·坡再次使用假名埃德加·佩里，虚报年龄22岁，参加了美国军队。这一年的整个夏天，埃德加·佩里就和炮兵战友一同驻守在波士顿湾入口处的独立城港口。他没忘记给养母弗朗西丝·爱伦夫人写信报平安，同时也和亲哥哥威廉·亨利·坡取得联系。爱伦·坡还给当时已在波士顿一家杂志社任职的威廉寄去了他的《帖木儿》，据说后来，威廉曾根据爱伦·坡与埃米拉的热恋故事，写成了一部浪漫小说。

不久，他便离开波士顿，随着连队迁移到南卡罗莱纳州东南部查尔斯顿港的沙利文岛驻防。这里是美国独立革命时，由莫尔特里将军在岛上所建立的一个要塞，南北战争时，南方政府在莫尔特里要塞发动叛变，内战就此爆发。在这里，爱伦·坡经历了他一生中一种新鲜的、有刺激性的时期。沙利文岛是狭窄的一长条沙土地，是多种鸟兽和昆虫的栖息地。爱伦·坡热爱大自然，经常徜徉在岛上，观察那些珍奇鸟兽的生活。他认为在这个岛屿上，一定发生过殊死的残杀，人们梦想在那里寻找到金银珠宝。

爱伦·坡将自己在岛上观察到的每一个细节都储存在记忆之中，15年后，他就利用他观察到的那些东西，完成了享誉世界的著名小说《金甲虫》。

故事的情节就发生在沙利文岛上，爱伦·坡把荒岛描绘得像照片一样的逼真。他说那是一座非常奇怪的岛，差不多

全由海沙构成，全岛长约三英里，最宽处不超过四分之一英里。岛上林木稀疏，只有一些低矮的植物，看不到一棵高大的树木。但岛上的空气非常新鲜，而且充满了花香的气息。

由于爱伦·坡日常谈吐流露出的文学才华使他很快就被调到营部去担任文书，这让他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更多了。孤寂的爱伦·坡诗兴大发，投入了长诗的创作。

栖身于沙利文岛的爱伦·坡，当时的生存境况就如同一种灰色的、茫然的“悬浮状态”，上不到天堂，下不到地狱。当时美军服役的期限是五年，可想而知，爱伦·坡在表面上是忠于职守，但在内心肯定是愁苦无限。

1828年12月，爱伦·坡的部队离开沙利文岛前往弗吉尼亚州。当了16个月的普通士兵，把他弄得挺沮丧。他非常想离开军队，不想完成五年的服役期。在这方面，唯一能帮助他的人是爱伦先生。爱伦·坡屈尊地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对自己在弗吉尼亚大学读书时的所作所为表示歉意。

爱伦·坡知道，不得到他父亲的允许，他是不可能离开军队成为一名作家的。在信中，他还问父亲，他是否可以进入纽约州的西点军校。如果他不得不留在军队的话，做一名军官要比当一名普通士兵强得多。像爱伦先生这样有钱又有社会地位的人去申请，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被拒绝的。只要爱伦先生肯花点钱就可以了。

1829年的新年钟声带来一个喜讯，那就是爱伦·坡被提升为士兵中的最高军衔军士长。但这也没有使他高兴起来，更没有改变他想离开军队的初衷。但他还是写信向养父母告知了这一晋升消息，同时表明希望早点退伍。他要养父明白他并不是跟他要钱，只是希望他给瓦尔德中尉写封信，

那样他就可以提前退伍了。然而爱伦·坡从荒凉的驻地发出的求助，犹如石沉大海，音信杳无。

正当爱伦·坡怀忧丧志之际，突然接到约翰发自里士满的亲笔信。说养母弗朗西丝病重，望爱伦·坡火速回家。偏偏造化弄人，等他请下来假于3月1日清晨离开驻地，日夜兼程赶到家时，还是没能参加上3月2日早上在里士满举行的葬礼。他的母亲已于2月28日溘然长逝。

爱伦·坡赶到家时已是3月2日晚上。第二天，他到墓园祭拜了养母弗朗西丝，3岁那年他送别了生母伊丽莎白，14岁那年辞别了斯坦纳德夫人，如今20岁的他又不得不和养母弗朗西丝诀别。生母的早逝让他变成了幼年遗孤，如今养母又撒手人寰，这时的他虽然人在军中服役，但心却在悬浮状态，一想到自己的处境和瞻念未来，爱伦·坡感到一筹莫展。

爱伦夫人的去世多少改变了爱伦先生对他的态度，一直不支持养子提前退伍的约翰，这会儿对爱伦·坡想去西点军校而必须先退伍的事倒是逐渐接受了。让自己的养子走上军官仕途，既可为他爱伦家族的门庭增添荣耀，更可让爱伦·坡不出现在他的眼前。

终于如愿以偿退伍回家的爱伦·坡，在养父约翰的支持下，开始寻求当地名人为他进西点军校出面推荐。5月7日，爱伦·坡带着几封推荐信和养父给他的50美元直奔华盛顿。推荐者在推荐信中，对爱伦·坡大加赞扬，说他已经忠实而合格地服了兵役，他还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指挥官写道：“他的品行很好，从来不饮酒。”他在里士满的一位朋友的父亲在写给国防部的推荐信中说，爱伦·坡是一个具有非凡能力的年轻人。

尽管爱伦·坡在约翰·爱伦家生活了16年，但爱伦并不相信自己的儿子有创造性的天才。在他写给国防部秘书的信中写道：“阁下，他与我什么关系都没有。”

爱伦·坡进西点军校的申请书和推荐信都交到了国防部，但这些材料照样都埋在了档案室的文件堆里，要等多长时间才会有答复，谁也说不准。爱伦·坡则由华盛顿辗转来到巴尔的摩。忧虑的日子还没有结束，悬念更是折磨人，需要挣扎的日子还会很长。

爱伦·坡想在被军校录取之前再出版一本新的诗集，他把自己的每一篇新作品，先寄给一些有名的诗人、作家或者在文坛上颇有影响的人，想借他们的评论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从而跻身于文坛。

等待军校通知的爱伦·坡，为了节省开销，他暂时住到一所寄宿学校，有的时候甚至不吃中午饭，整个人像着了魔似的废寝忘食地工作着。他愈是强烈地感到自己是个诗人，他就愈是深知自身的文学修养有待提升。他继续如饥似渴地阅读英国和德国浪漫派作家的各类作品，他一心一意要弥补上这几年在军旅中的损失。他就这样一边广泛阅读，一边修改自己准备出版的作品，同时还积极拜访文坛名人，爱伦·坡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自己的未来人生是一片空白。

爱伦·坡带到巴尔的摩的主要作品就是一首最富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诗，他给这首诗起了一个怪异的名字叫《阿尔·阿拉夫》。后来，他在致出版商艾萨克·利的一封信中说：“诗名《阿尔·阿拉夫》出自阿拉伯传说中的一个地名，那是介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一个地方，人在那儿不受惩罚，但也得不到他们认为天堂才具有的平和与幸福。”

有一天，爱伦·坡把自己的诗寄给一位知名的作家威

廉·沃特看，他们是在里士满相识的。威廉·沃特给了一个不怎么样的评价，但爱伦·坡并不想深究它是夸奖还是批评，而是把他的评论附在自己的诗稿上，直接奔赴费城去拜见《美国评论》（American Review）的主编罗伯特，对方于是把爱伦·坡推荐给费城的一家出版社。那家出版社说可以出版爱伦·坡的诗集，可是，出版社并不愿意为爱伦·坡这个新诗人的诞生而承担经济风险，坚持在得不到保证金的情况下就不能印刷。

无可奈何，爱伦·坡只好再次向养父求援，他在信中解释说，爱伦先生的最大风险不过损失 100 美元，说不定还会赚一笔钱，但约翰·爱伦毫不考虑就拒绝了爱伦·坡的请求。

几个星期过去了，西点军校方面一点消息也没有。爱伦·坡有些心急了，他决定再去一趟华盛顿，准备找国防部长谈一谈。由于身上所有的钱只够用来支付宿舍的费用，他徒步走到华盛顿，然后又从华盛顿走回来，距离约有 80 英里。

从国防部秘书那里获悉，直到下一年或者更晚一些时候，才可能有他的位置。爱伦·坡能做的，只有回去等候通知。在这忧心忡忡等候的几个月中，他得小心翼翼地保护好自己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每一分钱，过着几乎难以忍受的苦日子。回到巴尔的摩后，他把去华盛顿的情况写信告诉了父亲，没想到，约翰立刻驳回了爱伦·坡想要“回家”小住一段时间的请求。

其实，当时约翰·爱伦正忙于续弦再娶之事，他也猜到了爱伦·坡必定会认为他的这种做法是对已故妻子弗朗西丝的反叛。养父既然能如此绝情地表态，就是蓄意让爱伦·坡

对里士满那个独特的“家”断了念想，这也让爱伦·坡投奔自己真正的亲属的热望再次燃起。

爱伦·坡一向认为，只要有一线希望，还是不去打扰祖母为好，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境况，祖母孀居，只靠政府发给的一点补贴。姑妈玛丽娅·克莱姆也失去了丈夫，膝下还有一个小女儿，她只能靠给别人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挣点钱勉强度日。除此而外，他的亲哥哥威廉·亨利·坡也住在那里，而且工作不固定，收入也很微薄。看来他现在只好投亲祖母家了，暂住一时再说。

8月的一天，爱伦·坡带着他所有的一点东西，来到位于威尔克斯街祖母和姑妈她们住的一座小房子。

一个淡黄色头发的小女孩打开了门，喊了他一声“埃迪”，这是他的小名，他听起来也备感亲切。那小女孩名叫弗吉尼亚，是他的表妹，只有7岁。看她那蹦蹦跳跳高兴的样子，他觉得自己是受欢迎的。

他的姑妈玛丽娅微笑着来到门口亲吻他，“看到你我真高兴，埃迪，”她说，“你就在我们这里住下吧。”

“我希望不会打扰你们。”爱伦·坡说，“我知道家里很挤，我不会住太长时间，西点军校那面一来信我就走。”

“唉，埃迪，不必多虑，总有你住的地方。”

他去见祖母，老妇人已经不能走路了，坐在椅子上冲他微笑。自从丈夫死后，她就一直同克莱姆一家人住在一起，她从政府那里领取的补助是她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正当他们谈话的时候，一个又瘦又高的年轻人走进来，他长长的头发没有梳理，穿的衣服也不洁净。

“欢迎你到我们家来！”他说，并且试图高兴起来，但在他的笑容之下，爱伦·坡能感到有一丝绝望。

“亨利!”爱伦·坡说,当亨利同他握手的时候,他感到哥哥在颤抖。“你不舒服吗?”他焦急地问。

亨利坐到椅子上的动作似乎很疲倦。“没事,过一会儿就好了。”他说。

爱伦·坡发现他姑妈的眼神显得很忧伤。他的哥哥才只有22岁,但身体状况极其不佳。爱伦·坡早就知道亨利有病,但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这使他感到惊骇。这个人会是4年前到里士满去看望他的那个男孩子吗?他曾经同他热切地商讨过到海外旅行的事。亨利患的是肺病,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休息和治疗是必需的,但为家庭生计所迫,还得出去做石匠活。

这个不幸的家庭本来住的就很拥挤,再住进去一个不幸的人,其拥挤程度可想而知。家中的钱连维持最低的生活费都不足。

但爱伦·坡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写作,也没有放弃寻找出版商发表自己作品的企图。创作的激情在他的内部燃烧。有了栖身之处,爱伦·坡更加拼命地潜心写作,很少离开姑妈家的那间斗室。后来,当哥哥病重时,整天被剧烈的咳嗽震得全身发抖,当他有点力气时,就躺在床上唠叨起当年在南美洲的各种冒险、奇遇和轶闻。爱伦·坡根本无法看书写字,在这种时候,他就索性一边尽力照顾哥哥,一边细心捕捉哥哥讲的那些神奇故事中动人的细节,为日后创作累积素材。就是他生活在这种人生低谷的时期,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他坚信他的诗作《阿尔·阿拉夫》迟早能找到出版商。

早些时候,他结识了一份杂志的主编,他叫约翰·尼尔,是一位有一定知名度和一定影响的作家。爱伦·坡把他

写的一些诗寄给他，虽然尼尔没有把他的诗印成书出版，却在他的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同时还写了难得的评语：“且让作者自以为它们就是美国诗人迄今仅见的最杰出的诗句吧，倘若埃德加·爱伦·坡能把自己惊人的潜能更加彻底地表现出来，未来一定会写出更绝美不凡的作品。”此话乃是爱伦·坡早期所听到的最受鼓舞的话，即使多年后，他仍是铭记在心。

看样子更大的成功就要来临了。11月，巴尔的摩哈奇和邓宁出版公司同意出版爱伦·坡的诗集。

1829年年底，他的诗集印出来了。那是一本薄薄的、蓝色封皮的小册子。书的封面上印着《阿尔·阿拉夫、帖木儿及其他小诗》几个大字，书名下面是“埃德加·爱伦·坡著”，不再是没名没姓的“一个波士顿人”了。

一霎时，爱伦·坡感到过去的一切烦恼、孤独的时光、饥饿的日子以及对未来的忧虑，都变得不重要了，他将开始新的生活。

诗集到手之后，爱伦·坡立即寄给一些刊物的编辑，等待他们的评论。同时暂别姑妈一家人，应养父的召唤赶回里士满欢度圣诞节和新年。

在故乡再度和昔日的朋友们相聚，爱伦·坡免不了要把自己的新诗集当成礼品来馈赠对方。其间还一度应老友请求，披露自己这几年在海外的行踪等等。由于他认为那几年军营生活跟他这已经出版的两本诗集的诗人太不搭调，于是就用了到东印度、圣彼得堡的一趟漫游历险的神话代替了。他无非是想用这“无中生有”的一页去取代他因养父的关系而不得不辍学的那段耻辱，以及因走投无路被迫从军的尴尬。他就用他那当过海员的哥哥在姑妈家的阁楼上经常唠叨

的那些故事，虚构出这段活灵活现的海外游记来，让自己如今的形象更加光彩。

爱伦·坡回到家中，爱伦先生对他的态度尚且可以，劝他安静地呆在家里等候西点军校的录取通知。新的一年又在爱伦·坡熟悉的环境中开始了，在爱伦家的生活，有仆人伺候，有好吃的食物，这使他回想起在外流浪岁月的艰辛。这一切又使他想起死去的养母，还有埃米拉和斯坦纳德夫人。总之，所有的回忆都无法让他愉快起来。他认为家中的生活再安逸，也无法锁住他的心，他的追求。

当他看到父亲在院子里绕着房子拖着一只受了伤的腿走路的时候，看到他那痛苦的样子，他也不时产生怜悯之心，他已意识到爱伦先生的健康情况在恶化。但他心里也非常清楚，他对自己儿子的气愤并没有完全消除。

其实，爱伦父子也很难长久相安无事，就在他回家过年这段时间，也没有避免冲突。谁知不甘寂寞的约翰偏偏对自己已故的妻子的姐姐安妮打起了主意，并打算在妻子去世一年后正式续弦。爱伦·坡一眼就看出这一动机的不纯，遂有意无意地从中作梗。这一近乎干预的不友好的态度几乎让养父气炸了肺。

看来，爱伦·坡是呆不下去了，可去的地方唯有巴尔的摩姑妈的家。

诚如国防部之前的安排，爱伦·坡于1830年3月收到华盛顿来函，他已被第一个录取了。7月1日在隆重的开学典礼上，只见爱伦·坡兴奋地体验了亲身参加西点军校新生入学宣誓独有的那份骄傲。

不过，这种快感只是一瞬间的事，在校规和作息时间一宣读之后，爱伦·坡立刻意识到，这比他曾经作过的最坏

打算还坏。连日常生活中最细节的地方，都被校方仔仔细细明文规定着，更有甚者，在没有教官允许的情况下，士官生不得擅自阅读小说和诗歌等文学作品。

进入西点军校以后，爱伦·坡天一亮就得起床，不到深夜不能就寝。从一开始，他就对这种军事生活少有兴趣。他原打算用半年的时间就能完成西点军校的学业。他相信以他的受教育的程度以及他的军队生活的经历，完全是有可能的。但现在创作的冲动占据了主导地位。像过去一样，约翰·爱伦还是不给他寄钱。爱伦·坡除了学费之外，从家中什么也得不到。

不久，爱伦·坡听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他的养父又结婚了。一个时期以来，约翰·爱伦与一个到里士满来访问的美丽的纽约女人来往频繁，她叫露易莎·加布里拉·帕特森。不久，33岁的她便成了约翰的第二任妻子。这对爱伦·坡来说意味着与家庭关系的结束。他本来就感到自己没父没母，感到缺乏关爱，感到孤独，现在他就感到无家可归了。觉得自己像一条在海上漂泊的船，不知会被波浪推到何处。而在约翰的心目中，能把养子送进西点军校深造，已经是他尊重前妻临终的遗愿所做到的最大努力了。

军校不但放假少，让人发呆的时间更是没有。在这种机械枯燥紧张的训练日子里，埃德加·爱伦·坡的神经衰弱与心理失衡日渐严重。爱伦·坡本来就早熟，在其他同龄人才刚刚步入青春期时，他就已经进入人生巅峰状态。如今，当他的同学一个个正血气方刚、朝气蓬勃时，他开始出现未老先衰的征象。

最让爱伦·坡痛苦的是，每当灵感在脑海中如潮水般涌动时，他却不能当下拿起纸笔把它们记载下来，只能是心不

在焉地举枪操练、射击，或是站岗执勤。

爱伦·坡就这样心不甘情不愿地以他少尉军官的资历，对教官和教官长总是冷眼相看，于是很快就在新生当中建立起一种不合群的形象，逼得教官和教官长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年幼的士官生对他更是敬畏有加。

1830年10月，爱伦·坡和另外两个同学合住的三楼28号房间很快就成了校方管理部门最感头痛的地方，因为那儿不时会传出一些押韵的讽刺诗和语气刻薄的玩笑话。

最糟糕的是，这样的军校生活再次诱发了爱伦·坡喝酒的冲动，殊不知每一次举杯，都在加剧他的神经耗损与心理失衡。起初，他只是想借酒浇愁，然而，事与愿违，酒反而大大刺激了他的大脑皮层，让他更加难以入睡。

爱伦·坡常会在半夜时爬起来，面对空荡荡的屋子，然后把压抑在心底的幻象和奇诡的诗句写在稿纸上。现实中难忍的环境和记忆中罗曼蒂克的情感体验形成巨大的反差，爱伦·坡就在这个时期写出了意象奇特且气氛悲凉的诗《致海伦》⁴¹。那是一份对美貌绝伦的斯坦纳德夫人的怀念。爱伦·坡也就是从这位美貌的少妇身上体验到那种炽热的激情的，如果没有那份异常甜蜜的追忆，也就不会创作出如此惊世的诗篇。

9. 成功的开端

爱伦·坡觉得自己在西点军校不开心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他开始破罐子破摔，不去上课，不出操，故意违犯校规，他只求学校早日将他开除。

现在任何事情都阻碍不了爱伦·坡的创作热情。他一意孤行，根本不把学校的规章制度当回事，教官们对他颇有微词。但还不是每个教官都持相同的看法，西尔韦纳斯·塞耶上校听说爱伦·坡会写诗，就很感兴趣。塞耶上校让学员把爱伦·坡的诗拿给他看，等他把爱伦·坡的诗都看完后，他让人把爱伦·坡叫到他的办公室，并对他说：“你有非凡的写诗才能，你就没想过将你的诗出版吗？”

“我连做梦都想。”爱伦·坡热切地回答。

西尔韦纳斯·塞耶上校冲他微微一笑说：“学员们都认为你写的诗好。如果诗集出版了，我敢肯定他们都会高兴地去购买。”

得到塞耶上校的鼓励，爱伦·坡提出一个计划：在诗集出版之前，每个学员先交 75 美分，这样，诗集就能保证在印刷前售出 200 册。

“这个主意很好。”塞耶上校说。

学员们都同意交钱，于是爱伦·坡就给纽约出版商伊拉姆·布利斯写信商议此事，出版商同意以这样的条件出版他的诗集。还没等诗集出版，爱伦·坡的诗人形象已在西点军校迅速树立起来了。

然而学校生活的烦恼加之几乎彻夜不眠的写作让爱伦·坡的健康状况空前恶化，结果他大病了一场。在等待纽约出版诗集期间，他给养父约翰·爱伦写了一封很绝望的信。在信中他告诉养父他病得很厉害，主要是因为不习惯军事生活引起的。如果爱伦先生能早一点允许他离开，他是不可能得这么重的病的。“我全身无力，我也没有精神头去写我的感受。我没有钱，没有朋友。我给我哥哥写过信，他也是无能为力。”

他在信中不得不再次屈尊地请求父亲再给他寄一点钱，快一点，还请求原谅他过去的出言不逊。可从爱伦先生那里，既不见钱，也不见回信。

1831年1月28日，西点军校动用军事法庭，以不履行义务罪，不遵守秩序罪，决定解除士官生埃德加·爱伦·坡的军籍，将他开除学校，并于3月6日生效。听到军事法庭的判决后，爱伦·坡整个人像是犯人获得释放一样，提前两周就离开了那让他心力交瘁的西点军校。

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他于2月20日抵达纽约，然而下船后他已身无分文，只好再次向里士满发信求援，岂知他的信在养父那儿足足放了两年都不曾启封。

给爱伦·坡出版诗集的纽约出版商伊拉姆·布利斯破例预付了爱伦·坡一些稿酬，让他渡过了难关。有时伊拉姆·布利斯还邀请他共进午餐。爱伦·坡下定决心要去敲纽约每一家报馆的门，但每次都是碰了一鼻子灰的下场。

1831年4月，一本124页的绿色封皮的书在纽约城问世了。封面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字：“埃德加·爱伦·坡诗集”。

这是爱伦·坡出版的第三本诗集，其中包括他最好的

11 首诗《帖木儿》、《阿尔·阿拉夫》、《致海伦》等。他在这本诗集的扉页上写道：“谨以此书献给合众国军校的全体士官。”可是，他们一定会觉得眼前的作品，根本不像当年从 28 号宿舍传出来的那样过瘾又令人捧腹的作品，他们熟悉和渴望的还是那种充满嘲讽、讥笑和俏皮的双关语。

诗集出版后，菲薄的稿酬让他偿清了旅馆的费用。这本由一个年轻又不出名的诗人写作的诗集，没给纽约的文学界留下什么印象，成功再次成为美梦。里士满的家不会再接纳他，唯一可去的地方，仍是巴尔的摩玛丽娅姑妈家，也只有克莱姆夫人会随时欢迎这个苦命的流浪汉的来到。

经过几天路上的颠簸，终于抵达巴尔的摩的姑妈家，当他再次回到那拥挤的房子时，等待着他的仍然是长此以往的贫困生活。

已经长成一个大女孩样子的弗吉尼亚兴奋难抑地跑来迎接远道而来的表哥。想不到侄儿会来的姑妈则扔下手中的针线，立即伸开双臂把这个游子搂到怀里。脸上已无血色的哥哥威廉则抬起无力且微微颤抖的手，握了握弟弟的手以示欢迎，就连瘫痪在床的祖母的脸上也露出笑容。爱伦·坡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步上他熟悉的阁楼，打开他那小行李箱，看样子他命中注定要在这里寄居多年，而哥哥的日子看来不多了。

为了谋求报馆的编辑或小学教师的职业，爱伦·坡每天都要出去奔走，但均无结果。8 月 2 日，哥哥威廉病逝，享年 24 岁。这对爱伦·坡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从此爱伦·坡在姑妈心中的地位就更加重要了。克莱姆夫人是个饱经磨难的寡妇，又是个心地善良、待人诚恳的女性，她深知爱伦·坡需要一个人像慈母般地关怀他，也情愿让这个小侄

儿和自己的女儿同享她的母爱。

在爱伦·坡短暂的一生的后二十年中，克莱姆夫人所扮演的角色就像当年的弗朗西丝·爱伦夫人一样。现在，他和祖母、姑妈还有表妹三个女人相依为命，他深知写作是自己得以养家糊口的唯一手段，只有靠发表作品挣来稿酬，方可改善目前的生活困境。

爱伦·坡坐在屋檐下狭小而闷热的阁楼里内心充满了绝望。他的生活道路布满了荆棘，他的计划总是落空。哥哥死后，他变得更加孤独。孤独对于才情俱茂的人来说是最痛苦的。

有一天，他从阁楼窗口往外望去，不安定的视线忽然在院子里晒在绳子上被风吹得啪啪作响的礼服处骤然停住，他和邻家女孩玛莉的目光相遇了。此后，爱伦·坡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去找她，他们的约会大约持续了一年。

这个女孩由于爱伦·坡的关系而被自己的女友们疏远了，但谁教爱伦·坡一向看不起那些无知的人。爱伦·坡平时的性情还算温柔，但爱起来却很疯狂。一个仲夏的晚上，爱伦·坡突然抓住玛莉的手，央求和他订婚。当然女孩并没有回答他，只是径自往回家的方向走去。回到家，玛莉的哥哥愤怒地问她：“难道你真的要嫁给那个穷小子？他连自己都养活不起。”

有一天晚上，玛莉还像往常一样，在家中的客厅里静候爱伦·坡的到来。眼看快到十点了，他还没有出现。忽然，空气中飘过来一阵酒味，爱伦·坡的身影进入了她的眼帘。原来今晚他和几位西点军校的老同学去一家饭店叙旧，才喝下一杯酒就醉了。

不多一会儿，两人便发生了剧烈的口角，玛莉直奔自己

母亲的房间，紧追在后的爱伦·坡也跟着闯了进去，玛莉当时真的是吓坏了。镇定的母亲听到爱伦·坡大声嚷嚷道：“我只是想跟您的女儿谈一谈，没有别的意思，要是她不出来，我就不走。”

“你这是耍无赖！”她母亲不客气地说。

“谁说的！”爱伦·坡反驳道：“她可是对天发过誓，要做我的妻子的。”

这场意外的风波之后，玛莉中止了和爱伦·坡的约会，但爱伦·坡还是一直给对方写信。有一次，玛莉打开他给她的信，看到爱伦·坡竟然指责她是个铁石心肠的女人。同时，爱伦·坡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诗，大肆抨击世间女子的轻佻与变心，口气空前激烈。

这场闹剧似的恋情落幕后不久，玛莉·杰弗罗小姐就离开了该地。谁会料到，多年之后命运又安排他们再度相遇，而在22岁时所经历的这段罗曼史，日后也在爱伦·坡的作品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1832年春夏相交之际，爱伦·坡为了探望病中的养父，又回了一趟里士满，然而约翰的第二任妻子根本不把他视为家中的一分子，还当着爱伦·坡的面对丈夫说，她和这位不速之客“犯冲”，原因是她担心约翰一看见爱伦·坡就会想起前妻弗朗西丝。这趟糟糕的省亲，加深了爱伦·坡对这个家的失望，也更坚定了他离开的决心。

1832年，写作成为蜗居在阁楼上的爱伦·坡最主要的生活内容。也正是在这一年，爱伦·坡开始慢慢爬上成功的阶梯。这期间，他运用自己美妙而丰富的想象力，开始创作另外一种类型的文学作品。由于忧患和劳累，使他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但他从来没有放下那支神奇的笔，那是一支从

未有过作家能进入的奇妙世界中描绘奇妙人物、充满了想象的彩笔。

在这种紧张而单调的创作生活中，唯一能给爱伦·坡带来调节的，便是他同城里妙龄女孩子们的交往。

那些女孩子个个身穿绣花长裙，脚踏缀有小玻璃球的宽松拖鞋，在那尚未褪色的维多利亚地毯上，伴着动听的钢琴声翩翩起舞。每当那美妙的音乐和难忘的情影掠过，无不使爱伦·坡宛若置身于仙境中一般。当年，那些淑女就是这样天真欢情地向她们的崇拜者表达自己的心情的，而这也的确成为让年轻的爱伦·坡在人生旅途上继续走下去的一分助力。

虽然已经出版了三本诗集，但却丝毫没有改善爱伦·坡的生活境况，现实迫使爱伦·坡开始定期地写小说和评论，正式投入比诗歌更有市场需求的创作领域。由于爱伦·坡经常阅览报刊杂志，他又养成了文学批评的嗜好。蛰居在巴尔的摩的这段时间，爱伦·坡只写了三首诗，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小说创作和书评撰写上面。

这期间，爱伦·坡完成了短篇小说《梅岑格斯坦》的创作，在这个奇异的故事中，他写了一个邪恶的年轻绅士，一生犯下了滔天的罪恶。这是一个描写恐怖和死亡的耸人听闻的故事。在此之前，尚未有一个作家想象出这等奇怪的人物，并能写出如此充满了恐怖事件的故事。

1832年之前，爱伦·坡一共写了五篇风格各异的小说。有的以奇异为主，有的以机智为主。6月4日，他在费城的《星期六信使报》(Saturday Courier)上看到一则启事：

1831年12月1日之前在本报刊登的最佳短篇小说，授予100美元的奖金。

对于一个饥寒交迫的家庭来说，100美元在当时可是一笔不敢梦想的巨大财富。这笔钱可以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日子。爱伦·坡把他的五篇小说都寄去了。但评委并没有看他的奇异故事，因而也就没有评上奖。这又是一次痛苦的失败，这是他领教生活的又一次体验。

评委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故事的不寻常之处。但报纸的老板还是火眼金睛，有更高的鉴赏能力。《梅岑格斯坦》于1832年1月14日在《星期六信使报》上发表了。随后，另外四篇《交易失败》、《决定性的损失》、《德洛梅勒特公爵》和《耶路撒冷的故事》也都陆续刊登了。爱伦·坡虽然没有得到什么报偿，但报纸给予发表的事实，大大鼓励了他的自信心，使他坚定不移地继续撰写这种类型的小说。

迷惑着爱伦·坡头脑的思想仍然没有变化。他总是在描写至善完美的爱情、美丽和死亡，或许是因为他的思想总是回溯到斯坦纳德夫人和爱伦夫人身上。他写道他相信最大的悲剧就是美丽女人的死亡。

爱伦·坡的天才允许他看到其他作家创作的作品之外的东西。他与他们的看法也不同，他的想象给了他的短篇小说以新的形式，一种其他作家不曾想到的形式。

1832年间，创作的强烈冲动保持着他忍受痛苦而挣扎地活着。他同玛丽娅姑妈、弗吉尼亚和祖母生活在一起，过着最贫苦的生活。有的时候也能得到住在巴尔的摩的另外一个叔叔和一个姑姑的些许帮助。但写作的成功在经济上并没有给他什么大的帮助，刊登他的作品的杂志只是夸奖他的作品写得好，却并不给什么钱。养父约翰·爱伦也不帮助他，他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给养父写信了。

最后，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还是不得不厚着脸皮给

养父写信，信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迄今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你没有给我任何帮助了，我感到你给我回信的希望非常渺茫，但我还是要努力赢得你对我的兴趣。如果你要是能认真地考虑一下我眼下的处境，你肯定会怜悯我的。我没有朋友，没有钱，没有工作，都快走到死亡的边缘了，如果再得不到什么帮助，我将必死无疑。我还不能浪费我的时间，我也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危害社会的人，我怎么会这样可怕的命运呢？求上帝可怜我，救我于灭顶之灾中。

没有证据说明爱伦先生是否给他写了回信，反正这是爱伦·坡写给他养父的最后一封信。爱伦·坡和克莱姆一家人是怎样熬过 1832 至 1833 这两年濒于饿死的苦难生活的，不得而知。从一般的分析来看，一些食物和金钱恐怕是由他的叔叔亨利·赫林和一个堂兄尼尔森·坡资助的。也不大知道爱伦·坡在这两年里净做了什么，大概他是打过各种零工。但有一种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他继续写作并不断向报刊投稿。到 1833 年 5 月，他共完成了 11 篇小说的写作，后来结集为《对开本俱乐部故事集》出版。

有一天，爱伦·坡在浏览巴尔的摩《星期六游客报》（Baltimore Saturday Visitor）时，看到一则征文启事。报纸将为最佳小说提供 50 美元的奖金，为最佳诗歌提供 25 美元的奖金。作品截稿日期为 10 月 1 日。

爱伦·坡高兴极了，他觉得自己新写的这些小说比原先写的那些好得多。他有把握能获得 50 美元的奖金。问题是他该选哪篇寄出去呢？坐在小阁楼里，他把手稿铺在桌上，

翻阅了一通之后，认为有一篇最好，只是名字有点怪：《瓶中手稿》。最后他决定就选这篇寄出。

在这篇小说中，他再次选择大海为场景，以恐怖的事件为线索，小说一开始就写道：

“我在国外游历了多年，18××年，我从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爪哇岛的巴达维亚港口坐船，前往巽他群岛的另一岛屿。我是以乘客的身份去的，我此行没有什么别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一种精神上的躁动像魔鬼一样地纠缠着我。”

爱伦·坡也不想放过诗歌征选的机会，他寄出的诗是《古罗马圆形竞技场》。

等待的日子充满了疑惑和折磨，他过去很少有幸运的时候，尽管他清楚知道他的小说肯定比美国其他作家的小说更好。但过去的多次失败不允许他抱有太大的希望和过于乐观。他的快乐主要来自玛丽娅姑妈和11岁的表妹弗吉尼亚的信心和希望。弗吉尼亚愉快而美丽的眼睛能使他忘记所有的烦心事。

1833年10月12日，《游客报》公布了获奖名单，埃德加·爱伦·坡的短篇小说《瓶中手稿》一举夺魁。三个评委的评语发表在报纸上，他们是约翰·P·肯尼迪、J·H·B·拉特罗贝和J·H·米勒，评语皆是溢美之词，过去没有哪位作家受到过这样的赞扬。他们说，他们收到的许多作品都写得很精彩，但爱伦·坡的小说的感染力和美是其他作品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他们决定把这个奖授予《瓶中手稿》的作者。

爱伦·坡获得50美元的奖金，但评委们的赞语远远超出了获奖作品的价值。评委说：“如果我们不说由他提供的六篇小说中，《瓶中手稿》不是最好的，那么我们就有失公

允和正义。”评委认为作者的这六篇小说都应予以发表，一致认为他的作品描写生动、有力，富有诗一般的想象力，并且作者具有广泛而非凡的知识储备。

更有甚者，一位评委在其评语中写道：

“爱伦·坡的文笔犹如行云流水，没有一丝犹豫和雕琢的痕迹，没有一句多余的用语，没有一个失误的标点，没有任何陈词滥调或是那种让深刻思想失去力量的言不及义，字里行间无不弥漫着逻辑融合和神奇的想象力。”

爱伦·坡的诗《古罗马圆形竞技场》虽然没有获得25美元的奖金，但却被评委看好并决定发表。1833年10月19日，《瓶中手稿》刊登在《游客报》上，下一期发表了他的诗。

爱伦·坡就是以这篇风格特异的《瓶中手稿》打开了通往文坛的大门，而巴尔的摩《星期六游客报》对最佳短篇小说奖评选结果的报道和评语，无疑也是向全美国读者宣告，文坛上的一颗新星正在升起。

同样对爱伦·坡有所助益甚至更为实在的收获，那就是在获奖的同时，他也赢得了在文学界有影响力的人的友谊。

报纸公布获奖作品几天后，爱伦·坡开始去谒见评委。他首先拜访了约翰·P·肯尼迪，肯尼迪不但是企业家、律师，还是个有名的通俗文学作家，他阅历丰富，人又开明旷达。肯尼迪认为评委会已经发现了一位天才不凡的作家。此次拜访，爱伦·坡不仅受到了十分热情的款待，两个人还成了朋友，后来爱伦·坡曾多次被肯尼迪邀请去做客，这无疑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份殊荣。从此，肯尼迪先生便成了爱伦·坡在文坛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庇护神，在许多方面帮助过他。

然后，爱伦·坡又去拜访另一位评委J·H·B·拉特罗贝。拉特罗贝从办公桌上抬头看见站在前面的这个年轻人穿着一身黑衣服。

这个不寻常的穿着黑衣服的年轻人说话声非常柔和：“我是埃德加·爱伦·坡，是获奖作品的作者，我来感谢您……”

拉特罗贝微笑着接受了他的谢意并给他让了座位。他是一个很有观察力的人，他一眼就注意到爱伦·坡的上衣、帽子、皮鞋和手套都已经很旧了，但却仔细地洗刷过。

“你感谢的不应该是我们，”拉特罗贝说，“你的作品值得获奖，你寄来的所有小说都比其他作者寄来的更好。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从你那些优秀的小说中选出最好的一篇。”

爱伦·坡的脸上现出愉快的表情。为了世人承认他的小说的价值，他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评委们对他这些小说所给予的高度评价，使他坚信成功已离他不远了。他衷心感谢拉特罗贝的赞扬。

“你现在写什么呢？”拉特罗贝问。

“我已开始了到月球的旅行。”爱伦·坡回答道，嘴角掠过一抹笑意。

拉特罗贝现出惊讶的表情。“到月球的旅行？那是一本科学著作吗？”

爱伦·坡满面笑容地说：“既有科学又有想象。小说中讲的是一个叫汉斯·普法尔的人，他突然坐在一个气球里离开了鹿特丹。”

拉特罗贝笑着问：“你的气球是用什么做的？”

“用精细的棉布做的，”爱伦·坡说，“外面刷了三层油

漆，我敢确保它的结实程度不亚于丝绸，而且还很便宜。”

“那里面充的是什么气体？”拉特罗贝问。

爱伦·坡看上去很得意。“一种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的秘密气体。”随后便以极大的热情讲述了这个气球的所有细节，并解释它是怎样飞上天空的。他的科学知识的丰富令拉特罗贝感到惊讶。好像他把到月球去旅行的每一个步骤都做了致密的安排。说着说着，他讲话的表情就不再那么拘谨了，语速也加快了。边说边晃动着胳膊，甚至一只脚还敲打着地板。拉特罗贝被他的讲述吸引住了，仿佛也跟随着他开始了穿越太空的旅行。

当爱伦·坡结束了他的气球旅行故事的时候，他的脸变得红晕起来，说话的声音也洪亮了。他戛然止住谈话，笑着说：“很抱歉，我平时从不这么激动。”

“没关系，”拉特罗贝说，“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是每天都有机会做月球旅行的。我同你去旅行感到很开心。”

拉特罗贝从来没有忘记这次会面，后来他在描绘爱伦·坡的时候写道：“他比中等身材矮一点，但还不算矮个子男人，但他的体形很标准，笔直地站在那里，仿佛是受过专业训练，他的衣服确实很旧，但同他这个人比较起来似乎已经微不足道了。”

关于他的面庞，拉特罗贝回忆说：“他的表情严肃，几乎显得有点忧伤，除了他说话的时候，或者是兴奋起来的时候。”

在这一时期，爱伦·坡在巴尔的摩结识了不少文学界的朋友。

10. 贫困潦倒

获得《游客报》文学奖只是爱伦·坡在文学领域通向成功的第一步，以后的路还很长。他从发表作品和获奖所得到的钱还不足以养家。现在克莱姆一家人又搬到了和陸路的一座小房子，住的地方比以前更拥挤了，但这并没有妨碍爱伦·坡的写作。他把已完成的11篇小说，又修订了一遍，寄给了费城的一家出版社，但并没引起他们的兴趣。

当新年来临的时候，克莱姆一家人的生活境况和心情丝毫没有得到改变。1834年初，爱伦·坡又有了新的忧虑，他听说约翰·爱伦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这消息使爱伦·坡感到坐立不安，他决定立刻动身去看他的养父，没有事先通知他就启程了。他不仅真心实意关心这位自己曾经叫过父亲的人，而且也希望这位老人还能对他有些亲情。如果他们还能和好如初，或许爱伦先生还会留给他一些财产。

1834年3月的一天，爱伦·坡回到了里士满的老家。当他在门口等候的时候，过去这些年来的辛酸苦辣一起涌上心头。他百感交集，他想到弗朗西丝——曾经爱过他的养母，她又是如何保护他的。如今他要进的这个家，女主人视他为陌路人。

他听见了脚步声，随后门开了，一个约有三十五六岁的漂亮女人出现在门道里。

“你怎么来了？”她问道。

他向她的身后看了一眼说：“我是来看爱伦先生的。”

“他说谁都不见，”她回答说，“他病得很重，医生不允许他会客。”

爱伦·坡气愤地说：“我得见他。”说着把她推到一边进了房子，快速地朝楼梯走去。

“站住！”她在后面大声喊，“你不能上楼。”

爱伦·坡三步并两步地匆匆上了楼，然后朝他熟悉的那个房间走去。门开着，他站在那里凝望着坐在一把椅子上的老人。他的手杖就放在旁边，当他看到父亲那瘦削的面孔，痛苦的皱纹，那肿胀的一条腿，他心里顿生怜悯之情。

“父亲！”他向前迈了几步伸出双手说。

爱伦先生看到他的儿子，惊得睁大了眼睛，因为他绝没有料到儿子会来。他的惊异的眼神中丝毫没有感激之情，有的只是气愤，他的脸涨红了。

“你来干什么？”他大喊道，“我不想见你，滚！”他拿起手杖在头顶甩了一圈，“不要靠近我！”他尖叫着，“如果你……”

在爱伦·坡身后，爱伦夫人也在下逐客令：“马上离开！你没有看到你是在让他生气吗？他的病会加重的，他不想让你来。”

这对爱伦·坡的打击，无异于当头一棒。他转身下了楼，他已经记不得是怎样走出房子的，直至走到大街上，他才清醒过来，他觉得全身发热。他径直返回巴尔的摩，回到同情他、理解他的玛丽娅姑妈和弗吉尼亚表妹那里。爱伦·坡现在有一点是非常明确了，他再也不想看到约翰·爱伦了。

约翰·爱伦死于3月27日，他给他的妻子、安妮阿姨

以及其他家族成员都留下了遗产，但没给爱伦·坡一分钱。他选择了忘记这个年轻人的道路，尽管是他把他领养到家，并答应为他的将来提供帮助的。或许爱伦先生最大的，也是最悲伤的错误在于他没有辨认爱伦·坡天才的能力。他一生直到死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有能力减轻一个天生具有非凡创造力的人的痛苦。

在和睦路的小房子里，克莱姆一家人为生活而挣扎的奋斗依然如故，爱伦·坡依然坚持写作。随着表妹一天天地长大，爱伦·坡与弗吉尼亚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招人喜欢，皮肤洁白细腻，大眼睛，黑头发。由于朝夕相处，他们的友谊很快发展到更深的层次。当时弗吉尼亚只有12岁。那个年代在南方，姑娘谈婚论嫁都比较早，十三四岁出嫁是司空见惯的事。

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她是他的表妹，而且还很年轻，家里的多数人也不赞成他娶弗吉尼亚。反对者之一便是他的堂兄尼尔森·坡，他提出把弗吉尼亚领到他的家，由他和他的妻子照顾，在那里她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爱伦·坡创作的短篇小说《梦幻者》后来改名为《幽会》发表在《戈迪淑女杂志》(Godey's Lady's) 1834年1月号上，这是爱伦·坡首次在一份发行量大的杂志上发表作品。得到的15美元的稿酬，对于改善爱伦·坡的生活境况无异于杯水车薪。到了1835年，爱伦·坡的生活已经困难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迫使他不得不屈尊给约翰·肯尼迪写信，请求他帮忙给找个当小学教师的工作。

肯尼迪友好地给他回了一封信，邀请他到家里来谈谈。爱伦·坡没能接受他的邀访，原因很简单：他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可穿。在绝望中，他写信向他道出了实情。

肯尼迪感到震惊，他从来没有想到爱伦·坡会穷困到那种程度。他开始尽其所能给予帮助，给他寄衣服，经常邀请他到家里来吃饭，甚至为他提供运动的马匹。但他知道，爱伦·坡最需要的还是钱。于是，他告诉爱伦·坡给《南方文学信使》（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杂志寄一篇小说，并把爱伦·坡推荐给了杂志的老板。爱伦·坡把最怪异的一篇恐怖小说《贝雷妮丝》寄给了《南方文学信使》，并且被发表了。

在《贝雷妮丝》中，爱伦·坡再次表现出他是如何被死亡的念头纠缠不放的。一个美丽女人的死亡发生在奇特的环境之中，并伴有可怕的故事。在小说中，他创造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在他后来的作品中经常出现。这是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人。对于这样的人，一句话，一个身影，一抹香气都能在他的思想里停留几个小时。

对于爱伦·坡来说，1835年伊始，成功开始慢慢向他走近。借助于肯尼迪的帮助，他开始为《南方文学信使》撰稿，有小说，有书评。他的第一个长篇故事《汉斯·普法尔历险记》也是在《南方文学信使》杂志上发表的。短篇小说，除了《贝雷妮丝》外，还有《瘟疫王》、《利欧尼京》、《莫瑞拉》和《死荫——寓言一则》。

爱伦·坡的祖母伊丽莎白·坡已经到了垂暮之年，加之瘫痪，生命危在旦夕。当她于7月7日撒手人寰的时候，全家的悲痛到了极点。因为她不仅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多年，而且还在经济上补贴家庭。爱伦·坡现在意识到，不管用什么方式，他一定得挣到足够的钱来维持玛丽娅姑妈和弗吉尼亚的生活。

爱伦·坡从上弗吉尼亚大学读书开始，便接二连三地遭

受挫折。他多么还想生活在中学时代呀，那时，他成功地在詹姆斯河中溯流游泳 6 英里，成为当地尽人皆知的游泳健将。他的诗和绘画，也为他赢得了诗人和艺术家的名声。等步入了成年，他的境况急转直下。在社会上漂泊了五六年，连个着落都没有，每念于此，不免潸然泪下。

他的苦恼包括被养父逐出家门，几个他所爱的人的死亡，失去了埃米拉，被迫接受他厌恶的军事生活，忍受穷困和饥饿，经年创作不得成功。所有这一切挫折和打击大大毁坏了爱伦·坡的健康。虽然他才只有 26 岁，却常常有病，他的心脏，自从上了大学以后，几乎就没有强壮的时候。除此之外，岁月的煎熬，使他逐渐形成一种郁闷和绝望的性格。长年的穷困潦倒和忧郁沮丧，使他在肉体和精神上都遭受了致命的摧残。

爱伦·坡经常有病和经常选择独居的生活方式，以致人们怀疑他是否是因为饮酒过量，或者由于服用药物所致，甚至有人怀疑他是否吸毒。他作品中奇异的梦幻世界，奇妙的想象以及特殊词汇的选择，这一切都似乎表明，他写的是他在吸了鸦片之后梦幻中的所见所闻或者所感觉到的东西。

1842 年 4 月，爱伦·坡发表了一篇名叫《死中之生》后更名为《椭圆形画像》的小说，爱伦·坡通过故事中那个最重要的人物，描写出吸鸦片的体验。

许多人不理解，爱伦·坡怎么能在身体状况如此恶劣的情况下，写出这样高质量的诗篇和小说来，有人怀疑他的创造力是借助了鸦片的力量。法国大诗人查里斯·波德莱尔在短暂的生命中饮了大量的酒和吸了大量的鸦片，表现出了奇异的思想和非凡的创造力。正如爱伦·坡在他的作品中所描绘的那样。

但托马斯·邓恩·英格利希博士不这样认为，他是一位有名的医生，早在1834年就认识了爱伦·坡，并同他相处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否认爱伦·坡是鸦片服用者。英格利希博士说，如果爱伦·坡有吸鸦片的习惯，他作为一个医生和一个训练有素的观察家，肯定是不不会不发现这一情况的。

始终没有人能够断定爱伦·坡是否吸过鸦片，他那个可怕的死亡世界只是一个想象力达到了极致的天才的创造物。

11. 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肯尼迪的帮助下，爱伦·坡虽然陆续在《南方文学信使》上发表了不少小说和诗歌，但收入还不足以养家糊口。随着他的作品逐渐被读者接受和喜欢，使《南方文学信使》杂志的老板詹姆斯·威利斯·怀特对他也刮目相看了，他意识到爱伦·坡是一个具有非凡能力的作家。他问爱伦·坡是否愿意到里士满来参与《南方文学信使》杂志的编辑工作。爱伦·坡回信说：“没有什么比这种工作能给我带来更大的愉快……”

在料理完毕祖母的丧事后，爱伦·坡于8月离开巴尔的摩前往里士满，出任《南方文学信使》月刊的助理编辑。到了里士满之后，爱伦·坡首先去拜访麦肯西一家人，他的妹妹罗莎莉和他的朋友杰克见到他都非常高兴，喜出望外。罗莎莉已经24岁了，是一个可爱的姑娘，她非常崇拜自己的哥哥，但她的智力发展却很局限。

在《南方文学信使》月刊的办公处，詹姆斯·怀特接见了爱伦·坡，他告诉爱伦·坡，他要出去做刊物的发行工作，由爱伦·坡代替他来做杂志的编辑工作。当时《南方文学信使》的发行量仅有700份。

虽然爱伦·坡的薪水并不高，但他还是非常感激怀特的，因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固定的收入。尽管他在里士满有不少朋友，但他还是为姑妈和表妹不在身边而感到孤独和寂寞。

有一天，爱伦·坡在一次大型聚会上，遇见了他的初恋情人艾米拉，现在是巴雷特·谢尔顿夫人。他们的目光虽然相遇了，但由于夫人的丈夫在场，尽管两人都充满了要说话的激情，还是没有说什么就分开了。

8月末，爱伦·坡收到姑妈的一封信，他诚惶诚恐地读了来信，信中说弗吉尼亚有可能去他堂兄尼尔森·坡家。爱伦·坡早就知道尼尔森·坡不愿意弗吉尼亚留在克莱姆家中，更反对她嫁给爱伦·坡。

通常在紧张工作了一天回到他寄宿的公寓后，爱伦·坡总会有一种孤寂的感觉。住在这里，他每天都得和同住的其他房客在一起用餐，这让他相当不舒服，因为那些人碰到一块儿就总要东拉西扯的，而房东太太每一次把爱伦·坡介绍给新来的房客时，总要骄傲地补充说，“这是我们的诗人”，这更让爱伦·坡坐立不安，因为“诗人”一词在这些人眼里，就等于是怪物或疯子。

他夜里难寐，往事一幕一幕从他脑海掠过。斯坦纳德夫人就躺在城郊的墓地；埃利斯家的花园还深埋着他与艾米拉的初恋；而生母和养母都长眠在这块土地上。甚至看他不顺眼的养父前不久也在这里安息了。整个里士满在爱伦·坡心目中不异于是一块让他心碎的墓地。

所以，爱伦·坡只能用拼命地工作，来压抑所有不堪回首的往事。这种龙蛇混杂的公寓比当年的炮兵军营更可怕。再说巴尔的摩那边，哥哥病故了，祖母去世了，只剩下姑妈和表妹，她们可以说是他在世间仅存的亲人了，他一想到如今她们的日子一定过得很苦，内心就愧疚得很。

以前，爱伦·坡常会借酒浇愁，且每次贪杯都使他陷入体力与智力的双重衰竭，并且一再地恶性循环。年轻的他还

一度动起自杀的念头，以前别人从他手中眼睁睁地抢走了埃米拉，如今又有人企图夺走弗吉尼娅。他认为自己不能再犹豫了，不能再让自己的爱情失之交臂。

8月29日，爱伦·坡给姑妈写了一封诉苦的长信，并表达了对弗吉尼娅的钟情。其中也有写给弗吉尼娅的几行字。这封信的字迹异常潦草，几乎难以辨认。这表明当时他是处于精神和身体都极度糟糕的状态下，完全可能是刚刚喝过酒。据说在那个时期，他心一烦的时候就饮酒。

在《南方文学信使》杂志社工作不久，爱伦·坡笔触犀利的评论文章就为他赢得了“战斧手”的别名，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南方文学信使》在全国的发行量和知名度，怀特提升他为书评主笔。怀特在欣赏他的才华之外，又有了新的忧虑，因为爱伦·坡有因为醉酒而影响工作的记录。

对于爱伦·坡来说，如果他的个人问题不得到解决，他也很难安心在《南方文学信使》杂志社继续工作下去。9月份他返回巴尔的摩，这次他没有办理婚事。由于耽搁了一些时间，他给汤姆斯·怀特写了一封续假信。在怀特的复信中，一再警告他不要再饮酒，但措辞比较委婉，可以说是好言相劝。让他尽量远离饮酒场所，如果他还想拯救自己的话。在信中，怀特也赞扬了他杰出的天才。但与此同时还告诫他，一个人要想赢得别人的尊敬，首先他必须得学会尊敬自己。但在信的末尾也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发现他再饮酒，就要解聘他。怀特说：“饮酒的人是不适合做文字工作的。”

9月22日，26岁的爱伦·坡和13岁的表妹弗吉尼娅在巴尔的摩秘密订婚，克莱姆夫人是唯一的证人。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爱伦·坡的个人问题逐渐得以

解决，饮酒的问题也得到控制。1835年10月，他把姑妈和弗吉尼亚带到里士满，在当月中旬，又回到《南方文学信使》杂志社工作。三个人在国会大厦广场附近租了一套房子住了下来。

爱伦·坡一时安下心来，又开始埋头写作。在《南方文学信使》上发表了一些新作，其中包括《影子》，以及以前写的一篇小说《断气》。12月，怀特提升爱伦·坡为这份今非昔比的月刊的编辑。爱伦·坡还在《南方文学信使》12月号上，发表了他后来未完成的悲剧《波利希安》的前几场。

到了第二年，爱伦·坡就成了一位尽人皆知的文学批评家。由于工作的需要，他阅读了许多稿件，对于作品的优劣，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写自己的评论文章，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不会对文学作品妄加评论，更不能蓄意奉承和夸奖。

爱伦·坡虽然是一个非常尊重事实的批评家，但他也常犯有出言过于犀利或不留情面的毛病，他说话无所顾忌，用语激烈，常常引起人们的反感。

正是由于他怎么想就怎么写，从不顾忌别人的感受，使他的名字在文学界尽人皆知。为此，他交了许多朋友，也树了不少敌人。他的批评大大地帮了《南方文学信使》的忙，使它的订数从700份增加到3500份。

爱伦·坡以其惊人的博学和奇诡的思辨，展现其雄浑的气势与独到的见解，用他惯有的尖锐与无情直戳令人生畏的弱点和破绽。也因如此，他才会既让文坛同仁期待与赞赏，同时又让他们恐慌与憎怨。

爱伦·坡坚持抽空到图书馆去阅读欧洲期刊，让自己的

批评视野扩展，从而提高对艺术理性的鉴赏力。他忍受不了那些平庸的文学奖得主，因为他们只会以一些低级的感伤与无意义的滥情去赚取读者的趣味。

爱伦·坡的那种近乎严厉的评价，自然会挫伤一些名家的自尊。不久，怀特就收到了不满爱伦·坡的抗议信，纽约方面也对里士满这位新冒出来的批评家表示严重不安，只是，爱伦·坡意欲扫清文坛污浊的豪情已经不可偃旗息鼓了。

《南方文学信使》的订户由三位数字蹿升到四位数字，锋芒毕露的爱伦·坡赢得了文坛同仁的敬畏和广大读者的青睐，爱伦·坡俨然已是当时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的一位新生代批评家，《南方文学信使》在不知不觉中跻身于全美一流刊物之列。尤其是爱伦·坡胆敢在遥远的里士满对大都市纽约一片看好的作品，给予令人目瞪口呆的尖锐抨击，进而在反批评中从容不迫地加以还击，他甚至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过“对愚蠢作品毫无原则的捧场，乃是美国批评界最可耻的陋习”这种话，可见其胆识确实过人。

1835—1836 这两年，爱伦·坡的创作进入高产期，而且写作题材也很广泛。仅在 1835 年一年内，他就在《南方文学信使》上发表了评论 37 篇，小说 9 篇，诗 4 首，还发表了小说《政治家》的部分章节。1836 年发表评论 80 篇，小说 3 篇，诗 4 首。

1836 年 5 月 16 日，27 岁的埃德加·爱伦·坡与 14 岁的表妹弗吉尼亚·克莱姆在里士满正式结婚，克莱姆夫人以家庭主妇身份继续与爱伦·坡夫妇住在一起。

对于爱伦·坡来说，他的小表妹既年轻又漂亮，身段优美，皮肤白皙，高高的前额，明亮的大眼睛，真可谓是一个

完美的女人。他深深地爱她。这也就是对于他在《致海伦》一诗中所描绘的梦想中完美女人的一个回报。完美的女人可能会成为悲剧的根源，在他的生活或他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他的小说《贝雷妮丝》中，那个姑娘一开始也是美丽无比而充满活力的，后来，致死的疾病夺走了她的生命，贝雷妮丝的性格特征颇像弗吉尼亚。

后来，弗吉尼亚的形象又曾在他的作品《埃莱奥诺拉》中出现。在小说中，他把埃莱奥诺拉描写成他年轻时代所钟爱的人，是他早已去世的母亲唯一的妹妹的独生女儿，也就是说埃莱奥诺拉是他的表妹。他们曾长期共同生活，在热带地区的阳光下，在那个“多色草山谷”中，过着远离尘嚣的生活，全然不知山谷外面的世界。

另外，在小说《丽姬娅》中，身材高挑，略显纤弱，皮肤白皙，头发黑亮，前额高凸的女人丽姬娅，也是以他亲爱的弗吉尼亚为模特的。

话说罗莎莉现在已是25岁的大女孩了，但因为她的智力依旧停留在少女阶段，加上自幼对哥哥就很崇拜，所以如今仍旧喜欢到处跟着已经成家的爱伦·坡，有时还会弄得他很烦。而当表妹弗吉尼亚来到里士满后，立刻成了她的玩伴，两人经常缠着下班回家的爱伦·坡，害得妹妹的养母麦肯西夫人只好常常趁着月色到爱伦·坡家把玩疯了的罗莎莉接回去。

爱伦·坡很快发现，他在《南方文学信使》杂志社工作不利于他迅速发展，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一些重要的出版社对他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他眼下最大的愿望是把他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哈珀兄弟出版社读了他的作品之后，又

给他寄了回去。他们认为这些故事不是读者最想读的东西，再说他们也不大喜欢出版过的作品。他们认为读者喜欢读更长一点的作品。

有的出版社还提到作品太富于知识性，太富于想象力。这样的作品能欣赏的人为数不会太多，没有大众性。因此，有的出版社认为爱伦·坡最好不要出版这种书，因为如果第一本书未获成功，那么以后的书就难于出版了。

一开始，他在《南方文学信使》杂志社还是怀着极大的热情和感激的心情工作的。但后来变得越来越不愉快，怀特控制着刊物，不给爱伦·坡以全权，他们之间经常发生争论。

新婚不久的爱伦·坡原本的诗人气质更显浓郁，交际应酬的机会多了，而朋友间免不了以酒代茶，起初他还能婉言谢绝，但后来终于有时破戒而再度沉溺杯中，于是他就不再只是微酣而已，而是一回到家中就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偏偏他这种人一旦贪起杯来就不能自制，终于有一天爱伦·坡因醉倒在家而不能在刊物发稿之日前处理完稿件，怀特于是派人通知躺在家里的爱伦·坡，这是他为《南方文学信使》处理的最后一批稿件了。

由于薪水（每周约 10 美元）和编辑自主权问题，爱伦·坡经常与怀特发生争执，怀特因爱伦·坡酗酒误事，也不想再聘用他了，结果导致了他们合作的结束。在这一年里，爱伦·坡打算从亲戚处借钱让克莱姆母女俩经营一个寄宿公寓，还打算起诉政府要求退还他祖父向国家提供的战争贷款。这两项计划最后都未能实现。

在文坛驰聘了有五六年之久的爱伦·坡，此时开始意识到在里士满发展对自己来说确实觉得天地有点小了，他已有

了率先创办现代文学刊物的念头。他认为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只有在费城或纽约这样的大城市才有可能。于是，他就于1837年1月，同怀特像朋友一样地告别分手了，并于2月全家抵达纽约曼哈顿区。

临走之前，爱伦·坡创作的《阿瑟·戈登·皮姆的历险叙事》的第一部分登载在1月号的《南方文学信使》上。这是他根据自己到英格兰的旅行和在詹姆斯河上游玩经历的回忆写成的长篇故事，这是爱伦·坡写的最长的一篇小说。当小说的第二部分在2月号的《南方文学信使》上发表的时候，作者已经离开了杂志社。

到达纽约后，爱伦·坡没能马上找到编辑的职位。玛丽娅·克莱姆经营一家寄宿公寓以帮助支撑家庭开销。这期间，爱伦·坡与同住在一个楼层的书商威廉·高万斯交上了朋友，他很同情爱伦·坡的处境，并答应他一有机会就帮助爱伦·坡在文学界建立关系。

爱伦·坡原本打算进入大名鼎鼎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但不幸刚好碰上股市暴跌之际，许多报刊纷纷停业，《纽约时报》也在爱伦·坡到来之前关门了。

1837年3月30日纽约书商举行聚餐会，威廉·高万斯寻机把爱伦·坡带去了。在那里，爱伦·坡第一次领略到纽约文艺界名流的风采，同时也感受到了某些文坛权威要跟他算账的那种杀机。

在工作没有着落赋闲的日子，爱伦·坡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从事小说创作，因为他深知唯有小说既能扩大知名度，又不会招惹他人的不快。然而，写诗难以糊口，写小说也不能养家。为生计所迫，爱伦·坡开始下工夫研究破译密码，而且很有心得。后来，他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他

可以破译任何密码，也愿意为任何将密文寄给他的求助者效力。

不久，爱伦·坡就接到好几百位求助者寄来的密码文。爱伦·坡皆以其惊人的学识与不凡的智力，把那些密码一一破译出来，也让全家人得以过上温饱的日子。而后来他写的那篇脍炙人口的推理小说《金甲虫》，则通过书中人物破解出羊皮纸上的海盗藏宝图，而向全世界的读者展示了他在密码破译方面令人折服的功力。

12. 生活的观察家

爱伦·坡满怀希望和激情地去了纽约，本想大展鸿图，但生活实际告诉他，不仅事业发展无望，就连将生活维持下去也很不易。这需要他重新考虑出路。

1838年初，爱伦·坡举家迁往费城，但生活依然很艰难。在最初的半年里，主要是靠一些别出心裁的打零工来勉强养家糊口。多亏当年曾经鼓励他写长篇小说的哈珀兄弟出版社同意出版《阿瑟·戈登·皮姆的历险叙事》的单行本，才使他在经济上稍微有了转机。

“丽姬姬，丽姬姬！”当爱伦·坡凝视着眼前的纸张时，像在做梦一般小声呼唤着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叫丽姬姬的完美女人的形象，自从年轻时起，就萦绕在他的脑际，这个形象还出现在他早期的诗作《阿尔·阿拉夫》中。

现在，他的想象催促他去写一个关于丽姬姬女士的故事。从外表上看，她像他亲爱的弗吉尼娅，但在性格上他创造了一个知识渊博且非常有思想的女人，或许他感觉到他年轻的妻子缺少的正是这些东西。

他创作的这篇小说是个悲剧，讲述的是一个美丽女人的死亡。死亡的魔爪总是近在咫尺随时都会夺走他所钟爱的人的生命。即使人死了，死魔还不会善罢甘休，它还要借尸还魂，出现在他下一个钟爱的人身边，通过他的第二任妻子的尸体看着他。

小说《丽姬姬》发表在1838年的《美国博物馆》(A-

merican Museum) 杂志上, 随后他又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小说《如何写布莱克伍德式文章》。

1838年在费城生活的这一年里, 他始终没能找到当编辑的工作, 主要以自由撰稿为生, 但由于发表的作品不多, 生活难以维持, 曾一度考虑放弃文学生涯。

在家庭生活方面, 除了经济不甚宽裕之外, 生活还是比较温馨的。爱伦·坡从小喜欢音乐、喜欢唱歌。由于这个原因和对弗吉尼亚的感情, 他鼓励弗吉尼亚学习音乐和唱歌。每当有朋友到家里来做客的时候, 如果弗吉尼亚能唱上几首歌, 他是非常开心的。她的歌声能给他提供很大的快乐。在其他方面, 他很少有高兴的时候。

迫于生计, 爱伦·坡帮助托马斯·怀亚特编辑出版《贝壳学初阶》和《自然史概要》两本书。还同意用自己的名字作为一些有关贝壳学著述的作者署名。

寻找编辑工作的问题始终在烦扰着他。1839年4月, 爱伦·坡硬着头皮给《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的老板兼编辑威廉·伯顿写了一封请求帮助他编杂志的信。但回信提出的条件是: 薪水为每周10美元, 无条件同意采纳威廉·伯顿的编辑方针。爱伦·坡接受了这个条件。

爱伦·坡马上开始为威廉·伯顿工作。威廉·伯顿是个缺乏远见卓识的人, 他的刊物也办得像他本人一样平庸无奇。可在爱伦·坡加入以后, 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仅仅是爱伦·坡的作品在《绅士杂志》上的连载, 就使读者无不为之眼睛一亮。

1839年夏, 他在《绅士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关于恐怖和死亡题材的最为精彩的一篇小说《厄舍古屋的倒塌》。小说中那种阴森可怖的气氛, 荒诞无稽的情境, 以及死尸复活

的奇迹场面，都称得上是世界文学史上魔幻小说的始祖级作品。为了提高小说的阴郁和恐怖程度，爱伦·坡把他自己也写进了小说中，他写道仿佛他正以观察者的身份在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过去谁也没有创造过这样的一幢房子，厄舍古屋被描写成萧瑟颓败的墙垣，茫然眼睛似的窗户，在宅子旁边有一个小湖，湖中一潭死水，黑黝黝，阴森森，宅子四周都悬浮着一种特殊的气体——一种不与空气相亲和的气体。它们从那枯萎的树木、灰色的围墙和一潭死水中散发出来——那是一种神秘的雾气，阴郁、凝滞、隐约可见，色泽如铅。

一个人骑马穿过荒野去拜访古宅的主人罗德里克·厄舍，他是受邀请来访，两个人是童年时代的朋友。但如今罗德里克外观的变化是令人吃惊的，来访者以极大的困难才辨认出眼前那个脸色苍白的人就是童年时常同他在一起玩耍的伙伴。爱伦·坡在描写罗德里克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在描写他自己。

这个故事还是在发展爱伦·坡喜欢的创作思想——阴郁。马德琳小姐的怪病，她的假死，她的从坟墓可怕的返回。在故事的结尾，古宅高墙的突然崩裂和倒塌，厄舍古屋最后沉没在湖中的黑水里。

看过《厄舍古屋的倒塌》的读者，肯定还会寻找由爱伦·坡写的东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爱伦·坡应读者要求陆续发表小说。诸如：《埃洛斯与沙米翁的对话》、《被用光的人》等。此外，他还发表了一些诗歌和书评。

10月份，爱伦·坡的小说《威廉·威尔逊》发表在《礼物》(The Gift)杂志上。

1839年底，爱伦·坡的两卷本短篇小说集《怪诞与阿

拉伯风格的故事》在费城由李及布兰查德出版社出版，该书包括当时已写成的全部 25 篇短篇小说。但出版社并没有支付他稿费，只送给他几本样书。这就是那个年代一个作家的悲苦处境。更可悲的是，读者和批评家都没认识到在这两本书中，包含着被一个美国作家所写的最好的故事。

到了 1840 年，爱伦·坡仍在继续努力工作，企图把《绅士杂志》办成最好的文学杂志。但威廉·伯顿同爱伦·坡之间的友谊发生了变化。他们之间产生严重的分歧，以致发展到争吵，在爱伦·坡不知的情况下，伯顿想卖掉他的杂志。他也谴责爱伦·坡不好好工作和酗酒。

爱伦·坡写信给他住在巴尔的摩的朋友詹姆斯·埃文·斯诺德格拉斯博士，爱伦·坡很看重他的友谊，他也曾同他在《星期六游客报》工作过。在信中，他试图证明自己不是一个酗酒者。他说，斯诺德格拉斯作为一位医生和文人，他是决不会相信酗酒的人能写出那样的文章。

爱伦·坡告诉斯诺德格拉斯博士，他自从给伯顿工作的那天起，就再也没饮过酒。他承认他在里士满居住时期和在《南方文学信使》杂志社工作期间饮过酒，而且也因饮酒得过病。但那是 4 年前的事了。现在，爱伦·坡宣称，他滴酒不进。

他在信中写的显然是真实的。各种事实表明，爱伦·坡在其一生中，只是在为时不长的有病期间和心情悲伤期间饮酒，或在与一些会饮酒的朋友聚会时饮酒，平时自己是不饮酒的。

爱伦·坡与伯顿之间的分歧还有另一个原因：爱伦·坡有一个计划，他想出版一本他自己的文学杂志，一种可以完全由自己控制的刊物。这本刊物的目的在于发表“诚实而

无所忌讳的观点”。此外，他的刊物的另一个目的是要为人们提供一本有乐趣的读物，杜绝那些愚蠢的笑话或者文笔很差的作品。爱伦·坡还对外公布他的杂志将于1841年3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但是，还是像以前一样，由于缺乏资金和神经方面的疾病，迫使他的计划一拖再拖，难以实现。

两卷本短篇小说集《怪诞与阿拉伯风格的故事》的出版虽然没有得稿酬，但爱伦·坡的收益却是非常大的。书中诸多作品情节扑朔，境界诡异，场景恐怖，人物变态，主角个个精神错乱，不是惨遭杀戮，就是饱受折磨，美女在这个可怖的世界上只会被安排成被摧残被毁灭的角色，青春在这荒唐的生存空间只有被销蚀被葬送的份儿。爱伦·坡呈现出人类内心世界的阴暗面，并以传奇的手法开创出心理小说的新体裁，此书的出版为爱伦·坡在美国文坛第一次博得“杰出短篇小说家”的荣誉。

1839年底，爱伦·坡开始为《亚历山大每周信使》(Alexander's Weekly Messenger)写有关密码分析的文章，这个工作他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至此，爱伦·坡在《绅士杂志》的工作虽告结束，但并没有中止他在刊物上发表文章，他的作品仍然在《绅士杂志》上登载。其中包括《生意人》、《装饰哲学》、《十四行诗——静》等。从1840年1月起，《绅士杂志》连载爱伦·坡未署名的小说《罗德曼日记》，但因6月与伯顿发生一次争吵而中途停止了这个没有写完的长篇故事的连载。

幸运的是，爱伦·坡与《绅士杂志》老板伯顿的合作虽然结束了，但他并没离开杂志社，原因是伯顿将杂志卖给了乔治·雷克斯·格雷厄姆，他希望爱伦·坡能留下来为他工作。1841年4月爱伦·坡开始为新的《格雷厄姆杂志》

(Graham's Magazine) 工作，还在他开始工作之前，格雷厄姆就在杂志上给他发表了一篇不同寻常的短篇小说《人群中的人》。

一位伟大的作家总是一位人民的观察家，爱伦·坡总是能记住生活中的最小细节。在他写的故事中，仿佛他自己就在这个事件的中心。有时他观察和描写故事中的每一个思想和支配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有时他就是那个主要人物，暴露他自己的思想、他的恐惧、邪恶的冲动和一些奇怪的愿望。

《人群中的人》给了爱伦·坡一个显示他是一个伟大的观察家的机会。讲故事的人，也就是爱伦·坡，在一个秋日下午将近黄昏的时候，坐在伦敦大饭店咖啡厅宽敞的凸窗旁边。他感到一种宁静，但对一切都觉得好奇。嘴里吸着雪茄，膝上摊着报纸，一会儿细读报纸上那些广告，一会儿观察咖啡厅里杂乱的人群，一会儿又透过玻璃凝视窗外的大街。

一开始，他的注意力还有点浮泛，看着熙来攘往的行人，想到的是他们之间的群体关系，但不久他就开始注意细节了，开始饶有兴趣地注视那形形色色的身姿、服饰、神态、步法、面容以及脸上的表情。人群中有许多穿着漂亮的家伙，他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属于每个大城市都少不了的扒手。他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观察这些家伙，发现很难想象他们怎么会被真正的绅士误认为是绅士。他认为赌徒，各种年龄段的街头妓女，酒鬼都极易辨认。似乎他能在那么短促的一瞥之间，从一张脸上读出一部长长的历史。

很快，故事中最重要的人物出现了。他是一个老人，爱伦·坡立刻对他发生了兴趣。因为那老人的面孔具有绝对独一无二的神情，他的脑子里闪过一大堆混乱而矛盾的概念：

谨慎、吝啬、贪婪、沉着、怨恨、凶残、得意、快乐、紧张、过分的恐惧——极度的绝望。他以为那个人的胸膛里书写着一部疯狂的历史。

突然他产生了一种想看见他，更多地了解他的强烈欲望，并开始跟踪他。后来天下起大雨，那个人还穿梭在人群中，他还是不肯作罢，继续跟踪。天黑以后，雨依然下着，人们开始回家，街上的人越来越少，那个老人走进一家大剧院，散场后他又随着人群走出来，他还是夹在人群之中。快到半夜了，街上的人已经很稀少，那个老人匆匆向伦敦的贫民窟走去。他企图钻进那些嘈杂、污秽、酗酒的人群中去。

当天天亮时，一群酒鬼还在一个门洞进进出出，老人挤进人群，他顿时又恢复了以前的举止，毫无目的地走着。老人还没走上两个来回，酒店的老板就要关门打烊，老人脸上现出比绝望还绝望的神情。但他毫不踌躇地迈开大步，顺着原路返回伦敦中心。爱伦·坡还不肯放弃，当他们再次回到繁华的市中心时，街上的喧哗与拥挤还是不亚于头一天晚上的情景。在这人山人海，爱伦·坡坚持不懈地紧跟在那位陌生老人的身后，可他与昨晚一样，只是在街上走来走去，整整一天也没有走出骚动与喧嚣。当夜幕重新降临时，爱伦·坡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于是走到那流浪者跟前，目不转睛地注视他的脸庞。老人没有注意到他，又一次开始了庄严的历程。爱伦·坡停止了跟踪，陷入了沉思，他的结论是：那个老人是罪孽深重的象征和本质。他拒绝孤独，他是“人群中的人”。

13. 侦探小说

在上一章里，我们讲到爱伦·坡有一个计划，他想出一本他自己的文学杂志。他甚至已经给它起好了名字叫《潘恩杂志》（Penn Magazine）。爱伦·坡将其心思大量投入在自己杂志的设想和实施上。这个杂志的名字不但和“钢笔”谐音，又容易让人联想起宾夕法尼亚州名的起源，是可隐约看出爱伦·坡想要成为“宾州一枝笔”的雄心壮志。他一直深信自己能用好的文学作品，获得无数读者的认同与接纳。

然而发生了两件事，使得《潘恩杂志》的创办一直延宕。一是爱伦·坡与威廉·伯顿终于分道扬镳。二是爱伦·坡马上就任了《格雷厄姆杂志》的主笔。

由于《绅士杂志》的老板威廉·伯顿逐渐将心思转移到做剧院经纪人方面，便开始私下着手将自己的刊物卖出去。偏偏在这个时候爱伦·坡却热衷于筹划《潘恩杂志》，所以两个人都没有把精力投放在刊物上。爱伦·坡又不经意从第三者口中得知老板在暗中出卖他尚为之效力的刊物，他自然感到很不舒服，索性隔天就不去上班了。伯顿把他的《绅士杂志》卖给了乔治·雷克斯·格雷厄姆，而爱伦·坡又被格雷厄姆一眼看中。

格雷厄姆既对爱伦·坡的理想表示钦佩，同时又许诺在他羽毛丰满时予以支持，还让爱伦·坡成为《格雷厄姆杂志》的股东之一。这番话，让爱伦·坡觉得老板颇有胸襟，

于是决定先加盟《格雷厄姆杂志》，一边积蓄实力，一边观望时机。

格雷厄姆对稿酬的支付向来不拘小节，通常都是以作者的才华和知名度来决定，他在这方面的眼光和魄力毋庸置疑。为了扩大杂志的销量，他投入重金，对于有名望的作者，他肯付给比任何刊物都高的价钱。对于诗人亨利·华兹沃斯·朗费罗的诗，他肯付每首 50 美元以上的价钱。对于詹姆斯·库柏的小说他肯付 1000 美元以上的稿酬。总之，当年只有 27 岁的老板格雷厄姆在保持刊物拥有一流名家为主要作者这一点上从不吝啬，这自然而然博取了文坛名人的好感。只可惜的是，才华横溢的爱伦·坡在当时并未分享到格雷厄姆的这份慷慨。爱伦·坡的年薪只有 800 美元，他在杂志上发表的作品的稿酬也不高。

从《人群中的人》中走出来的观察家，他的眼睛和思想抓住了人类行为的每个细节。这使他的笔触深入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爱伦·坡已经轻而易举地显示出他有从一类作品转到另一类作品的写作能力。他的作品的变化是令人惊奇的。诗歌、评论、随笔、小说，他都写得非常精彩。

到了 1841 年，爱伦·坡的奇特能力又发展到创作侦探小说的方向上来，他的第一篇侦探小说《莫格街凶杀案》发表在 1841 年 4 月号的《格雷厄姆杂志》上。

1841 年也是爱伦·坡一生中创作最高产的一年，就在他的爱妻弗吉尼娅和她的花猫卡塔琳娜在隔壁房间嬉戏的时候，爱伦·坡想出了一个嗜血成性的大猩猩在莫格街犯下凶杀案种种的故事……

离奇血案——凌晨三点钟左右，巴黎的一个地方的居民被一连串的惊叫声惊醒。叫声似乎是从莫格街的一幢房子里

传出来的。这幢房子由赖斯帕奈尔太太和她女儿卡米耶·赖斯帕奈尔小姐居住。

警察发现房间凌乱不堪，一张椅子上搁着一把剃刀，剃刀上沾满了血。壁炉附近有几绺浓密的灰色长头发，也浸满了鲜血，看来是被连根拔起的。

房间里没有赖斯帕奈尔太太的踪影，但她女儿的尸体却头朝下地被人拖了出来。尸体的脸部有多处严重抓伤，喉部有黑色的淤伤和深深的指甲印，看来她是被扼杀死的。

现在是恐怖加恐怖，大家把整幢房子仔仔细细搜查了一遍，但并没有任何新的发现。警察走到屋后的小院子里，在那儿发现了老太太的尸体。她的脖子被完全割断，当人们试图抬起她的尸体时，头便掉了下来。

杜潘和他的助手关切地读了第二天报纸的报道。报道说，经调查证实了有些人听到了从房子里传出来的尖叫声，也有了法医的验尸报告。除了证实有人尖叫外，还有一种不是人发出来的愤怒的叫声。

爱伦·坡作为观察家，说似乎没有什么线索可以帮助杜潘破案。

但杜潘并不气馁，他并没有把巴黎警察局的破案方法放在眼里，更不重视警察局长的判断能力。

杜潘和助手到莫格街凶案现场进行调查，在检查了各种东西之后，杜潘问他的助手是否在犯罪现场观察到了什么奇怪的现象，他的助手有些迷惑不解，但杜潘解释说，这个奇特的案件并不难破。他们各执己见，争论不休，讲话的声音也很大。除了被害的女人外，房间里没有发现其他人的任何迹象，也找不到有人进出的蛛丝马迹。杜潘认为不应该总问发生了什么，谁是凶手？他自有自己的破案办法。他解释

说，人们听到的那种奇怪的声音并不是人类发出来的，能把那女人的尸体倒挂起来，也决非一般的力量；连根拔出女人一大把头发也不是小力气所能为；而且抓在那女人手中的毛发并不是人类的头发，扼住喉咙的那些印痕也不是人的手指印。

杜潘破解这个案件的科学思想是属于爱伦·坡的，凶杀者不是人，而是一个野兽，巨大而又凶狠有力的野兽，一个大猩猩，是一个力量巨大而又像人的动物。

下一步，杜潘必须找到大猩猩的主人，他的线索和他的聪明使他想到这个动物的主人可能是一条外国船上的海员，当杜潘找到他的时候，他承认了是他的大猩猩从家里跑出去，顺墙爬进四楼的窗口杀了人。

《莫格街凶杀案》并不是一般的恐怖故事，大猩猩的作案并不是平铺直叙地展开的，而是靠一名智力过人的业余侦探杜潘在逻辑严密的推理中，被一一整合出来。爱伦·坡的想象和科学推理的高超技能使他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新类型的小说。《莫格街凶杀案》的发表标志着推理侦探小说的正式诞生，这种搜集线索，仔细描述线索，而且还要让读者始终扑朔迷离，直到案件真相大白时才能揭穿谜底的写作方法，是爱伦·坡的发明。自从爱伦·坡发明了这种形式以后，侦探小说给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带来了阅读乐趣。没有奥古斯特·杜潘，可能英国的作家柯南·道尔也不会创作出他的大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爱伦·坡虚构的靠逻辑分析的侦探高手杜潘，可以说就是柯南·道尔笔下福尔摩斯的前辈，而爱伦·坡本人则是当之无愧现今所有推理侦探小说的鼻祖。

大侦探奥古斯特·杜潘的形象在爱伦·坡的小说中多次出现。例如在《玛丽·罗热疑案》和《被盗的信》中都是

杜潘在大显身手。

1841年5月，爱伦·坡写的航海小说《大漩涡底余生记》在《格雷厄姆杂志》上发表。陆续发表的小说还有《莫诺斯与尤娜的谈话》、《千万别和魔鬼赌你的脑袋》、《费伊岛》等。

为了提高《格雷厄姆杂志》的质量，爱伦·坡忘我地工作着。到了1841年底，杂志的订户增加了四倍多。对于《格雷厄姆杂志》的成功，爱伦·坡功不可没。但他每年只能得到800美元的报酬，一点都不比以前在别的地方挣的多。所以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爱伦·坡很生气并逐渐失去了耐性。

《格雷厄姆杂志》发行量剧增所获得的利润，全部被老板个人独吞，并没有拿出实际行动来兑现自己当初对爱伦·坡的承诺，爱伦·坡这时也看出老板先前动人的话语不过是一种辞令罢了。爱伦·坡再度陷入焦虑与不满之中，他认为格雷厄姆是个言而无信的人。

但格雷厄姆对爱伦·坡还是很客气的，而且也很理解他。他知道爱伦·坡要办自己的文学刊物，他希望爱伦·坡也成为像朗费罗、库柏、欧文那样的大作家，也很支持他的计划。

爱伦·坡1841年秋天发表小说《埃莱奥诺拉》，他的爱妻弗吉尼亚再次出现在作品中。这是一个悲剧故事，小说一开篇，爱伦·坡就讨论起疯狂来。看来，疯狂这种事肯定是经常萦绕在他的脑际。在小说中，爱伦·坡写道：“我出生在一个以其想象力丰富和感情炽热而著称的家族，人们历来认为我疯狂，但这个问题尚未解决，疯狂究竟是不是最高的智慧，是否大多数辉煌的成就、全部的远见卓识，不是

来自思想的疾病，而是来自以正常智力为代价而得以升华的精神状态。因此可以说我疯狂，至少我承认我的精神生活中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状态，一种是清晰而无疑的状态，它属于构成我生命第一时期的那些事件的记忆。另一种是朦胧而疑惑的状态，它属于现在，属于构成我生命第二时期的那些事的回想。”

1842年新年给爱伦·坡带来的新的悲伤，冲淡了以往的痛苦。1月的一个晚上，爱伦·坡家在举行一个小型的聚会，爱伦·坡正俏皮风趣地说着笑话，弗吉尼亚则以靓丽的容貌、优雅的举止让丈夫的那些朋友感到欣羡。

弗吉尼亚本来就喜欢在丈夫的伴奏下引吭高歌，只见她还像平日一样，先拨弄一下琴弦然后将竖琴递给丈夫开始唱歌，唱着唱着她突然用手揪住自己的喉咙，好像被什么东西呛住了似的。突然，一口鲜血从她嘴里喷溅出来，爱伦·坡和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吓呆了。大家急忙动手把她扶到床上休息，爱伦·坡立刻奔出去请医生。一想到可能失去弗吉尼亚，爱伦·坡好像整个人就要坠入无底深渊似的。

爱伦·坡的担心不是无缘无故的。弗吉尼亚从小身体就不好，营养不良，家中又长期住着患有肺病的亲戚。如今，这一担心已经被吐出的鲜血予以证实，肺病在那个时候可说是穷人的天敌，爱伦·坡的生母和哥哥威廉都是由于患肺病早早离开人世的。这一突发事件之后，爱伦·坡的精神失调明显加剧。

编辑部的工作越来越不理想，苦闷的爱伦·坡又开始喝酒，弗吉尼亚的病情时好时坏，每一次咯血都等于把他推进痛苦的深渊一次。这种不定期的痛苦与折磨，让爱伦·坡终日郁闷不已，也使他更加频繁地出去借酒浇愁。

1842年夏天，爱伦·坡的心脏病复发，确定不能正常地处理编务了，爱伦·坡在人生的旅途上，自此急剧跃入凄风苦雨的低谷。

几个月以前，爱伦·坡就对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巴纳比·拉奇》(Barnaby Rudge)产生了兴趣。这是本关于一个离奇的凶杀案的书，在一份杂志上每月连载一章。爱伦·坡总是为作者解决这些谜团和对各类问题找到答案的能力而感到骄傲。只看了11章，他就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在文中他预见了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事，以及谁是真正的凶手。他的聪明的判断文章最先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上，后来又在《格雷厄姆杂志》上转载。但更重要的是，《巴纳比·拉奇》为爱伦·坡提供了一种思路，沿着这条思路，几年后，他创作出最著名的诗篇《乌鸦》。

1842年3月，狄更斯的费城之行，暂时转移了爱伦·坡的注意力。当时美国的男女老少都相当喜爱这位杰出的语言魔法师，从大西洋彼岸来到美国巡回演讲的狄更斯受到全美国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爱伦·坡要同这位知名的作家讨论写作问题，爱伦·坡给他写信并寄去他的一些小说以及一份关于《巴纳比·拉奇》的书评。据狄更斯透露，他对爱伦·坡的推理能力感到惊讶，说“这个人准是魔鬼！”

爱伦·坡和狄更斯在费城有过两次时间相当长的会面。狄更斯对爱伦·坡的小说和诗歌非常感兴趣，他承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英国为爱伦·坡的作品找到一个出版社，但他的全部努力都没有成功。还是像过去一样，爱伦·坡这次企图赢得对他的能力的承认又失败了。实际情况是，他的小说、诗歌和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都太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了。

许多年后，爱伦·坡已不在人世了，狄更斯重访巴尔的摩时，还认为有义务去看望仍健在的克莱姆夫人，以表达自己对爱伦·坡的怀念。

早些时候，爱伦·坡结识了鲁弗斯·威尔莫特·格里斯沃尔德，一个颇有点创作天才的作家，当时他已在编辑一本诗集。他们成为好朋友之后，格里斯沃尔德在编诗集的时候，选了爱伦·坡的三首诗。诗集的名字叫《美国的诗人和诗》(Poets and Poetry of America)。

1842年的整个春天，弗吉尼亚一直处在病危的状态中，严重地影响了爱伦·坡的情绪与工作。4月里的一天，好久没有上班的爱伦·坡来到编辑部，他一眼就看见自己的老朋友鲁弗斯正端坐在他的位置上，他立刻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从此他就告别了《格雷厄姆杂志》。鲁弗斯虽然取代了爱伦·坡的位置，后来却成为他的遗著保管人。

被老板解聘加上爱妻患病，无疑又加剧了爱伦·坡的忧郁症。两件相继而来的不幸使得爱伦·坡平生第一次酗酒到昏天暗地的地步，他竟恍恍惚惚抛弃了躺在床上的弗吉尼亚而只身游荡到纽约去，并奇迹般地遇到玛莉·杰弗罗——当年他在巴尔的摩时的恋人——的丈夫，并从对方口中得知玛莉的住处。于是爱伦·坡按图索骥找到了玛莉的家。

玛莉后来回忆道：“我一眼就看出他喝醉了。‘你真的已经嫁给了这个该死的家伙？你是真心爱他才嫁给他的吗？’他醉眼惺忪地问我。我回答道，‘这是我和我丈夫的事！’‘不，你并不爱他，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你心里明白。’爱伦·坡留下来喝茶。他抓起面前碟中的萝卜，用餐刀狠狠地剁呀剁。喝完茶后，爱伦·坡非要我唱一首他最喜欢的歌——一首当年在巴尔的摩时，我常为他唱的歌：‘来

吧歇息在我的怀中，忐忑自会消失’，然后，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几天后，克莱姆夫人也亲自出来寻找她的女婿，她居然也能循着爱伦·坡的足迹一路找到玛莉的家。后来，附近的邻居、克莱姆夫人，还有玛莉组成了一支搜寻队。不久，爱伦·坡被找到了，他躺在城郊的一个树林里，浑身上下被蚊子叮得不成样子。

重返费城的爱伦·坡正好赶上弗吉尼亚的痲病发作，他自己的心脏病也跟着发作，险些没有抢救过来而丧生黄泉，经过医生的治疗和警告，爱伦·坡再度下定决心戒酒。

离开《格雷厄姆杂志》后，爱伦·坡在身体和精神都过得去的时候，依然能够坚持写作，他又开始写起恐怖小说来。《红死病的假面具》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红死病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疾病，它凶凶肆虐，要杀死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这种病更致命、更恐怖的疾病了。血，鲜红、恐怖的血就是这种病的化身和标记。得了这种病，会感觉全身剧痛，突然头晕目眩，继而毛孔大量出血而死。但国王却快乐逍遥，无所畏惧，不管百姓死活。当半数臣民死于此病时，他便带着一千名身体健壮的骑士和贵妇，隐居到一座城堡式的修道院里，他们自信完全可以杜绝疾病的传染。修道院里安全舒适，而外面“红死病”猖獗。就在一场盛大的化装舞会上，红死病魔杀死了国王和所有那些人。

在这一年里，爱伦·坡发表的作品除《红死病的假面具》之外，还有《死中之生》（后更名为《椭圆形画像》）、《陷阱与钟摆》、《玛丽·罗热疑案》等。

1842年，爱伦·坡是在一种他无法控制的悲痛环境中

度过的。弗吉尼亚的病情以及害怕失去她的担忧，给他很大的压力。连年累月的挣扎，贫病交加，已大大毁坏了他的健康。如今，他每天都生活在一个苦难和绝望的世界中。

爱伦·坡又开始喝酒了。他的朋友们不能理解，一种只有饮酒才能解脱的痛苦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他们既不能理解他是多么地爱弗吉尼亚，又不能理解她的死会给爱伦·坡带来什么样的灾难，他仿佛是生活在恶梦之中。

在随后的几年中，爱伦·坡的成就虽然还在缓慢上升，但他在精神和肉体方面的健康已开始走下坡路了。

14. 每况愈下的费城岁月

玛丽·塞西丽亚·罗热斯神秘死亡的真实案件，一直萦绕在爱伦·坡的脑际，他是想就这个事件做文章。

1841年8月，秘书玛丽·罗热斯的尸体在纽约哈德逊河上被发现，她的死亡引起轩然大波，但案子始终未破。报纸公布的消息一致认为，她是被一群人杀害的，而不是被一个人杀死的。通过他的侦探杜潘，爱伦·坡开始证明这种结论是错误的。

在创作他的故事时，爱伦·坡把地点从纽约挪到巴黎，给那个姑娘重新起名，叫作玛丽·罗热，让她在一个商店工作。

玛丽·罗热是一个22岁的姑娘，给香水店老板布兰克当店员。她在店里工作了一年，可有一天，她突然失踪了，警察正在打算立案调查之际，失踪了一个星期的玛丽，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又像往常一样出现在香水店里。她身体安然无恙，只是有些愁眉不展。别人问起，她就说到乡下亲戚家串门去了。后来，女孩子为了摆脱人们对她的好奇，就向布兰克先生辞了职，躲到她母亲的住所。

在玛丽回家5个月之后，她再次失踪，这让她的亲友很惊慌。3天过去了，还是音信全无。第4天，有人发现她的尸体漂浮在塞纳河上。

杜潘在研究了报纸的各种报道之后，得出结论：警察局忽略了许多重要的证据，他们没有注意到玛丽第一次失踪和

第二次失踪之间的联系。第一次，玛丽是同一个情人出去的，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吵之后，她回了家。杜潘认为，她的秘密情人要同她再次见面，这次他杀死了她。

杜潘根据收集到的一些报纸公布的材料，发现了支持他的结论的证据。在一个小树林附近，他发现了打斗的痕迹，根据打斗现场的分析，杜潘断定，杀人者不是一伙人。

最后，杜潘认定凶手是玛丽的情人。

《玛丽·罗热疑案》首次连载在1842年与1843年之交的几期《妇女之友》(Ladies' Companion)杂志上。

1842年末，爱伦·坡的思想一直萦绕在一些奇怪而残忍的念头，萦绕在一种总想做坏事的冲动的念头上。小说《陷阱与钟摆》与《泄密的心》是这一时期完成的最好的恐怖和刺激小说。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爱伦·坡获悉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正在创办一份月刊。洛厄尔虽然比爱伦·坡小10岁，但却是当时文化圈中最年轻的一员，也是其中最具写作才华的一员。洛厄尔22岁时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一年的生活》(A Year' Life)，显示出无与伦比的诗才，广受好评。对于洛厄尔早期的诗歌，爱伦·坡的评价是：“已充分证明，如果他不是美国独一无二的天才的话，那他至少也是其中的天才之一。”

爱伦·坡写信给洛厄尔，问他创办的月刊是否对发表他的小说感兴趣，洛厄尔回信热情地说，他感兴趣。其实，他也有意邀请爱伦·坡撰稿，因为这意味着他能与这位勇敢过人的美国批评家事先建立友谊。

当洛厄尔的杂志《先锋》(Vanguard)的创刊号于1843年1月问世时，就刊登了爱伦·坡的小说《泄密的心》。在

这篇小说中，爱伦·坡以极大的技巧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他不能相信自己疯了了的疯子。他承认他自己神经过敏，非常地神经过敏，但却否认他是疯子。他宣称他的神经过敏的疾病改善了他的感觉，尤其是他的听觉。

爱伦·坡的恐怖小说总是包含着一些奇怪的、不健康的思想和人类性格的邪恶、残忍、仇恨以及愤怒的情绪。由于他自己在生活中挣扎的体验，他意识到难以控制的思想 and 行为似乎无处不在。根据他个人的体会，他知道那些不理智的思想和行为中有一些是由于饮酒造成的。在爱伦·坡著名的小说《黑猫》中，一个人的令人惊讶的变化就是因为饮酒造成的。这个人写道，他一天比一天不愉快，很少关心别人的感受。他开始残忍地对待妻子，当他的病情恶化到严重的时候，他甚至恨起他曾经喜欢的猫，竟挖出了它的一只眼睛。

他不停地饮酒，使他的残忍与日俱增。他酒喝得越多，他的行为就越出轨，爱伦·坡告诉我们，这个奇怪的力量被他称之为“反常”。他坚持认为，反常是人类的主要本性之一，每个人都知道邪恶行为的感觉，所以他知道他不该做。

在试图解释他自己个人的过错时，爱伦·坡是在谴责一个普通人的反常行为吗？他把它描写成灵魂在伤害他自己的愿望，这是解释不通的。

常常被做了坏事的感觉烦扰，爱伦·坡便开始寻找解释他的弱点的方式。他坚持认为，一个人没有力量抵制反常行为，他这可能是企图原谅自己的不理智行为。

1843年，爱伦·坡再次对神秘事物发生兴趣，这次他选择了总是能引起他想象的对象——密码。爱伦·坡也一向为自己能破译密码而感到骄傲。年内，对密码的研究和想象导致他创作出名篇《金甲虫》。在这篇小说中出现的不是杜

潘，而是威廉·勒格朗，他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地点就是爱伦·坡服役多年的沙利文岛。

小说中，爱伦·坡到岛上拜访朋友勒格朗时，发现他捡到一个不寻常的昆虫，虫子是金黄色的，在它的后背上两旁各有一个黑点。通过这个奇怪的金甲虫，勒格朗破译出一个藏宝的地点，最后挖出价值一百五十万美元以上的宝藏。《金甲虫》在费城《美元日报》（Dollar Newspaper）的征文比赛中获得100美元的奖金，并立刻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各报刊纷纷连载，而且还被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

1843年对爱伦·坡来说，是他在为创办自己的刊物而最后拼搏的一年。他的《潘恩杂志》如今已不了了之，但他并不甘心，遂决定把自己未来的杂志易名为《铁笔》（The Stylus）。通过在华盛顿的挚友托马斯的游说，一个叫克拉克的出版商决定给爱伦·坡的《铁笔》提供启动资金。

在此期间，托马斯还打算把爱伦·坡介绍到政府机关中工作。怎奈天公不肯作美，在爱伦·坡前往华盛顿特区，准备为谋求泰勒政府机关中一个低级职位而接受面试时，托马斯偏偏病倒在床，他不得不将整个引荐工作委托给一个朋友约瑟夫，此人做事草率，对爱伦·坡的习性又一无所知，先是安排爱伦·坡赴宴，把他灌得酩酊大醉，然后在他醉意未消的状态下领他进白宫，总统之子罗伯特·泰勒亲眼看到爱伦·坡这般失态，便决定不能让他去见总统。肤浅的约瑟夫竟然就此断定爱伦·坡不能见容于华盛顿文学界，原定于3月12日的演讲也断然被取消。托马斯之前策划的让爱伦·坡在首都亮相的一切举措，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爱伦·坡从华盛顿悻悻回到费城，另外一个坏消息又在等待着他。原先答应提供启动资金的出版商克拉克突然变

卦，因为他对爱伦·坡的信赖由于他在华盛顿闹的笑话而动摇了。厄运接踵而至，1843年3月24日，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写信通知爱伦·坡，他的杂志《先锋》将停刊，他抱歉地说他已无能力支付稿酬了。爱伦·坡回信告诉他，不要把这事挂在心上。

至此，爱伦·坡一家人几乎断绝了经济来源，逼得克萊姆夫人不得不拿着爱伦·坡的文稿，去城里敲打各家报刊的大门，在唤起出版商或报刊老板的同情后，她不耻央求预支一些稿酬以解全家人的燃眉之急。

爱伦·坡在文坛上的形象原本就有微词，华盛顿的失态成了一个决口。爱伦·坡本来就精神失衡，这几次挫折更诱发了他的被迫害狂想症。酒精、谎言、事业与家庭的不幸，在折磨着爱伦·坡始终忧郁的心灵和脆弱的身躯，他开始怀疑自己被鬼附身了。

有人看到他在街上游荡，嘴里嘟囔着含糊不清的话。爱伦·坡的这副样子又被一些好事者拿去一传十，十传百，弄得满城风雨。这些流言蜚语又偏偏让天生敏感的爱伦·坡深感烦恼和痛苦。

回顾在费城的这些日子，因为酗酒所引起的失态被人们议论着，自己的家境又贫困到不得不靠人家怜悯体恤的程度，周围的一切使爱伦·坡萌生了一个念头，他正成为某种阴谋的牺牲品。

为了重新获得精神平衡，他的当务之急就是离开这里。唯一的希望就是去纽约，设法说服那里的一家出版社推出自己的小说全集。1844年4月6日清晨，爱伦·坡带着仅有的11美元携同爱妻弗吉尼娅，在阴雨绵绵中坐上了开往纽约的列车，结束了在费城长达6年之久的客居岁月。

15. 进入创作高峰期

到了纽约之后，爱伦·坡一家人先在格林威治大街暂住下来。一星期后，爱伦·坡出去办的第一件事便是拜访《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社，走进办公室后，他便向主编递上一篇最不寻常的小说。主编接过稿件读起来，他边读边露出笑脸，后来竟然大笑起来，他说：“太棒了！《太阳报》将尽快刊登这篇小说。”

4月13日，星期六的早晨，《纽约太阳报》刊出类似以电报方式匆匆加排的海报：有人乘坐气球成功飞越大西洋。海报声称：该日上午十点将印出《纽约太阳报·号外》，届时专题深入并独家披露这一壮观奇迹的全部细节。

海报发出后，《纽约太阳报》办公大楼外面挤满了兴奋的人群。快到中午的时候，报纸印出来了，每个人都冲上去买一份。在第一版就登了几个人如何在一种飞行机器内，也就是一个气球里，用75个小时的时间飞越了大西洋的故事。

在《纽约太阳报》周末《号外》上登载的这篇小说叫《气球骗局》。怎么看都像是该报记者特地撰写的一则即时新闻，爱伦·坡把一种模拟且逼真的细节和奇妙且传神的幻想，圆润娴熟地融合在一起创作出如同神话般的科幻小说，而且还以新闻报道的文体展现出来，使得纽约的男女老少纷纷争相传阅这期《号外》。

爱伦·坡凭借渊博的学识，使用科学的语言，描述了这次旅行的每个细节。读后，人们相信了爱伦·坡所写的一

切，他们奔走相告。直到最后，读者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们是被愚弄了。飞越大西洋的旅行只是一个聪明的骗局，整个故事是爱伦·坡杜撰的。

在当日抢购报纸时，爱伦·坡目睹了那个场面，他自己连一份报纸也没弄到手。

刚到纽约一个星期，爱伦·坡就出名了。纽约的出版商现在已意识到有一个具有非凡想象力的天才作家生活在他们中间。

令人叹服的是，爱伦·坡当初迫于生计而即兴完成的这个科幻故事，真的预言了百年后才出现的真实事件。后来报上对真正首次乘气球飞越大西洋的报道文字，无论是飞行所用的时间，还是其他细节，都与1844年4月《纽约太阳报》爱伦·坡的小说的描述相差无几。但爱伦·坡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因为《气球骗局》的受欢迎而得到改善。《纽约太阳报》的销量因《气球骗局》而猛增，但爱伦·坡的贫困仍一如往昔。

这时，爱伦·坡的心中已经响起了一只悲伤的鸟的哀鸣声。当这只长着炯炯有神的眼睛的黑鸟准备飞起的时候，纽约已经做好了欢迎它的准备。

当酷热的夏天悄悄到来时，身体不适的弗吉尼娅再也受不了都市里的燥热，这让爱伦·坡决定带爱妻到比较凉爽的郊外乡村避暑。他们租用的农舍离哈德逊河不远，从农舍顶楼的窗口，他们可以俯瞰河面，远眺河对岸的树林和原野。

隐居在纽约郊外的农场里创作，这种近于与世隔绝的生活，正是爱伦·坡文学创作最需要的环境，只是好景难长。

在这里，爱伦·坡想到了他在阅读狄更斯的小说《巴

纳比·拉奇》时，对主人公巴纳比·拉奇和他的乌鸦格里波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他想创作一首诗，并用“乌鸦”作篇名。他对创作这首诗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格律要优美，音调要凄惋。

但如何才能写出这样的诗来呢？他想到了在诗歌和歌曲中常常使用的迭句的方法。在每几行诗的末尾重复同一个词或几个词，能使读者或听众感到赏心悦耳。这种方法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这种方法既不会使声音发生变化，也不会使思想发生变化。

但还是不行，爱伦·坡想到，迭句的方法似乎有点过于简单了。后来他想到，使用相同的声音，但变化其思想。由于思想在迭句中必须变化，迭句必须是一个单个的词，只有这样才能使之更容易变化思想。

谁来说这个迭句呢？巴拉比·拉奇的乌鸦进入了他的脑海。对，那该是一只乌鸦——一种邪恶的鸟。它要重复的词是“Nevermore”（永不复生）。在一首悲戚哀惋的诗中，写什么才是最凄惨的呢？他知道答案——死亡！爱伦·坡也知道，一个美丽的女人的死亡是最悲惨的事。

整整一个夏天，爱伦·坡都在写这首诗，他写了改，改了写，这是他构思和写作出的最为完美的一首诗。他对诗中的每一个词和每一个句子都进行过无数次推敲，总是觉得不满意，改写了不知有多少遍。

在农场生活的一段日子固然很好，但日常生活的费用接近告罄，迫不得已，近乎绝望的克莱姆夫人主动到城里去替爱伦·坡找工作，她斗胆去找《晚镜报》（Evening Mirror）主编纳撒尼尔·威利斯。威利斯对爱伦·坡的才华早有耳闻，立刻聘请爱伦·坡担任《晚镜报》的特约记者，写书

评、杂谈和随笔等。

威利斯对爱伦·坡的工作表现非常满意，赞许他是一个安静、耐心、勤勉、稳重，并总能以自己高尚的行为与才干赢得周围人尊敬的人。11月，爱伦·坡一家搬回城里，在《晚镜报》附近住了下来。

这一年里，爱伦·坡除了孜孜不倦地潜心写作之外，依然不顾以往的挫折继续筹划创办《铁笔》。年内发表的作品主要有：《森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催眠启示录》、《长方形箱子》、《过早埋葬》、《被盗的信》、《眼镜》、《凹凸山的故事》等。

按照爱伦·坡与威利斯所达成的合作协议，《晚镜报》得以独家刊出《乌鸦》。《乌鸦》发表于1845年1月29日的《晚镜报》。这首诗不仅得到主编的高度赞扬，而且赢得公众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各报刊争相转载，许多人开始师法效仿。爱伦·坡的大名再次不胫而走。他的作品为那些出版商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求他签名留念的读者更是随处可见。然而发表《乌鸦》，爱伦·坡只得到10美元的稿酬，他仍同过去一样，一贫如洗。

爱伦·坡在天地间默默地移动着：一个忧伤、寂寞、饥肠辘辘、裹着一身黑衣的名人，遇见别人时嘴边挂着一丝嘲弄的微笑，他在幻想着从来没有人幻想过的幻想。

作为爱伦·坡在文学界名望提高的一个标志，纽约出版商威利和帕特南同意出版他的小说选集。那是一本只收集了12篇故事的小书，其中包含了他最优秀的作品。集子是由一位有经验的文人埃弗特·杜克金克选编的，尽管爱伦·坡不太同意他的选择，但两个人还是达成了共识，并因而成为好朋友。

接着，威利和杜克金克又出了一本爱伦·坡诗集，书名为《乌鸦及其他诗》。诗集于1845年11月问世。这是爱伦·坡的第四本诗集。在书的前言中，爱伦·坡写道：“我写诗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出于一种激情。”

1845年，在爱伦·坡的人生中，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与女诗人弗朗西丝·萨金特·奥斯古德的罗曼史。

对方是经威利斯介绍而与爱伦·坡结识的，她因为爱伦·坡在一次演讲中对她的诗给予好评而对他发生好感的。《乌鸦》发表后，爱伦·坡也把自己心爱的力作通过威利斯转交给弗朗西丝，希望她发表看法，并惠赐一次会晤的机会。

对方当然没有错过这次可以对这位文坛新星表达好感的机会。弗朗西丝是画家塞缪尔·奥斯古德的妻子，是一个34岁的漂亮少妇，是两本诗集的作者。爱伦·坡很欣赏她的诗。后来，她的丈夫塞缪尔·奥斯古德还为爱伦·坡画过一幅肖像。

弗朗西丝发表过许多充斥着愁思怨绪的情诗，其风格乃是一种词藻华丽的修辞与情调缠绵悱恻的混合物。弗朗西丝天生敏感多情易冲动，同时又是纯真和诚实的化身，全身上下充满了艺术家的气质。作为一个时代女性，她一直追求的除了异乎寻常的赞赏外，就是由衷的尊敬和钟爱了。

弗朗西丝的身材苗条近乎纤弱，性情恬静，体态优美，如此一位才貌双全的女性，怎么能不让爱伦·坡心动呢？随着两人幽会的日渐频繁，周围的流言蜚语也多了起来，但两人的通信更见热烈。

弗朗西丝经常到爱伦·坡家中做客，两人的关系已经发

展到很难让人没有闲言碎语的地步。为了避嫌，1845年夏天，爱伦·坡把家搬到华盛顿广场附近的和睦路85号。弗朗西丝还是一如既往地前来拜访，而她的每一次出现，不管是多情的眼神，还是婀娜的体态，乃至优雅的谈吐，都让爱伦·坡心神荡漾不已，而弗吉尼亚好像什么都没看见，甚至有点乐于促成丈夫和这位女诗人亲近似的，但克莱姆夫人可渐觉此事有点不对头。

显然，爱伦·坡已经开始追求弗朗西丝了，而对方也看出爱伦·坡已有些不能自拔了，于是决定采取逃避的对策。可是，弗朗西丝莫名奇妙的退缩，把正在热烈追求她的爱伦·坡弄得精神恍惚，因为他已经完全堕入了情网。

弗朗西丝不辞而别后不久，爱伦·坡便寻着她的芳踪跟着来到奥尔巴尼，两人也在波士顿和普罗维敦斯会晤了几次，其情景只能用难舍难分来形容。怎料，就在这个时候，爱伦·坡的浪漫生活又有了另一段凄美的插曲。

就在爱伦·坡追踪奥斯古德夫人来到普罗维敦斯小镇的时候，他偶然读到了女诗人海伦·惠特曼发表的一首诗，从她的作品中，爱伦·坡发现她不折不扣正是自己的知音。对方是一个财产颇丰的漂亮寡妇，深居简出，行踪神秘，尤其是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海伦”。

孀居的海伦在诗中抒发的情思正与爱伦·坡的心相契合。而此时奥斯古德夫人正被爱伦·坡的穷追不舍弄得焦头烂额。她很清楚，爱伦·坡现在整个人正处于心绪紊乱之际，谁也劝不了他。要想冷言地拒绝他，又有点于心不忍。但她更清楚，不能为一时的感情冲动而破坏了两个和睦的家庭。她想金蝉脱壳，却又无计可施。海伦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真是替奥斯古德夫人解围的大好机会。

爱伦·坡当时正在普罗维敦斯作演讲，弗朗西丝就在会场外面等他，演讲结束后，两人一路沿着小镇的街道散步到深夜，爱伦·坡恋恋不舍地把她送到下榻的宾馆，然后一个人在街上徘徊，就在这时，爱伦·坡与海伦不期而遇……

这次月光下的邂逅，冥冥中注定要成为他们日后热恋乃至几乎结成终生伴侣的一个契机。此后，爱伦·坡就同奥斯特古德夫人断了来往，但她后来一有机会就帮爱伦·坡的忙。可惜的是她因染上痲病没几年就离开了人世，爱伦·坡与海伦的恋情也没有长久接续下去。

一直到1845年，爱伦·坡才真正以诗人、小说家、批评家、文学编辑等多重身份跻身于文坛。在一些以女诗人为主的沙龙里，还不曾见过有哪一位男性像爱伦·坡那样享有几乎是争先恐后的垂青。

爱伦·坡天生就不喜欢男性的交际圈，唯有置身于聪明而多情的女性中间，他才会感到有如鱼得水般的滋味。他心情好时，往往会发表某种近似内心独白且充满诗意的议论，一般男性大概都受不了这种矫情，可是那些热爱文学的女性可就一个个像受了催眠似的，都会情不自禁地将目光落到爱伦·坡一个人身上。

任何事情，有得就有失，爱伦·坡在这种交际中不但获得了人脉，吸收了养分，也享受到了快乐。但与此同时，身为文坛新星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他也必须承受各种不利于他的闲言碎语。渐渐地，爱伦·坡开始经常受到慕名前来家中探访的女士的骚扰，被访客纠缠得起居不宁的爱伦·坡，决定远离都市的喧嚣，再度搬到清静的郊外居住。

1845年爱伦·坡的建树比较突出，先是给《百老汇杂志》（Broadway Journal）撰稿，从7月起成为该刊编辑，其

后不久，他靠着从格里斯沃尔德、哈勒克和霍勒斯·格里利等人那里借来的钱，买下了《百老汇杂志》，成为其老板。在该刊开始陆续发表自己早期的一些小说和诗歌，但大都经过修改。此外还发表了60多篇文学随笔和评论。与此同时，爱伦·坡还在《南方文学信使》上发表评论。

这一年，爱伦·坡发表的小说主要有：《瓦尔德马先生病例之真相》、《反常之魔》、《言语的力量》、《牢房杂志的一些秘密》、《与一具木乃伊的谈话》和《焦油博士和羽毛教授的疗法》。

1845年，爱伦·坡还卷进了一件让他大伤脑筋的事，他在批评剽窃行为的文章时，涉及了当时在文坛上赫赫有名的作家朗费罗，从此开始了长达八个月的一场论战，史称“朗费罗战争”。最后闹上了法庭，虽然爱伦·坡赢了这场官司，还得到了492美元的赔偿，但他所有个人的弱点和毛病，都在辩论中曝光在大众面前，使爱伦·坡的名声大受损伤，甚至像洛厄尔这样的朋友也疏远了他。此后，爱伦·坡就成了媒体的焦点人物，举凡他个人的各种事情，无论大小，都会成为记者捕捉的对象，这种伤害对于天生敏感的爱伦·坡来说，简直就像一支支毒箭射中了他。

每天他都会收到好几封匿名信，这让他觉得是有人存心与他作对。乡下的村民经常在黄昏时看见爱伦·坡在纵横交错的田埂上游荡着，目光呆凝，一个人念念有词的，古怪得让人议论纷纷。

10月份，爱伦·坡应邀到波士顿演讲厅阐释《阿尔·阿拉夫》，在演讲时博得倒彩，爱伦·坡在回答问题时，对波士顿人表现出侮辱性的嘲弄，从而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声誉。

16. 沉溺情海

精神压抑和贫病交加迫使爱伦·坡于1846年1月3日出版了《百老汇杂志》最后一期之后便停刊。他把家搬到纽约郊外福德姆村一幢小房子，病弱的弗吉尼娅在那儿由好心的玛丽·路易斯·休帮助护理，有时休女士还给他们提供一些生活必需品。

这期间，爱伦·坡本人的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有各种迹象表明，从2月到6月的4个月间，他病得几乎不能写作。他住的福德姆村，距纽约市区有13英里，这里环境安静，适合休养，他本想好好休息一下，怎奈，他的境况无法让他安心休养，因为此时弗吉尼娅比他病得更厉害。

爱伦·坡的创造力开始下降，1846年他的作品明显开始减少。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带病坚持为《戈迪淑女杂志》定期写书评。爱伦·坡在一封写给妻子的信中说：“你现在是我与这令人讨厌、令人憎恶、令人失望的生活抗争的最大而唯一的动力。”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许多报纸上，爱伦·坡及其家庭作为可怜的施舍救济对象经常被提及。

1846年11月，爱伦·坡的一篇最优秀的小小说《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在《戈迪淑女杂志》上发表了。小说讲的是一个爱喝西班牙葡萄酒的名叫弗图纳陀的人，被仇家报复用酒灌醉而将其活埋了的故事。

1846年，爱伦·坡的境况是相当悲惨的，贫病交加，

走投无路，但他的名声却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崛起，西欧各国都在出版他的作品，他的名字到处受到赞扬。尤其是《乌鸦》和《金甲虫》两篇，在西方读者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爱伦·坡故事集》法文译本出版，受到法国读者的普遍关注。然而，爱伦·坡在美国依然一贫如洗，而且健康日益恶化。

除了《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之外，年内爱伦·坡还发表了短篇小说《斯芬克斯》。

1847年的新年钟声带来了不祥之音，真正的悲剧开始了。亲友们纷纷从各地赶到纽约郊外的福德姆村来看望病危的弗吉尼亚，在五年多的与疾病的斗争中，她几次死里逃生，现在她躺在床上等待着死神的来临。就连玛莉·杰弗罗女士也从巴尔的摩赶来了，她是爱伦·坡过去的情人，也是弗吉尼亚小时候的邻居和朋友。当年，弗吉尼亚还曾为表哥和玛莉两人传递过情书呢。只见弗吉尼亚拿起玛莉的手放到爱伦·坡的手里说：“你一定不要抛弃他，你要知道，他过去一直爱着你，埃迪，你说是不是？”

这位被病魔摧残得不成人样的小女子，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一心想着要给丈夫找个依托，因为她明白，爱伦·坡不能没有一个好女人的照顾。玛莉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凄凉的场面，只有噙着泪水黯然返回纽约。1月30日傍晚，弗吉尼亚已处于弥留状态。三更时分，她终于永远闭上了眼睛，享年24岁。爱伦·坡的母亲及哥哥亨利都是24岁时死的。这种巧合，让爱伦·坡永远也没弄明白它的奥妙。

弗吉尼亚被安葬在福德姆村的农舍附近，有六位妇女送葬，其中有休女士和杰弗罗女士。

弗吉尼亚去世的打击严重地毁坏了爱伦·坡的身心健

康，他一连病了几个月，有时候病重得需要有人照顾他的起居。克莱姆夫人和玛丽·休女士两个挑起了这副担子。玛丽·休女士本是服侍弗吉尼亚的，现在又开始服侍起爱伦·坡来。她是一位医生的女儿，对爱伦·坡的境况非常同情。她告诉爱伦·坡的医生说，当爱伦·坡身体好的时候，他的心脏每有规律地跳动十下以后，就会停顿一会儿，然后再跳动。她认为他的一侧大脑恐怕有病，认为酒精或者类似于酒精的什么东西使他产生疯狂的状态。

在他的脑子有毛病的时候，同她谈起自己的过去。他担忧的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履行他对出版社的承诺了。他最怕的是如果他死了他们会对他各种各样的坏话。

毋庸置疑，弗吉尼亚的死对他的打击是空前的，他一直到死都未能从这一创伤中走出来。1847年，爱伦·坡就像隐居一样呆在福德姆村，独自对生存的意义进行探索。他觉得生活越来越艰难，越来越没趣，但仍然有强烈的生的欲望和热烈的创作冲动。这种欲望和冲动使他能坚持生活下去。1847年秋天，爱伦·坡完成了他最美丽的一首诗《乌拉卢姆》。这首诗写的是关于弗吉尼亚以及他们深厚的爱情。在这首诗中，人们会发现，还像从前一样，死亡和失去一个所钟爱的人的气氛仍然弥漫其中。

随着身体日益康复，爱伦·坡又想起要办自己的杂志，他感到受制于人就等于在毁灭。如果他能成为他自己作品的出版商，他在一两年内就可以发达起来。

在这一时期，他的心思主要集中在筹划自己的杂志上，但困难重重，难以实现。1848年初，他完成了一首散文长诗《我发现了》。2月3日，为了阐释这首诗，爱伦·坡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演讲。他的讲话是那样难于理解，以至于很

多人还没等他讲完就离开了。《我发现了》一诗的确难于理解，诗中阐述了若干他的宇宙演化观，这篇作品具有精美的诗歌形式，更可以说是一篇诗化的哲学论文。

《我发现了》试图对地球的规律给予精辟的解释。爱伦·坡以其自己的才华做了其他作家从未考虑过的事情。他在诗歌创作、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想挑战科学领域。心力交瘁的爱伦·坡，仿佛已经预见到人生的最后期限已在眼前，所以他在给克莱姆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得走了，完成《我发现了》之后，我不想再活下去了，我已经再也创作不出什么来了。”

1848年春夏之际，爱伦·坡的身心再度遭受柏拉图式恋情的袭击，这次的对象是玛丽·休女士，她就是那位经常为他们家雪中送炭的好心人。她是医生的女儿，受过良好的医学教育，很了解爱伦·坡，虽然从不曾读过他的诗文，但对爱伦·坡性格上的缺陷和生理上的疾病都相当的同情。每当爱伦·坡陷入贫困中时，她都会及时提供食品和衣物。她识读爱伦·坡的心灵就像阅读一本打开的书一样容易，爱伦·坡也乐于接受这位年轻女士像护士般的关怀。

时间久了，爱伦·坡开始对玛丽·休有了较为强烈的好感，他意外地体验到在黑夜中盲动的飞蛾欲与宁静的星星相融合的那种激动，体验到想要逃出黑夜而化入朝霞的那种兴奋。那是一种绝望的精神恋爱，一种必须经过死神阴影才会有的自省。

1848年春天，爱伦·坡断然走出隐居地，来到久违的纽约去拜访玛丽·休女士。这次会面的结果是爱伦·坡写出了著名的诗篇《钟》。

当时，玛丽·休女士在自己的住处热情地接待了爱伦·

坡，两人端坐在一个花房里品茶，爱伦·坡说此刻他应该写一首诗的，可就是没有灵感。好心的玛丽·休立即拿来纸笔，就在这时，花房里的空气忽然波动起来，原来是附近教堂的钟声大作。敏感的爱伦·坡那几近病态的脆弱神经瞬间受到刺激，只见他把面前的纸愤然推开。

但玛丽·休女士却忽然文思泉涌，即兴写下：奇妙的钟声，其响如银铃……爱伦·坡受其感染也诗兴大发，立刻从她手中接过笔并接续完成这一诗节，但随即又陷入沉默，叹息连连。玛丽·休则不动声色地又开了个头：钟声沉郁，其声如铁……这让爱伦·坡精神再度振奋，一口气便添上两个诗节并完成全诗，还在正文上方写了：“献给玛丽·休女士”的题词。这首题名为《钟》的诗是爱伦·坡所有诗作的最后闪光。写完这首诗后，爱伦·坡早已脸色苍白，全身无力了。

晚餐后，爱伦·坡被抬到房间休息时已经昏迷，玛丽赶紧请来医生，发现爱伦·坡的脉搏微弱，心音紊乱，诊断结果为心脏病。玛丽·休女士跟医生谈起她以前观察到的爱伦·坡的生理与心理上的诸多异常现象，医生认为爱伦·坡其实早就精神失常了。当过护士的玛丽·休心里明白，神志错乱加上心脏病，将会加速爱伦·坡的生命进程，使之提前到达人生的终点。

爱伦·坡的病态发展到已经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了。有一次，玛丽·休女士到乡下来探望他，爱伦·坡亦真亦假地告诉她，他在西班牙旅行途中和人决斗，受了伤。但邂逅一位苏格兰籍女士为他护理，这期间，他们双双坠入爱河，但他不能说出她的芳名。爱伦·坡一边讲述他的浪漫奇遇，一边让玛丽·休女士看他肩膀上的一块伤疤，仿佛那就是决斗

留下的痕迹。爱伦·坡还说，他从西班牙去了法国。在巴黎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但都是以欧仁·休这个笔名发表于世的。

玛丽·休本来就是机灵敏感的女子，感情经验也丰富，她已经在为爱伦·坡对自己与日俱增的依恋而渐感不安，对方的眼神、所讲的故事，再次证实了他对她的心仪。她深知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其实，她完全可以继续给予爱伦·坡呵护与关心，但爱伦·坡需要的不仅是这些，他期待的乃是一种精神与肉体上完整的抚爱，而这种角色只能是一个和他亲密无间的女子才能胜任。于是，她建议爱伦·坡在自己的朋友中物色一个女人做妻子，而她则会永远做他的护士。

与此同时，替爱伦·坡看病的医生也从一旁提醒爱伦·坡，如果不放弃对玛丽·休过分的要求，他们的交情必会很快地结束。爱伦·坡心知肚明这个警告，也控制了自己一段时间，但为时不长。玛丽·休也没法让爱伦·坡明白，他们的继续亲近将使原本单纯的友情变成无法收拾的激情，那样，对她或他都是有害而无益的。如今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从爱伦·坡的生活中永远撤出。于是，玛丽·休也像之前的弗朗西丝·奥古德夫人一样，毅然决然地从爱伦·坡面前消失了。

但爱伦·坡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一位钟情于他的女性，以取代已经逝世的弗吉尼亚在他身边的位置。当然，他也清楚，他现在追求的乃是能帮助他对抗孤独和忧郁的女性的灵性。这时，三年前在普罗维敦斯邂逅的海伦·惠特曼的影子，突然又在爱伦·坡的脑海悄然浮出。

海伦·惠特曼似乎注定要成为启动爱伦·坡的灵感，使

爱伦·坡的笔端继续涌出优美情诗的一位女性。1848年2月，爱伦·坡在读到海伦·惠特曼题献给《乌鸦》作者的一首诗作时，三年前在月光下与她不期而遇的情景，犹如潮水般涌上他的心田。“海伦”这个名字一向就对爱伦·坡有股极大的吸引力，何况这位名叫“海伦”的女子既有诗才又具姿色。自从玛丽·休从身边悄然离去后，爱伦·坡对这位“海伦”的思慕可说是更加强烈了。

1848年6月10日，爱伦·坡去了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在那里作了关于《美国诗人及诗作》(The Poets and Poetry of America)的讲演。在这里他遇见了南希·里士满夫人。这个女人简直是让爱伦·坡一见钟情，从此魂不守舍起来。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她成了他的梦中情人。爱伦·坡开始幻想对方能成为他在福德姆村那间小屋的女主人。

南希·里士满夫人虽然孀居，但还是同自己的孩子和妹妹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爱伦·坡每次到洛厄尔来讲演，都住在她的家里。显然，他同南希·里士满夫人已发展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而这种感情似乎并没有使她感到不愉快。

他对里士满夫人的感觉，正像他对其他一些他曾爱过的女人一样，很快便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一篇小说中，他描写了他第一次见到南希·里士满夫人时的浪漫场面以及给他留下的美好印象。

爱伦·坡对一个美丽女人一见面所能感到的那种魅力揭示了他性格中的强烈感情，也揭示出他的孤独和自怜。在他的小说中，他写过“浪漫”和“女人”，在他看来这似乎是同一个事情。他说男人爱女人只是因为她是女人。在将来，爱伦·坡所爱的也不会是一个特殊的女人。

南希·里士满夫人突然成为爱伦·坡在人世间最神往的

对象，她轻易地就唤起了他心底最浓烈的原始激情，他在她家中度过了一段最甜蜜的时光。在等待《我发现了》一书出版的时候，爱伦·坡怀着对南希·里士满夫人的深深恋情，于7月13日折返纽约。休息三天后，于7月16日再次从纽约启程南下里士满。此行的目的是为自己筹办的新杂志《铁笔》募集订户。

此次爱伦·坡回到故乡，他彻底地被自己对往事的悲苦回忆打败了，彻底被自己可能有过的思想打败了。重返故里的爱伦·坡，受到老同学的款待，欢腾的气氛使他忘记了自己的戒律，又开始开怀畅饮了。《南方文学信使》的编辑约翰·汤姆森曾写道：爱伦·坡在里士满逗留了三周，几乎整天喝酒，每天晚上都要对他那些酒友大谈特谈《我发现了》。有几位朋友也试图劝他不要再饮酒了，但都没有成功，最后他们不得不强行把他送回纽约。当他在里士满期间，汤姆森也想过请他为《南方文学信使》写点什么，但他日夜喝酒，头脑总是处于不清醒的状态，根本无法写文章。

但汤姆森还是给他发表了一篇随笔，这多是出于怜悯，而不是为了别的。文章虽然发表了，但它的内容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可是有点太奇怪和过于难以理解了。

在里士满逗留的这三个星期，虽然几乎每天都是醉意醺醺，但也许是爱伦·坡这生中最后一段快乐的时光。不过，在这一段不长的时间里，他也遇到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里士满当地有一个叫约翰·丹尼尔的编辑突然向爱伦·坡发难，他在一家小报上撰文声称爱伦·坡对海伦·惠特曼的感情动机令人产生疑窦，惠特曼女士比爱伦·坡大六岁，又是一位有钱的寡妇……言外之意不就是说爱伦·坡对她的追求别有

企图吗？

爱伦·坡当即欲向丹尼尔讨回公道，甚至下了要决斗的最后通牒，但就在双方箭拔弩张之际，爱伦·坡一句幽默的话化解了彼此的敌意。

酗酒已成了爱伦·坡的老毛病，但每次都是不无原因的。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爱伦·坡把过去周期性的酗酒归因于总是害怕弗吉尼亚会死去所引起的神志错乱：“我的敌人说我酗酒是因为神志错乱，我认为我的神志错乱很可能是因为酗酒……那是一种介乎于希望与绝望之间的漫无尽头的可怕的彷徨，我要不一醉方休就没法再承受那种煎熬。从那正是我自己生命的死亡中，我感觉到了一种新的、悲惨的存在。”

夏末，爱伦·坡收到从福德姆村转来的一封信，里面还附有一首诗。激动不已的爱伦·坡一到小城立即邀请海伦·惠特曼女士在墓地幽会，这一奇怪的花样倒是满投合海伦一向神秘兮兮的风格。两个人就在那墓地缠绵相会，爱伦·坡甚至在分手前向她求起婚来，只是海伦并没有在墓地那种地方答应对方的要求。她有她犹豫担心的理由，因为夫妻生活的重担可能让她承受不起，加之她的年龄又比爱伦·坡大，是一位寡妇，身体又不好，她求爱伦·坡务必三思。

为了宣传《铁笔》，爱伦·坡再次去洛厄尔作演讲，并顺路再次拜访住在郊外的南希·里士满夫人。在莫名躁动的心情下，他意外地发现南希的家竟是那样的宁静温馨，而南希更是像天使般给人以开朗平和的感觉，女主人温暖怡人的招待，让他深受感动。

11月2日，爱伦·坡收到海伦·惠特曼从普罗维敦斯

发来的一封信，从信的内容看，她还是下不了决心。就在这个时候，爱伦·坡对南希·里士满夫人的眷恋之情却与日俱增。性灵的钟摆在海伦和南希之间摆荡不定。他写信给海伦，希望能再次见面，其实他心里明白得很，如今没有南希·里士满夫人，他就有活不下去的感觉。可是，海伦·惠特曼女士又像一个幽灵似的把爱伦·坡迷住了，殊不知如此刺激的感情冲突，无形中又加剧了爱伦·坡神志错乱与心脏衰竭的病态。

爱伦·坡就在无意识状态中启程前往海伦的住处，到达时脑子里仍是一片空白，干脆忘了此行的目的，一个人在小城里转了几个小时后，突然又漫无目的地折往波士顿，那是他的出生地。爱伦·坡在这股情感漩涡中缓缓下沉，憔悴至极，他打算在39年前来到这个世界的地方，了却自己悲惨的一生。

于是他服下大量的鸦片，可是命不该绝，一个人在旅馆里躺了好几天，后来又被人给救活了。身体稍有恢复后，他真的去了海伦·惠特曼的家。海伦并没有下楼迎接他，也许她听说了爱伦·坡几天前闹出的丑闻，是她的母亲出面接待了爱伦·坡。

老太太认定爱伦·坡是个神经病，于是耐心地疏导劝慰他。在他们正谈话的时候，海伦出现了，爱伦·坡立刻像婴儿寻找母亲乳房一样激动地冲过去，当场跪下吻她的裙摆，由于动作太猛，竟把她的裙子撕开了。

几天之后，他们两人重燃爱火，在博物馆的画廊里幽会了好几次。经过半个月的考虑，海伦终于初步同意嫁给他，但爱伦·坡必须答应她不得在任何场合饮酒过度。见自己的追求初见成效，爱伦·坡暂时离开普罗维敦斯，继续独自面

对自己一手制造的情感纠葛，同时承受自己对两个女性迷恋未决的折磨。他还是脚踩两只船地给她们写信。这边告诉南希，他在波士顿自杀未遂，暗示他对她的坚贞不渝。那边又说服海伦既下了决心就不要反悔，以便彻底洗刷外界对他人格的贬低与流言。

但两边都没有给他回信，南希没有回信多半是因为她已经知道爱伦·坡在普罗维敦斯向别人求婚的事，而海伦没给他回信是因为她还在与家人的反对抗争着。

这年11月15日，经过抗争和坚持，海伦·惠特曼同意嫁给他，并正式订婚，但女方亲友坚持要爱伦·坡签字同意两个条件。第一，不再酗酒；第二，海伦·惠特曼的全部私房钱，在成婚后无条件归其母掌管。爱伦·坡看后，不屑一顾地签了字。12月20日，爱伦·坡再次前往普罗维敦斯，打算再作一次演讲，并争取与海伦在圣诞节那天举行婚礼。

怎料12月23日下午，突然有人转交给海伦一封信，信中劝她最好不要和爱伦·坡结婚，因为他同时在追求南希·里士满夫人。不久，又有人匆匆跑来告诉海伦说，中午有人看到爱伦·坡在酒馆里和一群年轻人开怀畅饮。

他们见面时，海伦对爱伦·坡提起自己所获悉的这些情况，并要求派人通知报社不要刊登她和爱伦·坡结婚的消息。她一边伤心地听着爱伦·坡的辩驳，一边开始意识到食言的爱伦·坡反而给了她一条退路。她明白了，她的怜悯与同情终究也是拯救不了爱伦·坡，他们的结合不会给双方带来任何好处，除了继续的不幸和无边的痛苦。落到这种地步，爱伦·坡也只好悻悻地走开了。

回到家里，海伦把一切都告诉了母亲，为了正式取消婚约，老太太又派人把爱伦·坡叫过来。爱伦·坡再次恳求海

伦不要如此绝情，但见海伦只是用颤抖的手把一摞信件退还给爱伦·坡，然后就把脸转了过去。爱伦·坡求她答应这不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但老太太在一旁干脆地说：“到此结束吧！”至此，爱伦·坡与海伦·惠特曼的一段孽缘也就落下了帷幕。

婚姻受挫似乎并没有使爱伦·坡过于悲伤。他又开始给南希·里士满写信，称她为他灵魂的纯洁而美丽的“妻子”。他告诉她，他再也不与文学界的女人来往了，他说她们没有感情，没有荣誉。当然，奥斯古德夫人除外。

17. 死不泯情

爱伦·坡黯然销魂地回到福德姆村，事情到了这个分上，也得对外人有个交待啊。他写信给海伦，求她给他点面子，求她能对事态的变化同他对外的说法保持一致，就说婚期因故延迟。

经过这次犹如暴风骤雨般的情感冲刷，爱伦·坡似乎清醒了一些，也好像变了个人似的。1849年的新年钟声响起，爱伦·坡对异性的狂热追求放松了脚步。他彻底明白唯有靠自身的文学才华才可能创造出不朽来。

弗朗西丝·奥斯古德、玛丽·休、南希·里士满、海伦·惠特曼这些女人既然都不能共事，就随她们去吧，但自己的路仍要走下去，自己仍要想办法战胜孤寂，在文学领域开创出一片天地，于是爱伦·坡又开始继续为筹措《铁笔》的资金而奔波。

现在，爱伦·坡的创作天赋再次把他推向写作。他把他的新写的一篇故事定名为《跳蛙》，发表在波士顿的一份周报上。《跳蛙》的内容，并不像它的名字那样有趣，依然遵循了爱伦·坡一向的写作风格，古怪而恐怖。

继《跳蛙》发表之后，他又写了一个科学故事《未来之事》（原文标题为 Mellonta Tauta，是希腊文）。这之后，爱伦·坡又回到创作伟大的爱情诗的老路上去。1849年春天，他又重写了他在1845年发表的一首诗。这首诗的标题是《安娜贝尔·李》，无疑是怀念他的妻子弗吉尼亚之作。

这首诗在爱伦·坡生命晚霞中放射出始料未及的万丈光芒。

奥古德夫人说过：“我相信弗吉尼亚是他唯一真正爱过的女人。”在弗吉尼亚死后惶惑的岁月里所发生的一切，都表现了这个孤独的男人企图忘记过去，寻找理解和情感慰藉，可几乎都没有什么结果。尽管他到处苦苦追求性爱，但都没有影响他多年来对其成为他妻子的小表妹弗吉尼亚的深沉和至死不渝的爱情。他在《安娜贝尔·李》诗中写道：

我们俩的爱情比世人都强烈
既超过比我们年长的——
也超过比我们聪明的——

年初，爱伦·坡还曾回里士满闲居了一个多月，当地《南方文学信使》的编辑同仁和他都十分友好，还刊登了爱伦·坡对纽约女诗人莎拉·刘易斯的诗《爱的果实》的书评。这位女诗人已经知道爱伦·坡正处于情感低潮，有心伸出温暖之手，因为她深知爱伦·坡对她有提携之心。这位女诗人仿佛打算扮演当年玛丽·休女士的角色。但是，爱伦·坡由于情感世界屡遭挫折，倦意横生，没有去迎接伸过来的那只温暖的手，他坚信一切还得靠自己去争取。

这期间，爱伦·坡收到一个叫爱德华·帕特森的年轻人来的来信，他在伊利诺斯州的一个小镇办了一份小报，名叫《观众周报》。他是爱伦·坡的崇拜者，他得知爱伦·坡要创办一份大型刊物后，相当兴奋。1849年春天，他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于是便主动向爱伦·坡提议，愿为《铁笔》创刊提供资助。

爱伦·坡大喜过望，决定立即启程南下为《铁笔》背

水一战。1849年6月末的一个早晨，克莱姆夫人送她心爱的埃迪到纽约码头。爱伦·坡对她说：“亲爱的姑妈，让上帝祝福您，不要为您的埃迪担心，我很快就会回到您身边的！”谁能想到，这竟成了爱伦·坡和克莱姆夫人最后诀别的话。

爱伦·坡从纽约去里士满时，在费城做过短暂的停留，他去拜访了《联合杂志》（Union Magazine）的编辑约翰·萨廷。这时候正赶上方兴未艾的“淘金热”，人们纷纷离乡背井到处地去碰运气，车站、码头的各家酒馆都挤满了人，好奇的爱伦·坡于是再次走进酒神撒开的诱惑大网。

他原本就有神志错乱和心脏衰竭的老毛病，当他从酒馆里醉醺醺地走出来时，只觉得路人都在用一种凶恶的眼神瞪着他，甚至觉得有人鬼鬼祟祟地跟在他身后，爱伦·坡完全跌入一种奇怪而恍惚的幻觉之中，仿佛周围的人个个都对他充满了邪恶与敌意似的，情急之下，他撞开附近一家报馆的大门，央求大家保护他的安全，幸好他的朋友约翰·萨廷在场。他一看就知道爱伦·坡这是喝多了，便把他带回家中休息。在家里，爱伦·坡对他讲了一些难以置信的话。他说在纽约的火车上遇到两个人打算杀死他，后来又说他使用假币让人识破被关进了费城监狱。

第二天傍晚，爱伦·坡自己一个人偷偷溜出来在大街上一个人瞎转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在郊外田地里露宿了一夜。萨廷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他初步断定爱伦·坡是患了被害妄想症。后来，他又偷偷溜出去，而且还因酗酒被关进了监狱。

若不是碰巧第二天市长巡监认出了他，还不知要被关押多长时间呢，离开监狱后，爱伦·坡还是丝毫没有清醒，而

且千奇百怪的幻觉让他简直痛不欲生，他甚至向萨廷要起鸦片来。费城的一些朋友问他到费城要干什么事，他却说不上来，只说是路过。朋友们猜想他大概是要去巴尔的摩，因为他在那里有亲戚，便替他买了去巴尔的摩的船票，一直到上船时，爱伦·坡才发现自己随身携带的两份手稿被偷了，这也意味着他终于清醒过来了。

爱伦·坡到了巴尔的摩之后，立即转向里士满。到了里士满，他首先去拜访了麦肯西一家人。麦肯西夫人一见面就知道爱伦·坡病得不轻，马上请医生给他治疗。爱伦·坡得到一定的休养和医生的对症下药，身体很快就恢复了。不久便又能轻松愉快地出入一些亲朋好友的客厅，他尤其喜欢和那些少年岁月的同学和玩伴在一起分享美好的回忆。

他也去拜访了安妮阿姨，可惜她不在城里。经打听，爱伦·坡得知他的初恋情人埃米拉·罗伊斯特——也就是现在的谢尔顿夫人——几年前就孀居在她的故里了。他的丈夫谢尔顿先生死后给她留下一大笔财产。他也听说谢尔顿夫人虽已年届40，但风韵犹存，在社交界仍不失为一位优雅迷人的女性。身为他的初恋情人，爱伦·坡在此寂寞时刻岂能不想会会她。

一个星期日的早晨，他去拜访谢尔顿夫人，谢尔顿夫人正要去教堂做礼拜。爱伦·坡一见到她，就激动得忍不住地喊道：“埃米拉，是您啊！”

谢尔顿夫人也立刻认出面前这位绅士是好久不见的爱伦·坡先生。两人相互寒暄了几句后，她说她得上教堂去，但她诚恳地邀请爱伦·坡晚上再来好好叙叙旧。

那天晚上，这对年轻时的初恋情人双双沉醉在当年相恋的美好回忆之中，临别时，爱伦·坡突然转身问埃米拉，是

不是还愿意实现 24 年前的许诺？对方凄然一笑，但爱伦·坡马上郑重其事地对她说，请她好好考虑一下。

经过一个又一个仲夏之夜的幽会，他们亲密关系的恢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爱伦·坡早年对埃米拉的激情，是他这一生中和其他任何女性交往中，所曾体验过的最为深刻和持久的。那次失恋才是造成爱伦·坡当年离开里士满外出闯荡的主要原因。

对埃米拉来说，当年她是被家人安排嫁给谢尔顿先生的。她因家长的缘故一直没有看见爱伦·坡写给她的情书，但其中的委屈和遗憾并没有冲淡她对初恋情人的深情与思念。现在，她只觉得好像老天在跟她开玩笑，青春的感觉又悄悄回来了。埃米拉当年是爱伦·坡情窦初开时的心上人，多年后的她对他依旧魅力不减。如今，这对曾是青梅竹马但却被命运之神拆散的情人，眼看着就要破镜重圆了。

然而，旧情归旧情，新情况归新情况，谢尔顿夫人对爱伦·坡这么多年来行径和名声也不是没有耳闻，再说，她对爱伦·坡的文学事业，尤其是对他极力筹划创办《铁笔》的事，更是不感兴趣。还有人提醒她，最好还是保护自己的钱。就在他们的旧情发展到即将订婚的前夕，她对爱伦·坡突然莫名地冷淡下来，还要他还她给他写的所有信件。爱伦·坡虽然感到有些惊愕，但还是保持了冷静的态度，乃至也以冷淡予以回敬，这颇让埃米拉感到不是滋味。

这期间，爱伦·坡因不能苟同想要给他投资办刊物的爱德华·帕特森意欲将其办成大众廉价刊物，双方意见发生分歧，最后由于谁都不肯让步，导致合作中断。从而爱伦·坡一直坚持了有 15 年之久的想创办全美国最有品位的一流大型刊物的梦，宣布全面破灭。

不久，他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人们好不容易才把醉倒在外的爱伦·坡抬到麦肯西夫人的家，医生诊断爱伦·坡的病症相当危险，今后任何一滴酒都可能使他随时丧命。爱伦·坡酒醒后，信誓旦旦地向医生保证，他再也不贪杯了。

爱伦·坡对谢尔顿夫人的漠然态度，竟然起到了特别的效果，埃米拉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两人很快就订婚了。婚礼预定于1849年10月17日举行。尤其让爱伦·坡高兴的是，埃米拉竟然亲自写信给克莱姆夫人，邀请她来里士满安度晚年。9月24日，应当地旧友的邀请，爱伦·坡在里士满又作了一次演讲。那些朋友知道这位诗人就要结婚了，特别包了个大红包当作车马费送给爱伦·坡，这笔钱足够他去纽约接克莱姆夫人了。

25日，爱伦·坡去拜访好友塔莉·苏珊小姐，爱伦·坡告诉对方，在故乡停留的这段时间是他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难得时光，他就要从此告别纽约市而回里士满定居。他深信，所有的苦难都将过去，美好的生活在等待着他。那天晚上，苏珊小姐和她的母亲也都为爱伦·坡即将获得新生而庆幸。临别时，两人把他送到大门口，爱伦·坡才迈下几级台阶就停下来，转过身去向她们又挥了一次手说再见，而就在那一刹那，一颗流星忽然从爱伦·坡上方的天空一划而过，夺目的光辉瞬间就消逝在苍茫的夜空中。

那天晚上，爱伦·坡在麦肯西夫人家住宿，妹妹罗莎莉发现哥哥不时地起床，还一个人站在打开的窗口抽烟。

26日，爱伦·坡前往《南方文学信使》杂志社向主编汤姆森先生告辞，并赠《安娜贝尔·李》完整手稿一份。下午，罗莎莉则把哥哥的一封信转交给苏珊小姐，信封里面装的是爱伦·坡亲笔签名的诗《献给安妮》。

晚上，爱伦·坡在临出发前去看了一下埃米拉，爱伦·坡对未婚妻说，他好像是病了。埃米拉听了听他的心跳，果然觉得不对劲，于是告诉他别忘了到医生那儿去看看。爱伦·坡确实也去了医生那里，碰巧医生不在，爱伦·坡等了一会不见医生回来就离开了。

走在街上，爱伦·坡碰到几位熟人，听说他明天一大早就要启程去纽约，非要为他饯行，他们几个人连推带拉地把爱伦·坡领进一家酒馆。几个人推杯换盏几乎喝了一个通宵，最后，这几位热情的酒友把爱伦·坡送到码头，轮船于9月27日凌晨4点启航。那天早晨，放心不下的埃米拉，还特意跑到麦肯西夫人家想看看爱伦·坡的病情，当得知他已乘船离去，不禁吓了一跳。

9月29日，爱伦·坡抵达巴尔的摩， he 要从巴尔的摩乘火车到费城，在下船与上车之间还有一段时间，他突然决定去看一位朋友，谁料……

话说当时巴尔的摩正在进行立法委员的选举，这个城市素以政客们贪赃受贿、营私舞弊而恶名昭著。有人竟然收买匪徒去“猎捕选民”，那些流氓胆大妄为，竟敢在大白天强迫选民按他们的意思举手表决选出特定的立法委员来。那帮匪徒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把抓来的选民用酒灌醉，迫使他们在醉醺醺的情况下站在监票员面前回答几个问题，以取得投票资格，然后就按照他们的暗号举手投票。

投票前，他们会把这群抓来的醉汉赶进一个“牛棚”里，被关在里面的人多半都会被大量的酒精麻醉得神志恍惚。有的选民还会被强行拉出去投好几次票，当选票不够时，流氓们便会倾巢出动，在街上见人就抓，抓到后就灌醉，灌醉后就直接送到投票所。

1849年巴尔的摩的立法委员选举定在10月2日举行，倒霉的爱伦·坡恰好赶上这届的“猎捕选票”期。爱伦·坡刚下船，还没等在巴尔的摩的大街上溜达一会儿，旋即让一群流氓强行带走，被关进临时押着“备用选民”的“牛棚”里。

就在10月3日那天，斯诺德格拉斯医生在诊所里突然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第四区投票所那里，坐着一个醉醺醺而且有点精神错乱的绅士，他说自己是埃德加·爱伦·坡，他会不会就是那个大诗人爱伦·坡呀？您要不要去看一下呀？”这张纸条是《太阳报》一个排字员送来的，他正好认识斯诺德格拉斯医生，也听说过诗人爱伦·坡。

医生闻讯后十万火急赶到投票所，天哪，果真发现爱伦·坡正全身瘫软地坐在那里发呆。周围有一些恶形恶状的人围着他，看得出来是刚从“牛棚”里灌足了酒被拉来投票的。医生冲过去表明身份救出爱伦·坡，并立刻将他送往华盛顿大学医院，一路上处于衰竭状态的爱伦·坡还一直语无伦次地骂着那些流氓，直到不省人事时才送到大学医院莫兰医生的手上。

从10月3日傍晚一直到次日凌晨，爱伦·坡始终呈昏迷状态，而且高烧不退，胡言乱语，教人捏把冷汗。早晨时，爱伦·坡一度清醒过来，莫兰医生试着和他沟通，但对方的不知所云让莫兰医生不得不相信病人能恢复的希望已经很渺茫了。但他仍然安慰他说：“好好休息吧，过几天就可以出院去看老朋友了。”

谁知，一提到朋友，爱伦·坡立刻歇斯底里大发作：好朋友，好朋友这个时候就应该把一颗子弹射进我这颗不幸的脑袋里。他快速纷乱地回忆起自己坎坷一生的种种，心思已

被绝望淘空，画面已被泪水淹没。埃米拉的钢琴声仿佛又在他耳畔响起，过去岁月的所有迷茫让他近乎虚脱，以致使他再度昏厥过去。

爱伦·坡几乎又昏迷了一天一夜，不知什么时候，全身的疼痛让他又醒过来，无尽无休的痛苦与源源不断的悔恨几乎剥夺了爱伦·坡身上仅有的一点气力。他反复折腾了几天后，终于在10月7日的凌晨完全平静下来，就好像他穿越了狂风巨浪的大海，安全地完成旅行上了岸一样。他稍微动了一下脑袋，请求上帝拯救他那可怜的灵魂。这时，莫兰医生的太太走了进来，带来纸和笔想记录下大诗人最后的话。爱伦·坡却气息微弱地问她：“我还有没有希望？”

梅丽·莫兰夫人还以为他是在问他能否康复，于是便好言安慰了一番，但爱伦·坡却用最后一口气打断她说：“我是说像我这样糟糕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希望？”梅丽·莫兰夫人只能低声在爱伦·坡身旁读起《圣经》的第十四章，然后悲悯地拭去爱伦·坡额头上的汗珠，整理了一下他的枕头，黯然走出房间去为他缝制寿衣。

时间随着滴漏里的沙粒不断地倒数着，童年时的爱伦·坡就喜欢看天上的星星，养母弗朗西丝·爱伦夫人还曾给他买了一架望远镜。在弗吉尼亚先他走一步后的那段时间，他就常常一个人每晚坐在山坡上仰望着天空中的繁星，俯视着沉睡的大地，想到自己有能力破译一切密码，就连上帝也无法将宇宙的奥秘瞒过他的眼睛。他只觉得自己这一生好像是在履行什么任务似的在东奔西跑，浑浑噩噩的大地和庸庸碌碌的人群不断坠入黑暗的深渊，只有他一个人浮起来向天上升腾，独自向闪烁着神秘光亮的银河繁星飘去。

10月7日凌晨3点，一代文学奇才爱伦·坡的心跳猝

然停止，安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 40 岁，死时身边无一亲人，有的只是黎明前的黑暗。据梅丽·莫兰夫人回忆，爱伦·坡去世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上帝啊！我们看见的或被看见的一切，都仅仅是梦中之梦吗？

参加葬礼的人不多。堂兄尼尔森·坡来了，丧事由坡的远亲威廉·克莱姆牧师主持。葬礼过后两天，尼尔森·坡在写给玛丽娅·克莱姆的信中说：“埃德加一生坎坷，屡遭磨难，一辈子感到不如意，对他来说，死不能说不是一种幸福。”

爱伦·坡的遗体被安葬在巴尔的摩威斯敏斯特长老会教堂公墓坡家的一块坟地。几年后，尼尔森·坡为他的堂弟的坟墓订购了一块墓碑，但运货车出事，墓碑被摔碎。爱伦·坡的坟墓没有标明任何姓名，仅用一个数字“80”作为标记，标记是教堂执事做的，这就是埃德加·爱伦·坡一生的结局。

赞扬爱伦·坡的话只有一个源泉，那就是他自己的话和他自己的思想。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写诗没有目的，只是出于激情。”他觉得激情应该是受人们尊敬的。他充满激情地生活着，他也满腔激情地把自己献给了创作的美感和纯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世界应该永远尊敬他。

天才人物的思想意识往往是超前的，也往往是不幸的，因而他们很难得到同时代人的理解和欣赏。作为天才，爱伦·坡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我发现了》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不在乎我的作品是现在被人读还是由于子孙后代来读，我可以花一个世纪来等待读者……”今天，在爱伦·坡谢世 160 年之后，我们可以告慰这位大师在天之灵的是，他的读者早已遍布全世界，难以计数。

18. 赢得生前身后名

巴尔的摩两家报纸刊登了埃德加·爱伦·坡去世的消息。一家报纸登了一段文字，另一家则登了不到三行字。

在纽约，《商业日报》用半个专栏的篇幅表示哀悼。在里士满，登的悼文较长。但在纽约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就作者来说，几乎全部出于敌意。文中对爱伦·坡进行了谴责，严重地破坏了爱伦·坡的声誉。

在举行葬礼的当天，《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出现了一篇格里斯沃尔德写的以路德维希署名的悼文。该文的第一段对爱伦·坡还是表示尊重的：

埃德加·爱伦·坡去世了。他是前天在巴尔的摩去世的。这一消息使很多人震惊，也使少数人感到悲痛。这位诗人，就他个人而言，或就他的名声来说，在我国，都是人所共知的。在英国，在欧洲大陆一些国家，他拥有众多读者，但他只有少数几个朋友，或者没有朋友。对他的去世表示惋惜，主要是考虑到文学艺术界从此陨落了一颗最光彩夺目却飘忽不定的星辰。

文章后面的叙述，就渐出微词。诸如：“一件褴褛的礼服大衣里面没有穿衬衫，一双破旧的长统靴显然没有穿长袜。”“他在大街上走着，不仅精神恍惚或者情绪忧郁，而且仿佛同鬼魂讲话。”“他的经验使他对男人和女人完全失

去了信任。”“他观察着社会，认为到处是欺诈。”“虽然他把社会看成是由一群恶棍组成，但他那智力的敏锐并不能使他应付邪恶，这就使他学会不断地夸大其辞，而靠诚实不会取得成功。”

格里斯沃尔德是个聪明人，不能让自己的文章前后矛盾。他称赞爱伦·坡在谈话中“口才超群”，“思想高深，一般凡夫俗子是不能理解的”。他赞扬爱伦·坡的小说“结构精巧简直无法超越”，说他的诗歌“将保持最光荣的地位”。也认为爱伦·坡作为一个评论家“比那些爱挑剔的语法家要好一些”。

在这篇恶毒、诽谤性的悼文里，有些事情纯属捏造，而其意图在于，说明爱伦·坡是个古怪的二流作家，一个很难相处的人。文章中引用了英国作家布尔沃所写的小说《庞贝的末日》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是描写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维维安的人，格里斯沃尔德说，爱伦·坡在很多方面颇像弗朗西斯·维维安：

易怒，妒忌——够坏的了，但不算最坏。当他在嘲笑中发泄情感，这些明显方面便被无情、讨厌的冷言冷语掩饰了。他过于病态，热望向上——通常称作雄心，但不能指望他这种人的尊重或热爱。

登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这段话是打了引号的，说明它是引自布尔沃的作品。但是，当第二年格里斯沃尔德为出版爱伦·坡的作品把这篇文章作为序言重新发表时，引号没有了，因而它成了作者个人的意见。

纳撒尼尔·威利斯对格里斯沃尔德的悼文感到无比愤

慨。他在《国民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说爱伦·坡做事守时，工作勤奋，谦恭有礼，遇事耐心。他把爱伦·坡的令人不快的性格归咎于“一杯酒”留下的不幸影响。一些老朋友都起来维护爱伦·坡的声誉。他们中最敢于直言的是兰伯特·威尔默，他认为那篇悼文是一个诽谤成性、心怀恶意的无赖的矫饰、伪善之作。他写道：“我们知道这个恶毒的伪君子所提到的一些情况全属捏造。我们毫不怀疑他所谈的都是企图把污名和耻辱推到死者的性格方面，这是一种可耻的阴谋。”

但是，爱伦·坡临死之前已通过姑妈玛丽娅将收集和编辑出版他的著作的委托书交到格里斯沃尔德手里。委托书中指出：“这是作者生前的热切希望和命令：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博士如果需要，可以汇编坡的作品出版。”

1850年1月，爱伦·坡的诗歌小说选集两卷本出版了，附有威利斯写的传记和洛威尔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从格里斯沃尔德方面来说，用这样快的速度出版爱伦·坡的著作，并不能说明他对爱伦·坡有任何友好的感情。他在给海伦·惠特曼的信中写道：“我记得我对你说过，我不是他的朋友，他也不是我的朋友。”他从事这项工作只不过是答应了玛丽娅·克莱姆太太的请求。而且格里斯沃尔德还反复申辩，他编辑出版爱伦·坡的作品没有报酬。克莱姆太太并没有得到什么收益，格里斯沃尔德只给了她几套样书，她把书卖掉用在生活上。爱伦·坡的妹妹罗莎莉·坡也没有从爱伦·坡著作的出版中得到好处。国内战争之后，她无家可归，被迫在里士满和巴尔的摩的街头出售她哥哥的画册聊以为生。她于1874年在华盛顿的教堂养育所去世，那么谁从著作出版中得到了利益呢？这个问题仍然是个谜，也许可能是书卖

的不好，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一年后书的第三卷也出版了。

在第三卷中，格里斯沃尔德重新发表了他写的悼文，扩大了篇幅，增加了更多的反对意见。他说，原作“考虑不周，不够完善，但是，正像每个人很容易看出它的主题一样，本意是非常友好的。”现在他添加了不少合乎情理的解释。有一些是不真实的，例如谈到爱伦·坡曾被大学开除，《瓶中手稿》获奖是因为评稿人认为他最初的手稿字迹清楚，等等，不一而足。

在格里斯沃尔德写的爱伦·坡传记中，他谈了自己同爱伦·坡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书信往来。他在公布这些书信时，进行大量的伪造，其目的有两个：一是表明爱伦·坡很钦佩格里斯沃尔德；二是暴露爱伦·坡原是个渴望讨好于人的马屁精。格里斯沃尔德也毫不迟疑地修改了自己的书信，借以强调他的一片好心和爱伦·坡对他的感激之情。

这样做的结果表明，既提高了格里斯沃尔德的声誉，也使爱伦·坡名声扫地，一举两得。当爱伦·坡选集重印并出了第四卷时，传记附印在第一卷内。二十年间，这是爱伦·坡选集的唯一版本。格里斯沃尔德的个人声誉为之大振。他成了公认的爱伦·坡的传记作家，凡是他说的自然成权威性言论。不过反对他的声浪也日益增高，特别是在南方，只是影响比较小。1857年格里斯沃尔德去世时，他获得了圆满成功。

20世纪以前，格里斯沃尔德伪造的作品，公众还不知道，人们也不了解其详情，直到1941年奎因教授出版了真迹书信的复制品，与格里斯沃尔德为出版商篡改的书信做了比较，才揭露了格里斯沃尔德的所作所为，从而引起人们对

他品格的好奇。正如奥登所说：

一个人厌恶另一个人，当对方去世后又以恶言相加，这自然做得太过分了。但是，干了这么多坏事，如此阴险地毁坏他人的名誉，估计只有深仇大恨才会如此，因为任何一种长期不能宽容他人的感情是很少见的。

有人认为，他二人本来不和，爱伦·坡却选择对方作为他的遗稿保管人，看来颇为奇怪。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承认了格里斯沃尔德在文学领域的权威罢了。他是当时编辑和汇编者中的佼佼者。《美国诗人及美国诗歌》一书是一个里程碑，奇怪的是，它所介绍的四分之三的诗人看来现在都被人们忘记了。这本书赢得了声誉，后来和几次收集到的资料合并成册，成为畅销书，十多年内再版了十六次之多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该书对爱伦·坡的介绍从开始的三页半增加到后来的九页。

格里斯沃尔德对那些有求于他的人，都慷慨相助，举止大方，待人亲切，但爱做作。如果出于个别原因他对爱伦·坡不能不怀恨在心的话，那就是爱伦·坡曾公开表示对他这个勤奋而地位低微的选集编者的蔑视。但也可能是由于格里斯沃尔德妒忌爱伦·坡的才华。

格里斯沃尔德经常说，他写的传记和编辑爱伦·坡的作品纯粹是利他主义的行为，选集的出版商也承认格里斯沃尔德“从未得到一分钱的劳动报酬”。爱伦·坡的一些熟人认为，格里斯沃尔德对爱伦·坡的看法是一种无耻的歪曲，并且也这样发表了文章。他们中最敢仗义执言的是乔治·格雷厄姆。他说，格里斯沃尔德对爱伦·坡的画像是“被歪曲

的，用有偏见的眼光描绘的、想象中的怪人形象”。并认为传记中的腔调是格里斯沃尔德的一些朋友对爱伦·坡的简单化批评的有意安排。因而“现在有机会狠狠鞭挞曾经击败过他们的爱伦·坡的冰冷尸骨，也算是一种补偿”。

虽然爱伦·坡有的朋友对这篇传记感到愤慨，但他们认为它大体上还是公正的。在格里斯沃尔德去世时，他对爱伦·坡的看法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爱伦·坡作为一名天才诗人，他的才华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乌鸦》一诗中；他是一位成熟的短篇小说和怪诞作品的作家，他是一位明智但持有荒谬偏见的评论家。当格里斯沃尔德编辑的选集版本越过大西洋，并且随着几乎每一篇新的评论文章的发表，使人们更加坚定地确认爱伦·坡性格上的卑鄙邪恶。苏格兰精通文学的牧师乔治·吉尔菲兰，一位勤奋、颇有名望的选集编者和评论家，详细论述了格里斯沃尔德的观点。吉尔菲兰说，爱伦·坡是魔鬼、畜生和天才的结合体。“他不是绅士，同样也不是圣徒。他肮脏的灵魂像他的行为那样不光彩。他不懂什么是荣誉，荣誉意味着什么。在许多情况下，他是个冷漠、专为自己打算、有意干坏事的恶棍。”然而，吉尔菲兰也不否认爱伦·坡有天才，认为从他的一生中可以得到很多道德上的教训，最终他说：“安息吧，埃德加·爱伦·坡的腐烂了的尸体！”

爱伦·坡去世以后，人们对他的作品的兴趣从未减退。如果因此就认为他恢复了名誉，那就错了。然而，对他的一般看法，在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确有很大的改变，而到了80年代以后，就有了根本的改变。这种改变表现在传记和评论两方面。1860年出版了海伦·惠特曼写的《埃德加·坡和他的评论家们》。这本书抨击了格里斯沃尔德的

言论，认为爱伦·坡是一个可爱的丈夫和卓越的演说家。但是由于她很少谈及细节，此书影响不大。然而她的这一著作却引起了一位传记作家的兴趣，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位传记作家比其他人更加感到有责任从格里斯沃尔德的影响下挽回爱伦·坡的声誉。

此人是约翰·亨利·英格拉姆，一个古怪的英国人，他半个多世纪以来专心研究爱伦·坡。令人惊异的是，一个英国人，一个没有个人收入的人，竟能搜集到大量原始资料，使自己成为当时研究爱伦·坡的权威。从1860年起，他同美国一位重要人物建立了通信联系，这个人告诉他许多有关爱伦·坡的生活细节。四位曾经和爱伦·坡有密切交往的妇女仍然健在。虽然英格拉姆没有从克莱姆太太那里得到任何资料，但却得到惠特曼女士和里士满女士的极大帮助。惠特曼女士赠送过手稿、新闻剪报、杂志上的文章、书信复制品以及她写的有关和爱伦·坡有关系的材料。随着岁月的流逝，南希·里士满女士越发认识到，理解爱伦·坡是她一生中的头等大事，她复制了爱伦·坡给她的信件，并且把爱伦·坡的一些著作寄赠给英格拉姆。休夫人、巴尔的摩坡家中的人以及爱伦·坡的许多朋友和熟人，都给他寄回忆录和资料。1874年，英格拉姆出版了爱伦·坡的四卷本选集。随后，他又出版了一本爱伦·坡传记。

他的工作取得了成果。他所描绘的爱伦·坡的形象几乎是个文雅、大方、勤奋的模范人物，虽不比格里斯沃尔德所描述的更准确，但它是捍卫爱伦·坡的第一部论据充分、结构严谨的作品，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他否认爱伦·坡有任何抄袭行为，并认为爱伦·坡之所以喝酒，只能说是后来因长期经济上的困窘和精神上的悲痛，使他借酒浇愁。英格拉姆

有力地抨击格里斯沃尔德写的传记，并且坦率地说，他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即使不是全部，也确实有一些信件纯属捏造。

多年来，巴尔的摩市一直在酝酿建立爱伦·坡纪念碑。1874年爱伦·坡传记的出版，推动了这一计划的实现。十年来，已募集了足够的资金，到1875年，由市政厅的建筑师设计的纪念碑才算最后落成。爱伦·坡的棺木迁移到教堂公墓的新墓地，克莱姆夫人也被安葬在他的旁边。纪念碑是一块有脉纹的大理石，高八英尺，花岗岩的基座。碑面上有一个类似奖牌装饰的遗像，下面刻有作家的全名：埃德加·爱伦·坡。腰线处有一把八弦琴交叉桂树叶的图案。纪念碑的赞助者主要是当地的教育家和教师。落成典礼在西部高级女子学校内举行，参加者大部分是女士。参加者中还有爱伦·坡的好友斯诺德格拉斯、堂兄尼尔森·坡和当年他在里士满读书时的老师约瑟夫·克拉克。在所有被邀请的诗人中只有沃尔特·惠特曼参加了典礼仪式。有人提出在纪念碑上刻墓志铭，但反应不大。朗费罗不理睬是否被邀请，仍提议把爱伦·坡自己的两行诗：

那被叫作“激情”的狂热
终于得到抑制。

作为墓志铭。最后，纪念碑还是没有刻墓志铭。

到了爱伦·坡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他的声誉得到了恢复。在伦敦作家俱乐部举行了有250人参加的纪念宴会。阿瑟·柯南·道尔主持宴会。美国大使作为尊敬的客人出席，一直住在爱尔兰的坡家几个成员应邀参加。柯南·道尔讲话

坦率豪放。他要客人们确信，坡不是那种忧郁、沮丧性格的人。相反，他精力充沛，体格健壮，是个著名的赛跑选手、游泳运动员和拳击手。他说：“爱伦·坡不是那种懦弱的人或空想家，而是朋友们的好伙伴，他天生喜爱有益于健康的户外活动。”他特别称赞爱伦·坡小说中的创造力，“在爱伦·坡的侦探小说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生活的气息，这样的侦探小说哪里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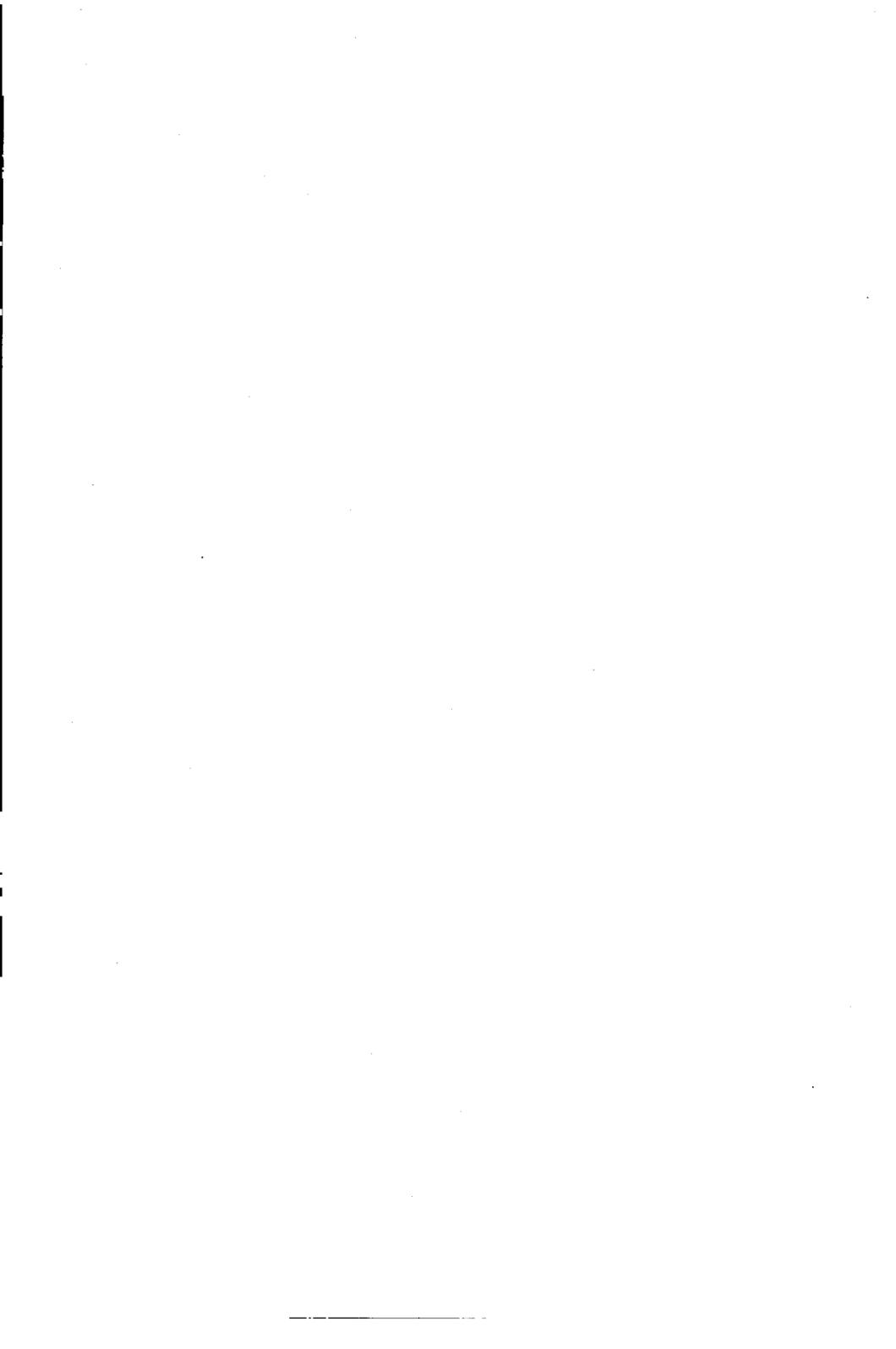
美国大使怀特洛·里德在发言中并不确信爱伦·坡不是一个病态的人，也没有说他是伟大的作家。他说，美国人一定会被爱伦·坡在欧洲的声誉而震惊，并且相信对爱伦·坡的评价比对霍桑、爱默生或者本杰明·富兰克林还要高。他同柯南·道尔的看法一样，认为爱伦·坡在挑选他的遗稿保管人和传记作家时倒了霉。

在法国、德国以及美国的五个城市——巴尔的摩、波士顿、费城、里士满和纽约，都举行了类似的纪念会。在其他地方所举行的集会发言中，都反映出一致的看法。英国还出版了爱伦·坡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

巴尔的摩的《太阳报》总结了当时的形势，刊登出一幅大漫画，画着山姆大叔抱着爱伦·坡的半身塑像走进伟人馆，上面的醒目标题是：“爱伦·坡终于成了一位著名作家”。

第二篇

爱伦·坡评论



1. 爱伦·坡的小说

当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作家们为建立有民族特色的美国文学而努力的时候，美国南方出了一位与众不同的浪漫主义作家埃德加·爱伦·坡，他在诗歌、短篇小说和文学理论三方面为美国的文学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成为19世纪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他的短篇小说创作，既不同于华盛顿·欧文浪漫传奇的轻灵，也有别于詹姆斯·库柏长篇巨制的恢弘。他另辟蹊径，开创了美国侦探小说的先河，同时又深入探究描写了人类心理和情感最隐秘的角落。在他的作品中，恐怖和美丽奇特地结合在一起，理智和疯狂难分难解地并存，扩张着读者的想象力，试探着读者的承受力，给他们一种恐怖和诡谲的享受。

虽然爱伦·坡的诗歌创作和文学理论被后人褒贬不一，但他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的成就和贡献，还是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承认，被誉为美国19世纪最优秀的小小说家之一。

爱伦·坡一生共创作了70篇短篇小说。他的作品，特别是后期的作品，贯穿了他的基本创作思想和写作技巧。爱伦·坡主张创作应该以美为目标，应该严格遵守技巧上的标准，他强调作品效果和气氛的统一。他还认为作品要短，要能使读者一气读完，以保证读者印象的完整性。作品的第一句话即要创造出一种气氛，建立起要达到的预期效果，而且事先就应该把结局考虑在内。作家使用的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要以达到这个效果为目的，从而给人以“美的享受”。

在爱伦·坡看来，作品的最佳基调是“忧郁”，最能打动人的心灵、最富有诗的气氛的题材便是美与死的结合。正是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爱伦·坡的作品不泛渲染爱情和死亡结合的主题，并且大都充斥着恐怖、忧郁、凄惨、怪诞和神秘的气氛。

目前，学术界将爱伦·坡的小说大致分为四类：死亡恐怖小说、推理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和幽默小说。

爱伦·坡写了不少死亡恐怖小说，其中主要有：《莫瑞拉》、《厄舍古屋的倒塌》、《丽姬娅》、《梅岑格斯坦》、《贝雷妮丝》、《黑猫》、《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红死病的假面具》等。

爱伦·坡为他自己的恐怖故事设计的统一效果则是恐惧和死亡，这也是他一贯的小说创作主张“统一的效果”论。他认为，他要写的故事的一切要素，从情节设计、人物塑造、场景描写到遣词造句都应该服务于整体效果，唤起读者的内心恐惧。为达到这一效果，爱伦·坡有效地运用了哥特式小说传统，其故事表现出浓重的哥特式风格。比如，他的故事大都发生在诡秘恐惧的所在，如寂静的僧院、古老的城堡、幽闭的密室，甚至是潮湿的地下墓穴。作品中充满了幽微、朦胧、恐怖而骇人的气氛，情节往往围绕梦魇、疯狂和死亡而展开，而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大多是家世渊源的贵族，或博学多才，或美丽聪慧，然而终是难逃劫数。

例如，《厄舍古屋的倒塌》这篇小说就完美地体现了他的这一主张。爱伦·坡将故事场景安排在一座地处荒凉、行将崩塌的古堡里，主人公是一个古老家族的最后一支遗脉，为一对孪生兄妹，兄妹俩都受某种神秘疾病的折磨，哥哥罗德里克·厄舍具有高度敏感的精神气质，感官呈现病态的敏

锐；妹妹马德琳长期以来也一直重病缠身，受到某种僵直症的折磨。哥哥将弥留之际的妹妹活埋，而在一个暴风雨之夜，裹着寿衣的妹妹破棺而出，最后兄妹双双死去，古老的厄舍古屋也随之倒塌。

故事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叙述人“我”是罗德里克童年时代的好友，接受邀请来访，以局外人的身份一步步见证了这个古老家族走向崩溃和毁灭的恐怖历程。整个故事严丝合缝，浑然一体，从场景描写、人物塑造，到氛围营造，情节发展，无不围绕整体效果展开，从头到尾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阴森可怖、诡谲莫测的效果，令读者感受巨大的惊悚。例如，小说一开头就用一个长长的句子勾勒出荒凉阴郁的场景，将在劫难逃的厄舍古屋推进读者的视野：“那年秋天，一个阴霾、灰暗、寂静的日子里，乌云压顶，整整一天，我孤零零地骑着马穿过乡间一大片异常荒凉的旷野，暮色降临时，我终于看见了愁云笼罩的厄舍古屋。”爱伦·坡紧接着细腻地描写了古屋的凄凉败落，以古屋的颓败影射家族的衰亡，极力渲染两者之间血脉相连的神秘共生关系。主人公弹唱的曲词、阅读的书籍、暴风雨夜等等细节无一不体现出作者的匠心，直到被活埋的妹妹身穿白色寿衣出现在被狂风吹开的门口，倒在哥哥的怀里死去。至此，故事的恐怖气氛达到高潮，一轮凄清的满月西沉，厄舍古屋轰然崩塌，淹没在湖水里，又留给读者一幅极富视觉效果的恐怖画面。

小说《丽姬娅》就是爱伦·坡把美和死亡结合在一起的题材的典范作品。故事中男主人公在黑夜里独坐在刚咽气的第二个妻子罗维娜身边，而此时萦绕在他心头的却是他故去的第一个妻子丽姬娅。丽姬娅美貌绝伦，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但谁料她婚后不久便命丧黄泉，令他悲痛欲绝。男主人

公孤独悲伤的心情和周围环境那种阴森可怖的气氛交织在一起，造成了一种令人恐惧的不祥之兆。就在这种神秘可怕的气氛中，床上的女尸有了动静，随即站了起来。但她不是罗维娜，而是借尸还魂的丽姬娅。故事因而达到了预定的恐怖效果。

在一系列的恐怖故事中，爱伦·坡遵循自己的创作原则细腻地描绘了一幅幅可怖的死亡场景，如血淋淋的凶杀现场、痛苦的死亡过程、尸体扭曲横陈的惨状以及尸体僵硬腐烂的可怖情景。例如他在自己最长的小说《阿瑟·戈登·皮姆的历险叙事》中，就把场景描写得细致入微，让人看了感到毛骨悚然：远处漂来一艘大船，给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了许久的小船上的人们带来生命的希望，可划近一看，大船上悄无声息，靠在船舷上有个死人，眼珠已从眼眶里掉了出来，皮肉也开始腐烂，几只海鸟飞来吸食他的内脏，一块肝脏居然被甩落到小船上！原来是一场瘟疫夺去了大船上所有人的生命，尸体在烈日下开始腐烂，恶臭难闻。

在小说《红死病的假面具》中，爱伦·坡将恐怖与异域风情和夸张华丽的审美趣味糅合在一起，尤其迷恋于色彩与光影的强烈对比，把死亡安排在装饰豪华、风格奇特的城堡式的修道院里。故事写到一场逞凶肆虐、导致千百万人死亡的“红死病”，为了躲避瘟疫，国王不顾百姓带领贵族大臣躲到一座城堡式的修道院里，纵情狂欢，然而就在那光怪陆离的化妆舞会上，死神以红死病魔的形式降临，杀死国王和那些狂欢作乐的显贵。死神统治了一切。

爱伦·坡小说的一大特点是“恐怖”往往与“美”共生并存。根据一般的理解，爱伦·坡的两大文学主题，分别是美女和死亡。他本人在其有关的文学评论中对此也有过论

述。在爱伦·坡的小说中，往往有女性形象出现，她们通常都代表着一种“美”。这种美有时是容貌上的美丽，有时是智力上的出众，有时是两者兼而有之。例如《贝雷妮丝》中的贝雷妮丝，就是一个如花似玉、美貌出奇的女人。而《莫瑞拉》中的莫瑞拉，就是一个学识渊博、智慧超凡的女人。在《丽姬娅》中，读者看到的对丽姬娅容貌的描绘是：从额头到眉毛，从眼睛到嘴巴，从皮肤到四肢，从细节到整体，一切都有如女神那么完美。同时，读者还能发现，丽姬娅还是一位博学多识、智力超群的女子。

然而，不幸的是，爱伦·坡笔下的这些美丽而聪明的女子，不是自身就笼罩在一层令人恐惧的迷雾之中，就是直接导致了自己或他人的可怕的死亡，几乎到了美女和恐怖不仅同时出现，而且非美不恐怖，无恐怖不美的地步。

在《贝雷妮丝》、《莫瑞拉》、《丽姬娅》这三篇小说中，作为叙述者的“我”似乎都有一种病态的心理：他无法接近正常状态中的女性，无法对她们正眼相看，正常相处，甚至连他们对女主人公的描绘，也显得用词抽象，语气感伤。而一旦他们的妻子患病，虽然病人容貌可怕，男主人公却有一种不知从何而来又无法抗拒的冲动，要接近她们，观察她们。《贝雷妮丝》中的“我”，在贝雷妮丝身体健康、容光焕发时觉得很难同她接近，等到她病倒，形容枯槁、面相恐怖时，反倒觉得可以与她相处为伴了。他甚至说，健康时的贝雷妮丝只是供他凝视研究的对象，而病中的她才是交往的同伴。而《莫瑞拉》中的“我”甚至暗地里希望妻子得病。即使此时“理性”的他竭力要从病人可怕的形象边逃开，“迷狂”的他却依然会留在病人身边，用比他先前描绘美貌时更为生动的笔触，细腻地记录下令人毛骨悚然的画

面。

爱伦·坡在其作品中的这种病态心理的描写，会让读者感到理性与迷狂、梦境与清醒的界限又一次含混不清了。而作为故事叙述者的“我”所得以享受的，似乎既是超自然、超理性的、恐怖的美，又是现实的丑陋和恐怖所开发的震颤的感觉。

爱伦·坡写了一些优秀的推理侦探小说，学界也公认这种类型的小说也是爱伦·坡的一大发明，他是当之无愧的“推理侦探小说的鼻祖”。从1841年至1845年间，爱伦·坡创作了一系列推理侦探小说，诸如：《莫格街凶杀案》、《玛丽·罗热疑案》、《就是你》、《被盗的信》等。这些小说展示了作家高度的理性和缜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其中《莫格街凶杀案》可以说是侦探小说的一部经典，被公认为西方最早的一篇推理侦探小说，故事充满了悬念。莫格街的居民半夜被惨叫惊醒，发现住在附近的一户母女二人被杀害，而且死得极其悲惨，女儿被头朝下塞到烟囱里，母亲则死在后院，头颅几乎完全被拧下来。经过仔细勘察现场和致密推理，侦探杜潘成功地证明了凶手的“身份”，并使肇事者交代了事实真相。在这篇故事中，爱伦·坡所创造的法国侦探杜潘及其经常在错误的推测中向正确结论靠近的助手这对“黄金搭档”，成为迄今为止英美侦探小说中最常见的人物组合。

爱伦·坡于1842年发表的侦探小说《玛丽·罗热疑案》，不仅是一篇为挣稿费、为娱乐读者而创作的文学作品，他还实际参与了当时一件真实案件的侦破。玛丽·罗热是当时纽约相当有名的香烟女郎，因其烟店与一家报纸的编辑部一街之隔而小有名气。1838年10月的一天，她突然失

踪，引起人们的猜测，但几天后她又重新出现在店里，人们就没有深究。但1841年7月的一天，她对未婚夫说要去亲戚家，当天即回，可三天后人们在附近河中打捞到她赤裸的尸体。此事一度沸沸扬扬，警方先后逮捕了她的雇主、未婚夫和当地一个流氓团伙的几个成员，分别怀疑他们与玛丽之死有牵连，但却缺乏足够的证据。爱伦·坡的这篇小说，实际上就是他本人对这桩案子的分析。小说分三部分，于1842年11月、12月和1843年2月在《妇女之友》杂志上发表。虽然小说的结论与实际的最后结论并不完全相符，但它排除了雇主和流氓团伙在此案中的嫌疑，并指出有人故意藏匿死者衣服，这同后来的案情调查结果是一致的。这篇小说读起来更像是一份检察官的起诉书，详细列举了人证物证，详细分析了各种可能，也排除了许多假设。由于完全以事实为依据，小说并没有着力渲染恐怖气氛，也没有对死尸的刻意描写。

小说《就是你》的情节颇具喜剧色彩，这在爱伦·坡的作品中是不常见的。故事说的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富绅一日外出，不久只见他的坐骑独自返回，本人却失踪了。村里人都怀疑，作案者可能就是老人唯一的亲人，那常在老人身边出没的外甥。而搬来不久却得到老少乡邻一致好感的古德费罗先生却竭力为其辩解。但似乎一切证据和发现都朝着对外甥不利的方向发展，他终于被拘留受审，并被判死刑，只等执行了。此时，好酒的古德费罗先生接到一封信，说去世的老人生前曾答应送他几坛陈年好酒，此酒将装在一大木箱内于明日运到，千万要小心打开木箱上盖。古德费罗遂邀请乡邻前来共享。待木箱运到，打开箱盖，只见失踪已久、面色惨白的老人腾地从箱里坐起来，开口便说“就是你”，把

真正的凶手古德费罗先生吓得半死，立刻全部招供。原来，“我”（故事叙述者）经过推理勘察之后，认定凶手是大好人古德费罗。为让他自己招供，“我”经过反复寻找，在一处水塘里发现了死者的尸体，遂把它弯着塞进大木箱，托称是一箱好酒，运到古德费罗家。这样一来，他一打开箱盖，死不闭嘴的尸体就弹了起来，魂飞魄散之中，凶手哪能分辨这说话的声音来自何方。最后，古德费罗坦白了全部罪恶，并被判处死刑。这篇故事中的悬念安排，以及最不可能者恰好是凶手的结局，却成为后来许多侦探小说常用的模式。

小说《被盗的信》也属于作者以高度理性、高度逻辑的致密推理而使案情水落石出的优秀作品，使读者能在恍然大悟中得到享受。这篇小说也揭示出最明显的事物却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心理盲点。

爱伦·坡在《英格街凶杀案》、《玛丽·罗热疑案》和《被盗的信》中所塑造的业余侦探奥古斯特·杜潘的形象，可以说是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的前辈。尤其是以业余侦探为主人公、以推理活动为主线、以能力较低的朋友为陪衬和叙述者的格局，被后来的侦探小说广为模仿。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波阿洛和亥斯廷斯上尉，都因袭了爱伦·坡的写作手法。甚至被称为英国长篇侦探小说之父的威尔基·柯林斯的名作《月亮宝石》，也折射出爱伦·坡的作品的影子。

另外，爱伦·坡发表于1843年的《金甲虫》虽不属于探案而属于探宝一类的小说，但其中破译密码，找到珍宝所在地的情节，不仅是后来此类小说的常见模式，而破译过程的本身，也显示出有关人物的理性与逻辑推理的高超能力，同样也是最能吸引读者，并给读者以享受的优秀作品。

爱伦·坡的一些作品中还富有科幻色彩，这也就是所谓的爱伦·坡的科幻小说。

在小说《埃洛斯与沙米翁的对话》中，两个在天国的灵魂通过对话的形式，回忆了彗星掠过地球表面引发大火而毁灭人类的故事。有趣的是，这场浩劫将《圣经》的预言与科学联系在一起。在彗星飞行接近地球的时候，科学家已经测算出彗星的质量和成分构成，同时也兴致勃勃地探讨它可能引发的后果，诸如气候变化、地质变化和植被变化等等，似乎一切都在把握之中，只是没有料想到灾难并非来源于碰撞的冲击力而是席卷天地的大火。爱伦·坡在这里似乎嘲讽了理性和科学精神，在追求确切事实和真理的过程中，想象力往往被扣上迷信的帽子，故事的浪漫主义主题很明显。

《一个阵亡的人》表达了对科学技术的质疑，科技在给人带来奇迹的同时，似乎也成了一种异化的力量。《瓶中手稿》叙述奇异的海上经历。《汉斯·普法尔历险记》写的是主人公乘气球登月，详细地叙述了飞行原理和太空景观。《气球骗局》讲述乘气球飞越大西洋的冒险故事。《未来的事》以未来人的视角嘲笑“古代人”对于天文学和哲学的无知。

爱伦·坡又被后人誉为科幻小说的鼻祖，甚至连法国科幻小说大师儒勒·凡尔纳也承认，自己写科幻小说是受了爱伦·坡作品的启发和影响。另外，在英国作家H·G·威尔斯的作品中也能看到爱伦·坡作品的痕迹。

爱伦·坡的幽默小说反映了作家独特的幽默情趣和对人性多个层面的诙谐描述。爱伦·坡的幽默，不单纯是滑稽搞笑、插科打诨，而是以其大智慧不动声色地揭示人性本质里

许多固有的矛盾和悖谬。他给小说设置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场景都非常奇特而怪异，甚至匪夷所思，成功地烘托了幽默气氛，制造出喜剧效果。他说过，他写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把滑稽提高到怪诞，把害怕发展成恐惧，把机智夸大成嘲弄，把奇特变成怪异和神秘”。因而他的幽默小说带给读者的感受不是平面的，而是层次繁复的，能够触及到人类心灵的深处。

发表于1844年的《焦油博士和羽毛教授的疗法》是爱伦·坡最具幽默意味的短篇小说之一。故事叙述者得知一疯人院因其管理得当而屡受赞扬，便决定前去采访。从与院长的交谈中他得知，该院的管理之所以得到赞扬，是因为他们采用了对精神病患者实行宽松管理的政策，允许他们有相当程度自由行动的权利。但是脸色阴郁的院长指出，现在他们已经放弃了这一做法，因为在具体实施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麻烦。随着采访的步步发展，叙述者觉得周围的情况有些异常，来来往往的管教人员的言行举止都有些说不出的奇怪。他看到这些精神病患者在疯人院里造反，将医生护士捆绑关押，周身涂满焦油，插上羽毛，甚至还设宴招待参观者。宴席上，疯子一个个慷慨陈词，闹得一塌糊涂。晚宴之后，叙述者终于从院长口中得知，院长本人和所有管理人员都程度不同地患有精神病，他们都是原先的病人，而真正的院长和管理人员已经被这些享受着“宽松管理政策”的精神病患者关进了病房。出于善意和人道的政策却反过来造成了自己的困境。爱伦·坡的这篇小说留给读者的，恐怕不止是发现真相之时的一阵大笑。

《眼镜》堪称是一篇结构严谨、设计精巧的幽默小说，也是一部大团圆的滑稽喜剧。故事讲的是一位富家子弟，眼

睛高度近视，为了美观又不肯戴眼镜，结果被模糊的视力所误导，爱上了一个他最最不该爱的女人，出尽了洋相。话说这位年轻人在戏院，发现一处包厢里有位风姿绰约的女子在朝他回盼，便立刻恳求他的朋友代为引见。在约好的时间，朋友却没来，并一再捎信让他耐心等待。几天后这个年轻人实在忍不住了，便径自前往，并在客厅里欣赏了她美妙的歌喉。几经来往后，那女子答应了他的求婚，但要求他务必在举行婚礼那天戴上眼镜。年轻人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但还是照办了。等两人见面时，戴眼镜的年轻人发现，“新娘”原来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妇人。由于她非常注意养生养颜和精心化妆，从远处确实难以看出她的真实年龄。而年轻人前去求见时所听见的，是老妇人的玄孙女的歌声。更有甚者，这位老妇人原来是这年轻人的曾曾外祖母。戏院里的“回盼”，实际上是她偶然发现那个年轻人的相貌很像自己家族的人而有意的多看了几眼。小说对每个细节都交待得很明确，随着情节的发展，悬念也在一点点堆砌，最后在高潮的冲突中猛地抖开包袱，达到一种非常圆满和浓烈的喜剧效果。小说的语言也颇有特色，“我”用略含委屈和怨恨的口吻叙述了自己的这段遭遇，给整个作品平添了一种诙谐滑稽的味道。

《一个星期中的三个星期天》本身就是一个富有悬念的标题，故事情节更是幽默而充满睿智。说的就是个“巧”字。两情相悦的一对青年男女，同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倔老头儿打起了口舌官司，彼此都不让份儿。碰巧在这个难分难解的时候，来了两个探险家，他们俩在同年同月同日在同一地点分别朝相反方向环地球旅行了一年。他们把老头儿刁难一对小情侣的难题给解决了，人人皆大欢喜。读者在感受愉

悦的喜剧情节的同时，还能学到一些有趣的自然知识。

《生意人》是以自传的形式讲述一个小人物靠坑蒙拐骗在世上“混生活”的一篇小说，讲述人“我”出身卑微，成年后混迹于“生意场”，凭着各种稀奇古怪的雕虫小技，设一些无聊的小圈套，骗几个小钱糊口。小说的幽默之处在于，尽管是小人物干的下三滥的营生，通篇的叙述语调都煞有介事，派头十足，俨然一个大企业家在宣讲自己的发家史。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这种反差，产生了一种滑稽可笑的幽默效果。

《森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是一篇讽刺无聊、庸俗文人的幽默小说。作品通过报刊界一位后起之秀森格姆·鲍勃的成功经历，揭示了文人同行之间的黑暗内幕。他们以报纸杂志为战场，互相倾轧、排挤、贬低、诽谤，各种肮脏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捧上天，明天一棍子打死。在一场接一场的混战中，制造了大量的垃圾文字，把报刊界搞得乌烟瘴气。

《骗术》发表于1843年，小说开宗明义，首先对骗子的特征、本性和才能做了一番幽默的剖析，而后或详或略地讲述了十多起行骗成功的故事。作者感叹骗术是一门精密的科学，人类是一种会行骗的动物，除了人类以外，没有任何动物会行骗术。骗局五花八门，防不胜防。行骗手段一个高过一个，令人叹为观止。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骗术有增无减，大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趋势。

在爱伦·坡的各类小说作品中，有时并没有明显的界线。如果说他的推理小说表现出对人类理性的充分信心，以理性和逻辑力量为利刃，挑开层层谜团，深入表象之下的真相之核。那么，他的恐怖小说则极力挑战理性的界限，向未

知的、非理性的黑暗迷雾挺进，探索生命与死亡、梦境与现实、清醒与癫狂的晦暗不明的交界地带。爱伦·坡始终为人类意识层面下非理性的力量所困扰，他敏锐地洞悉出理性与疯狂之间的微妙距离，致力于探究偏执、迷惘、精神分裂、癫狂等精神病症。因而，评论家认为爱伦·坡开创了现代心理描写的先河，是20世纪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的先驱。爱伦·坡也是最早把患有精神病的人物作为小说主人公的作家之一。

在爱伦·坡的作品中，理智与激情，清醒与迷惘，现实与想象，不仅以对立的两极形式出现，更经常同时出现，中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他作品中的人物，迷惘中能做出最有理智的举动，他作品中的事件，最具有现实特征的时候却完全出自想象。爱伦·坡似乎一直在探究着醒与梦、思与物、正常与变态的疆界，寻找着人内心最隐秘处的某种渴望突破，以及跨越这些领域的界线的冲动源头。在他的名篇《泄密的心》中，读者发现凶手在计划杀害独眼老人时沉着冷静，有条不紊，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审慎的思考，人不处于高度理性状态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同样，在他的另一名篇《黑猫》中，当凶手误杀妻子，考虑如何才能逃脱警察的搜查，最后决定将尸体砌进地窖的砖墙之中时，他是何等地清醒，把计划付诸实施时又是何等地有章法。甚至当警察前来询问时，凶手还能笑脸相迎，应付自如。然而正是此时，清醒变成疯狂，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量，在凶手的脑子里迸发出来，越是抗拒，那股力量越是强大，最后迫使凶手自己当场向已经相信他无辜的警察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其实，在这样的情节中，清醒与迷惑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当凶手极端理智地策划杀人步骤时，促使他杀人的动机

本身就是迷惑疯狂的。在《泄密之心》中，凶手要杀害独眼老人，并不是图他钱财，也不是有什么个人恩怨，他承认自己实际上同老人的关系不错。他要杀他，是因为害怕看见老人那只“发着蓝光”的独眼。在《黑猫》中，导致他误杀妻子的原因是他对猫无名的憎恨，而这样的憎恨，很难用理智来形容。

爱伦·坡在其小说中生动地刻画了犯罪心理，很容易让读者认为那是在描写凶手招供前的心理活动，描写他们所受到的“良心谴责”。其实，道德和良心问题并不是爱伦·坡的关注点，他小说中描写的罪犯，从来不为自己的罪行后悔，从来不为自己罪行的受害者难过。爱伦·坡小说中的凶手，不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麦克白。爱伦·坡所注重描写的，与其说是凶手犯罪之后的良心谴责，还不如说是对为什么会有杀人冲动和为什么会有招认冲动的迷茫。对爱伦·坡来说，重要的不是杀人冲动和招认冲动之间有什么区别，重要的是要表现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冲动，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故意要冲破理性和理智立下的界牌，同常理对着干，这就是深藏人类潜意识之中的所谓“乖戾心理”。这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气概，而是明知有悖人伦天理却无法克制偏要为之，并从这样悖谬的行为中得到满足的一种莫名的冲动。甚至在《莫瑞拉》这类描写女性的小说中，爱伦·坡似乎也不想放过写一写这种冲动的机会。小说叙述者“我”，虽然深爱妻子，但却怎么也摆脱不了希望她病倒的念头，直到妻子去世后他才觉得内心平静下来。然而，当想起女儿尚无名字，应当取名时，他又无法摆脱在内心深处轰鸣的一种声音，莫名其妙地给女儿取了与妻子一样的名字，女儿立即染病死去。爱伦·坡的小说并没有试图

去分析研究这种“乖戾心理”，也不想指出这种乖戾心理的来源及克服方法，实际上，这也许正是他自己为之迷惑不解的现象。他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小说中，将这种心理的不可抗拒性及其可怕的后果向读者展示出来。

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些特点，爱伦·坡的小说一直是精神分析学派的重点研究对象。20世纪30年代弗洛伊德的学生波拿巴特的心理分析认为，爱伦·坡作品的意义在于，它是作者本人心理活动的外化，而这一心理活动又与其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爱伦·坡在作品中，以情节、人物等置换了他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相应经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把爱伦·坡的小说当作他的“心理自传”来读。而20世纪60年代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则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文本如何产生的意义上，他认为《被盗的信》中侦探杜潘发现那封“被盗”的信的过程，再好不过地表明了结构主义关于意义产生过程中能起的作用的论述。

爱伦·坡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以第一人称形式写成的，这似乎更有利于他抒发宣泄自己内心和意识里承受的压力和冲动。但有时候，叙述的视角在不知不觉中变换，以至于很难断定到底是谁在说话。例如，在小说《进退两难》中，小说主人公“我”出于好奇，爬上一座钟楼，将头伸进巨大钟盘上的一个圆孔，突然间绝望地发现时针正朝圆孔方向转来，想撤回脑袋为时已晚，眼睁睁地看着时针一秒一秒地切入自己的脖子，最后将脖子切断，头颅滚落到钟楼地板上，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无头躯干消失在钟楼圆孔之外。在这里，不仅人的肉体被分成两半，连思维、灵魂、官感等都被分开，而人们依然很难确定，小说中到底是谁在看，谁在听，谁在叙述，谁在经历着恐惧，谁在感受着幽默。这种

莫衷一是的感觉，恐怕也不仅是爱伦·坡小说情节本身的一个特点，还是其读者的一种体验。

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就题材和风格而言都堪称欧美文学的奇葩。他刻意描写人的内心世界，探讨迄今依然为世人所忽视的精神状态，对表现人的思想病态尤感兴趣。爱伦·坡所描绘的是一个充满混乱、堕落、浪漫情感的世界，他从小就对这种浪漫的、中世纪的哥特式的气氛怀有一种病态的亲切感。有评论家说他致力于描写现实和幻想两者晦明交界地带的状貌，从而扩展了文学表现的广度和深度，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爱伦·坡的小说多含有恐怖的情节，他自己也说他的小说的特点在于把害怕发展到恐怖，把滑稽提高到怪诞，把奇特变为怪异和神秘。他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哥特式的环境中，那些故事的永恒魅力在于人们有过那种经历的感觉，他用虚构的情节详细说明了个人的极度痛苦。爱伦·坡一直认为，人有一种因邪念而做坏事的本能，他力图通过故事证明，邪恶是人心的原始动机，一个人对于需要快乐的人有一股难以控制的易于发怒的欲望。

在爱伦·坡的作品中，死亡总是他热衷的一个主题。但在他的作品中的死，只不过是睡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存在状态向另一种存在状态的诗意的过渡。爱伦·坡执著于写死，写恐怖，写疯狂，固然与他那病态的“吊丧般的头脑”有关，但与他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处境也不无关系，与美国19世纪30至40年代的严重经济危机更是不无关系。

综其所述，爱伦·坡对短篇小说创作的贡献极为独特。他的作品，既以其怪异恐怖的情节吸引读者，又以其独特的叙述方式和视角，使人们对故事叙述者的意识有所了解。他

既探究和表现了人的理智与迷狂这两个极端，又着力描绘了两个极端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爱伦·坡以其短篇小说的成就在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他的全部小说，都源自他命运多舛的一生，独特的想象力，深刻的洞察力和强大的创造力。

2. 爱伦·坡的诗歌

爱伦·坡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而且还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美国19世纪超验主义思想家亨利·梭罗曾说过：“诗人可分成两类，一类讲耕耘生活，另一类注重艺术。前者找食物是为营养，后者找食物是为味道，这两类人在耕耘生活时都不遗余力，孜孜不倦。但是在艺术探求上用心就有所侧重。他们是遣词造句的行家，然而成诗时他们的思想与精神就融化在创造的象征与韵律之中。”

爱伦·坡就属于这后一类的诗人，他是诗人中的艺术家。

美国独立革命以后，以凝聚清教徒团体意识的宗教诗歌和以呐喊政治独立，带有某种文化启蒙色彩的哲理诗歌渐渐走向消退。面对一个按天赋人权观念创立的新型国家，面对茫茫无际、神秘莫测的疆土荒野，美国诗人的创作题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获得独立的美国人虽对这个国家充满了无限的憧憬，也常常陶醉于与旧世界文化彻底决裂的狂欢之中，但历史断层与文化空白却使这些早期的哲人诗贤坠入前所未有的精神恐慌之中。旧世界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他们笔下洒泪的哀叹。与此同时，养育他们但又使他们感到茫然的大自然也成为他们沉思的对象。旧世界的一切，大自然中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便成为启发新兴的美国浪漫主义诗人灵魂的源泉。

从另一方面看，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产生的背景相类似，美国浪漫主义诗歌也伴随着对工业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反叛而产生。这些早期的美国诗歌先驱或以美国主题与题材模仿英国浪漫主义的诗歌形式，或独辟蹊径在其传统诗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探索新的诗歌形式。这些诗歌无论是以物咏怀还是借物言志，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人性”问题，具体表现在关注人的生存与精神、理性与情感以及人与历史、自然等的关系上。

美国 19 世纪前半叶浪漫主义诗歌的起步阶段也是美国民族走向文化独立的阶段。人的生存状况，特别是美国新型民族生存状况及其与旧世界文化的关系，是诗歌探索的主题之一。在一部分诗人从自然中寻找艺术创作灵感，从上帝创造的灵的世界寻找生活永恒的同时，也有些诗人急切地关注新世界前途未卜的命运。他们崇尚旧世界古典的美感与和谐，对当时的现实世界充满极端的困惑和绝望。前者以探索大自然的方式探索人生存的本质，以探索外部的自然世界来理解人的内心世界，以赞扬自然的美来赞扬上帝所创造的美；后者却在远离现实的无限的想象世界中，在对古典文化的沉醉中，试图找到人类精神的寄托。

如此一来，19 世纪上半叶，美国诗歌沿着两条道路向前发展。一是延续英国和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诗歌传统，着重表现自然与灵魂的和谐关系，表现人类接近自然，从自然中寻求教海的探索过程。二是独创性诗歌的出现，着重表现东西方古典文化与当代人生的关系，在遥远的过去寻求美的真谛，寻求当代人的灵魂所在。前者代表性的诗人是威廉·布赖恩特，他主张借物言志，通常表现自然与人类灵魂的伟大，情调比较乐观、宏大。布赖恩特的诗歌虽在咏物寄怀方

面取得突破，也为美国诗歌开创了赞美自然与神灵统一的先河，但他过分雄壮且带有概念化的诗歌主题和修辞方式常常显得有点空洞，给人一种“空穴虚情”的感觉。诗人越是寻觅大自然的启示，就越接近痛苦的边缘，甚至走向人格的变态，走向自我的孤独，走向身体与灵魂的最终毁灭。后者代表性的诗人是爱伦·坡，他主张诗歌脱离现实的形式美，通常表现人类灵魂的晦涩与冲动，情调比较悲观，但也比较深邃。

梭罗曾经提出艺术本身就是创造的思想，这就要求呼唤天才。要求艺术家应为了从经验中发掘真谛而最终在生活中稍稍停步，采取一种摆脱自身及自己的思想与感情的立场。只有具备这样的观点，艺术家才有可能按照自己设想的形式重新安排来自生活的素材。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一般要在变得相当稳定足以使艺术家不必把心思花在紧迫的问题及生存所必须解决的眼前经济需要上时，才能达到这一阶段。美国在1830年至1855年间开始进入这一阶段。爱伦·坡在这期间，以深思熟虑的文学理论及精心构思的文学形式，成功地使自己的艺术扎了根。他积极创新，以自己的艺术天才为自觉艺术在美国本土的文学传统奠定了基础，为世界的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

深深扎根于公众心目中的典型浪漫主义诗人爱伦·坡的形象，是一位过早地陷入爱情与死亡双重绝望之中大唱不朽之词的人物。任何诗人一旦与浪漫主义的形象挂上钩，批评家就很难恢复他个人品质及艺术的本来面目。埃德加·爱伦·坡的命运就是如此。他一生充满坎坷与荆棘，其人格也一直为主流社会所不容。他的第一位传记作家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把他描述成一个“没有任何道德感”而且“自私

自利的恶魔”，也有人称他为“执斧之人”，见谁砍谁。人们所了解的关于爱伦·坡的生平事实也为这一形象勾勒出必要的轮廓，但是许多事都是由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等同时代人在爱伦·坡生前散布的。他们为爱伦·坡正直而辛辣的批评所刺痛，并且妒嫉他的才华。他自怜自悯，随之急于希望引起人们对他失败及不幸表示怜悯，这就使他很早神话般地把他们视为备受摧残的天才。这一形象又被以后的传记作家的心理分析加以深化，因为他们常常视诗人的作品为他们本人失意的反映，而不能把诗作为理解诗人为求得解脱达到想象中的理想状态的一种手段。爱伦·坡在美国作家中，第一次成功地在艺术中创造出全部生活以陪衬人类处在困境时所遭遇的争斗与失意。因而爱伦·坡就使自己游离于时代及自己的祖国之外，成了他自己作品中乌鸦那样奇怪的黑鸟，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在夜空。

著名的作家及评论家詹姆斯·洛威尔虽然承认爱伦·坡的想象与分析的才能，却也说“爱伦·坡的诗五分之三是天才，五分之一纯属梦呓”。爱伦·坡的诗歌虽在当时没有受到批评主流和普通读者的喜爱，却在19世纪末的欧洲（特别是在法国）找到了艺术的知音。他没有在19世纪的美国本土文学留下深深的印迹，却成为世界现代诗歌的先声。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曾经说过：伟大的诗人产生于他伟大的灵魂对自身的反思。爱伦·坡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一个被同时代人蔑视的“疯子”，然而又被今人推崇为艺术先知。在法国，一些象征主义诗人欣赏爱伦·坡的诗，并推崇备至，使爱伦·坡从艺术的边缘走向中心，并使他的名字传遍整个世界。法国大诗人波德莱尔赞扬爱伦·坡对人类心理的深层把握及其诗歌所表现的艺术潜力。马拉美把爱伦·坡

看作是一位“诗人原型”。保尔·瓦莱里崇尚爱伦·坡的诗歌和美学，称他为“伟大的文学工程师”。

爱伦·坡一生只写了 50 首诗，作为一个大诗人，他写的诗的数量并不算多，但他的诗的价值和影响却是非同一般。爱伦·坡的诗歌创作伴随着他凄凉孤独的人生，即使单调枯燥的军旅生活也没有阻止他对文学艺术的渴望。他一共出版了四部诗集：1827 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帖木儿及其他诗》。两年后又出版了第二部诗集《阿尔·阿拉夫、帖木儿及其他小诗》。1831 年，就在他被西点军校除名后不久，出版了第三部诗选《诗集》。1845 年，他在纽约创作了名诗《乌鸦》，并出版了第四部诗集《乌鸦及其他诗》。

爱伦·坡的诗之所以能经久不衰，世代传诵，是因为它们具有纯粹的文字音乐美。正是这种美感，穿越时空，不断唤起广大读者的联想。爱伦·坡创作了英语诗歌中最优秀的抒情诗和写景诗，常能寓情托志，缠绵悱恻，哀婉凄情，动人心魄，对 20 世纪初的象征主义运动影响至深。在爱伦·坡的诗的世界里，你可以尽情领略他的美——潇洒玲珑的美、高贵典雅的美、芬芳馥郁的美、恣意哀怨的美、颓败腐朽的美、绝望死亡的美。正是对这种美的追求，使爱伦·坡成为为艺术而艺术的第一人。

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说：任何诗人，任何艺术家，都不能有他自己的完全的意义。他的意义，他的评价，就是他与已故的诗人和艺术家的关系的评价。我们不能单独地来评量他，必须把他置于已故的人中间，加以对照、比较。要准确地分析和评价爱伦·坡，就不能不把他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看他的独创和贡献主要是哪些方面。

爱伦·坡的诗歌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在诗歌的审美追求上，都具有超前性和独特性，所以有些批评家反对把爱伦·坡归属于浪漫主义诗人范畴。如果说他是个浪漫主义诗人，那他也是个极其特殊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意象怪异，诗质意味深长。他在远离美国现实生活之外，在虚无缥缈的梦幻世界，在诗歌的纯粹“美的形式”和“无限的暗示”中找到自己的独特的浪漫主义灵感和其表达的特殊方式。他没有像同时代美国浪漫主义诗人那样，钟情于对大自然山水花鸟或边疆野趣的沉思和遐想。他的诗歌想象多驰骋在古典的欧洲理趣、神秘的东方玄学以及难以捕捉的天外仙境或荒诞的内心世界。他追求“陌生化”的美，遥远的美，具有异国他乡情趣的美。

同美国主流浪漫主义诗人相比，爱伦·坡更敏锐地感到新旧世界秩序的断裂以及所产生的心理震撼。他对旧世界的迷惘和对新世界的困惑，使他对未来世界充满焦虑。他试图在传统与现实世界找到人类生存的答案。在政治上，他反对奴隶解放运动，崇尚贵族生活，怀疑美国民主的前程，憎恨庸俗的商业价值观及美国工业化进程，反对实用主义哲学观，反对所谓的“进步的文明”。他质疑后来被概念化的“美国梦”和乐观的“个体主义”，并预言性地揭示了整个20世纪人类生存所将面临的危机。

爱伦·坡的诗歌意境是听觉与视觉、节奏与音韵、想象与情感高度统一的诗歌世界，是一个纯粹形式美的世界，一个具有动感的音乐世界，一个远离他所愤恨和恐惧的、遥远的世界。他的大部分诗歌题材来源于遥远的古代，他的名诗《致海伦》就是这样。在这首诗中，爱伦·坡追求一种“古典的”美，具体表现在他采用“古典的”象征，“古典的”

意象，以及“古典的”诗歌韵律和结构。爱伦·坡自己曾说过，他创作这首诗是从自己的一位同学的母亲那里获得的灵感。全诗以古希腊史诗与神话起承，以“美”与“灵”的关系为主线，运用对比、比喻、象征等手法，给人以无限的情感回味和玄妙的思想启迪。

诗中的“海伦”是特洛伊城的绝代佳人，可谓国色天香，是“美”的化身，也是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线。“普赛克”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爱神丘比特爱恋的少女，是“灵”的化身，也是爱的悲剧的制造者。在诗的前两节，爱伦·坡以“轻漂划过香海的小船”赞扬古希腊的艺术之美、自然之美、人体之美。这诸多之美能使“疲惫的绝望者”得到安慰来肯定它的实体存在。最后一节，诗人以“美”与“灵”的完美结合以及视觉感受与诗歌审美的完美统一，表达出全诗的主题和诗人的艺术追求。

爱伦·坡不仅仅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艺术作为自己诗歌创作的源泉，也对神秘的阿拉伯文化充满无限的向往。《伊斯拉菲尔》一诗中的伊斯拉菲尔是阿拉伯传说中穆罕默德的天使，她有一副美丽甜润的嗓音。爱伦·坡从《可兰经》中采摘典故，以悦耳的声音写听觉感受的美妙与和谐。全诗共分八节，每节有五六七八行不等。诗中写道，伊斯拉菲尔的歌喉美若笛声，能使满天星斗羞涩，使寰宇天籁无声，皎月能为它动情，北斗可为它停步。伊斯拉菲尔激情如火，燃烧在那竖琴急切颤动的琴弦上。时空回荡的琴声给天堂之主以圣名，给美之女神罩上光环。在诗的后半部分，爱伦·坡自己寄情于天使，托理于琴声。“伊斯拉菲尔，你没有错”，“你蔑视无病呻吟的歌声”，“你的悲哀、你的欢乐、你的愤恨，你的真爱‘化作’你燃烧般的音符”。“你属于

天堂”，但却给这个“甜蜜与痛苦交织的世界”带来“阳光”。爱伦·坡在最后一节写道，“若我可以走上伊斯拉菲尔居住的地方”，“从我的竖琴上也许会荡起更响亮的乐章”。全诗语言流畅，音韵具有节奏感，给人一种“此声只在天上有，人间何曾几回闻”的感觉，表现出诗人对诗歌听觉美感的主张和向往。

爱伦·坡心目中诗人的象征是“心声如琴声”的伊斯拉菲尔天使，就是那如《可兰经》所说要去吹响复活号角的伊斯拉菲尔，如同梅林是爱默生心目中诗人的象征一样。通过伊斯拉菲尔这位立足于大地的天使，爱伦·坡把诗歌与音乐，现实与理想结合起来，但身份并没有搞乱。爱伦·坡不是伊斯拉菲尔，理想的世界也不像日常的经历那样容易得到。诗人可能会在数学与音乐里找到控制自己想象力的必要手段。通过对感情美学上的控制，原先失落于五官迷宫的混乱现象，一旦提高到理想的高度就能成为造型的力量，不需要由知识或是道德来制约。就艺术而言，它可以依靠视觉形象与和谐的模式来提供一个意义与关系的天地，使诗人杂乱无章的精神及世俗的观念有可循逃逸的地方。

爱伦·坡的个性分裂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他自己的生活越来越混乱，这样他的天使伊斯拉菲尔的翅膀变得更加矫健，飞行的路线更加明确和坚定。《乌拉卢姆》、《献给安妮》、《安娜贝尔·李》等诗结构严谨，象征性强，韵律工整，与它们所表达的感情上的混乱很不相符。爱伦·坡找到了发掘人类灵魂黑暗深处的办法，他创造了一种人类可直接用象征形象表达痛苦的形式。爱伦·坡的诗用音乐、图像、韵律与意象表达一种洞察力。

爱伦·坡在对古典的视觉美感和遥远的听觉谐音追求的

过程中，经常伴随着一种忧郁伤感的悲叹。关于自己诗歌“伤感性的主题”特征，他在《创作哲学》中说过，人世间最伤感的莫过于死亡，最伤感且最具有诗歌性的就是一个美丽的女人的死亡。

爱伦·坡在其诗《沉睡的人》中所阐明的诗论以及所表现的审美态度就是这样。这是一首“咏死之诗”，爱伦·坡为了充分地展示他的情感表现力，强化他的诗歌效果，以少女艾琳的午夜沉睡和死亡的模糊意象对比联想渲染了强烈的诗歌情感。全诗分四节，共60行。前两节主要描写艾琳之睡态，但诗人却以“夜半时分”、“神秘的月光”、“静谧的山顶”、“长满迷迭香的坟头”等意象烘托她那“不祥的沉睡”。尤其是到第二节的中间以后，诗人加强了这种暗示：艾琳那“紧闭的双目”、“沉睡的灵魂”，还有那“奇异的客厅”、“奇异的睡衣”以及“奇异的发束”。在诗的后两节，爱伦·坡以“沉睡与死亡”为主调，想到艾琳“永远不会睁开的眼睛”和“永恒的沉睡”，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对美丽的艾琳死的极度悲痛。诗歌气氛也达到了高潮，情感也达到了爆发的顶峰。许多批评家在批评此诗时说，它表现了爱伦·坡的一种“变态的审美追求”，是一首具有“恋尸癖”心态的狂人狂想曲。但细读起来，全诗所表现的不过是作者特殊情感体验的形式而已，是诗人追求情感张力和诗歌整体效果的完美实践。

《安娜贝尔·李》一诗是爱伦·坡为悼念亡妻弗吉尼亚·克莱姆所作。她去世时年仅24岁，是诗人患难与共十多年的忠实伴侣。诗中爱伦·坡运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运用虚与实的描写，将自己对妻子的挚爱与深切怀念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加之诗中优美的韵律与节

奏，读来哀惋动听，催人泪下。

爱伦·坡在诗中写了梦，在梦中寻求慰藉。月亮也出现在诗中，作者通过月亮营造出梦中与亡灵相会的那种虚幻、神秘、凄凉、孤独和忧伤的气氛，衬托出诗人寂寞痛苦的心境。爱伦·坡以虚实相间的手法回忆了往日的夫妻恩爱，诉说了眼下别离的怨恨悲哀。读后使人能感到一种人世间最坚贞、最纯洁、最深厚的爱情。

爱伦·坡在诗中以大量的篇幅幸福而激动地回忆着他那美满的爱情生活。因为相爱，诗人与他心爱的人仿佛都成了无忧无虑、快活而又纯真的孩童，仿佛整个世界都属于他俩的。他俩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是超越一切的，连天堂里职位最高的六翼天命都企望获得。

诗人越是孤独，就越是思念心爱的人，越思念就越觉孤独，他在悲痛中冥思苦想，似乎悟出了夺去他们的幸福、导致他痛苦的原因：是他们的爱情太超然、太神圣，他们的幸福超过了至高无上的天神，招致神的嫉恨，才遭此厄运。这个“天使”也许就是指的病魔、贫困，进而指社会的黑暗与冷酷。面对这样一个社会，一个平民百姓、穷作家，就如面对一个法力无边、手握生杀大权的神而无能为力。

《安娜贝尔·李》具有西方民族表达爱情的直率大胆。爱得直截了当，滚烫炽烈，犹如火山爆发，热烈奔放，读来让人似饮一杯浓浓的热咖啡，芳香醇厚，酣畅痛快。爱情，在爱伦·坡的诗歌中是一个反复的主题。他的观点是：爱情是一切诗歌主题中最纯真的主题，是美的最高形式。而美，则是诗的实质。此外，死亡、幻灭和伤悼也是爱伦·坡诗作中的主要题材。他认为，美和死的结合方能表现最高的诗趣。所以，他的诗歌总是调子凄凉，色彩阴暗，气氛神秘，

但风格却优美华丽。他善于借文字的暗喻、韵律的和谐以及梦幻般的意境来表现诗的内容。他的诗往往给人一种震撼心灵的“忧郁美”。

发表于1845年的《乌鸦》，是爱伦·坡对诗歌音乐性创作实践表现得最充分的一首诗。该诗一发表便获得巨大成功，成为当时流行传诵的名篇。根据爱伦·坡自己对创作过程的解释，诗歌的目的在于渲染某种情感“效果”，以恋人与乌鸦交替出现为主线象征意象，烘托出诗人哀伤与永恒怀念的主题意图。

《乌鸦》全诗共18节，108行，每节都以类似于“nothing more”或“nevermore”的脚韵结束。从叙述时间来看，诗歌是追溯性的，情感发生于过去一个寒冷的冬季，而且是令人无聊的、疲惫的午夜时分。从叙事空间来看，爱伦·坡首先置恋人于“卧室”，然后渲染带有某种陌生与恐怖气氛的布置。从衬托环境来看，这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外面传来轻轻的敲门声。诗歌一开始便给人一种“寒冬雪夜恶风响，独人忽闻鬼敲门”的感觉。诗人在充满恐惧、心跳加速之际，壮着胆子打开门，但什么也没有发现，只看到茫茫的雪夜，一片漆黑。面对这样的场景，他犹豫，狂想，彷徨，怀疑，恐慌。再侧耳细听，发现这陌生的声音又似乎在窗户上。于是诗人又打开窗子，发现是一只“乌鸦”。这是一只象征着痛苦和悲哀的不祥之鸟，仿佛了解人心一样，不时以“永不再会”一语与诗人应和，使诗人的心情更加抑郁，对自己愈加肆意折磨，深深地领略了悲伤的苦楚，全诗在缠绵的悲思中结束。

《乌鸦》费时四年写成，反复推敲琢磨，字斟句酌。这首诗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它的形式美上。全诗格律工整，

音韵优美，并成功地运用了头韵、行间韵等艺术手段，尤其是反复使用迭句。《乌鸦》堪称英语诗歌中诗格最规则的杰作之一。

爱伦·坡把英语语言作为一种纯音乐美和韵律美的艺术形式来运用，这种诗歌技巧在美国诗人中是前所未有的，他对诗歌所下的定义是“美的节奏之创造”。

爱伦·坡去世后才发表的《钟》一诗，使他对审美统一性、音乐性、总体效果性的创作实践达到一个极端形式化的程度。在这首诗中，他试图运用每一个语言音节来创造音乐性的效果，并在大肆堆砌拟声词的同时，渲染诗人复杂的情绪。如 bells 音节出现在大部分的诗行里，而且每行多则三四个，少则一两个。又如-inkle 音节也大量重复出现，具体表现在下面的词语中：tinkle, oversprinkle, twinkle 等。诗人并不在乎每一行每一节具体的意义生成，他主要是想通过贯穿于整个诗歌的主体性重复音节来暗示或烘托情感气氛，给人以一种“回响的铃声与灵魂在时空中反复碰撞”的诗歌效果。但从爱伦·坡自己所追求的艺术整体性来讲，它是有缺陷的。因为他过分地强调了审美的形式效果，使这首诗听起来有点单调，缺乏情感强度。毕竟，音乐不是诗歌，诗歌也不是音乐。

爱伦·坡推崇古典，赞美和谐，崇尚精神。这种带有“厚古薄今”的色彩艺术态度有一定的现实性。他反对诗歌的说教功能和现实认知价值，那是因为决定他诗质的背后存在一个“它者”社会及其“象征统治秩序”，两者都相互不可妥协、不可容忍。坡在向这一秩序挑战的同时也在消耗着自己，他只能在“回归性”或“追溯性”的艺术想象中自我逃避，在怪诞和梦幻中寻求片刻的安慰，直到生命的终

结。

爱伦·坡的诗以及有关诗歌方面的论述，对欧美文学影响很大。欧洲象征派文人把他称为自己的精神领袖。他的诗学见解突破了前人之说，开拓了更广泛的诗歌表现领域，打破了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主的浪漫诗的局限性。他把自己的诗称为“纯诗歌”。

爱伦·坡诗意敏锐，擅于捕捉声音与形象的印象，强有力地探索灵魂深处并相信世界的数学逻辑性。爱伦·坡的艺术属于那种充满对立而又相辅相成形象的浪漫主义流派。他与库柏、欧文一样，以自己的方式成为美国的代言人，然而爱伦·坡所表达的是人类对于不能实现与没有实现的理想的永恒追求。爱伦·坡像一位在荒原里迷失了方向的开拓者，急切地探寻旧大陆文化的美妙与风采，而不是开拓者所追求的黄昏时要达到的目标，这目标可以朝西部的未被发现的地区无限地伸展开去。爱伦·坡执著的梦想以及认为艺术完全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坚定信念，与皮袜的故事一样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库柏所塑造的捕兽人是北方丛林里的产物，爱伦·坡的梦想与信念则是西部大陆在文化意识觉醒阶段生活上特殊条件的产物。美国有人认为爱伦·坡作为一位内向型刻意求工的诗人显得与众不同，那是因为在摆脱决定他写作的条件方面比库柏走得更远，进入了所有诗人都能认可的想象的领域。从被誉为“美国第一批职业文学家”的查尔斯·布朗、爱伦·坡到亨利·詹姆斯与T·S·艾略特，许多美国作家都遭受同样的命运。尽管他们蜚声海外，在国内却被认为是流放者。他们在美国文学史上没有地位，尽管他们的创作以美国为源。原因是他们把美国文明理想化，同时又加以批判。爱伦·坡的文学传统与现实主义背道而驰，他

是美国文学史上许多这类作家中的第一位。

爱伦·坡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帖木儿及其他诗》中的大部分诗均写于1821年至1822年，当时他还不满14岁。这些诗当然不是为出版而创作的。爱伦·坡本人在诗集的序言中说：“对于这些小诗，需要说的只有一句话：它们也许具有太多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意味，不过这些诗毕竟出自一名少年之手，这名少年对这个世界尚一无所知，诗只能出自他的心底。”

1831年，爱伦·坡在西点军校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有人说一篇好的诗评可以出自一位非诗人之手。据你我对诗的见解，我认为这是谬论。批评家越无诗才，其评论就越欠公允，反之亦然。”

他还指出：“诗乃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乍眼一看它的色彩芜杂凌乱，但行家一眼就能看出色彩的层次。”

爱伦·坡认为，诗与论文的不同之处在于：诗的直接目的是获得快感，而不是求得真理。与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诗的目的是获得含混的而不是明确的快感，只有达到了这一目的才算是诗。小说赋予可感知的意象以明确的情绪，而诗所赋予的是不确定的情绪。要达到这一目的，音乐是一个要素，因为我们对美妙音调的理解是一种最不确定的概念。音乐与给人以快感的思想结合便是诗，没有思想的音乐仅仅是音乐，没有音乐的思想，凭着其确定性则是散文，因为它的情绪是明确的。

3. 爱伦·坡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

爱伦·坡不仅是 19 世纪美国重要的短篇小说家和诗人，也是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和第一位有系统地阐述诗歌、小说创作理论的文学理论家。

爱伦·坡的一生是一回事，他的艺术成就是另一回事。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报刊社工作的，抽暇创作了不少因需要钱用而急促写成的小说，编写了很多欺哄公众的故事。他一生在诗歌创作上花费的时间是非常少的。然而，他一开始写作便是写诗，而且总认为自己是诗人。

爱伦·坡的文学批评大概始于 1835 年担任《南方文学信使》杂志的助理编辑时期，当时，威廉·普雷斯科特、埃勒里·钱宁等人在文学批评领域已颇有著述。爱伦·坡便开始谨慎地效仿那些专业批评家的模式，撰写批评文章，他的文章通常都是以介绍作者生平、作者过去发表过的作品以及批评界的一般反映开始。在评论小说或叙事诗时，他总是先概述情节，指出其优缺点，最后对作品整体作一个评判。在评论中，他还经常援引当代或古典文学中的例证，以此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在爱伦·坡的早期文学评论中，不时还可以看见当时流行的所谓“文学屠宰场”的风格，即对自己所不喜欢的作品或作家，进行粗鲁的奚落或嘲弄，例如爱伦·坡早期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就很不以为然。

但是爱伦·坡很快就同这种“屠宰式”的文学批评分

手，开始了另一类以吹捧颂扬为主的所谓评论。他认为这种评论实际上不过是一种“促销”手段；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文学批评。他认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必须具有分析性。他自己的评论文章开始向这方面转变，渐渐将重点放在情节是否完整，作品中人物的动机是什么，以及与作品整体美学效果相关的修辞和语法问题上。他对诗歌中的格律和用词十分讲究，并认为小说中的场景必须同在该场景中所发生的事件密切相关，他也更看重小说的整体结构和安排。英国作家狄更斯和美国作家威廉·西姆斯，都曾被她批评为小说情节结构“安排有误”。

不过，爱伦·坡与当时其他批评家最大的区别，在于他自有一套诗歌和小说理论，这使他的文学批评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也更具有整体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他在众多的文学批评中坚持认为，讨论文学作品必须依照一套切实有形的标准来进行，反对以完全凭印象和主观想象而成的诸如“自然”、“本质”一类概念为依据。虽然爱伦·坡本人也并不是在所有的评论文章中都能做到这一点，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总是有意识地运用自己的诗歌小说理论来讨论文学作品。可以说，爱伦·坡是美国具有自我意识的文学批评的第一人。

当年，生活的艰辛似乎压服了爱伦·坡，但事实并非如此。爱伦·坡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与当时的美国文学界格格不入，同时又是其忠实的一员。他认为，一个欧洲人出生在邪恶的大陆，就像一株兰花长在艾蒿中间。与其说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不如说不够尽然。他是一株兰花，但也是19世纪一个非常自觉的美国人。他只能从当时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待艺术问题，从而尽到本身的职责。正如美国文

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所说，就爱伦·坡的思想而言，他是19世纪早期一位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家，和欧洲他的同时代人非常相似。然而，爱伦·坡坚信，艺术技巧是能够从逻辑和理论方面加以说明的。当时，其他浪漫主义作家对这种说法不感兴趣，或者说不认可这种看法。

综观古今的文学作品，只同三个因素发生关系：一是宇宙，二是读者，三是作家。强调作品与宇宙关系的理论，是摹仿说；强调作品与读者关系的理论，是实用说；强调作品与作家关系的理论，是表现说；强调作品自身的独立性的理论，是自在说。这四种理论学说，都可在古希腊找到其渊源。在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史中，各有其主要流行时期。在爱伦·坡之前，摹仿说和实用说曾先后是文学批评的权威尺度，对真实与教诲的强调，成为这一漫长时期的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在爱伦·坡的时代，这两把尺子的权威性减弱了，浪漫主义的表现说大行其道。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是英国文学批评中用表现说取代摹仿说和实用说的主导地位的纪念碑。在这篇序言里，华兹华斯指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这就是说，诗不需要真实地描写宇宙，而是要真实地表现诗人的思想。诗不需要理会读者，因为诗人要的只是表现自己。

爱伦·坡的文学里的独创性首先在于，他在表现说的鼎盛时期，第一个提出“仅仅为诗而写诗”的自在说观点。他认为，普天之下，没有、也不可能有比一首诗更宝贵和更崇高的作品。诗只是它自身，为写诗而写诗。爱伦·坡的观点，排斥了宇宙、读者和作家三种外在因素，首创一家之言。

在爱伦·坡之后，雨果的弟子戈蒂耶于1856年发表宣言，要求“艺术的自治”，其后的巴那斯学派和王尔德则更明确地打出“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号。从此，自在说异军突起，开始在西方流行。在今天，它正在排斥摹仿说、实用说和表现说，成为西方文学批评的主要尺度之一。这一现象，体现出西方文学批评从重视作品内容到重视作品形式的重大变化。爱伦·坡的“为诗而诗”的理论，为现代主义各流派作品的纷纷出笼，打开了西方文学批评的闸门。

在爱伦·坡的文学创作理论中，诗歌理论论述得较为全面和系统，而小说创作理论则基本上沿用诗歌理论的一些原则。他的散见于多年文学批评论文中的基本观点，后来集中反映在他的几篇著名的论文中，诸如：《评霍桑〈重述的故事〉》、《创作哲学》、《诗歌原理》、《诗歌理论》、《美国戏剧》等。这些理论著作，是他总结了自己和前人的创作经验，表述了他对诗歌、小说、戏剧和文学批评的一系列独特的见解。这些著作也使爱伦·坡一跃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

按照爱伦·坡的观点，诗歌是影响人的情感的东西，其根本目的是在读者心中唤起强烈的情感。他说：“诗之所以为诗，即在于能使人情感激荡，使灵魂升华。诗歌的价值，同其造成使灵魂升华的激荡成正比。”

爱伦·坡所说的“激荡”，就是他所说的诗歌的最终目的，即他所谓的“整体效果”。有关诗歌的其他内涵，包括题材、意象、语气、节奏、遣词、韵律等等，都为这一目的服务。诗要感人，必须有独创性，必须有刻意安排。

爱伦·坡的文学理论基本上与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柯尔律治的观点一致，但他在柯尔律治和英国或德国同时

代人的理论上有所发展。他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是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戈蒂耶和英国作家沃尔特·佩特的先驱。他吸取了柯尔律治的第一性想象和第二性想象的概念，加进去自己的注释，得出了令柯尔律治也感到惊讶的结论。

爱伦·坡的看法是：将柯尔律治所谓的精神世界分为三种东西：纯粹理智、趣味和道德感。他写道：“我把趣味放在中间的位置上，因为它在精神世界中正是如此。正像智力本身与真理有关一样，趣味也使我们知道美，而道德感则重视道义。再就道义而言，良心教人以义务，理智晓人以利害，趣味则以展现优美来满足自己，并对邪恶作战。因为邪恶造成残毁，破坏均衡，因为它憎恨合宜、适当、和谐，一句话，因为它憎恨美。”

诗与人的美感有关，而美感是通过趣味来实现的，趣味是诗的唯一仲裁者。

尽管批评界普遍认为爱伦·坡的诗歌理论受柯尔律治的影响很大，但两者的观点似乎还有一段距离。柯尔律治对诗的经典定义是“强烈情感的即时涌流”，强调的是诗的“宣泄”本质，因而提倡自然流露。而爱伦·坡则主张诗的“感召”功能，因此应当是艺术的刻意创造。

“美”的概念在爱伦·坡的诗歌理论中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正如他在《创作哲学》中所称：“美是诗歌唯一合法的领域”。但这种说法也颇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当爱伦·坡谈到美是一种效果，是灵魂强烈而纯洁的升华时，他似乎在谈诗歌技巧应当在读者情感上产生的艺术效果，而爱伦·坡本人的一些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短篇小说，都或多或少地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经常描写变态、迷狂、疾病、衰朽等，很难说有什么美的地方。然而，他关于诗歌理想题材

的一个著名说法，又是“一位美貌女子之死”，如此看来，他所谓的“美”，似乎是就创作题材而言的。

另外，爱伦·坡的“美”又经常与引起“哀伤”的“死亡”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诗作《安娜贝尔·李》、《致乐园中的一位》，还是短篇小说《丽姬娅》等，都同时可见“美女”和“死亡”。由于爱伦·坡如此强调诗歌的感人本质和以“美”为上的题材范围，而且把诗歌所表现的“美”同“真理”和“道德”对立了起来，认为“真理”和“道德”不属于诗歌。这样一来，对他而言，真正的诗歌就基本只剩下抒情诗了，其他的诗歌形式和诗人，如讽刺诗、叙事诗、哲理诗，甚至包括部分史诗，都被划出了诗歌的范畴。这也是后来爱伦·坡的理论受到批评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必要指出的是，爱伦·坡的“为诗而诗”的思想首先是作为反对“为钱而诗”提出来的，是作为对资产阶级价值标准的一种反抗提出来的。爱伦·坡对当时弥漫美国文坛的拜金主义深恶痛绝。为了抵制拜金主义对艺术的腐蚀，爱伦·坡主张一种绝对独立的批评，一种自由自在的批评，一种仅仅用艺术的最纯粹的法则为指针的批评。不向那些像恶梦一样挂在美国文坛上的以畅销为尺度的伪公众观屈服，不向那些看大书商眼色行事的有组织的派系屈服。他认为批评家越欠诗人气质，批评就越欠公正，他要求把文学批评从文学界的江湖骗子的控制下解救出来，交给正派人和学者之手。在批评实践中，爱伦·坡对自己的主张身体力行。例如，他推崇霍桑而贬抑朗费罗，因为霍桑虽在他的文学道路上表现出了非凡的天才，在美国或别的国家几乎无人能比，但却因是个穷光蛋，不是到处钻营的牛皮大王，而很少被报纸和公众承认。相反，朗费罗虽是一个平庸的文人，但却因

为是一位有产者和哈佛大学的教授，还控制着一整个活跃的吹喇叭抬轿子的军团而身价百倍。爱伦·坡还明确指出，文学趣味的败坏，是铜臭的一个部分或一个附属物。

在爱伦·坡的时代，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印刷业的迅速发展，书刊售价骤降，文学作品逐渐走出贵族的书房而进入贫民的茅屋。作家对读者的依附性逐渐增强，因为作家愈投合读者的趣味，书刊的发行量就愈大，作家与发行人的收入也就愈多。因此，作家在写作时，出版商在付印时，都不得不考虑作为“衣食父母”的读者的口味。这便是爱伦·坡的效果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爱伦·坡对诗歌的“感染力”也十分重视，把它看作是诗的本质，他潜心研究如何才能让诗歌感染读者。他反复强调诗歌的取材立意一定要新颖、独创，诗歌中的观点和意象，也要新颖有特色，这样才能在读者心中产生特殊印象。在爱伦·坡写的一些评论中，经常可以看到他建议将“新”（new）与“奇”（strange）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认为只有那样才会创作出好的诗歌，而他自己的许多诗作，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也的确都是“新”与“奇”相结合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爱伦·坡创作之取材，并不重视材料本身的社会、道德或经验价值，他所看重的是这材料能否经过处理影响读者的心灵。换句话说，不管什么样的材料，只要经过诗人的一番处理能“打动”读者的心灵就行。在爱伦·坡看来，诗歌永远是被创造出来的东西。他在《评论集》一书中写道：“在真正的艺术家手中，主题或者‘工作’只是一团黏土，它可以根据艺术家的意志和技巧，被随意捏出什么形状来。事实上，这黏土就是艺术家的奴隶，它属于艺术家。”

在爱伦·坡看来，诗人自己有没有受到“启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读者受到“启示”。他认为，最优秀的诗歌应具有“在别人心中激发起诗意的能力”，为达到这一目的，诗人就必须像工匠一样反复琢磨修改，至于想象一类的东西，用处并不是很大，诗人更需要的应该是理性和把握因果的能力。虽然爱伦·坡的这一观点备受后来的文学批评家的批评，但他对于读者心理活动在实现文学作品意义过程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对于读者反应的关注，在美国文学批评史上可算是又一个第一。

爱伦·坡认为，能让合适的题材达到“在别人心中激发起诗意”的目的，诗人必须从修辞、语气到词汇各方面进行认真仔细的安排。爱伦·坡在《创作哲学》和《诗歌原理》两篇著作中，用了相当的篇幅讨论选词、修辞、押韵、意象等具体的诗学问题。他特别提出要尽量使用口语化的语言，强调表达方式要直接明了。他认为要么什么都别说，要说就得说得清清楚楚。他并不排除偶尔使用一些花哨或模棱两可的字眼的必要性，但这必须是出于表达神奇事件的需要，而且任何时候都不能将有意的模糊与模糊的意思混为一谈。他认为，诗歌风格越平白越好。

爱伦·坡还十分关注诗歌的长度问题。他认为要达到理想的效果，诗不能太短，太短无法使诗中所有的因素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但太长的诗歌会令读者生厌，从而丧失本来会产生或已经产生的效果。根据爱伦·坡的看法，长度在100行左右的诗歌最为理想，最能产生整体效果。因此，爱伦·坡对过去文学史上的一些著名的长诗都持否定态度，至少是有所保留的态度。例如，他认为弥尔顿的《失乐园》只有当人们把它看作是一系列短抒情诗时，才能算是“伟

大的作品”。至于荷马史诗，他的评价则是“基于不完美的艺术感觉上的作品”。对美国当时的许多长诗，他也是持同样的态度。

爱伦·坡对诗歌结构整体性的看法，也是以取得“整体效果”为出发点的。他认为一首诗歌应当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整体，理解这首诗歌所需的所有因素，应当都能在这首诗里找到，读者无需他求。如果读者需要依赖注释或其他诗篇来读懂一首诗，那这首诗就不完整。反之，如果诗人的作品已经成功地产生了整体效果，读者就无权再向作者提出其他要求，如人物事件是否真实，诗中有无道德含义等等。因为诗人只对作为艺术品的诗歌负责，而无需对其他的负责。关于这一点，爱伦·坡在他的《诗歌原理》一文中，关于人们所认为的诗必须有“教育意义”和“道德内容”的见解，有这样一段论述：“我们总觉得，为写诗而写诗，并承认诗是我们所创造的东西，无异于承认自己极度缺乏对诗歌的尊严和力量的真正领悟。但事实是：我们只要深入自己的灵魂看看，便立刻会发现，天底下从没有也不可能比诗更崇高的事物。诗就是诗，而不是别的什么，诗就是为诗而写的诗。”

爱伦·坡对诗歌的这种看法不可避免地为他的文艺理论蒙上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色彩。爱伦·坡的诗歌理论对后来的诗歌创作和批评都有一定影响，不过有趣的是，他的诗歌理论最先在法国受到重视。著名法国诗人波德莱尔、马拉美、瓦莱里等人，都翻译过爱伦·坡的诗歌，他们从爱伦·坡的作品中为自己的象征主义找到了知音和支持，而法国的象征主义诗歌又反过来影响了后来的美国诗歌和诗歌理论。

爱伦·坡对柯尔律治的第二性想象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认为诗是在企图达到这一世界以外的陌生世界。他说：“我们由于预见死后的或者说彼岸的辉煌灿烂而欣喜若狂，所以才能通过时间所包蕴的种种事物和种种思想之间的多样结合，努力争取一部分的美妙，而这一部分也许只是属于永恒世界的。”他还认为诗和音乐的结合是基础，只有通过诗或通过音乐，或者它们的结合来瞥见永恒的世界。

爱伦·坡还通过对浪漫主义文艺理论的仔细思考，有了自己的新发现：诗感染力必须是直接的，时间不能拖长。在诗的写作中，理智要比感情少。早在1831年出版那本《诗集》的序言中，他就谈到诗和科学的区别在于它能使人愉快，诗不是以认识真理为目的的。而他所指的愉快，乃是接近于狂喜的东西。狂喜必然是短暂的。接着爱伦·坡又指出：“一首诗必须有刺激才配称为一首诗，而刺激在任何长篇作品中都难以持续。至多经过半小时，刺激的程度就会松弛，以至衰竭，于是再往后也就不是诗了。”

爱伦·坡认为通过诗可以瞥见超越一般人想象的美。诗人和读者都能体验到狂喜的感觉，和道义、真理、理智、良心很少有关系，甚至根本没有关系。

与强调想象力相呼应，爱伦·坡极力反对诗歌刻意追求真实的倾向。爱伦·坡认为，对于绘画来说，真实不是目的；对于诗歌来说，真实一钱不值；对于美来说，真实毫无作用。他将诗与真实的关系看成是油与水的关系，认为诗的唯一标准是趣味，与别的东西毫无关系。

与强调想象力相呼应，爱伦·坡极力反对摹仿。他说，一旦某种艺术成为摹仿的艺术，它的生命力便停止了，各种艺术的进步的速度都与摹仿性成反比。因为，他将摹仿定为最不可饶恕的罪过，说摹仿者不是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不过

是回声，甚至是回声的回声。他骄傲地宣称：“我的首要目标是独创。”其实，这也是他一贯的主张和目标。

爱伦·坡在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也始终以独创性为衡量的标准。他使用“独创”这个词有两种不同含意。有时，它的意思是指责那种没有创造，抄袭他人作品的作家，有时是指剽窃行为。另一方面，他所要求的独创具有积极意义。他相信有许多新题目尚待发现，许多新韵律和韵律组合尚待使用。基于这一信念，他不断地大声疾呼：“必须创新！”

爱伦·坡也呼吁少迷信权威而多尊重原则，要求少研究样板而多发挥才能。为了发挥作家的想象力和独创性，爱伦·坡坚决主张作家的创作自由。为了使形式能容纳新的想象，爱伦·坡还号召进行文学文字上的革命。对他而言，语言是一个既非思想亦非现实的自主的世界，词和短语只有在与其他的词和短语一起编排得能被人理解时才有意义。在《诗歌原理》一文中，他详细阐明了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的不同，认为不能用现代语言去套用古诗的格律，而应创造出新的格律来适应新的语言。

爱伦·坡之所以强调想象力，是因为他认为想象的艺术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甚至是主要方式。他认为艺术有着一种特殊的自主作用，它既是形成它的时间和空间之内的一部分，又是形成它的时间和空间之外的东西。在他心目中，艺术想象并不囿于已被科学和知识所图解了的现实的领域，而是有着更为广阔的疆界，它本身就可以创造出一个超现实的王国。人们一般认为王尔德颠倒了泰纳的时代造艺术的论点而代之以艺术造时代的论点。实际上，爱伦·坡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将艺术造时代的唯心主义观点发挥得淋

漓尽致了。他的《我发现了》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写出的代表性作品，他在这部作品中用纯粹的艺术的想象力创造了一个宇宙体系。而他的别的作品，也大都是在用诗意毁灭现实世界的办法来创造一个他认为是真正的现实的“梦的世界”。

爱伦·坡对于创作诗歌的目的和态度是欧洲浪漫主义的，而他的创作方法则是美国现实主义的，这种说法看来似乎有些夸张，但基本真实。

爱伦·坡的小说理论，主要反映在他的《评霍桑〈重述的故事〉》一文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爱伦·坡的小说理论就是他诗歌理论的翻版，而他主要只创作短篇小说这一事实，也多少反映出他在诗歌理论中提出的“长短适当”的原则：“几乎在所有的创作中，效果或印象的统一是最为重要的。很清楚，如果作品不能让读者一口气读完，作品的统一性就无法得到保证。之所以不应提倡长篇小说，问题就在于长度。由于不可能一口气读完，就使它失去了可以从统一性中获得的巨大力量。”

爱伦·坡认为，太长的故事同太长的诗歌一样，容易消磨掉作品在读者心目中产生的“整体效果”。因此，他认为，相对于短篇小说来说，长篇小说从艺术上看要逊色得多。他对长篇小说基本持怀疑态度，但对欧文和霍桑的短篇小说则十分赞赏，称之为“为数不多的真正优秀的美国故事”。

不仅仅是对小说的篇幅，就是对小说中运用寓言一类的比喻手法，爱伦·坡也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寓言的目的是训诫，是讲道理，用得不得体会影响作为艺术品的小说的“整体效果”的实现。尽管爱伦·坡也承认，作品中偶尔有

一些“隐含的暗示”会给作品增加一些色彩，但他强调必须时刻提防，决不能以小害大，以副掩正。“隐含的暗示”只有当它有助于实现“整体效果”时才能使用。

爱伦·坡认为，短篇小说和诗歌一样，是作者以唤起读者心中某一特定感情为目的，再精心挑选材料，精心安排情节的一个产物。他说：“技巧娴熟的文学艺术家在建构一个故事时，决不会从观念出发来组织作品中的事件，而是要经过仔细思考，要使作品产生某种特定的或独特的效果，然后编造事件，再根据能获得心目中要获得的效果的最佳方案，将事件组织起来。作品的第一句话要是不能引出故事的最终结果，那他从第一步起就走错了路。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没有一个词不是为引出事先设计好的效果而写的。这样写下去，最终就像是根据他心中的印象画成的一幅画，作家以画家的热忱进行构思创作，才能获得最充分的满足。”

从他的这段话可以看出，爱伦·坡的小说创作观同他的诗歌理论一样，并不注重“主题”、“思想性”一类因素，他把小说也看作是一件纯粹的艺术作品，效果就是一切，至于情节是否真实，人物言行举止是否合乎情理，作品是否有道德观念或思想教育意义等，都不是爱伦·坡要关心的事情。为了实现他要达到的效果，情节可以编造，人物可以想象，结构可以设计。

由于爱伦·坡没有看到长篇小说在人物刻画、主题开发、情节展开、象征运用等方面的巨大潜力，他就无法理解这样的作品如何能对读者产生更广阔更深刻的效果，他的小说理论受到了后人更多的批评，他的小说理论对后人的影响也不及他的诗歌理论那么大。但是，他对于小说整体效果的重视，关于如何使小说的部分为整体效果服务的讨论，对美

国乃至欧洲的短篇小说创作和发展，仍有相当的影响。

爱伦·坡的独创性尤其表现在他对人类潜意识的开发。这一开发，在18世纪的作家笛福、菲尔丁等人的作品中是看不到的。他们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内心活动，而小说的作者也未花时间来分析人物的感觉或动机，因为他们更关心事情怎么样了，而不大关心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而19世纪初的作家，虽然开始关心为什么了，但却大多偏重于从理性和意识的角度加以认知。爱伦·坡的不凡，在于他在19世纪上半叶，就对人类的潜意识的昏暗的里层进行了探查，特别是人类的梦魇意识。这在他的《梅岑格斯坦》、《德洛梅勒特公爵》、《瓶中手稿》、《丽姬娅》、《厄舍古屋的倒塌》、《威廉·威尔逊》、《红死病的假面具》、《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等作品中，均有强烈的表现。在这种梦魇意识中，一切事情都是可以随便颠倒的，人在社会与理性的世界之外带着罪愆感和自责感浑浑噩噩地活着，由着人生的乖癖而作恶，渴望犯罪，并愿受惩罚。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人的头脑远非一面光洁正确的镜子，真实地反映事物，而是一面魔镜。”梦魇意识便是在这面魔镜中出现的极度放大的扭曲了的现实。这正如在他的小说《斯芬克斯》所描写的硕大无朋的怪物，只是一只从蜘蛛网爬下的离眼睛仅有十六分之一英寸的昆虫所造成的恐怖的幻觉和错觉那样。有人评论说，夸大是爱伦·坡的拿手好戏，只不过是夸大得有些过分了，几乎失去了本来面目。但这种夸大却能使幻想的非真实的东西看来像是真实的。

爱伦·坡的梦魇意识与他的非理性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曾说：“在理论上，没有理性是非理性的。但在事实

上，却没有比非理性更强的理性。对某些人，在某些条件下，这是绝对不可抗拒的。”

欧洲文艺复兴是一场尊人抑神的文化运动，后来发展到尊崇唯一属于人的东西而否定人以外的任何事物。人们开始崇尚直觉、潜意识、想象力、自我与存在的哲学观与文学观。神本是人的异化物，人后来因害怕本身的被异化，又尊己为神，绕了颇具讽刺意味的一个大圈。爱伦·坡对潜意识的开发、对直觉、白日梦和奇想的推崇，象征着从这个大圈的中点往回迈的重要的一步。

爱伦·坡的小说创作与他后期的诗歌一样，都紧扣他的文学理论。由于不再死守唯美主义的观点，爱伦·坡认识到散文故事的首要目的是要在感情上打动读者的心弦，因而他致力于探索可以产生最激励人心效果的内在规律。爱伦·坡认为，人最基本的情感是惧怕，所以他转向超自然方面寻求素材。在这一方面，爱伦·坡接受了当时的一些伪科学的思想观点：催眠术、颅相学及其他一些旨在探索我们今天称之为潜意识行为的学科。他发现在睡与醒、生与死之间的领域里人的官能最活跃，情感受到的压抑最小。于是便把精神错乱、心灵感应与其他一些不正常或特别的思想作为手段创作他的独具特色的小说。

总而言之，爱伦·坡创立自在说，提出效果论，界说想象力和开发潜意识这四方面的创新，都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如果没有传统的摹仿说、实用说和表现说，就决不会出现作为它们对立面的爱伦·坡的自在说；如果没有狄更斯所说的“分期连载的荒唐时尚”，决不会出现作为其对立面的爱伦·坡的统一效果论；如果没有柯尔律治等人对想象力的一般强调，决不会出现爱伦·坡对想象力的特别界说；如果

没有西方文学中由神到人又到人的意识的开发趋势，决不会有爱伦·坡对潜意识的开发。爱伦·坡的创新，实际是文学传统内部运动和变化的自然结果，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在文学发展的必然进程中由某个人来实现的问题，这个使命被历史地落到了爱伦·坡身上。

从总体上说，爱伦·坡的诗歌和小说理论的确存在着不少局限、偏见和谬误，这其中有人个人原因，也有时代原因。毕竟在爱伦·坡的时代，文学批评才刚刚起步。爱伦·坡作为美国文学批评的始作俑者，其意义就在于他提出了较有系统的诗歌和小说理论，从而使文学批评进入了独立的、有自我意识的发展阶段，即使他的诗歌和小说理论备受后人批评，但其中仍有不少合理的观点，特别是关于文学作品整体效果的论述，关于如何使作品结构的细节为整体目的服务的论述等，在文学批评史上均具有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个文学家，人们常常赞赏他是一个好幻想而又善推理的作家。然而，作为一位批评家，爱伦·坡在批评其他作家时，无疑会使自己的认识日趋深刻和精微。而他是用一定的理想观点结合对社会的写实主义同样一定的观点来批评作家的。爱伦·坡在文学批评上的成就在于发现了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因而他富于幻想的知觉和注重想象的创作，经常使他的作品以及批评文章具有很高的实践和理论价值。这些价值的组合，使爱伦·坡成为第一个伟大的美国文学批评家。

4. 爱伦·坡的美学理论

“美学”这个词以及由它派生出来的一些词，都与爱伦·坡的名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爱伦·坡的有关诗歌创作的一些理论，早已在“美学理论”发展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已与19世纪晚期的文化运动和“唯美主义”文学流派形成了永久性的渊源关系。随着爱伦·坡文学理论的广泛传播，文学批评界普遍承认他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的先驱。

在爱伦·坡生活的时代，“美学”一词才刚刚进入英语语言。1750年，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德国，但当时它是作为一个技术术语使用的，是用来描绘味道感觉的。后来，它被哲学家康德引用到哲学领域。康德将从18世纪初发展起来的艺术进行总结并使之系统化，把味道学的专业术语“美味鉴定”用到文学评论及艺术鉴赏领域中来，并把它定义为一种特殊的摆脱了味觉感受的抽象概念。按照康德的理论，艺术品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快乐而制作的。美的标准应排除伦理道德和快乐观念等方面的影响。

1798年，在当时的《每月评论》上出现了“美学”这个词，到了19世纪20年代，这个词对于康德来说就不陌生了，但对于说英语的人来说，还算是新奇的。柯尔律治曾经承认自己找不到一个比“美学”更好的一个文学批评术语。19世纪30和40年代，在爱伦·坡正处于创作高潮的时期，“美学”一词还被德国作家定义为研究美的哲学理论的术

语，而且也没人把它看作是一个英语词汇。

“美学”这个词没有出现在爱伦·坡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著作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爱伦·坡在19世纪初的文学批评中，更喜欢直接使用有嘲弄意义的词汇而不喜欢使用那些空洞虚无的哲学术语和概念。然而，德国的美学哲学论著对艺术和美的讨论已开辟了新的园地，也为爱伦·坡的文学评论提供了模糊的背景。直到18世纪末，在传统的文学理论中，仍然广泛地使用着古代修辞学中的一些比较陈旧的术语，那些术语都还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贺拉斯的《诗艺》中就已经使用过的。

到了19世纪初期，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一反过去摹仿的创作模式，把他们的注意力从艺术作品转到诗人自己的创作过程上来，把艺术定义为诗人的想象或灵魂对外部世界意象的内部过程的交流。艺术的最终效果是超然技术分析之外的，也要超越起源于艺术家心灵的激情。在爱伦·坡的上一代，一个新的词汇被引进到批评的语言中，这就是“美学”一词。

爱伦·坡的著作《诗歌原理》常常被人们视作他的有关美学问题思考的一个总结。在《创作哲学》中，爱伦·坡放弃了把诗歌想象成是一种自发过程的艺术创作的浪漫主义的隐喻，重新把批评的注意力指向技巧，把艺术看成是艺术家可以像控制数学或机械问题一样的一种聪明的幻想。爱伦·坡的想象总是萦绕在精心制作的技巧系统和熟练的科学方法之中，他指望用这种想象来解决存在的神秘问题。机械发明以及有如机械发明的理论，都是爱伦·坡小说中幻想世界的组成部分。那种自制的能够飞上月球的气球，那种可以把我们带到死亡临界状态的催眠术，那种有如杜潘先生的推

理能力和直觉能力，都匪夷所思。他还在大众刊物上为人们破译密码挣钱养家糊口。爱伦·坡将他最后的精力都用在写作《我发现了》一文上，完全不亚于阿基米德的最后一搏，但还是没有找到对自己的批评问题可以遵循的科学公式，对艺术作品的起源和效果也做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爱伦·坡的美学理论或许是把作品的效果看得比作品本身更重要，如何能让读者接受要比作品的内容更应该让作家多动脑筋。爱伦·坡从18世纪德国的美学理论方面吸取了不少营养，尤其是对康德的理论更是心领神会。爱伦·坡已不知不觉地站到了唯美主义的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大师们的队伍之中，这之中主要有：法国作家贡斯当、法国哲学家库辛、法国诗人戈蒂耶、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法国诗人马拉美、法国诗人瓦莱里、英国诗人T·S·艾略特、英国文学批评家布拉德莱，以及美国的一些新兴的文学批评家。在这个文艺理论的锁链中，爱伦·坡是关键的一环。

T·S·艾略特发现他有必要通过爱伦·坡的一些法国赞赏者的眼睛来看待爱伦·坡的作品，要远距离地、整体地看待他的作品，而不是从细节上去分析他的个别作品。T·S·艾略特认为爱伦·坡是个谜。爱伦·坡不像普通的专门以密码或文字戏弄人的人，他引以为骄傲的是，他认为自己有能力破解能使读者高兴起来的秘密。这也就是他作为一个美学理论家的秘密。

可有些评论家对爱伦·坡完全持否定的态度。在1985年出版的《埃德加·爱伦·坡：现代的批评观》一书中，作者哈罗德·勃鲁姆说，如果把爱伦·坡看作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和评论家，是不可理解的事情，他认为爱伦·坡的一些论文根本谈不上是论文。但T·S·艾略特却不这么看，他

根本不在乎那些论文是不是论文，也不在乎《创作哲学》一书是否是自欺欺人之作，或者是否是爱伦·坡自己如意算盘的准确记录。重要的是这些幻想的效果，即他的那种建议的内省的批评方法。

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文学名声的好坏，甚至在作家的有生之年不知关心、反映、耻笑为何物，这一切好像都没有进入爱伦·坡的生活世界。爱伦·坡的文学作品创作的意图都是为达到娱乐效果，而不去考虑说明什么，或者让人们信服什么。T·S·艾略特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足取的。其实，爱伦·坡的这种观点也是与他的生活处境分不开的，作为一个文学新闻工作者，他时时刻刻都要同极度的贫困做不懈的斗争，他必须具有这种解心宽的能力，久而久之，这也许就形成了他的原则。波德莱尔认识到了他的这一侧面，赠给了他一个雅号：“杂耍魔术师”。但这并不妨碍波德莱尔把他看成是一个伟大、高崇的作家，说他起到了时代的“漫画家”或“幽默家”的作用。波德莱尔认为《创作哲学》与其说是在欺骗自己，不如说是在欺骗别人，是一种娱乐，是一种向公众的展示，更不是批评的反省。在波德莱尔眼中，爱伦·坡的欺骗是有很深层次的目的的，是相当严肃认真的，他是在以诗的形式向世人揭示他对世界的看法。

正如波德莱尔所说，讽刺幽默小说《森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就是爱伦·坡一生的一个缩影，他想的是什么，他要讽刺的是什么，都通过小说的主人公倾吐出来。我们且看看这篇小说的最后一段：

“瞧瞧我吧！——瞧瞧我怎样劳作——怎样耕耘——怎样写作！上帝啊，我难道不是在写作？我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悠闲’二字。白天，我不离写字台，晚上，我脸色苍

白地秉烛夜战。你们真的应该看看我——真的应该。我向右边侧着身子。我向左边侧着身子。我俯在桌面上。我靠在椅背上。我埋头写作，把我的脑袋俯向雪白的稿纸。我战胜了一切而写作。怀着喜悦和痛苦——我写作。忍着饥饿和干渴——我写作。至于我写的是什么，无需说明，要紧的是风格！——这才是关键。”

在这篇风格怪异的短篇发表于1844年12月份的《南方文学信使》报的前一个月，爱伦·坡的名诗《乌鸦》首次发表，这首诗使他的声望突然上升，而《森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一文像一面魔镜一样，反映出爱伦·坡作为一个诗人是如何写诗的。这篇小说既讽刺了当时美国文学报刊唯利是图的混乱状态，又讽刺了美国文学评论充斥着所谓浪漫主义美学的令人费解的术语。这也是一篇精美的自嘲性质的小说。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爱伦·坡尽管愤恨诗歌和文学批评的混乱状态，但他又不能出淤泥而不染，因为他自己还得靠这些刊物生活。

《森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一文，是一个冒牌批评家和诗人的独白，文章开篇的写作方式酷似柯尔律治在其《文学传记》中所介绍的那种方式。他希望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重要的遗赠，文章中详细叙述了他一生举足轻重的，同时又是无力而蹒跚的最初几步，正是凭着那几步，他终于走上了通往名望顶峰的捷径。爱伦·坡这样写道：“长期以来，我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公众面前，我现在不仅欣然承认这个名字到处都能自然而然地引起人们的兴趣，而且十分乐意满足它所激起的强烈的好奇心。事实上，功成名就的人在身后留下引导他人成功的路标，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柯尔律治在他的《文学传记》的开篇中，曾描述过他

在写诗方面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还写了一位非常严格的老师是如何教导他形成审美观念的。而森格姆·鲍勃描述了他是如何通过拙劣地抄袭古代名作中的文字来揭示当时文坛的不正之风的。

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森格姆·鲍勃的所有对手和贬低的人都蒸发了，只剩下他一个人还在写作。他得出的结论是：“是我创造了历史。我的名声传遍全球，甚至到达世界最偏远的角落。无论你拿起任何一份普通的报纸，都肯定会看到提及不朽的森格姆·鲍勃的文字。森格姆·鲍勃说了什么什么，森格姆·鲍勃写了什么什么，森格姆·鲍勃做了什么什么。但是我谦卑随和，丝毫不敢狂傲。毕竟，这一切到底是什么？这种被人们坚持称为‘天才’的不可名状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同意法国博物学家布封和英国画家霍格斯的看法，天才不过是勤奋而已。”

“天才”同样也是无法定义的，柯尔律治在《文学传记》中已经小心地论述了它与“才能”的区别。在这里，“天才”变成了一种商品，一个变成金融力量策略的词把康德和柯尔律治的美学论述直接带进了爱伦·坡讽刺的领地。按照浪漫主义的文艺理论，一个人是不可能引导别人使其伟大的。康德在《判断力批评》一书中宣称写诗的首要目的就是娱乐。柯尔律治认为，“天才”现象对于阅读和写作都有重要的内在含义。写诗的“天才”是天生的，只有诗的天才才能理解诗的天才。他也认为诗歌所追求的直接目标是乐趣，而不是真理，诗人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中获得艺术享受。爱伦·坡同柯尔律治一样，都强调想象的重要性，认为想象的力量似乎可以创造世界或改变世界，认为想象力基于理想的意志，而意志则是一种神圣的观念，同时也

是诗歌创作的基本条件。显然，这样的诗歌理论和美学观念都为他们的诗歌作品蒙上了浓厚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色彩。

波德莱尔打趣地比喻，说爱伦·坡是个“吟游诗人”和“爱讲笑话的人”，还是比较符合他的生活实际和在《创作哲学》中所表现出的美学观点的。爱伦·坡在1842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中，为了替原则性的和独立的美国文学批评辩护，他把世界大体上描述为是文学史唯一适合的舞台。

“效果”是爱伦·坡文学批评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有时在一个句子中都会出现两三次，他认为这个概念极为重要。他认为，效果是文学作品的主要任务。作品要想取得深刻的效果，就必须在下笔之前完成艺术构思。要先明确自己想通过作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然后再编造情节。作品中的时间、地点、人物，甚至每一句话，都得服从预定效果的实现。

“美”的概念在爱伦·坡的文学理论中得到了特殊的强调，他甚至说美是诗歌唯一合法的领域。但他认为美也是一种效果，是人类灵魂强烈而纯洁的升华。

那么什么是批评在文学史中所起的作用呢？爱伦·坡作为一个职业批评家，他很少有公开发表看法的时候。实际上，作为一个作家，他是靠笔杆子吃饭的，如果他不发表看法，他也就丢掉了饭碗。爱伦·坡在他的文学生涯中，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评论和书评。但他最后还是不能给文学批评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他在阅读丁尼生诗歌的时候，似乎认为美学问题的理性讨论是完全不可能的。在爱伦·坡对批评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他有矛盾的冲动，在他对文学作品的讨论中，也能看到同样的情形。

一方面，爱伦·坡在他企图在美学评论中为“真理”清除一块阵地的批评文章中，花费了很大气力，也为把文学批评从其他各种类型文章的干扰性的喧嚷中区分开来，下了很大工夫。他在文章中写道：“真理”是一片掺不了假的天空，但却被文学界的陈腐和文风弄得乌烟瘴气，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他到处鼓动和强调，说批评是“思想的一个圈子”，有必要将它从人类智慧的混乱的嘈杂中划分出去。爱伦·坡在提出将如何给“批评”下定义的时候，他说可以将批评称之为科学，但他还是犹豫不决，有所保留。他认为批评宁称作“意见”，也不宜称之为美学判断。他认为批评判断就是对文学作品提出意见，除此而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更多的东西。他认为批评既不是一篇随笔，不是一次演讲，不是历史的一个章节，不是哲学的一次思索，不是一首散文诗，不是一本文艺小说，也不是一次对话。由此看来，把批评说成是一种意见莫不如说它更接近于一个数学真理。

在《森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一文中，爱伦·坡讽刺了批评论文的不纯洁现象，也讽刺了把批评看成是一种技术问题的见解。他的这篇小说本身就是对美国19世纪中叶文学批评概况的系统而综合性的讽刺和批判。对美国文学界当时的混乱批判，从爱伦·坡的小说《如何写布莱克伍德式文章》中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1848年，爱伦·坡举行的一次关于《诗歌原理》的公开演讲，听众竟超过了2000人。这次演讲他的批评观点基本上是以康德的美学理论为基础的，甚至使用的一些术语也非常接近，有些完全一致。他认为人类的内心世界是要被划分为“纯粹的理解力”、“品味”和“道德感”的。爱伦·坡使用简单的概念和词语解释康德的哲学和他的美学理论，

尽量能让听众理解他的理论。在演讲中，爱伦·坡告诉他的听众，其中也包括他的追随者海伦·惠特曼女士，诗是一种象征，犹如一只口渴难忍、一心想飞上天的蛾子，也许就像在他早期写的那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汉斯·普法尔，一心一意乘坐气球飞向太空想逃避债务和妻子一样，也是在拼命达到美的境界。

作为一位批评家，爱伦·坡对诗歌创作和小说创作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也与当时的多数作家和批评家不同，尽管后人对他的理论褒贬不一，但对他的有些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还是认可的。爱伦·坡认为批评是一种复杂的工作，是需要建立在简单、灵活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工作。在爱伦·坡早期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他问他自己，我们该如何讨论和评价诗歌及其效果？他暂时把那些提供给他作为批评工具的所有舞台道具统统放到一边，什么数学隐喻，神秘奇想，形而上学范畴，稀释的康德精神哲学，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排斥等等，而简单地说：“对于这个结局，我们在观察中，在经验里，在伦理分析中，乃至在普通感觉的支配中，都获益匪浅。”

在《文学传记》中，常常出现一些晦涩难懂的理论，柯尔律治创造了一个简单的术语“实践批评”。爱伦·坡想象自己所使用的可能就是这种所谓的“实践批评”。

5. 爱伦·坡的幽默

是迷狂还是欺骗？爱伦·坡天生就是一个善于嘲笑别人又善于嘲笑自己的人，在当时的反浪漫主义的风格中，像他那样的幽默家几乎是绝无仅有。他的诗歌和小说中，几乎无处不散发出幽默的情趣。

爱伦·坡的个人生活及文学生涯，多年来一直受到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困扰，几乎穷困潦倒一生，然而他却能克服被异化的感觉，过滤出生活中令他极其痛苦的感觉，自己寻找自我安慰。他靠的是什么？他靠的就是愤世嫉俗的挖苦讽刺，靠的就是自解自嘲，如果缺乏他的那种苦涩而又令人解颐的幽默，他可能会郁闷死。面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又一次失败，致使借助想象来暴露世间的一切丑恶现象，当然这种想象也是以他犀利的观察社会作为基础的。

爱伦·坡近乎荒诞的感觉大有希望能把他的读者从他想象的文化压迫中解救出来，而他的许多奇谈怪论大肆散布用来表达他的逆反心理和处世态度。爱伦·坡既像一个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又像一个在恐怖和搞笑舞台上找平衡的小丑，他需要借助于喜剧场面和讽刺作品来摆脱经常困扰他的窘境。假如爱伦·坡以其批评的热情严肃认真地撕掉蒙在他的短篇小说上的面纱，而将自己的悲哀和苦楚暴露给世人，那么任何一个想从他的故事中挖掘出那种令人发笑的骨髓的人，都会不惜任何代价地甘愿去冒追赶上他的那种风险。

从爱伦·坡设计的令人发笑的假面具的后面发出的各种各样的不协调的声音表达出外观与真实之间的矛盾。爱伦·坡在他的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各种人物的怪异性格。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多具有变态的性格，故事讲述人也多心术不正，事件见证人也大多装傻。爱伦·坡在《评霍桑〈重述的故事〉》中所表达的必须强调短篇小说的效果的主张，似乎可能与主张自由讲述的美国式幽默背道而驰。

爱伦·坡自己非常清楚，他的作品是受到了美国那种框架式喜剧故事传统的巨大影响。在许多故事中，一个人物被引进一个开放的场景来讲述重要的事件，而作者假装成听众的一个成员，宣称他只是记录下那个讲述人说的话。有的时候，故事可能不是有关讲故事人的事，而爱伦·坡却成了一个寻求奇特和考验可能达到的极限的人。他企图证明听说过的超出大家期盼的冒险或经历。《钟楼里的魔鬼》就是这样的一种故事。

爱伦·坡小说故事中的讲述人几乎都不可指望达到作者所承诺的那样可靠。他用真实的细节夸大了幻想，又用幻想夸大了真实的事件。当故事是自传体的时候，爱伦·坡就把故事情节处理成符合读者对生活观察所得的印象。他认为幻想的闯入并不会使读者有反感，如果读者承认在宇宙的时空是完全有可能出现不同寻常的事件的话。再说，作者的幻想也并不是胡天打野不着边际。即使是一个骗局，也能因作者的纯熟技巧使之怀疑的悬念保持在相当可信的程度，最后使作品达到理想的成功。待真相大白之后，人们才明白这完全是一场杜撰的骗局，但却使读者得到精神上的享受。这种小说的成功完全依靠讲述人掌握把持模棱两可的能力。读者只是天真的在表面上接受了故事的真实性，但最后他们总能找

到被骗的证据。

有的时候，故事讲述人认为自己缺乏想象力，似乎只是简单而忠实地记录下事件，就像他准备好一字不差地抄写一份《圣经》的启示录一样。与此相反，也有像《为什么那个小个子法国佬的手悬在吊腕带里》这篇小说中那个完全靠不住的故事讲述人，一出场就被他那爱尔兰口语的方言辨认出了是什么地方的人。还有另外的情况，由于故事讲述人的解释不充分，使得一些没有被人注意的事实成为爱伦·坡借用的苏格拉底式的嘲讽。短篇小说《眼镜》中的那位近视眼的讲述者就是如此。他追求并要娶回家的女人是一位82岁的老太婆，更为荒唐的是，这位老妇人竟是他的曾曾外祖母。小说随着情节的逐渐发展，将每个细节都写得很明确，读者的悬念也在逐步升级，最后在冲突达到高潮的时候，突然抖开包袱，使故事达到浓烈的幽默喜剧效果。作品通篇充满了诙谐滑稽的味道。

爱伦·坡的幽默反映出被先验论者发展起来的哲学理想主义的神秘和怪异的幻想。爱伦·坡所设计的骗局的内容，从日常生活到伪科学，几乎无所不有，但都是以诙谐滑稽的笔触来描写的。在《山鲁佐德的第一千零二个故事》中，爱伦·坡尖锐犀利地讽刺了那种张口闭口引经据典的人。在《梅尔泽尔的棋手》中爱伦·坡普遍地使用了科学的推理方法，但他最后还不得不承认，分析是得不出结论的，一切都要依靠机会。在《金甲虫》中，威廉·勒格朗煞费苦心的推理也是无济于事。短篇小说《就是你》也以具体实例说明了知识论的讽刺作用。查尔斯·古德费罗是一个神秘的杀人凶手，他讲话就像莎士比亚的悲剧《裘力斯·凯撒》中的安东尼站在凯撒的遗体前说话那样信誓旦旦，他在欺骗众

人，但最后命运还是背叛了他，古德费罗坦白了自己的全部罪行。小说的情节既悬念迭起，又极富喜剧色彩，幽默之中散发着严峻。

爱伦·坡的幽默构思和幽默笔法，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作品之中，甚至在他的科幻小说中，也忘不了以诙谐的调侃让读者开怀。例如，讲述几个人乘气球飞越大西洋的故事《气球骗局》和乘气球登月旅行的故事《汉斯·普法尔历险记》，虽表面上看似科幻小说，但在阅读过程中所能感受到的那种浓厚的带有欺骗和伪装性质的叙述，使人觉得总是在着意地挖苦和讽刺什么，时代？社会？人群？

违反禁忌，享受违犯清规戒律的乐趣，已同爱伦·坡的内心能够忍受痛苦和承受生活压力的能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爱伦·坡对亚里士多德式的喜剧模仿是不会有痛苦和伤害意思的。在爱伦·坡有的小说中，主人公在经历了一番富有喜剧色彩的痛苦之后，会得到一种欢乐的结果。例如主人公受到身体伤害的《断气》，和主人公受到精神折磨的《困境》两篇小说都是如此。

爱伦·坡的黑色幽默是虚张声势，旨在把真正的恐惧与部分地减少这种恐惧连结起来。小说中描写的暴力有时是在邀请读者去享受一下杀人或者是使人致残的感觉。虽然这种喜剧精神可能完全是想象出来的，但它能达到娱乐效果，而非属纯粹幻想。这种幽默完全是由极度的痛苦滋生起来的，但还是想通过混乱逃避痛苦，让人们在看到邪恶的发狂者能使别人毛骨悚然的同时，保留一份如同亲历的感受。

爱伦·坡曾经写道：“在回顾历史时，我们应该略过伟人名士的传记，而认真寻找那些死于监狱、疯人病院或者绞刑架的不幸者的记录。”从这段话中，我们能体会到爱伦·

坡十分同情那些性格独特、被社会抛弃的人，而且他也确实这样做了。经过他的人物塑造和幽默着墨，这些不幸人物的面目变得不再那样狰狞，甚至有几分令人怜悯。

爱伦·坡本身就是个几乎游离社会之外的孤魂，甚至可以说他是个完全无法逆料的异端分子，当他刚刚勉强可以安身立命，有了日渐增长的声誉和光明的前途，便因饮酒无度失去了生活的安稳。他有一种奇怪的幽默感，一种空泛的、讽刺性的、毫不愉快的幽默。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缺乏想象的世界之中，因循守旧是这个世界来去匆匆的阴影，而爱伦·坡却生活在自己坚实可靠的幻想世界之中，他总是要冲出因循守旧的樊笼。

爱伦·坡常常怀疑自己，究竟能不能找到适当的途径，把在睡眠和醒悟交替时所见到的幻象传递给人们。也许谁也不曾有过他那种奇异的心理经验，也许人类的语言根本无法表达它们。他说它们不是他头脑中的意象，也不是梦幻。它们产生于极其恬静的心灵。它们不是觉醒的时候产生的，也不是发生在睡眠的时刻。它们仅仅在觉醒的世界和睡眠的世界相互交融的时刻发生，在他的心灵悬浮在睡梦和觉醒之间的瞬间。在那绝对的心理时刻，谁能说得清一个人是睡是醒呢？这样微妙的瞬间几乎是不可能被常人的五官所感知的，它属于与生理状况完全无关的领域，属于无限的超知觉的领域。这样的瞬间何尝不是他的生活的源泉，他才华的精髓呢？既然如此，那么，这种经验到底是人所共有的呢？抑或是只有他才有的呢？

爱伦·坡陶醉于这一常来常往的睡梦和觉醒的交界地，竭力从中寻找自己疑问的答案。他必须把那飘忽的瞬间深刻地留在自己的记忆里，必须以现实的目光看待那种幻境。他

必须相信语言的力量，必须相信幻想和思想是可以交融的事实。不然他就会彻底失败，如同出没于生活之屋的幽灵不能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取得一席之地一样。

为了让人们觉得他的幻想可信，他动用了语言表达的最大力量，借助于隐喻、影射、诙谐、幽默，启发读者最大限度地理解他那些难以理解的幻想，微妙地引导他们不知不觉地把幽灵当作实体，把虚构当作真实，使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越过现实世界的界限，进入了只有他才知道其中奥秘的晦暗地域。

爱伦·坡是一位艺术家，他并不把自己虚构的各种情节视作蒙骗行为，他追求的仅仅是艺术效果，而不是事实。他描绘的是怪诞而模糊的图案。他追求的不是生活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美。他说追求美感是潜伏在人类灵魂深处的一种本能。至于用什么样的语言和用什么手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他自有自己的想法和办法。

爱伦·坡认为他所创造的是艺术的真实，而不是科学的真实；是形象的逼真，而不是实际存在的逼真；是真实的肖像，而不是真实本身。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自己在作品中的各种伎俩、各种骗局、各种伪科学的“发现”，以及各种虚构，都是无可指责的。他认为自己在文学创作方面是一个幻想者，但他所幻想的有时甚至比真实更加真实。这就是他的艺术创新和艺术成就。

爱伦·坡所独具的幽默情趣和对人生的诙谐态度，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有所反映，甚至还不仅限于小说，在诗歌中也有许多诙谐幽默的地方。爱伦·坡的幽默隐含着深刻的意义，其目的不只是为了逗人发笑或让人忍俊不禁，他是以自己的洞察力，借着小说中的人物揭示人性本质的固有的矛

盾。他在小说中所描写的怪人怪事和怪现象，都是为了烘托幽默气氛，制造喜剧效果。

爱伦·坡在早期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就谈到过他自己的小说创作过程，他是在把令人害怕的事变为恐怖，把滑稽与诙谐变为怪诞与粗俗，把奇特变为神秘。他的小说一百多年来一直具有引人入胜的力量，正是从萦绕在他心中的那种幽默情趣和恐怖情绪中迸发出来的。

爱伦·坡的小说，几乎每篇都有滑稽可笑的故事。例如在《德洛梅勒特公爵》这篇故事中，一个滑稽可笑的贵族，在打扑克牌之后，从阎王爷手中逃出来。《耶路撒冷的故事》和《攀龙附凤》两篇小说对排泄器官及两性关系加以影射。这两篇早期的滑稽故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故事本身，因为在写作方法上表现了爱伦·坡一贯的思想——把滑稽不仅变为怪诞，进而变为恐怖。

在《瘟疫王》这篇小说中，以那年瘟疫流行时伦敦发生的一些事情为背景，讲述了两个喝醉酒的海员如何找到通往禁区道路的事。他二人在瘟疫流行的要塞里躲进一个酒窖，酒窖上面是一家殡葬馆。在那里，形形色色身体溃烂的人围坐在棺材前喝酒。这些人被描绘得滑稽可笑，但这却是一出离奇的喜剧。

爱伦·坡的一些小说完全是超现实的，按其本质来说，具有同《我发现》一诗中所持的论点相同的性质。《莫诺斯与尤娜的谈话》、《埃洛斯与沙米翁的对话》、《言语的力量》都能代表他超现实作品的风格。在《仙女岛》和《兰多农舍》中体现出一种不同的超现实方法，在这些作品中，他都认为只有这个世界才可能存在着极乐生活，而不是另一个世界。

《莫诺斯与尤娜的谈话》是对话体裁，小说一开头，尤娜问莫诺斯：“人是否会再生？”这种提法与爱伦·坡在《我发现了》一诗中所表达的某些思想极其吻合。他认为想象比理智更可取。《埃洛斯与沙米翁的对话》谈论的是有关来世的事情，尽管它主要涉及的是来世的毁灭。《言语的力量》是有关永存在宇宙的谈话，其中有一些论点比《我发现了》还先进。

这些使愿望间接得到满足的小说是非常有趣的，它们大都涉及了风景的描写。例如，在《仙女岛》中我们就能看到爱伦·坡所描写的两种不同的景色。在这个圆形小岛的两端，阳光充足，鲜花盛开，青草柔软如茵，芬芳扑鼻，水仙花点缀其间。每件东西仿佛都在运动，无数蝴蝶来回飞舞，使人们误以为郁金香长着翅膀。岛的东端是一片幽暗，然而美丽，平静，令人忧郁。草地显出柏树一样的深暗颜色，小丘好像一座座坟墓。有魔力的仙女从明处走向暗处，又从暗处走向明处。《兰多农舍》描写的是爱伦·坡自己曾经住过的福德姆村花园和农舍的迷人景色，这座农舍的实际大小和福德姆村的农舍很相似。主楼长约 24 英尺，宽约 16 英尺，从地面到屋脊不超过 18 英尺。而这座荷兰式的小农舍却变成好像神话故事里的一样，再也没有比它更质朴的了，不可能想象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优美的地方了。爱伦·坡在这样地寻找一座美丽的花园，这样地描写这座花园，经过艺术处理，它的奇异效果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这一切我们都可以看成是爱伦·坡探索美的一种向往。其作品的主要目的，还是使读者赏心悦目，还是展现爱伦·坡作为一位艺术家的感人的力量。

爱伦·坡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任其想象力自由驰骋，任

其幽默随心所欲。因为他认为想象的艺术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幽默是表达的智慧。在他的心目中，艺术想象和幽默陈述是不应该受到科学、知识和现实限制的，它们本身就可以造出一个超现实的王国。实际上，爱伦·坡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将艺术创造时代的唯心主义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他的《我发现了》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写出的代表性作品，他在这部作品中，用纯粹的艺术想象力创造了一整个宇宙体系。

爱伦·坡要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将社会、政治、思想、道德等内容拒之门外，实际上这表现了他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道德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他想通过文字创造，逃到科学幻想中去，逃到逻辑推理中去，逃到心理分析中去，逃到外国去，逃到海洋和太空中去，逃到上帝和人类都不存在的星球上去，逃到梦中去。一言以蔽之，逃到想象的王国中去。这本身就是一种幽默思维。

爱伦·坡喜剧故事的那种近乎宗教仪式的结局都是可作两种解释的。假如结局有可能是令人愉快的，他就急忙落下帷幕，为的是不让观众再去想有关故事情节的事。爱伦·坡的幽默为了创造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气氛，在他的故事中表现出最令人预想不到的冲动。爱伦·坡的幽默没有伦理方面的联想和暗示。

爱伦·坡的幽默艺术是他不满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表达方式，也是他面对纷繁复杂人生的一种态度，更是他借以减轻自己人生重负的拐杖。爱伦·坡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幽默感是他艺术人生的三大法宝，这三大法宝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6. 爱伦·坡的女性理想

爱伦·坡的女性理想的观点贯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在其诗歌、短篇小说、批评文章中都有所反映，尤其是在《创作哲学》一文中讲得尤为明确。特别是在他的诗歌中，已将女性的脆弱性达到理想化，他的小说中到处都有对女性的描绘。《埃莱奥诺拉》和《厄舍古屋的倒塌》就是描写女性的两个名篇。在《莫瑞拉》和《丽姬娅》两篇小说中，女主人公那种超出人们想象的生活能力，表现出女人比作者创作的原型具有更大的力量和创造精神。

使用女性这个概念仅是爱伦·坡论述美的哲学中的一种手段。爱伦·坡对美的概念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美是文学作品的一种效果，是灵魂强烈而纯洁的升华，他还认为美离不开女性，当然，他的这种说法只是就文学作品的题材而言的。他曾说过，一位美丽女子之死，就是诗歌理想的题材。

在爱伦·坡的作品中，为了扩展故事讲述人的经历，他一定要让故事中的女人死亡，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突出表现他的忧郁伤感性的主题，他还认为只有一位美丽的女人死亡的时刻才最接近于美。诗歌《丽诺尔》、《致乐园中的一位》、《十四行诗——致桑特岛》、《乌鸦》、《“深眠黄土”》、《乌拉卢姆》及《安娜贝尔·李》，小说《埃莱奥诺拉》、《丽姬娅》、《椭圆形画像》、《贝雷妮丝》、《莫瑞拉》、《厄舍古屋的倒塌》、《莫格街凶杀案》、《玛丽·罗热疑案》、

《幽会》、《长方形箱子》及《过早埋葬》，都是在宣扬他的女性理想。

爱伦·坡的许多具有自传性质和心理分析性质的作品都解释了他的这种偏执的见解。爱伦·坡的一生失去了太多的美丽、年轻、有教养的女人：他的生母伊丽莎白·坡，养母弗朗西丝·爱伦，他同学的母亲简·斯坦纳德，还有他自己的妻子弗吉尼亚·克莱姆。爱伦·坡还不到三岁就目睹了母亲的病逝，这种精神创伤，不仅使他急于寻找监护人和精神寄托，而且还导致他在成年以后在诗歌和散文中经常重演他的那种伤逝。那些年轻女人的逝世，始终萦绕在爱伦·坡的心头，所以女人的死亡才会频繁地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这些作品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他的艺术创作是为了悼念失去的钟爱的人，是为了重访自己的过去和怀念他所失去的东西，似乎是想让那一切都不那样。爱伦·坡三个钟爱的女性都死于肺结核，疾病虽然夺走了她们的生命，但却没有毁坏她们的容貌，她们死的时候都还很年轻。

事实上，患肺结核病的女人最具有讽刺色彩的事情是，她们病得越重，她们反而变得更加美丽，因为由于发烧会使那苍白得近于半透明的脸颊和嘴唇红润起来。在他的小说中，那些患了重病的女人，她们的美貌都没有因为疾病而减弱，他的小说《莫瑞拉》、《丽姬娅》、《埃莱奥诺拉》中的女人都是如此。就是爱伦·坡本人也是坐在妻子的床边看着她呼完最后一口气的，他认为她的美丽依然如故。

由于这些女人的影子在爱伦·坡的心中挥之不去，她们的形象便一再出现在他的诗歌和小说创作中，随之，他的女性理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女性都是平静而安详地离开人世的，爱伦·坡很少描述她们对死亡的感觉。马德琳·

厄舍死前一言不语，贝雷妮丝诡秘地嫣然一笑，但也是一句话没说就离开了人世，《椭圆形画像》中的妻子，直至最后闭上眼睛都安静得不肯打扰她丈夫的绘画。在另外的一些作品中，例如丽姬娅、莫瑞拉和埃莱奥诺拉的情形，亦都大致如此。她们临死的时候想的都不是她们自己的痛苦，而是故事讲述人的痛苦。在爱伦·坡的小说和诗歌世界中，他所钟爱的人的苦难和死亡的描写，几乎已成为不可缺少的主题。

爱伦·坡在其小说中所体现出的理想是，一个女人可以被归类成另一个女人的自我，而且她也没有必要去讲述她自己的故事，她的归宿就是迅速而安静地死亡。正像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所描述的那样，这些女性的想象只起到了一面镜子的作用，可是这面镜子中所反映出来的男人却有他们原来两倍那么大。其实，爱伦·坡从来没有真正地写过女人，他写的只是关于女人的一些事，而完全忽视了女人的人性特征，总是在写年轻美丽女人死亡的老调。他既不刻画女人的肖像，也不谈对女人的态度。从爱伦·坡的诗歌、小说和文学传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所写的女人都希望死，这恐怕是在履行爱伦·坡的艺术使命，这在某种象征意义上说，爱伦·坡成为美丽女人的杀手。

如此看来，所谓爱伦·坡的女性理想不过是像数学上的数字占位，还是减少炫耀为好。有的批评家认为，爱伦·坡写的一些有关女人的故事，实际上是在写讲述人自己说不出的记忆的男人的故事。

《安娜贝尔·李》一诗就明显地表露出爱伦·坡的一些女性理想的特征。诗中的那个女人及讲述人都被描写成为一个孩子。当然，这是在唤起他对自己年轻的新娘——他13岁的表妹弗吉尼亚的回忆。他的几首诗中的女性形象都非常

年轻，除了《安娜贝尔·李》之外，还有《丽诺尔》、《乌拉卢姆》和《尤拉丽》。一个纯情少女要比很有哲学思想的莫瑞拉或者博学多识的丽姬娅容易控制多了。讲述人对安娜贝尔·李的评价就是：“活着就有一门心思，同我相亲相爱。”但她很快也成为爱伦·坡艺术思想方向的牺牲品，被疾病夺走了年轻的生命。

爱伦·坡的女性理想也出现在他的一些以自传为基础的诗作中，诸如：《献给安妮》、《致海伦》^{〔#2〕}和《致 F-s S. O-d》。这些诗的主题，在爱伦·坡自己的浪漫主义的追求中都有基础。安妮实际上是南希·里士满；海伦是他的未婚妻萨拉·海伦·惠特曼，而不是他年轻时的简·斯坦纳德。F-s S. O-d 是诗人弗朗西丝·萨金特·奥斯古德。这几个女人，尽管她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和成就，但她们还喜欢受到青睐和赞赏，都与爱伦·坡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

爱伦·坡无论是在他的诗歌里，还是在他的小说中，都非常重视对女主人公眼睛的描写。安娜贝尔·李、安妮、尤拉丽、几首《致——》诗中所钟爱的人、《仙乡》中的伊莎贝尔，还有《歌》中的新娘，都把她们的眼睛描写得晶莹剔透，闪闪发光，有如天上的星星。但在所有这些描写眼睛的作品中，只有《致海伦》^{〔#2〕}写得最精彩。海伦的眼睛以美妙和希望充满了诗人的灵魂，最后，他不仅承认她的眼睛比星辰还亮，甚至超过了白日的光芒：“我还能看见它们——两颗晶莹闪烁的金星，并没有因为太阳的光辉而失色！”

闪烁在这无数只眼睛中的“光芒”，就是爱伦·坡所谓的“美妙”与“希望”的代名词。不要忘记，按照爱伦·坡的宇宙观，“美”就是领悟了美的事物的人在其头脑中的

体验，而不是那个事物的本身。通常说来，这些被动的、脆弱的，甚至是已经死了的女子，对于这个具体目标说来是成熟的，它的集中体现就是要把女性打成碎片，使其身体的某个方面理想化或者偶像化，例如她的眼睛或者牙齿。

至于“希望”，我们认为这个特征是与爱伦·坡所描写的女性的青春有密切联系的。希望不仅存在于当时正处于天真烂漫的青春时期他所爱的人还要有漫长而富有成果的生命之中，而且还存在于他在反射的表面所看到的自己的光辉前景之中。他认为，妻子只有通过保持自己的青春和活力才能保证丈夫的幸福，才能挽救他的衰老和死亡。诗人既描写了青春的希望，又描写了美丽女人死亡的美。一个年轻的女人死亡，不仅会使希望化为泡影，而且会深深地打动讲述人。

爱伦·坡小说中的故事讲述人没有能力和勇气接受自己的死亡，导致了他们拒绝接受人类软弱性的事实，但却竭力宣扬爱伦·坡的最阴郁的主题——死亡。对于惧怕和憎恶衰老最具有代表性和讽刺性的小说是《眼镜》，小说中当故事讲述人在婚礼上发现新娘拉朗德女士原来是个82岁的歹毒的老妖婆，其对人物的描绘和刻画真是入木三分。讲述人对她发火也是出于哭笑不得，他愤怒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丢了面子和自己的愚蠢，而是出于对一个女人的厚颜无耻的不可理喻。拉朗德这个女人的形象正好与爱伦·坡的女性理想针锋相对，她不仅在智力上超过了故事讲述人，而且她在故事中一直处在积极主动的地位，再说她一反爱伦·坡创作的审美原则，她既不年轻，又不漂亮。她害怕自己衰老，更何况死亡呢？一个女人一旦迈出了女性角色狭窄的老圈子，她所得到的就会是辱骂而不再是尊敬了。爱伦·坡其他的一些小说，包括《埃莱奥诺拉》、《贝雷妮丝》和《莫瑞拉》

在内，都能说明这一点。

埃莱奥诺拉的形象集中体现了爱伦·坡的理想：年轻，没有学问、没有主见，心中只有爱。她只有15岁，她的恋人才20岁，她还是他的表妹。她的眼睛比小溪的流水更清澈晶莹，山谷里的百合花也没有她美丽，她有高贵而饱满的前额。尽管她美丽非凡，身体却羸弱多病，她早已发现死神的手指已经触到了她的乳房，发现自己仅仅是为了死亡才被赋予天生丽质。她对爱情的担忧使她对死亡产生恐惧，她担心死后她的恋人会把对她的一腔热忱转移到别的少女身上。这些情景的描述都是在缅怀丽姬娅的那种“偶像崇拜式的爱情”以及那篇小说中故事讲述人后来的再婚。这也是爱伦·坡对自己妻子弗吉尼亚夭折的一种预见。

然而无忧无虑的贝雷妮丝乍看上去却酷似埃莱奥诺拉，她也是恋人的表妹，也有高高而饱满的前额，也是美丽无与伦比，而且也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但代替对这种爱情的报答，故事讲述人则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也曾留意注视过她——但并非作为现实中的贝雷妮丝，而是作为梦中的贝雷妮丝；不是作为尘世间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而是作为这样一个人的抽象概念；不是作为赞美之物，而是作为分析之因；不是作为爱的对象，而是作为那种虽说杂乱无章但却最为深奥的沉思之主题。”

当她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之后，故事讲述人的恐惧变得几乎难以忍受。她高高的前额变得苍白，乌黑发亮的头发开始变黄，而且蓬乱地披散在她的前额和深陷的双鬓上。她的表情变得古怪、忧郁，眼睛黯然无光，毫无生气，好像没有瞳孔似的。

而《莫瑞拉》则表现的是一种没有激情，甚至是没有

目的的婚姻，这次，她不是故事讲述人的表妹，而是“朋友”。他对她的赞许是精神上的，而不是感情上的，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的渊博的知识。他放弃了自己对她的教育指导，而是静静地、一连几个小时地倾听她的讲话。尽管她有一副魅力无穷的外貌，但故事讲述人却始终没有一句溢美之词，这也令人不解。

不幸的时刻终于来临，妻子的特殊表情和举止，以及说话的神秘莫测，使故事讲述人感到恐惧。她知道这一切，但并没有责怪的语言，她认为丈夫的懦弱和愚蠢是命中注定的。她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的日渐憔悴，才使丈夫凄惶不安的。

故事讲述人开始希望妻子早日死去，但那纤弱的灵魂却恋恋不舍它肉体的寓所，这便开始了漫长的煎熬。直至一个秋日的黄昏，莫瑞拉把她丈夫叫到床前对他说：“我就要死去，但我将获得永生。我的灵魂离去之时就是你和我的孩子降生之日。”

正如她的预言，他们的孩子于她气绝之时开始了呼吸，一个女孩，来到这个世界。这个女孩在身心两方面都酷似她死去的母亲。随着岁月的流逝，故事讲述人天天都凝望她那日益成熟的身躯，天天都从她身上发现她与她母亲的相似之处，忧郁与沉默。而那些相似之处在她身上显得更加神秘，更加强烈，更令人困惑，更令人恐怖。故事讲述人发现了令他惊恐不安的原因，他看见了一具不愿死去的僵尸。

他十年没有给女儿取名字，而且让她与世隔绝。他也从来没有同女儿提到她母亲的名字。但在洗礼仪式上，在不得不为女儿起名字的时候，还是神差鬼使地使他从灵魂的深处对神父的耳朵轻声地说出了那个名字——莫瑞拉，而他的女

儿竟然听得见而且还答应了一声。这回答声顿时钻进他的大脑，在他的耳朵里永远有一个轻微的呼唤声——莫瑞拉。但她早已死去，是他亲自把她送进坟墓的。他开始仰天痛苦地狂笑，因为当他把第二个莫瑞拉安放到墓穴中时，却发现里面丝毫没有第一个莫瑞拉的痕迹。故事讲述人所描述的这种场景，是无奈，是无所适从，那种模糊不清的回答声，他自己也没弄清楚，是对莫瑞拉复活的纪念，还是对女儿的最后告别。如果声音是莫瑞拉发出的，那就是在强调莫瑞拉的力量。如果声音是女儿发出的，那就是在强调故事讲述人自己的力量。

丽姬娅同她丈夫之间的较量在小说中描写得十分清楚，丽姬娅的坚强意志证明了她比爱伦·坡的小说和诗歌中任何一个女主人公都更加强大，她既战胜了死亡，又战胜了故事讲述人。这在爱伦·坡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丽姬娅是爱伦·坡女性完美的化身，但她还是没有达到爱伦·坡所理想的那种女性的状态。她的美貌、她睿智的头脑，她超凡的学识，她坚强的意志、她那高尚的爱情，都是令人销魂和无与伦比的。通过丽姬娅的胜利，爱伦·坡驳斥了进入他生活中的女人最终都要死亡的论点，也否定了他自己的死亡观。

丽姬娅是典型的“阴郁女人”，除了她那黑色的头发和眼睛，轻微的说话声以及走路的轻盈步履以外，所有的描写都使用了超现实主义的和微妙的术语，在这一点上完全不同于爱伦·坡作品中其他的女主人公。对她身体的这种描述，使她既不同于故事讲述人，也不同于所有其他的人。这样也就使她的那种渊博的学识和积极的意志在这个非凡寻常的人身上成为可被接受的特性。藐视准则也是她对故事讲述人的偶像崇拜式的爱，她对丈夫的忠诚，她对生活不屈不挠的意

志，唯有安娜贝尔·李可能超过她。

像可爱而博学的莫瑞拉一样，丽姬娅也是丈夫的良师益友型的人物。丽姬娅对他的权威性犹如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她即使躺在病榻垂危之时，还对他有绝对的支配权，命令他背诵她写的那首诗，他立即就得遵命照办。

虽然丽姬娅明显地不同于爱伦·坡所塑造的其他女性的形象，但故事讲述人的形象特征并没有改变，依然是一个意志薄弱、胆怯的自恋者，总是靠外出旅游和吸鸦片花掉她的遗产来逃避对妻子的回忆。在丽姬娅病榻前他所出现的短暂的孤独状态是与他的自顾自己的性格分不开的，他对妻子即将失去生命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悲哀。

丽姬娅和莫瑞拉从某种角度来说都没有对故事讲述人进行爱伦·坡所一贯描写的那种女性主人公的挑战。对于故事讲述人来说，在这些特殊的“恐怖故事”中，真正的恐怖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利。

爱伦·坡所理想的女性形象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当中，但却不是像丽姬娅这种富于性感、智力超凡的女人，而是一种服帖的漂亮女人，她们滋养过他，然后死去。爱伦·坡笔下的女主人公的形象都酷似伊丽莎白·坡、弗朗西丝·爱伦和弗吉尼亚·克莱姆的长相。但是，对爱伦·坡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女主人公的死亡完成了诗人的要升华男人忧郁美感体验的目的的使命。

7. 一个人的现代主义者

20世纪70年代中期，著名的抽象表现主义运动健将伯特·马瑟韦尔，受到埃德加·爱伦·坡著作的启发，以及一幅名为《爱伦·坡的深渊》的版画的提示，创作了一系列的抽象表现主义拼贴画。这些创造性的成就表明马瑟韦尔终生对爱伦·坡著作的强烈迷恋有了突破性的发现。在晚年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马瑟韦尔重申了他对爱伦·坡的挚爱，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觉得自己同他近在咫尺。

当采访人问他是喜欢爱伦·坡的小说还是诗歌时，马瑟韦尔断然回答，他都喜欢，尤其是喜欢爱伦·坡这个人。他认为在美国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的时刻，爱伦·坡是一个人的现代主义者，认为他的英语活泼而深奥微妙。

作为抽象表现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马瑟韦尔对爱伦·坡所表现出的这种偏爱并不令人惊异，因为实际上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的各种艺术运动的主要人物都表示过对爱伦·坡的感激。只是很少有人对爱伦·坡的评价达到这样的高度，又这样有说服力。马瑟韦尔称爱伦·坡为“一个人的现代主义者”的评价，表明他确信爱伦·坡曾做了当时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做过的事情。他认为爱伦·坡已经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爱伦·坡的同时代人继续坚持艺术的目的是为了娱乐和教育的观点，而思想超前的爱伦·坡，综合了他之前的一些欧洲哲学家的思想，提出

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一般普遍认为法语中出现“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法早于英语。实际上，爱伦·坡早在1831年就在他的论文中使用这一概念，而法语使用这个概念最早见于1833年的文献。

像马瑟韦尔一样，很多的艺术家都是通过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的推介认识到爱伦·坡美学理论的重要性的，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在青年时代就接触了爱伦·坡的作品，但有些人却失之交臂。但还有一些人，在成年之后又回到爱伦·坡的研究上，他们既承认爱伦·坡作品的复杂性，又承认他的作品的美学价值。例如，美国现实主义画家爱德华·霍珀在青年时代就为《乌鸦》和《钟》画了插图。此外，作为爱伦·坡作品的最大翻译家，波德莱尔也是一位美术批评家，他对爱伦·坡的兴趣在他的艺术批评文章中随处可见。例如，《人群中的人》就帮助了波德莱尔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巴黎艺术家康斯坦丁·盖伊斯的正确评价。

波德莱尔在他的论文《现代生活的绘画》中，向读者提出问题：“你还记得一张画（那确实是一张画！）画的，确切地说，是写的，使用了我们时代最强健的笔写的，题名为《人群中的人》那张画了吗？”波德莱尔不仅将爱伦·坡的小说与绘画艺术结合了起来，他还承认爱伦·坡和康斯坦丁·盖伊斯都是现代生活的画家，因为他们俩的作品都向观众展示了城市中游手好闲者的形象。

波德莱尔翻译的爱伦·坡的两篇理论著作《创作哲学》和《诗歌原理》已对视觉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波德莱尔翻译的爱伦·坡作品以小说和文学批评居多，诗歌翻译的较少，但在他逝世以后，马拉美肩负起翻译爱伦·坡诗歌的任务，也对当时的艺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

法国画家马奈和高更深受其影响。

马拉美第一次遇见马奈是 1873 年，两个人很快成为朋友，1874 年初，艺术界掀起了对马奈不公正的批判浪潮，马拉美挺身而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捍卫他的论点。可能这个时候两个人已经开始了有关爱伦·坡著作项目的合作。作为结果，出版了漂亮的对开本的法文版的《乌鸦》，文字是马拉美翻译的，插图是马奈画的。法文版《乌鸦》于 1875 年出版，得到了批评界的普遍接受，马奈的插图受到《巴黎杂志》的好评。

然而批评界的赞赏并没有转化成经济效益，无视它在美学方面的成功，《乌鸦》的法文版销路不好。马拉美和马奈二人还对《乌鸦》在英格兰和美国的发行出了不少力气，但结果仍然很不理想。马奈出版插图本的《乌鸦》，其目的是想借用爱伦·坡使他自己思想超前的视觉美学理论能被更好地接受，他的策划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但他的做法毕竟给其他一些艺术家提供了一种模式，多年后得到了效仿。

具有诗人的敏锐和想象力的法国象征派油画家、版画家雷东的作品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其版画创作表现鬼怪幽灵，表现幻想甚至死亡的主题，是超现实主义与达达主义运动的先驱。他也乞灵于爱伦·坡帮助他的作品被人接受。他于 1882 年创作了组画《献给诗人埃德加·爱伦·坡》，这组画可说是视觉造型艺术的诗篇，展现了诗人痛苦的内心世界。从这组画的题名就能看出他对爱伦·坡的崇敬之心。但与此同时他又否认爱伦·坡对他的影响，他说他给组画题为《献给诗人埃德加·爱伦·坡》，不过是想利用一下爱伦·坡在法国的名声。然而雷东的否认是同他明显地受到爱伦·坡的影响相矛盾的。早在雷东还没有发表作品《献给

诗人埃德加·爱伦·坡》组画之前，有不少批评家就认为他的作品与爱伦·坡的作品在主题和风格方面就有许多相似之处。

雷东对爱伦·坡有很深的理解，1883年他受爱伦·坡的作品《贝雷妮丝》的启发创作的炭画《牙齿》，就描绘了一整口悬挂在空中的牙齿，而且还放射着光亮。背景是两层的书搁板，上层摆满了书，下层有几本书，书的封面上反映着牙齿的光亮。这幅画使埃加乌斯在被贝雷妮丝的牙齿迷住了之后看得更清楚了：“那些牙齿！那些牙齿！它们在这儿，它们在那儿，在任何地方，都无时无刻不闪现在我眼前。又长又细、洁白如玉的牙齿，被那两片刚刚开启的灰白的嘴唇显露出来的牙齿。”

在那些认为爱伦·坡与雷东有亲缘精神的人之中，高更首先在其论文《论阅读》中将两人相提并论。论文发表后不久，高更想起了1880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他和他的妻子正坐在他们从画家约贝·杜瓦尔处租来的一座房子的壁炉前，他的妻子在读爱伦·坡的小说《黑猫》，由于炉中需要添煤，她便暂时把书放到一旁，到地下室去取煤。在下台阶的时候，蹿出一条吓人的黑猫，他的妻子犹豫了一下之后下到里面，她刚撮了两铲煤，就从煤堆上滑下来一个死人头骨，他的妻子克服了恐惧，丢下东西跑了回来，一进屋就晕倒了。他下到地下室去看个究竟，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死人骨骼。原来那是画家约贝·杜瓦尔用来绘画的，关节可以活动的人体骨骼实物模特。由于多年使用，骨骼已经散架，他就把它扔到地下室煤堆上了。事情经过就是这么简单，但就在阅读爱伦·坡的作品时发生，这种巧合不是有点太奇怪了吗？

事实是1880年的时候，高更的家里也正好有一卷爱伦·坡的著作，他们家人也由于波德莱尔的翻译对爱伦·坡发生了兴趣。高更也知道马拉美翻译了不少爱伦·坡的诗，把他当成了知心的文友。从他为马拉美画了肖像，就足以说明马拉美与爱伦·坡的联系是多么的紧密。马拉美的头发，以及他那中分的发型看上去很像一本打开的书页，而且还有一只可怕的乌鸦张着大嘴要落到他的头顶上。在高更于1891年离开法国前往南太平洋的前夕，马拉美出席了他的告别宴会，在这种场合，人们认为最适合朗诵爱伦·坡《乌鸦》一诗。

高更在南太平洋逗留期间，爱伦·坡的诗句始终回荡在他的心间，尤其是对爱伦·坡在《丽姬娅》中引用的那句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话“匀称中若无异点，则无绝色可言”更是心领神会。高更在注视着并于1891年在塔希提岛所创作的第一批画中的题名为《Vahine no te Tiare》（法文，戴着一朵花的女人）的一幅画时写道：“你看她那额头，你看那向上弯曲的线条，这一切都使我想起了爱伦·坡说的那句话：‘没有奇特就不会有完美’。”对爱伦·坡的这样赞扬又何止高更一人。早在几十年前，作为印象主义和现代表现主义先驱的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就在他的杂志上引用过这句话。这种理念明显地影响了高更在南太平洋地区对女人的绘画，他在那里画的一幅名为《永不》的画，就画出了一个妖娆女人的特征，画面的背景有许多令人深思的细部特征。尽管是裸体，但这个女人却没有煽情的表象。相反，她的面部却显现出一种悲伤和猜疑相混合的表情。她侧身左面向下躺着，两眼凝视着右方，她的眼神中传递一种似乎觉得身后的背景中正发生着什么事情。背景中垂直于地面的直

线同她身体的曲线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画面的左上角，高更用大写字母题了画名：永不。一只奇怪的热带鸟停落在附近的窗台上。“那只鸟”，后来高更写道，“不是爱伦·坡的那只乌鸦，而是一只魔鬼才能叫出名字来的鸟。”高更的话暗示了那个女人已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画意也有这种暗示。门外有两个女人正在说悄悄话，她们可能是正在聊这个女人的事，她们的谈话虽然听不到，但已经引起了她的猜疑。借用了爱伦·坡诗篇中的一个词语作为画题，高更将发自爱伦·坡的那只乌鸦的没有任何意义的鸣叫声同两个村妇有意义的窃窃私语并列了起来。高更使用爱伦·坡作品的文本也像他使用弥尔顿《失乐园》的文本一样，都取得了惊人的效果。高更去世以后，按照他的传记作家的说法，《永不》一画已达到偶像崇拜的地位，对马蒂斯和毕加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艺术的历史似乎提供了“言语的力量”的具体例证，爱伦·坡隐喻的对话就说明了一个词一旦说出了口，它就会永远存在并跨过无限的时空发生永久性的影响。随着高更的绘画，爱伦·坡那只乌鸦的叫声已经传遍整个现代艺术的世界。

1909年，在举行爱伦·坡百年祭的时候，很多人意识到了他的重要性，开始重读他的作品和重新评价他的作用。许多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发现他的作品绝对具有现代性。在爱伦·坡百年祭上，乔治·爱德华的一篇题名为《爱伦·坡在德国》的讲演，论证了德国读者普遍把爱伦·坡看作是一个现代作家。20世纪初，德国的一些作家和艺术家抛弃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开始寻找新的创作表现形式。爱德华把这种新的冲动称之为“神经质”，把它定义为寻求“来自现代人内心微妙的变化莫测的感觉”的记录。

按照爱德华的解释，爱伦·坡的作品为那些企图与自然主义断绝关系的人提供了模式，因为爱伦·坡找到了能够感动他心灵的表达方式。爱伦·坡觉得，能够满足他的同时代需要的那些文学形式，远远满足不了他的需要，爱德华确信，爱伦·坡很早就构想出许多理念，只是还没有同他的具体创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但他的理念却为后来的作家提供了大量的创作机会。

爱伦·坡百年祭之后不久，德文版的爱伦·坡作品就相继问世。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在慕尼黑和莱比锡由乔治·米勒出版的一套爱伦·坡作品选集，是由吉塞拉·埃特泽尔等人翻译的。这套书印制得非常精美，印刷、装帧、纸张都非常讲究，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著名的奥地利平面造型艺术家阿尔弗雷德·库宾为这套书画了漂亮的插图。库宾喜欢爱伦·坡的作品，他发现自己与爱伦·坡有某种亲缘精神，他的绘画往往以梦幻和可怕事物为主题。受这种兴趣的支配，后来他又为霍夫曼、王尔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许多作家的著作绘过插图，都收到了不寻常的效果。因为他觉得只有那些与他有亲缘精神的作家的作品才能让他的热衷于梦幻和奇特的兴趣得以恣意驰骋。

像所有优秀的经典文学作品的插图画家一样，库宾的插图也同文学名著一样，被保存下来并成为经典。例如，库宾为爱伦·坡的作品《人群中的人》所画的插图，就描绘了一个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的黑脸膛、鹰钩鼻子、满脸胡须的男人的形象。从画面上看，他的头和肩都高过人群中其他的人，他像一个巨人一样走在他们之中。他的脸没有表情，人群中其他人的脸上也没有表情。离他最近的几个人，虽然可以说出一些面部特征，但那些特征也都是从他那里放射出

来的，使整个人群的面部都失去了特征。有些人看上去几乎就像其颅骨。只是在最前面的几个人才能看出鼻子和下颔的轮廓。画面的背景出现一座向两边漫延的四层楼房，楼面上都是大小和形状完全一样的窗户。人群中所有人的躯体都朝前倾斜，这分明是说他们在向前走。这个人虽然高出人群，但他仍然在人群之中，他的姿势同其他人完全一样，他的躯体也是向前倾斜的，这说明他也在随人群向前移动。他在人群上面能看见一切，但还是没有能力走出人群。库宾的插图画富于现代主义的感觉，他为后来的艺术家指明了方向。

米勒的配有库宾插图的爱伦·坡作品的版本，从许多方面影响了德国的表现主义。20世纪20年代，表现主义统治了整个德国艺术的前沿阵地。例如，著名德国讽刺画家乔治·格罗茨就在其影响下开始创作描绘吵闹、性谋杀、自杀等主题的表现主义绘画作品，他采用的就是库宾所暗示的那种手法。格罗茨非常喜欢读爱伦·坡的小说，受其启示他创作了许多与爱伦·坡的作品相关的绘画。

表现主义的电影也深受爱伦·坡的影响，被公认为第一部表现主义影片的《布拉格的学生》就是最好的例证。编剧汉斯·亨兹·埃威尔斯就是爱伦·坡的一个追随者。从电影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爱伦·坡的小说《威廉·威尔逊》的影子。

美国著名电影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在一篇论述爱伦·坡对他本人以及对艺术、文学和电影的影响的文章中谈到，超现实主义起源于爱伦·坡的作品。他还谈到两位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袖法国诗人洛特雷亚蒙伯爵和法国诗人勃勒东都受到爱伦·坡思想的深刻影响。勃勒东1924年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给超现实主义定义为“纯心理的自动

作用，通过它表达实在的思想，不受理智和任何美学或道德成见的控制”。宣称超现实主义的目的是消除梦幻与现实、理性与疯狂、客观与主观之间的界线。他认为爱伦·坡是“冒险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德国画家马克斯·恩斯特就说过，爱伦·坡是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

爱伦·坡的作品对恩斯特影响最明显的一篇是《贝雷妮丝》，其影响在他的拼贴画、绘画和批评文章中，随处可见。

在其作品反映出受到爱伦·坡的影响的艺术家，很少有比比利时画家雷内·马格里特更重要的人物了，他对爱伦·坡的兴趣和热情终生未减。晚年他还和妻子乔治特专程去纽约参观了爱伦·坡的故居，在参观过程中，有几次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他写信给朋友描述这次旅行说：“爱伦·坡的房子在美国是最漂亮的。一只乌鸦从一个狭窄的衣柜上向你致敬，他的桌子和他的那些可怜的家具还摆放在那里。乔治特和我把一张椅子的靠背摸了很长时间，这是爱伦·坡不知坐了多少年的椅子。”旅行返家后，马格里特对一位新闻记者说：“我爱爱伦·坡，他对我来说，永远是一位伟大的人物。”马格里特曾多次使用爱伦·坡作品的标题作过画。

法国画家马塞尔·杜尚，同恩斯特和马格里特一样，都是20世纪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艺术家，但他与恩斯特和马格里特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表示过自己受到过爱伦·坡的影响。但从杜尚的作品中，能看到受了爱伦·坡影响的痕迹。近人T·J·克拉克称马塞尔·杜尚是“20世纪的爱伦·坡”。克拉克也一向将杜尚和爱伦·坡相提并论。

从广义上讲，许多艺术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爱伦·坡的影响。那些最优秀的艺术家都从爱伦·坡的富于想象的文学作品中吸取了营养，找到了自己创作的美学理论的基础。雷东在爱伦·坡的作品中为他的幻想视觉找到了一个先例；高更在爱伦·坡的作品《丽姬娅》中发现了描绘女人的一种方法；马格里特发现了表现在爱伦·坡的小说《反常之鬼》中的那种超现实主义的精神。简而言之，爱伦·坡的作品对其后的几代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和美学理论的发展都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

8. 爱伦·坡与大众文化

当1996年巴尔的摩职业足球队改名的时候，他们把足球队的名字定为“乌鸦”，这足以说明人民大众对爱伦·坡的喜爱程度。其实，足球与爱伦·坡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这种现象却表明这位19世纪的美国作家，不仅没有被人们遗忘，他的名声反而风靡全世界。爱伦·坡的名字几乎遍及各地。从美国邮局发行的纪念邮票，到随处可听到的朗诵爱伦·坡的诗句，都可见爱伦·坡的普及性。在消费品世界，乌鸦牌啤酒很受欢迎。爱伦·坡牌自来水笔、爱伦·坡牌闹钟、爱伦·坡牌T恤衫、爱伦·坡牌咖啡杯、爱伦·坡书签、爱伦·坡明信片等，那些与爱伦·坡的生活或工作都搭不上边的事情和东西，现在都能同爱伦·坡的名字联系起来。

此外，更有不少名正言顺地使用了爱伦·坡的名字的地方。例如，每年由美国神秘作家协会颁发的“埃德加·爱伦·坡奖”，完全是属于文学领域的。当然也有一些介乎于纯文学和大众文化之间的领域，也使用了爱伦·坡的名字。例如，一些符号行业，或者速记行业，这一切都表明，爱伦·坡的名字已经深深进入美国人的生活领域。更有趣的是，有些地方，虽然没有明确地使用爱伦·坡的名字，但其仰慕爱伦·坡的倾向昭然若揭。例如，一本名为《美国文学指南》的工具书的封面上，就使用了爱伦·坡的照片，这是这本书唯一的一幅插图。有些书刊经常使用与爱伦·坡有关

的各种漫画，尤其是在广告业。这说明，爱伦·坡已经完全走出文学界，进入了大众文化圈。

看来，如今爱伦·坡作为大众文化偶像的地位已势不可当，甚至大有超过大众文化的趋势。爱伦·坡进入大众文化，充分说明爱伦·坡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这种现象必定会推动大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爱伦·坡的生活和著作受到大众的普遍关注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他的著作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以各种语言和各種版本在不停地出版着，阅读爱伦·坡、喜欢爱伦·坡的读者遍及全世界。有关爱伦·坡作品的电影、电视更是多得不胜枚举。爱伦·坡本人及其作品也鼓舞了不少音乐家和剧作家，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有关爱伦·坡的音乐作品和剧作。

当年，爱伦·坡非常清楚文化在大众心目中的意义，所以他竭力追求出名，竭力追求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地位，尽管他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就，但他一生都没有放弃对成名的追求。1839年，他在给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信中写道：“关于小说《威廉·威尔逊》，如果能得到您一两句的评价，我的命运就会得到改变。”可见他对名望已经渴望到了什么程度。爱伦·坡曾经见过两次狄更斯，他也企求过狄更斯的推荐和帮助，尽管最后也没有成功。在《创作哲学》一文中，他坦率地宣称自己创作诗歌《乌鸦》的目的，是为了迎合大众和批评界的口味。《乌鸦》发表之后，爱伦·坡也确实得到了公众的喝彩，但并没有得到经济方面的改善，更谈不上他所梦想的那种安逸的生活。

其实，在创作《贝雷妮丝》、《莫瑞拉》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小说时，爱伦·坡都是采用广泛为大众喜欢的哥特传统手法，他是用一只眼睛看着市场，用一只眼睛看着当时当

地读者所感兴趣的题材。诸如：乘气球飞行、霍乱、宇宙探险、德国的神秘主义、电报、轮船、电池、时弊、时装等。爱伦·坡作品所涉及的领域，恐怕多于19世纪任何其他一位作家。爱伦·坡长期工作在报刊出版界，与大众文化有广泛的接触，对自己生活年代的时尚有着一种天然的迷恋，有的批评家说，爱伦·坡本身就是一位“大众文化作家”，这种看法丝毫没有轻视或贬低爱伦·坡作品文学性的价值，他这是一种强调爱伦·坡介乎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模糊不清的地位的一种特殊方式。

爱伦·坡之所以成为大众文化所关注的热点，很可能与他善于利用自己的苦难与不幸有关，在他的身上或他的周围经常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情，有的时候甚至出现一些神秘的事情。爱伦·坡已经成为疯狂天才或者变态浪漫主义艺术家的原型。他饮酒的习惯经常被添枝加叶加以夸大，他因身体原因偶尔服用鸦片酊的事，被描绘成吸毒者，他以26岁的年龄与13岁的表妹弗吉尼亚的婚姻，很少有不被人以不正常或有缺陷的婚姻提及的，围绕他的神秘的死亡，人们所做的文章更是五花八门，让人感到莫衷一是。但常言道，无风不起浪，如果没有一定的材料来源，杜撰也是难为的。

关于爱伦·坡的传说，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事情的来源都是从爱伦·坡自己找来的遗作保留人及出版人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那里开始。虽然他很欣赏爱伦·坡的某些作品，但他并没有放过对爱伦·坡的性格以及某些生活枝节的吹毛求疵，他故意地，也可以说是别有用心地挖苦了爱伦·坡，爱伦·坡把他当成了朋友，但他却没有把爱伦·坡当成朋友，至少是在爱伦·坡死后没有把他当成朋友。他说爱伦·坡是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个嗜酒的疯子，值得的是怜

悯和同情，并不值得赞扬或者追随。格里斯沃尔德的回忆录，在爱伦·坡死后的几十年里，被视为最权威的有关爱伦·坡生平的著作，其流传和影响甚远，尤其是对大众文化。人们普遍认为，格里斯沃尔德对爱伦·坡的描写有很大的可信性，甚至格里斯沃尔德本人也认为自己的描述基本上符合爱伦·坡这个人的特征。

但是，公众并没有被格里斯沃尔德的传记迷惑很久，更没有把爱伦·坡的生活同他的著作割裂开来。爱伦·坡死后不久，在大西洋彼岸的法国，著名诗人查尔斯·波德莱尔和史蒂芬·马拉美就开始对他大加赞扬，他们热情洋溢地翻译了爱伦·坡的作品，使他成为对法国表现主义作家极有影响的美国作家。而当法国的表现主义诗人又反过来影响了美国下一代诗人的时候，美国人才意识到爱伦·坡的价值，才开始对他进行重新评价。这位在异国他乡游荡的幽魂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土。

凡是与爱伦·坡的生活实际发生过关系的地方，现在都成了人们喜欢去参观的地方，这也是爱伦·坡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一个标志。巴尔的摩的埃德加·爱伦·坡故居博物馆、费城的埃德加·爱伦·坡工作过的地方，从前所有爱伦·坡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基本上都对公众开放。在巴尔的摩还可以看到爱伦·坡的墓地，包括那块指示出他原来被埋葬的地方的大石头，还有那块更大一些的碑石，这是1875年迁坟的标志。此外，在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还保留着爱伦·坡在那里读书时所住的房间。

里士满的爱伦·坡纪念馆，虽然不是爱伦·坡曾经住过的地方，但也同样吸引了很多参观者，他们也把它当成了爱伦·坡的故居看待。据说1843年12月爱伦·坡曾到过特拉

华州纽瓦克为纽瓦克学院作过“美国诗歌”的专题讲演，他下榻在鹿园酒馆。那里为了招揽生意，如今也打出了爱伦·坡曾来住过的招牌，其实那个小酒店早在150年前就拆掉了。巴尔的摩的爱伦·坡台球俱乐部也能为自己找到名正言顺、合乎逻辑的理由，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城市与爱伦·坡的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上面我们所介绍的，基本上还是从爱伦·坡的著作之外谈起的。实际上，绝大多数人还是从爱伦·坡的作品了解爱伦·坡的。一百多年以来，世界各地出版了大量的爱伦·坡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在23个国家中，就有700多位画家为爱伦·坡的作品画过插图，其数量超过一万种。早在1858年，英国就出版了装帧精美的《埃德加·爱伦·坡诗集》，插图请的都是当时有名的画家画的，其中包括为《艾丽丝漫游奇境记》画插图的著名画家约翰·坦尼尔爵士。

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爱伦·坡的小说成为世人老少咸宜的娱乐性书籍，收集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有的小说选集的版本已超过70篇。

除了连环画图书的出版利用了爱伦·坡的影响之外，电影界也没有忽视爱伦·坡的作用。20世纪一开始，电影导演们便把兴趣转向了爱伦·坡，开始改编爱伦·坡的作品，有的还将爱伦·坡的神秘生活加到故事当中去。有的导演对爱伦·坡本人的生活经历更感兴趣，专门拍起爱伦·坡传奇的电影来。有的导演在影片中只利用了爱伦·坡的名声和有关他的传说，其内容与爱伦·坡本人的真实生活和他的作品并无多大关系。总之，当时拍摄的有关爱伦·坡的电影不下百部。其中有两部是无声电影。

有声恐怖影片的出现更加诱发了爱伦·坡小说搬上银

幕。好莱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黑猫》和《乌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演员基本上都是当时的电影明星。其实，对大多数公众来说，了解爱伦·坡还是通过演员的形象获得的。美国电影明星文森特·普赖斯在 11 部爱伦·坡的影片中扮演爱伦·坡，以至于在公众中一提到爱伦·坡的名字，人们就会联想到文森特·普赖斯；一提起文森特·普赖斯也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爱伦·坡。电影遂成为联结爱伦·坡和大众文化的主要桥梁。

除了在美国拍摄了大量有关爱伦·坡题材的影片外，在国外也掀起了拍摄爱伦·坡电影的热潮。爱伦·坡百年祭之后，意大利立即拍摄了三部根据爱伦·坡作品改编的影片：《陷阱与钟摆》（1910）、《跳蛙》（1910）和《红死病的假面具》。法国电影界也没有表现出沉默，他们于 1911 年拍摄了《金甲虫》，1912 年拍摄了《焦油博士和羽毛教授的疗法》。随后，其他一些国家也开始拍摄有关爱伦·坡的电影，例如，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德国、英国、墨西哥、俄罗斯、南非、西班牙等。爱伦·坡的名字和形象开始向全世界范围扩散。

电影界还制作了一些介绍爱伦·坡生活及工作的纪录片，这种片子也颇受广大观众的喜欢。1994 年拍摄的纪录片《埃德加·爱伦·坡》和 1995 年拍摄的纪录片《埃德加·爱伦·坡：灵魂的恐怖》，再次激起人们对爱伦·坡的兴趣和好奇。例如，在影片中有这样的话：“像爱伦·坡这种性格的人，是永远都要纠缠在理性与非理性、秩序和混乱的争斗之中的。” 1999 年，德国拍摄的纪录片《埃德加·爱伦·坡：不现实的幻想家》，从全新的视角对爱伦·坡的生活与创作进行比较合情入理的再现，将真实与神话融合在一

起，在国际上很有影响。

爱伦·坡对诗歌音乐性的重视也使得他的作品成为许多古典和现代音乐以及歌剧灵感的源泉。尽管爱伦·坡出生于美国，也影响了不少美国的音乐家，但总体说来，他的音乐遗风在大西洋彼岸得到了更好的传承。从法国作曲家克劳德·德彪西到丹麦作曲家保罗·鲁德斯，许多欧洲作曲家都曾受到爱伦·坡的小说、诗歌和文艺理论的影响。美国文艺批评家杰克·沙利文在他的《新世界交响乐：美国文化如何改变欧洲音乐》一书的第三章《恐怖的新世界：爱伦·坡的遗风》中，便详细阐述了爱伦·坡对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及克劳德·德彪西的影响。沙利文认为，爱伦·坡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以其文本为欧洲音乐所提供的文学背景，甚至还体现在以他的文艺理念给某些音乐作品所提供的结构支撑上。

除了古典音乐，爱伦·坡对欧美的流行音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风靡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披头士乐队”，还是当今美国街头的摇滚组合，或多或少都曾从爱伦·坡的作品中获得灵感。由纽约摇滚歌手卢·里德和资深导演罗伯特·威尔逊结合爱伦·坡的11部作品，创作的一部音乐舞台剧POEtry，2000年在德国汉堡首演，2001年在纽约首演，均获得巨大成功。两年后，卢·里德又将其改编并录制成唱片，以爱伦·坡的代表作《乌鸦》为其命名。近年来，有关爱伦·坡的音乐和戏剧作品仍在不断涌现，引起了各界尤其是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百余年来，经过各种文艺思潮和文艺理论的冲击，美国对爱伦·坡研究的跨学科性也日益明显，传统学术阵地的森严壁垒被大胆地突破，大众文化与社会生活开始走进爱伦·

坡研究领域。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更进一步扩大了爱伦·坡对世界各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推动了围绕着爱伦·坡其人其作所形成的庞大的文化产业，即所谓的“坡产业”的发展。这个产业涉及的面非常广泛，上自包括爱伦·坡的作品、传记、研究文献、研究著作等文字产品，下至包括各种学术会议、文化活动、网络资源以及其他与爱伦·坡有关的文化产品和商业活动，如影视、声像制品的出版与销售，旅游、餐饮乃至环保等行业的开发和宣传等。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使爱伦·坡的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领域。随着文学批评越过学科界限，并进入广义的文化生产领域，批评的对象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一切与爱伦·坡有关的文化现象，都有可能成为研究爱伦·坡的内容。

长期以来，爱伦·坡与大众文化始终有着不解之缘，他的一生和他的作品在当今社会的大众文化潮流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各种经过改写的儿童读物使爱伦·坡这位文学大师进入了孩子们的世界，生动形象的连环画读本赋予爱伦·坡的作品以通俗的阐释和时代精神，悬念迭起的影视作品更使得爱伦·坡走进千家万户，还有各种受到爱伦·坡的生活和作品启发创作出的音乐、戏剧作品也深受青年一代欢迎。随着电子媒质引起的传播革命，传统的文学经典正在通过各种现代媒介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反过来，文学经典的大众化又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经典文学的认识和理解。

爱伦·坡对当代大众文化的影响还在与日俱增，这或许得益于爱伦·坡在创作中对流行元素的熟练掌握和巧妙运用，抑或源自爱伦·坡自身作为一名“苦难的天才”或“疯狂的艺术家”对大众的吸引。无论是何种原因，总之，

如今爱伦·坡研究已经走出了传统形式主义的象牙塔，步入了社会生活的十字街头。

事实证明，近年来人们对于爱伦·坡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的研究确实呈上升趋势。2002年，美国的《坡研究》杂志的副主编贾纳·阿杰辛格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说：“坡研究的焦点正从以作者为中心疾速转向对作者的文本和文学实践与最新形成的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交互研究方面上来。”从近年埃德加·爱伦·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爱伦·坡专题研究来看，爱伦·坡对各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以及爱伦·坡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状况正被纳入爱伦·坡研究的重要议程。

全球化时代的爱伦·坡研究不仅辐射面宽泛，探讨的问题也紧紧跟随着时代发展的脚步。从个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到整个大众文化艺术市场的运作，从解构主义的先锋性语言到当代大众传播媒介和消费文化，从关注女性身体和性别特征的性别研究到关注种族问题的种族研究，几乎所有文化研究的热点话题都被囊括进来。在当今全球化与跨学科研究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爱伦·坡研究呈现出艺术与历史遥相辉映、文学与文化相互交融、作家与时代携手并进的多元格局。

9. 爱伦·坡对世界文学的贡献

爱伦·坡在仅仅40年的短暂一生中，以丰富而多样的创作，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他的文学批评理论，及“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观点，同自己的诗文相互辉映，架构出美国批评文学的雏型。爱伦·坡的诗歌力排众议地反对“文以载道”，将语言的音乐之美发挥得淋漓尽致，带给读者仿佛抒情音乐般的愉悦感。相比之下，他的短篇小说却专注于人性诡谲的负面描写，读后往往令人感到惊奇震撼。爱伦·坡的小说几乎每篇都交错着想象与真实、冒险与恐怖、神经与心理变态的描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因而被称为美国短篇小说之父。他是第一位致力于创作并探索这种文体可能性的美国作家，并深深地影响到后来欧美及拉丁美洲的短篇小说艺术。

作为第一位将恐怖与丑恶纳入美学范畴的开创人物，把爱伦·坡的小说定位为弃儿型的幻想故事，更能充分体会到他的故事中的那股恐怖与邪恶。

创作心理学研究学者玛特·罗拜认为，小说起源于“家庭传奇”。不论写实派或浪漫派，他们说来说去其实都是编造身世故事，借着想象力来舒解成长过程中的困窘。推而论之，小说基本类型只有两种：一种是私生子式的手法，一种是弃儿式的梦幻手法。无论私生子心理还是弃儿心理，长大成人后都会置之一笑，但在爱伦·坡身上，却戏剧性地二度重演，成为生命史上的真实烙印。他的种种遭遇无法从

现实经历中弥补自己失去的乐园，内心深处的弃儿意识，也没有任何亲情足以缓解，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命运，不由自主地沉溺于孤独、自恋情绪中，以放逐者的角色面对世间冷暖。

爱伦·坡小说中形同绝望的消沉情绪与反价值取向，都可说是心灵创伤的折射。丑是美的否定，或者说丑是美的倒错，爱伦·坡大胆地发掘“丑”的黑洞，追求病态与畸形的新奇魅力。爱伦·坡小说中的犯罪行为都不是法律的恶，而是激情的恶，死亡及邪恶都不与道德或善良对立，与它对立的是理性及秩序。爱伦·坡认为，没有比描写死亡更能抓住瞬间的文学了，对爱伦·坡来说，死亡就是瞬间的狂醉，充满了激情的偶然性，他奇异地凭借死亡激发出无限的创造力，以此突破藩篱，蔑视人间。

爱伦·坡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借虚幻的文学世界来逃避现实的痛苦与丑陋，然而却创造了一个比现实更为可怕的梦幻世界。爱伦·坡认为文学创作是一种享乐，而非求真，创作时内心的快感，其实就是魔鬼给予的代价。

爱伦·坡在文学上的真正成就与魅力，并非来自他的作品故事趣味，而是他带有颓废与病态取向的恐怖美学。他力图恢复语言原始阶段所具有的那种魔咒与预言的属性，以气氛与幻想代替客观的观察，他笔下描述的角色不是血肉之躯，而是幽灵与幻影，奇异的气氛随着心境变化，时而进取时而消沉。有时是天使，但时而又掏出魔鬼的心。他孤军深入地探讨变态心理与罪恶意识，以一种科学难以证明的神秘来蛊惑人心。

爱伦·坡的吸引力早已超越了艺术与文学的境界，爱伦·坡俨然是人类真实生活中的偶像，几乎每个人都是他忠

诚的仰慕者。不同时代的读者大众的喜好是捉摸不定的，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爱伦·坡的作品会持续地受到欢迎，为什么我们要看爱伦·坡的作品。像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答案却是非常复杂，大家的答案会各有不同。爱伦·坡的作品能受到广泛喜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家看了他的作品都会有感触，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人类的情感——喜悦、热情、希望、愤怒、绝望、恐惧等。当然还有不少吸引我们的地方，他高超的写作技巧是最明显的特征，不幸的是大部分读者都难以了解爱伦·坡思想的精髓。人们通常都是在青少年时期接触爱伦·坡的作品，而他对死亡的到来以及生活中艰辛的看法远远超过年轻读者的经验。

爱伦·坡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他个人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独树一帜，而且还在于他对美国民族文学的倡导。他为年轻的美国文学振臂疾呼，要求改变美国对英国的文学殖民地的地位，反对当时文学批评界崇英贬美的做法，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他骄傲地宣称：“我们已经扯断了英国老祖母的牵引绳”，“我们在文学上也如同在政治上那样，需要一个独立宣言”。他要求人们探讨美国文学的民族性，对美国文学直言相谏，将它从谰言和谎言的夹击中解放出来，加以振兴。在批评实践上，他大力发掘、推荐和提携青年作家，用自己当编辑的笔，在扶植新兴的美国文学事业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

爱伦·坡的影响和贡献，是属于世界性的，是属于墙里开花墙外红那种类型的。首先是敏感的法国人首先发现了这枝出墙的红杏。爱伦·坡作品的内容，引起了人生际遇与他相同的诗人波德莱尔的强烈共鸣。爱伦·坡写作的技巧和风格，令他赞叹不已：“我在爱伦·坡的作品中，不仅找到了

我在梦幻中已经见到的情节，而且还读到了我在心中已经构想出来的整个句子，可是他早在数十年前就写出来了。”波德莱尔认为爱伦·坡是百里挑一的大作家，也是他所知道的最好的作家。认为“在美国算不了什么的爱伦·坡，在法兰西一定会成为一位伟人”。他马上把爱伦·坡介绍到法国，在他的十二卷文集中，有五卷是翻译爱伦·坡的作品。

法国诗人马拉美为了阅读爱伦·坡的原著而攻读英语，并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翻译爱伦·坡的诗歌。他宣称：“我在这个方向上走得越远，我就越忠于我受益的大师埃德加·爱伦·坡的那些严肃的观念。”法国象征派诗人瓦雷里称爱伦·坡是“唯一无瑕疵的作家，他从来也不会错”、“伟大的文学工程师”。几乎法国所有象征派诗人和后来的超现实主义者们都对爱伦·坡崇敬有加。法国自然主义小说的先驱龚古尔兄弟也对爱伦·坡表示出极大的景仰，他们兄弟二人早在1856年就极有见地地断言爱伦·坡的作品是“二十世纪的文学”。在法国，这种对爱伦·坡的莫大兴趣，又发展成某种类似于宗教迷信的东西，有人甚至将爱伦·坡与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无怪乎有人说：“只有在法国，爱伦·坡才能最快地和最全面地被人理解。”

从20世纪开始，法国人的爱伦·坡热开始反射回美国和英国等英语国家，并随同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一起，将这股热潮扩散到全世界。

在爱伦·坡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美国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爱尔兰的著名作家肖伯纳届时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表达了他对这位伟大作家的敬仰。

正如人们从前所说，爱伦·坡在他的祖国是一位没有获得荣誉的先知。然而在国外，特别是在欧洲和英国，他的名

言和天才，在 19 世纪后半叶就普遍为人们所承认。

肖伯纳写道：有那么一个时候，美国——自由世界和华盛顿的出生地，似乎是埃德加·爱伦·坡的一个当然的祖国。可是今天事情却变得令人难以理解了。没有一个年轻人在读了爱伦·坡的作品之后，不疑虑重重地要问：他在那个国度里究竟干了什么坏事？美国大陆都已被发现，可是爱伦·坡的生平却始终弄不清。这位最最优秀的艺术家、天才的文学家是怎样在那里生活的呢？他没有生活在那里，但却死在了那里，还被说成是个酒鬼和潦倒的人，究竟他一生是否真的像美国现代酒鬼那样天天喝得酩酊大醉，仍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

如果把上帝的最后审判日作为爱伦·坡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的話，美国自从独立宣言以后只有两个人可以赦免被打入地狱的审判，但最后究竟能不能被赦免，还是十分令人怀疑的。这两个人无疑是爱伦·坡和惠特曼。二人之间也有着明显的不同。惠特曼是一个纯粹美国人，就连美国人自己也不怀疑这一点。尽管美国的天才人物并不算多，他们还是把爱伦·坡给遗忘了。

埃德加·爱伦·坡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批评家，最杰出的报刊评论人，他的见解总是先于欧洲的批评家。他的诗写得那样的精湛，几乎没有同时代人能与他媲美。爱伦·坡的成就获得了世界性的荣誉，这种情形对于任何一个艺术家说来，当他的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时都会发生的。他的名字是真正的行家要寻找的第一个名字——差不多是绝无仅有的名字。

爱伦·坡永远是一位天才的诗人，绝不仅仅是一个艺术鉴赏家。爱伦·坡的《我发现了》阐述了他的哲学观点，

这是他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他的诗篇总像它们的背景一样具有普遍的意义，他的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如此。甚至在他的那些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深信不疑的荒诞的故事中，也具有这种基本的特点。在他的神秘和幻想故事中，爱伦·坡创造了英语的世界纪录，也许是创造了世界所有语言的纪录，短篇小说《丽姬娅》不仅是一篇世界文学的奇观，也是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说让我们这些人把爱伦·坡尊为师长和前辈，谁也不会有任何异议。

爱伦·坡的伟大还在于他不是靠分文不值的吸引物、色情描写、爱国主义、武打、感伤、势利、饕餮以及各式各样的作家职业上的伎俩来哗众取宠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的声望超人。在《安娜贝尔·李》中，虽然出现了一件对垂死的少女怜悯的常人小事，可到了爱伦·坡之手，立刻就变得超俗不凡了。他写的侦探小说，要是不能把小说的气氛净化到比大多数的赞美诗、古典著作和现代著作更有教育意义，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爱伦·坡的诗具有极深的美的感染力，这种美绝不是外表的美，而是内在的美。当你要谈到近代如此之多的艺术家的时候，那你是不会不谈到他的。生活绝对不能给予你他所给予你的东西，除非是精湛的艺术。爱伦·坡的作品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这种特点不仅没有降低他的价值，反而使他更加伟大，成为杰出的作家。

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曾经说过：伟大的诗人产生于他伟大的灵魂对自身的反思。爱伦·坡就是这样一个诗人，一个被同时代人蔑视的“疯子”，然而又是令人推崇的艺术先知。

到了20世纪初，美国由于时过境迁和风气的改变，对爱伦·坡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其中，T·S·艾略特

的看法最具有代表性。他原先认为爱伦·坡的诗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也没有什么诗味。然而，在新风的吹拂下，艾略特也不得不承认：“现在，我们大家倾向于相信我们比外国人更理解我们自己的诗人。但我想我们也应该承认这种可能性，即法国人在爱伦·坡身上看到了讲英语的读者所忽略了一些东西。”

在艾略特之后，爱伦·坡在美国评论界的地位直线上升。现在，人们几乎在所有爱伦·坡之后的美国作家的作品中，都发现有爱伦·坡的影响。其中受其影响最为明显的作家是海明威和福克纳。福克纳作品的法国读者立即将他与爱伦·坡联系在一起，认为福克纳跟爱伦·坡一样鼓励围绕他本人的神话以吻合公众对他作为小说作者的看法。

最值得注意的，应该是现实主义作家德莱塞对爱伦·坡的评价。他认为爱伦·坡是“我们的首屈一指的和最伟大的文学天才”。在他的眼中，甚至高贵的马克·吐温在爱伦·坡的身旁都显得无足轻重。德莱塞十分赞赏爱伦·坡对犯罪心理的描写。《美国的悲剧》的第42至47章里的梦魇似的氛围，心理分析的语言、东方和哥特式的背景，读起来俨然是一篇爱伦·坡的小说。难怪有人认为，《美国的悲剧》是德莱塞和爱伦·坡“明摆着的‘合作’的证据”。

爱伦·坡与其他一些作家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文艺派别，这一派别很快就打破了种族和语言的界限，渗入欧洲的各个角落，到处得到响应。据研究表明，没有一个19世纪用英语进行写作的文学家在技巧上如此广泛地影响着后来的作家。对后来所有的英语诗人来说，几乎没有一个人的诗的音乐性不表现出爱伦·坡的影响。目前，爱伦·坡被视为西方现代主义名流派的远祖。

俄国大作家妥斯托耶夫斯基，也对爱伦·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爱伦·坡几乎总是撷取最不寻常的现实，总是把自己塑造的主角置放于那最不寻常的外在的或内心的情景当中，真是难以想象，他是以怎样的一种洞察力，以怎样令人折服的一种准确性，去传神叙写这种不寻常人物的心理状态的。”

爱伦·坡于20世纪初被介绍到亚洲，对中国新文学的兴起也起过直接的和间接的作用。第一个将爱伦·坡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是鲁迅先生。早在1903年，他就在日本见到了《金甲虫》的日译本，将它寄给国内的周作人，嘱其译出。这篇小说于1906年发表。鲁迅先生曾称赞爱伦·坡“主张自我”和“注意并发挥自己的个性”的写作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郭沫若和茅盾都翻译过爱伦·坡的作品。中国文坛的一些作家，都或先或后、程度不同地受过爱伦·坡的影响。在有的作家的作品中，甚至可以明显地看出模仿的痕迹。

20世纪弗洛伊德学说和存在主义的兴起和流行，也对爱伦·坡的贡献给予理论上的肯定。爱伦·坡几乎是信奉弗洛伊德学说的人可据以引证的最好例子。他的仇父倾向和恋母情结，他的纵饮和吸毒所导致的性行为无能等等，无一不印证了弗洛伊德的理论。爱伦·坡在作品中对下意识和自我本质的探索，对死的偏执和恐惧，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矛盾的描写，又正好与存在主义思想合拍。这也是爱伦·坡地位日渐提高的社会思想因素。

爱伦·坡生前没有在美国文坛上得到重视，当时代表美国资产阶级文艺主流的超验主义思潮对他很少肯定。但是在19世纪末，随着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他的创作和理

论才逐渐显出其“启示性”，法国象征派文人波德莱尔、马拉美、纪德等都十分推崇他。英国和西班牙的许多作家，都视爱伦·坡为他们的文学精神领袖。爱伦·坡作品的译介，稍后随着欧洲帝国主义的足迹，间接推动了拉丁美洲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对拉美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获得198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魔幻现实主义巨擘马尔克斯，就直言他的作品深受爱伦·坡以及他的美国传人、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福克纳的影响。

直到现在，西方的文艺批评仍能从爱伦·坡的作品中挖掘出层出不穷的意义，并在一些现、当代的作家的作品中，看出他的影响。肖伯纳曾经说过：“美国出了两个伟大的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和马克·吐温。”爱伦·坡不仅在美国文学史上，而且在整个英语国家的文学史上，乃至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

应该说，爱伦·坡是第一位冲出美国，对欧洲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他也是一位经过多年之后被美国文学界重新定位，并对后来美国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爱伦·坡的出现也是美国文学走向多元化的标志。

爱伦·坡是天才的诗人，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杰出的文学批评家，象征主义的先驱，侦探小说的开山鼻祖，心理分析批评的创始人。他又是一个充满悖论式的人物，他生前坎坷潦倒，身后声名远播，集绮丽的想象与缜密的分析于一身。爱伦·坡的文学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他对现代文学的影响是世界性的。

附录一

埃德加·爱伦·坡年谱

1809

埃德加·爱伦·坡1月19日出生在波士顿，为三兄妹中的第二个孩子。父亲戴维·坡和母亲伊丽莎白·阿诺德·坡是同一个剧团的演员。祖籍英国的伊丽莎白·坡是一位著名的主角演员，其母伊丽莎白·史密斯·阿诺德在早期美国戏剧界也很出名。戴维·坡的父亲出生于爱尔兰，是独立战争时期的一名爱国者，戴维·坡后来离家出走。

1811

母亲伊丽莎白·阿德诺·坡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去世。由于戴维·坡在此之前早已弃家出走，三兄妹威廉·亨利、埃德加和罗莎莉分别由三家人收养监护。埃德加的养父母是约翰·爱伦和弗朗西丝夫妇，约翰·爱伦出生于苏格兰，当时是里士满一位富裕的烟草商。这对无儿无女的夫妇，显然没有在法律上办理领养埃德加的手续，但还是替他改姓为爱伦，并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

1815

6月17日，爱伦夫妇携养子爱伦·坡启程赴英国，举家迁往苏格兰，其后不久又迁居伦敦。在那里建立起他的贸

易公司的分行——爱伦和埃利斯商行。

1816

爱伦·坡进入由杜布尔格姊妹办的寄宿学校读书。

1818

成为伦敦近郊斯托克纽因顿区一座庄园学校的学生。这座庄园学校是由里维雷恩德·约翰·布兰斯比创办的。这座学校后来成为爱伦·坡创作的小说《威廉·威尔逊》中学校的原型。

1820

由于伦敦商行的经营屡屡受挫，约翰·爱伦决定重返美国，遂于6月从英国利物浦港乘船，经过36天的航行，7月中旬抵达纽约，于8月2日回到里士满的家。

1821

6月，爱伦·坡进入约瑟夫·克拉克学校就读，表现出学习拉丁语以及对戏剧表演和游泳的天赋。

1823

这一年，他写了不少诗。尤其是关于写双行体讽刺诗。诗稿除《哦，时代！哦，风尚！》一首外均已遗失。7月，与一位同学的母亲简·斯蒂斯·斯坦纳德夫人相识，并生倾慕之心。后来，爱伦·坡把她描写为“我心灵第一个纯理想的爱”，并把她作为1831年发表的《致海伦》一诗的灵感来源。

1825

约翰·爱伦的商行在连续两年经济不景气后于1824年倒闭，但1825年他舅舅威廉·高尔特去世，由于继承了一笔巨大的遗产，又使他成了一名富人，遂于市中心购买了一幢大房子。是年，爱伦·坡与萨拉·埃米拉·罗伊斯特小姐相爱并不顾双方家庭的强烈反对私定终身。

1826

2月，爱伦·坡进入一年前由托马斯·杰斐逊创办的弗吉尼亚大学，学习古典和现代语言，成绩出众。由于父亲提供的生活费不够开销，常参加赌博并输掉2000美元。约翰·爱伦拒绝为他支付赌债，爱伦·坡于12月离开学校返回里士满，发现罗伊斯特夫妇已废除了他与埃米拉的婚约。

1827

频繁与约翰·爱伦发生口角，抱怨爱伦无情，不顾弗朗西丝·爱伦的一再劝慰，于3月离家出走。化名“亨利·勒·雷内”乘船去了波士顿。说服一名年轻的印刷商卡尔文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帖木儿及其他诗》，作者署名为“一个波士顿人”。这本薄薄的诗集没引起人们的注意。

5月26日，爱伦·坡再次使用假名埃德加·佩里，虚报年龄，参加了美国军队。在波士顿港独立堡服役。11月8日，随部队移防到南卡罗来纳州东南部查尔斯顿港沙利文岛上的莫尔特里要塞。

1828

12月11日随部队开赴弗吉尼亚开罗要塞驻守。

1829

1月1日，爱伦·坡被提升为士兵中的最高军衔军士长。2月28日，爱伦·坡的养母弗朗西丝·爱伦夫人在里士满病逝。4月15日，爱伦·坡从军队荣誉退伍，暂时栖居在巴尔的摩的姑妈玛丽娅·克莱姆夫人家，在等候西点军校答复期间写信求约翰·爱伦出钱资助第二本诗集的出版，信中说：“我早已不再把拜伦当作楷模。”约翰·爱伦拒绝资助。12月，爱伦·坡的第二本诗集《阿尔·阿拉夫、帖木儿及其他小诗》由巴尔的摩的哈奇及邓宁出版社出版，这次爱伦·坡署上了他自己的姓名。包括修改后的《帖木儿》和六首新作的诗集，得到著名评论家约翰·尼尔的认可，他为此书写了一篇虽短但却不乏溢美之词的评论。

1830

6月26日，爱伦·坡进入西点军校。语言学识过人，因写讽刺军官们的滑稽诗而在学员中深得人心。约翰·爱伦于10月再次结婚，婚后不久读到爱伦·坡以“A先生并非经常清醒”开篇的来信，因此立即与爱伦·坡断绝关系。

1831

尽管军衔屡屡升级，但爱伦·坡还是不喜欢军事生活，于是故意抗命、违规，不去上课，不出操，不去教堂，以求离开军校。1831年1月受军事法庭审判被开除。2月到纽

约。用军校同学捐赠的钱，由纽约的伊拉姆·布利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三本诗集。该书被题“献给合众国军校的全体士官”，其中包括《帖木儿》、《阿尔·阿拉夫》、《致海伦》等 11 首诗。再次回到巴尔的摩与姑妈玛丽娅·克莱姆和 8 岁的表妹弗吉尼亚·克莱姆住在一起。住在姑妈家的还有爱伦·坡的哥哥威廉·亨利，他于这年 8 月 2 日病逝。此外，还有爱伦·坡的祖母伊丽莎白·凯恩斯·坡，她因亡夫在独立战争中的贡献而领取的一点抚恤金，弥补了这个家庭收入之不足。6 月，爱伦·坡将此前完成的 5 个短篇小说邮寄费城参加《星期六信使报》主办的征文比赛，小说无一中奖，但全部被该报于次年发表。

1832

爱伦·坡于去年投寄给《星期六信使报》的五篇小说虽未获奖，却全部于 1832 年得以在该报发表。小说的篇名为《交易失败》、《决定性的损失》、《德洛梅勒特公爵》、《梅岑格斯坦》、《耶路撒冷的故事》。

1833

10 月 19 日，巴尔的摩《星期六游客报》刊出爱伦·坡的获奖作品《瓶中手稿》，得奖金 50 美元。诗《古罗马圆形竞技场》也于同年发表。通过这次征文比赛，爱伦·坡结识了评委约翰·彭德尔顿·肯尼迪，后来，肯尼迪曾在许多方面帮助过爱伦·坡。

1834

短篇小说《梦幻者》（后来改名为《幽会》）发表在

《戈迪淑女杂志》1834年1月号，这是爱伦·坡首次在一份发行量大的杂志上发表作品。3月27日，爱伦·坡的养父约翰·爱伦在里士满去世。在遗嘱中，他对所有亲人都作了安排，但对爱伦·坡却只字未提，更谈不上留给他什么财产了。

1835

《星期六游客报》征文比赛的评委之一约翰·彭德尔顿·肯尼迪把爱伦·坡推荐给《南方文学信使》月刊的出版人托马斯·怀特。从1835年3月开始，爱伦·坡陆续在该刊发表作品，有小说，有书评。他的第一个长篇故事《汉斯·普法尔历险记》也是在《南方文学信使》杂志上发表的。发表的短篇小说有：《贝雷妮丝》、《瘟疫王》、《利欧尼京》、《莫瑞拉》和《死荫——寓言一则》。祖母伊丽莎白·坡于7月7日去世。爱伦·坡于8月离开巴尔的摩到里士满，出任《南方文学信使》月刊助理编辑。他笔触犀利的评论文章为他赢得了“战斧手”的别名，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南方文学信使》在全国的发行量和知名度，怀特提升他为书评主笔。1835年9月22日，爱伦·坡回到巴尔的摩，向表妹弗吉尼亚·克莱姆求婚。10月，克莱姆夫人偕女儿弗吉尼亚前来里士满投靠爱伦·坡。12月，怀特提升爱伦·坡为这份今非昔比的月刊的编辑。爱伦·坡在《南方文学信使》12月号上，发表了他后来未完成的素体诗悲剧《波利希安》的前几场。

1836

5月16日，27岁的埃德加·爱伦·坡与不满14岁的表

妹弗吉尼亚·克莱姆在里士满正式结婚。克莱姆夫人以家庭主妇身份继续与爱伦·坡夫妇住在一起。全年为《南方文学信使》写了 80 多篇书刊评论，其中包括高度评价狄更斯的两篇。印行或重新印行他的小说和诗歌，这些诗文被经常修改。从亲戚处借钱打算让克莱姆母女俩经营一个寄宿公寓，打算起诉政府要求退还他祖父向国家提供的战争贷款。两项计划最后都未能实现。尽管有怀特和詹姆斯·柯克·波尔丁帮忙，但仍然没找到愿意出版他现在已增至 17 篇的小书《对开本俱乐部故事集》的出版商。

1837

由于薪水（每周约 10 美元）和编辑自主权问题与怀特发生争执，这导致了他于 1837 年 1 月 3 日从《南方文学信使》辞职。举家迁居纽约另谋生路，但未能找到编辑的职位。玛丽娅·克莱姆经营一家寄宿公寓以帮助支撑家庭开销。有一位叫威廉·高万斯的房客，是书商，他很同情爱伦·坡的处境，介绍他进入古书收藏界。继续创作并发表诗歌和小说，其中包括《丽姬娅》。重新开始写已在《南方文学信使》连载过两部分的《阿瑟·戈登·皮姆的历险叙事》，想把它写成一部可单独出版的长篇。

1838

年初举家迁往费城。哈珀出版社于 1838 年 7 月出版长篇故事《阿瑟·戈登·皮姆的历险叙事》。下半年在巴尔的摩的《美国博物馆》杂志上发表《丽姬娅》和《如何写布莱克伍德式文章》。在费城继续当自由撰稿人，可还是一贫如洗，仍然找不到编辑职位，考虑放弃文学生涯。

1839

迫于生计，爱伦·坡帮助托马斯·怀亚特编辑出版《贝壳学初阶》和《自然史概要》两本书。还同意用自己的名字作为一本采贝者手册《贝壳学基础》的作者署名。从同意采纳《绅士杂志》之创办人及老板威廉·伯顿的编辑方针为先决条件，开始为该刊做一些编辑工作。每月提供一篇署名作品和该刊所需的大部分评论文章。其中包括小说《埃洛斯与沙米翁的对话》、《厄舍古屋的倒塌》、《被用光的人》。《威廉·威尔逊》发表在《礼物》杂志上，12月，爱伦·坡的两卷本短篇小说集《怪诞与阿拉伯风格的故事》在费城由李及布兰查德出版社出版，该书包括当时已写成的全部25个短篇小说。也是在12月，爱伦·坡开始为《亚历山大每周信使》写有关密码分析的文章。

1840

爱伦·坡继续为《亚历山大每周信使》撰写有关密码破解的文章。此外，他的作品仍然在《绅士杂志》上登载。其中包括《生意人》、《装饰哲学》、《十四行诗——静》等。从1840年1月起，《绅士杂志》连载爱伦·坡未署名的《罗德曼日记》，但因6月与伯顿发生争吵并被解雇而中途停止了这个没有写完的长篇故事的连载。爱伦·坡试图创办完全由他自己管理编辑事务的《潘恩杂志》，为此散发了一份“计划书”，但该计划因无经济资助而被搁置。11月，乔治·格雷厄姆买下了伯顿的《绅士杂志》，并将其与他原有的《百宝箱》杂志合并为《格雷厄姆杂志》。爱伦·坡在该刊12月号上发表了小说《人群中的人》。

1841

从2月起爱伦·坡出任《格雷厄姆杂志》主笔，年薪800美元，外加文学作品稿费。4月，在该刊发表他称之为“推理小说”之首篇的《莫格街凶杀案》。5月，航海小说《大漩涡底余生记》发表。此外还有：《莫诺斯与尤娜的谈话》、《千万别和魔鬼赌你的脑袋》等。继续创作新的小说和诗歌，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密码破译和真迹复制的文章。到年底《格雷厄姆杂志》的订户增加了四倍多。打听在泰勒政府机构谋求文书职位的情况。重提创办《潘恩杂志》的计划，为此他希望得到格雷厄姆的经济支持，并邀请华盛顿·欧文、詹姆斯·库柏、威廉·布赖恩特等名家定期赐稿。

1842

1月，弗吉尼亚在唱歌时，一根血管破裂，险些丧命，其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3月，与来费城演讲的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会面。春季发表的作品包括《格雷厄姆杂志》上的《死中之生》（后更名为《椭圆形画像》）、《红死病的假面具》和一篇褒扬霍桑的《重述的故事》的评论，另有一篇发表在《星期六邮报》上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爱伦·坡试图根据狄更斯正在连载的《巴纳比·拉奇》之前11章推测出全书的结局，他果真猜对了作案凶手。5月，爱伦·坡从《格雷厄姆杂志》辞职，其职务由鲁弗斯·威尔莫特·格里斯沃尔德接替，后来他成为爱伦·坡的遗著保管人。秋天，《陷阱与钟摆》发表在《礼物》杂志上。《玛丽·罗热疑案》连载的前两部分分别刊登在斯诺顿的《妇

女之友》杂志 1842 年的最后两期上。爱伦·坡一直在说服他费城的那位出版商出版扩编本《怪诞与阿拉伯风格的故事》，但终未能奏效。

1843

应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之邀，定期为他新创办的杂志《先锋》投稿。《泄密的心》、《丽诺尔》和一篇后来定名为《诗歌原理》的文章都发表在《先锋》上，可惜，该刊只办三期就停了。《玛丽·罗热疑案》的最后部分发表在《妇女之友》杂志的 2 月号上。前往华盛顿特区，打算在泰勒政府机构中谋求一个低级职位而接受面试，但因醉酒没能得以被引见总统，从而失去机会。这一醉酒事件也影响了托马斯·克拉克对他创办《铁笔》杂志给予资助的决心。此前，克拉克曾在他的《星期六博物馆》杂志上发表了大量赞扬爱伦·坡作品的文章。想创办《铁笔》杂志的计划也就此告吹。继续撰写讽刺作品、诗歌和评论，因生计窘迫，不得不靠向朋友借钱度日。6 月，《金甲虫》在费城《美元日报》的征文比赛中获得 100 美元的奖金并立即受到欢迎。这篇小说被大量转载，而且还被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从而使爱伦·坡成为走红的作家。作为一套系列小丛书第一册的《埃德加·A·坡散文传奇》于 7 月由威廉·格雷厄姆筹划出版，其中收入《莫格街凶杀案》和《被用光的人》。11 月开始巡回演讲《美国的诗人和诗》，这是他第一次出面公开演讲，后来变得比较频繁，甚至已成为他余生经济来源的一种手段。与费城哥特派小说家乔治·利帕德成为朋友。秋季发表短篇小说《黑猫》。

1844

4月，爱伦·坡和弗吉尼亚迁居到纽约。发表在纽约《太阳报》上的科幻小说《气球骗局》误使纽约人一时真的以为气球成功地飞越了大西洋。这篇小说使他本来正在上升的知名度又提高了一个层次。5月和6月，爱伦·坡写了大量随笔，夏秋之际，全家住在纽约郊外的农场，爱伦·坡在那里潜心写作。不顾以往的挫折继续计划创办《铁笔》，他现在设想的读者群包括“我们辽阔的南方和西部地区无数农场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洛厄尔邀他写一篇个人随感用于杂志，爱伦·坡回复道：“我认为人类的努力对人类本身不会有明显效果。与6000年前相比，现在人类只是更活跃——但没有更幸福——没有更聪明。”10月爱伦·坡担任纽约《镜晚报》专栏主持与特约撰稿人。写作后来没有完成的《美国文学批评史》，继续就美国诗歌发表演讲。为《镜晚报》撰写关于文学市场、当代作家以及呼吁国际版权法的文章。11月开始在《民主评论》月刊发表“旁敲侧击”系列短评。

年内发表的作品主要有：《森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催眠启示录》、《长方形箱子》、《过早埋葬》、《被盗的信》、《眼镜》、《凹凸山的故事》。

1845

《乌鸦》发表于1月29日的《镜晚报》并赢得公众和评论界一致好评，各报刊争相转载，许多人师法效仿。进入纽约文人圈子，结识了埃弗特·戴金克，他选了爱伦·坡的12个短篇小说编成《爱伦·坡故事集》于7月由威利及帕

特南出版社出版。此书大受欢迎，这鼓励出版商又于11月出版了《乌鸦及其他诗》。这是爱伦·坡的第四本诗集。这期间，爱伦·坡还为《百老汇杂志》撰稿，7月成为该刊编辑，其后不久，靠着从格里斯沃尔德、哈勒克和霍勒斯·格里利等人那里借来的钱，买下该刊成为老板。在该刊发表早期的一些小说和诗歌，但大都经过修改，此外还发表了60多篇文学随笔和评论。与此同时，爱伦·坡还在《南方文学信使》上发表评论，在《美国辉格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戏剧”的长篇文章。这一年发表的小说主要有：《瓦尔德马先生病例之真相》、《反常之魔》、《言语的力量》、《牢房杂志的一些秘密》、《与一具木乃伊的谈话》、《焦油博士和羽毛教授的疗法》。1845年，在爱伦·坡的人生中，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与女诗人弗朗西丝·萨金特·奥斯古德的罗曼史。他在诗中表达了对这位女诗人的爱慕。爱伦·坡批评剽窃行为的文章涉及被批评者中最著名的作家朗费罗，从而导致史称“朗费罗战争”（1—8月）的一场私人论战，这使爱伦·坡声名狼藉并疏远了像洛厄尔这样的朋友。5月在纽约继续演讲《美国的诗人和诗作》。10月在波士顿演讲厅阐释《阿尔·阿拉夫》时博得的倒彩，以及爱伦·坡在作答时对波士顿侮辱性的嘲弄，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声誉，也进一步提高了他的知名度。秋天弗吉尼亚病情加重。

1846

精神压抑和贫病交加迫使爱伦·坡于1月3日出版《百老汇杂志》最后一期之后便停刊。把家搬到纽约郊区福德姆村一幢小屋，病弱的弗吉尼亚在那儿由玛丽·路易斯·休

护理，休女士好心地提供被褥和其他必需品。爱伦·坡在一封写给妻子的信中说：“你现在是我与这令人讨厌、令人憎恶、令人失望的生活抗争的最大而唯一的动力。”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许多报纸上，爱伦·坡及其家庭被作为可怜的施舍救济对象而提及。全年大部分时间重病缠身，仍带病坚持创作，发表了《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和《创作哲学》，坚持在戈迪的《淑女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并继续在《格雷厄姆杂志》和《民主评论》上发表“旁敲侧击”系列短评。5月开始在戈迪的《淑女杂志》发表总题为《纽约城的文人学士》的讽刺性人物特写。其中关于爱伦·坡在费城结识的托马斯·邓恩·英格利希一篇引起英格利希不满，他著文攻击爱伦·坡道德低下，神志错乱。爱伦·坡起诉发表此文的《明镜晚报》，次年胜诉并获名誉赔偿金。着手以《文学的美国》为名将“文人学士”篇修订成书出版。计划收入分析诗歌创作的文章和关于霍桑的评论之修订稿。年内还发表了小说《斯芬克斯》。在致一位青年崇拜者的信中说：“至于《铁笔》——那是我生命的崇高目标，我片刻也没有背离这一目标。”《爱伦·坡故事集》法文译本出版，在法国声誉鹊起。

1847

弗吉尼亚于1月30日去世。爱伦·坡由于过度悲伤，一病不起。没有心情写作，年内作品甚少。在克莱姆太太和休女士的精心护理照料下，逐渐恢复健康，以求东山再起，再度寻求资助创办文学杂志，再次失败。完成了对霍桑的评论和小说《阿恩海姆乐园》的修订。创作两首诗：一首是感激休女士的《致M·L·S——》，另一首是《乌拉卢姆》，

发表在12月份的《美国评论》上。由于对宇宙哲学理论日益增长的兴趣，促使他着手作《论宇宙起源》的讲话和为写作《我发现了》准备素材。

1848

年初健康情况有所好转。在一封信中，他把过去周期性的酗酒归因于总是害怕弗吉尼亚会死去所引起的神志错乱：“我的敌人说我酗酒是因为神志错乱，我认为我的神志错乱很可能是因为酗酒……那是一种介乎于希望与绝望之间的漫无尽头的可怕的彷徨，我要不一醉方休就没法再承受那种煎熬。从那正是我自己生命的死亡中，我感觉到了一种新的、悲惨的存在。”四处演讲和朗诵为《铁笔》筹集资金。开始向朋友们再次寄发《铁笔》创刊的计划。2月3日，爱伦·坡在纽约作了一场《论宇宙起源》的演讲。6月，爱伦·坡的最后一本书《我发现了》由帕特南出版社在纽约出版，印行500册。在去马萨诸塞州洛厄尔作《诗歌原理》演讲期间，深深地爱上了南希·里士满夫人，遂成为红颜知己。7月16日，爱伦·坡从纽约启程南下，拟为《铁笔》募集订户。7月20日，爱伦·坡抵达里士满。8月，欲与丹尼尔决斗。9月18日，到普罗维敦斯，与萨拉·海伦·惠特曼女士约会，从此开始了为期三个月对她的追求，请求这位45岁的孀居女诗人同他结婚。10月，爱伦·坡再次去洛厄尔演讲，为《铁笔》募集订户。再度拜访南希·里士满夫人，并在她家小住。海伦·惠特曼女士因为听说爱伦·坡“放荡不羁”，迟迟下不了决心。11月14日，爱伦·坡在半昏迷状态中前往普罗维敦斯，拟再一次向惠特曼女士求婚，但突然折往波士顿，在那里吞服鸦片，企图自杀，被抢救后

脱险。几天后再去普罗维敦斯，与惠特曼女士会面，十天后再争取到她的初步允诺。12月12日，爱伦·坡再次前往普罗维敦斯。三天后，爱伦·坡与惠特曼女士订婚。12月20日，爱伦·坡最后一次去普罗维敦斯，与惠特曼女士商定于圣诞节完婚，由于惠特曼女士的母亲和亲友大都反对这门亲事，三天后婚约告吹。

1849

这一年，爱伦·坡的创作和演讲活动都比较活跃，尤其是演讲。作品的主要发表渠道是波士顿一份有名气的周刊《我们合众国的旗帜》。2月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文学是最高尚的职业。事实上它差不多是唯一适合一名男子汉的职业。”春季，爱伦·坡住在福德姆村闭门写作，完成诗作《钟》、《安娜贝尔·李》、《黄金国》、《评洛威尔的〈批评家寓言〉》、《批评与批评家》等文章，发表小说《跳蛙》、《未来之事》、《冯·肯佩伦和他的发现》等小说。计划为《铁笔》创刊展开新的搏斗。6月30日，爱伦·坡在纽约码头告别克莱姆夫人启程赴里士满，寻求南方人对《铁笔》的支持。7月1日，途径费城开怀饮酒，在精神错乱中跌入幻觉状态，明显地表现出受迫害妄想症的病相。朋友乔治·利帕德和插图画家约翰·萨廷为他担心，查尔斯·伯尔替他购买了去里士满的火车票。在里士满逗留的两个月期间，他去看妹妹罗莎莉，参加过戒酒协会的活动，同少年时代的初恋情人萨拉·埃米拉·罗伊斯特，如今已孀居娘家的谢尔顿夫人，旧情重温，爱伦·坡向她求婚。8月7日，爱伦·坡在里士满作题为《诗歌原理》的演讲。9月14日，在诺福克作《诗歌原理》演讲，并小住一周，受到热情款待。9

月22日，爱伦·坡与谢尔顿夫人商定10月完婚。9月27日，爱伦·坡从里士满启程赴费城，为一女诗人的诗集审稿并作责编。9月29日，爱伦·坡在巴尔的摩换乘去费城的火车，在转车之前，被街上的政治流氓当成“选票”而“猎捕”。10月3日，爱伦·坡由于被人强行用酒灌醉，表现出神志错乱，后被斯诺德格拉斯医生送入华盛顿大学医院。10月7日，在心肌衰竭中昏迷的爱伦·坡于凌晨三点钟与世长辞，享年40岁。《钟》和《安娜贝尔·李》在他死后的年底问世。格里斯沃尔德那篇诽谤性悼文使爱伦·坡的声誉多年蒙受毁损。

附录二

爱伦·坡主要作品英汉对照表 (按发表年代顺序)

1. 短篇小说

- The Folio Club 《对开本俱乐部》
Metzengerstein 《梅岑格斯坦》
The Bargain Lost 《交易失败》
The Duke de L'Omelette 《德洛梅勒特公爵》
A Decided loss 《决定性的失败》
A Tale of Jerusalem 《耶路撒冷的故事》
Loss of Breath 《断气》
Four Beasts in One—or the Homo-Cameleopard 《四不像》
A Manuscript Found in a Bottle 《瓶中手稿》
The Assigination 《幽会》
Shadow: A Parable 《死荫——寓言一则》
Berenice 《贝雷妮丝》
Morella 《莫瑞拉》
Lionizing 《利欧尼京》
King Pest 《瘟疫王》
Ligeia 《丽姬娅》
How to Write a Blackwood Article 《如何写布莱克伍德式文

章》

- The Devil In the Belfry 《钟楼里的魔鬼》
The Man That Was Used Up 《被用光的人》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厄舍古屋的倒塌》
William Wilson 《威廉·威尔逊》
The Conversation of Eiros and Charmion 《埃洛斯与沙米翁的
对话》
Why the Little Frenchman Wears his hand in a Sling 《为什么
那小子法国佬的手悬在吊腕带里》
The Business Man 《生意人》
Philosophy of Furniture 《装饰哲学》
The Man of the Crowd 《人群中的人》
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 《莫格街凶杀案》
The Descent into the Maelström 《大漩涡底余生记》
The Colloquy of Monos and Una 《莫诺斯与尤娜的谈话》
Never Bet the Devil Your Head 《千万别和魔鬼赌你的脑
袋》
The Island of the Fay 《费伊岛》
Eleonora 《埃莱奥诺拉》
Three Sundays in a Week 《一星期里有三个星期天》
Life in Death 《死中之生》(后更名为 The Oval Portrait
《椭圆形画像》)
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 《红死病的假面具》
The Pit and the Pendulum 《陷阱与钟摆》
The Mystery of Marie Rogêt 《玛丽·罗热疑案》
The Tell-Tale Heart 《泄密的心》
The Gold-Bug 《金甲虫》

- The Black Cat 《黑猫》
- Diddlig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Exact Sciences 《欺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
- The Spectacles 《眼镜》
- The Oblong Box 《长方形箱子》
- A Tale of the Ragged Mountains 《凹凸山的故事》
- The Premature Burial 《过早埋葬》
- The Purloined Letter 《被盗的信》
- The System of Doctor Tarr and Professor Fether 《焦油博士和羽毛教授的疗法》
- Mesmeric Revelation 《催眠启示录》
- Thou Art the Man 《就是你》
- Balloon-Hoax 《气球骗局》
- The Literary Life of Thingum Bob. Esq. 《森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
- The Thousand-and-Second Tale of Scheherazade 《塞拉扎德的第一千零二个故事》
- Some Words with a Mummy 《与一具木乃伊的谈话》
- The Power of Words 《言语的力量》
- Some Secrets of the Magazine Prison-House 《牢房杂志的一些秘密》
- The Imp of the Perverse 《反常之魔》
- The Facts in the Case of M. Valdemar 《瓦尔德马先生病例之真相》
- The Sphinx 《斯芬克斯》
- The Cask of Amontillado 《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
- Mellonta Tauta 《未来之事》

Hog-Frog 《跳蛙》

Von Kempelen and His Discovery 《冯·肯佩伦和他的发现》

X-ing a Paragrab 《用 X 代替 O 的时候》

2. 中长篇小说

The Unparalleled Adventures of One Hans Pfaal 《汉斯·普法尔历险记》

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 《阿瑟·戈登·皮姆的历险叙事》

The Journal of Julius Rodman 《罗德曼日记》

3. 诗歌

Tamerlane 《帖木儿》

Song 《歌》

Dreams 《梦》

The Lake—To— 《湖——致——》

Sonnet—To Science 《十四行诗——致科学》

Al Araaf 《阿尔·阿拉夫》

Fairy Land 《仙乡》

Alone 《孤独》

To Helen^{#1} 《致海伦》^{#1}

Israfel 《伊斯拉菲尔》

The Sleeper 《沉睡的人》

The City In the Sea 《海中之城》

Lenore 《丽诺尔》

To One in Paradis 《致乐园中的一位》

The Coliseum 《古罗马圆形竞技场》

- To F-s S. O-d 《致 F-s S. O-d》
Sonnet—To Zante 《十四行诗——致桑特岛》
The Haunted Palace 《闹鬼的宫殿》
Sonnet—Silence 《十四行诗——静》
Dream-Land 《梦境》
Eulalie 《尤拉丽》
The Raven 《乌鸦》
'Deep in Earth' 《“深眠黄土”》
Ulalume 《乌拉卢姆》
The Bells 《钟》
To Helen^{#2} 《致海伦》^{#2}
A Dream within a Dream 《梦中之梦》
For Annie 《献给安妮》
Eldorado 《黄金国》
Annabel Lee 《安娜贝尔·李》
Eureka 《我发现了》

4. 文学理论

- The Review of Hawthorne's Twice-Told Tales 《评霍桑〈重述的故事〉》
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 《创作哲学》
The Poetic Principle 《诗歌原理》
The Poets and Poetry of America 《美国诗人及诗作》

5. 单行本

- Tamerlane and Other Poems 《帖木儿及其他诗》
Al Aaraaf, Tamerlane, and Minor Poems 《阿尔·阿拉夫·

帖木儿及其他小诗》

Poems 《诗集》

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en Pym 《阿瑟·戈登·皮姆的
历险叙事》

The Conchologist's First Book 《贝壳学初阶》

Tales of the Grotesque and Arabesque 《怪诞与阿拉伯风格
的故事》

The Prose Romances of Edgar A. Poe 《埃德加·爱伦·坡
散文传奇》

Tales 《故事集》

The Raven and Other Poems 《乌鸦及其他诗》

Eureka 《我发现了》

参考文献

外文部分

- Terence Whalen, *Edgar Allan Poe and the Mass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John Ward Ostrom, *Edgar A. Poe: His Income as Literary Entrepreneur*, *Poe studies* 15, June 1982
- A. E. Murc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tective Novel*, London, Peter Owen, 1968
- J. Gerald Kennedy, *Poe, Death, and the Life of Writi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Joan Dayan, *Poe's Women: A Feminist Poe?* *Poe Studies*, 1993
- Debra Johanyak, *Poesian Feminism: Triumph or Tragedy*, *College Language Association Journal* 39, September 1995
- Susan Archer Weiss, *The Home Life of Poe*, New York, Broadway Publishing Company, 1907
- Kenneth Silverman, *Edgar A. Poe: Mournful and Never-Ending Remembranc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1
- Robert Belton, *Edgar Allan Poe and the Surrealists' Image of Women*, *Woman's Art Journal* 8, 1987
- Kevin J. Hayes, *Edgar Allan Po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Irwin Porges, Edgar Allan Poe, Chilton Book Company,
1969

中文部分

曹明伦. 译. 《爱伦·坡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刘海平. 王守仁. 主编. 《新编美国文学史》. 第一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董衡巽. 主编. 《美国文学简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金莉, 秦亚青. 著. 《美国文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王长荣. 译. 《美国文学的周期》.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0.

王齐建. 《试论爱伦·坡》.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朱炯强, 徐人望. 译. 《英美著名诗人传》.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7.

文刚, 吴樾. 译. 《文坛怪杰——爱伦·坡传》.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朱振武, 杨婷. 《当代美国爱伦·坡研究新走势》. 当代外国文学, 2006. 4.

王敏, 时静. 译.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马爱农. 译. 《爱伦·坡幽默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